

曾国藩作品集

曾国藩文集
二

中华古典精华文库

曾国藩文集

处世篇

29、以习劳苦为办事之本

沅、季弟左右

初七日接沅弟初三日信、季弟初二日信。旋又接沅弟初四日信。所应复者，条例如左：

辅卿而外，又荐意卿、柳南二人，甚好。柳南之笔慎，余深知之。意卿谅亦不凡。余告筱辅观人之法，以有操守而无官气、多条理而少大言为主。又嘱其求润帅、左、郭及沅荐人。以后两弟如有所见，随时推荐，将其人长处短处一一告莉阿兄，或告筱荃，尤以习劳苦为办事之本。引用一班能耐劳苦之正人，日久自有大效，无以不敢冒奏四字塞责。季弟言出色之人断非有心所能做得，此语确不可易。名位大小，万般由命不由人，特父兄之教家、将帅之训士不能如此立言耳。季弟天分绝高，见道甚早，可喜可爱，然办理营中小事，教训弁勇，仍宜以勤字作主，不宜以命字谕众。

润帅先几陈奏以释群疑之说，亦有函来余处矣。昨奉六月二十四日谕旨，实授两江督兼授钦差大臣。恩眷方握。尽可不必陈明。所虑者，苏、常、淮、扬无一支劲兵前往。位高非福，恐徒为物议之张本耳。余好出汗，沅弟亦好出汗，似不宜过劳，宜常服密耆。京茸已到，日内专人送去。

七月初八日

30、即日先从水师办起

沅、季弟左右：

十六日得沅弟十三早信、季弟十二夜信，十七日又得沅弟十四早信，具悉一切。所应复者，条列如左：

一、日记现无人抄，待德榜来了再说。此间调度，今日有复次青一信颇详，兹抄去一阅。凯章初七日自袁州开行，春霆初五日自宜昌开行，本月内均可到祁。

一、日内因出汗太多而服黄耆膏，又添头疼之患。芝生林皋之对、南坡之幅、毕何之碑均不克交卷，总在七月内交卷，不爽约也。至书院图，必须弟稿而兄改正，弟莫太懒，到场屋把难字子难老兄。

一、弟托折买京货一单，兹嘱折弃梁宝田与来人同至安庆交清。兄与弟各买鹿茸一架，共去银三百两。茸不甚好，价太昂贵，宿行之吃亏也如是。兄去年买架贵茸，曾吃大亏，今年又吃亏，以后当另托内行买之。兄又有冬菜、磨菇、杏仁、铜墨盒等物送两弟用。

一、金逸亭虽熟谙兵事，似亦文胜于质，恐不足以立一大柱。霞仙识力过人，为统领则恐其不耐劳，为地方官，则亲家例须回避，或劝润帅用之更妥协也。润帅信奉还。

一、季弟之信极合吾意，即日先从水师办起。

七月十七日

31、希弟戒骄矜之气

沅弟左右：

二十一早接十八酉刻来缄，知营墙及前后壕皆倒，良深焦灼，然亦恐是挖壕时不甚得法。若客土覆得极远，虽雨大，不至仍倒入壕内，庶稍易整理。至墙子则无不倒坍，不仅安庆耳。

徽州之贼，窜浙者十之六七，存府城及休宁者闻不过数千人，不知确否？连日雨大泥深，鲍、张不能进剿，深为可惜。季高尚在乐平，余深恐贼窜大江西腹地。商之季高，无速入皖，季高亦以雨泥不能速进也。润帅谋皖已大半年，一切均有成竹，而临事复派人救援六安，与吾辈及希庵等之初议全不符合。枪法忙乱，而弟与希庵皆有骄矜之气，兹为可虑。希庵论事最为稳妥，如润帅有枪法稍乱之时，弟与希婉陈而切谏之。弟与希之矜气，则彼此互规之，北岸当安如泰山矣。

泽儿尚在安庆否？可令之回家，无荒常课。

九月二十一日

32、此間鮑張日內亦未開仗

沅、季弟左右：

十五日發去一信後，又接十三日來緘。安慶各營，堅守既有把握，深以為慰。

此間鮑、張日內亦未開仗。鮑公近頗郁郁忿怒不可近，心竊仇之。左季翁本擬即日進兵扎屯溪，因江西建昌府甫經解圍，賊竄金溪一帶，左軍有後顧之憂，故未遽進。李卿云僅送二千金，與前此之二千，不知可買米兩千石否？日來祁門糧台極窮，與李作士處無異。鮑之新五營頗懷怨望，馬輝房亦似非正人，弟細察之頗有播弄否？

十月十七日未初

33、请师当请严而有恒者

沅弟左右：

步拨递到二十一夜来缄。李卿云归，又带到十八夜缄。余于初八日交手卷及日记于杨镇南之哨官萧祥云，不知何以至今未到？应饬杨镇南即将该哨革去。

二十九日记中记作梅之言，不知渠何以全不向余提及。猫面脑之事，弟克复安庆后，当归家妥办。如洪家执意不肯，只好略略迁改，移于夏家契地内。但求大致稳妥，不必泥于阴地一线之说，反诒求福太过之讥。

鼎三明年读书，应请先生。余心中无人，请弟与季酌定。朱洪章添两哨，即当批准，弟可先令其速招。鲍镇已奏复勇号，当略高兴。芝生不肯就馆，弟请师，当请严而有恒者，又不专好用自己工夫之人，或请省城朋友亦可。此事关系极大，不可草率。省中间有著名善教书者，却不在学问大也。澄弟信寄阅。

十月二十四日

34、鮑軍必須援救南岸

沅弟左右：

初八申刻接初五辰刻專差來信，燈上時又接初六酉刻一緘。屈楚軒、張復益之善走，亦可謂如鳥數飛矣。應如何優保之法，弟定擬，交兄附奏可也。

此間左軍在整源與大股悍賊相遇。渠寄余信及余復信，均抄寄胡帥函中，弟拆閱後再送胡營可也。委源之勢如此，建昌之危如彼，看來鮑軍必須援救南岸耳。

二月初九日

35、左宗棠善于审时度势

沅、季弟左右：

二十三晚接第十五日信，系从景德镇送鲍公信绕来者。朱云岩今早业已启行，二十八九可到东流，三十日必到弟处帮守濠墙矣。鲍公二十六日拔营，余有一批抄阅。左军破侍逆股十余万，可谓奇功，然其不可及处，只在善于审机审势耳。顺问近好。

三月二十四日

36、无得力统将分兵极难

沅弟左右：

三十夜建德行次接三十辰刻一函，得悉多公续胜之喜。黄文金于正月初九、二十六日两次大败，丢弃军械殆尽，此次头仗又败，应不能为厉矣。多公初一日至集贤之说，虽未必果能如约如期，要之，可来援怀也。分兵极难，若无得力统将，分之则两损。鲍公素不肯分兵，余亦素不肯分兵，且屡嘱鲍公不可分兵，又深知鲍部下仅宋国永一人不可须臾离鲍左右，此外别无可当一路者，即决计不强之分兵，令其全军援怀。

九江有吴竹庄、丁义方、万泰三人。省城有张运桂(凯章之弟，带千人)、刘胜祥二人，本有可守之理；如不能守，只可听之天命耳。余本日至建德，鲍公至下隅坂，拟令其稍停一日，初二日渡江，以践初八前至集贤之约。顺问近好。

三月三十日

37、余为江西官绅所怨

沅弟左右：

陈雪卢有长沙之行，余送程仪三十金，似尚不敷。昨见南坡与弟信，有代送二百金之托。渠现在东流，弟或专送来，或由兄处代出均可。

鲍若调两岸，怀、桐支得住否？江西官绅怨我，似不能不调也。即问近好。

38、观人论事应博采众论

沅弟左右：

初六早接弟初四夜短信，具悉一切。所应复者，条例于后：

一、鲍公扎集贤不动，乃四垒未破以前之议。今四垒既破，应即以鲍渡南岸，由浔赴瑞，昨已两缄询弟矣。待弟回信到，即办公牒。若令鲍剿宿松，则兄失信于江西官绅，断乎不可。

一、韦志浚军，余本不甚以为然。自接弟十五六日等信，言韦于用兵内行，又言其心地之好，余遂有意用韦为统领，独当一路。昨与厚庵商之，厚言犹统一路则不可，令之随鲍公出战则可。又以无人可替防枞阳，故令周添募六百余人，防枞阳及安庆对岸两处。今弟确见韦不宜随鲍，则尽可返汉，惟周添募一节不可返汉耳。河溪营，系兄以严批调之赴浔；渔亭二营，系兄初一日专调归鲍。皆非鲍意也。

一、观人论事，因勋名已立而信之，诚所不免，然亦未尝不博采众论。如韦之为，水师各营官赞之，祁门林令赞之，余俱未动心。至第十六日信言韦力劝各大宪谋攻安庆，赞其心地之好，余遂动心用之。将用之，而弟此信乃说出韦之坏处。自去年以来，弟信亦未说过韦营半个坏字。目下弟极赞多公之贤，将来余若设法请重用多公，弟莫又改口也。

一、洋船接济安庆米三千石，当以公文与水师，请其用炮船护送，第恐洋船不听，仍在城下停泊，水师亦无如之何耳。顺间近好。

五月初六辰刻

39、宜多方慰润帅

沅弟左右：

专人到，接十二已刻一缄，并苦株之情，谢谢。

厚庵请假咨由兄处代奏请旨，计日内拜折。六月底可奉朱批，届时或安庆已克矣。如其不克，或有他变，再行奏留，亦无不可。

吾以鲍军交润公，听其挟之以行，或南或北，由润调度。润公病势不轻，宜多方以慰其意。水师防贼夜遁，候函告也。即问近好。

五月十三日午正

40、专主坚守后濠与余意相合

沅弟左右：

十二夜接午初信，具悉。不分心攻城，专主坚守后濠，与余意相合，慰甚慰甚。十三日狗逆等必至后濠之外，如十日不退，兄必调鲍军回援，目下望弟稳守也。

郑令事，细阅彭玉牒信，所数劣迹，以妄自尊大、旁若无人量为重，此八字亦非实在劣迹。弟所闻以嫖娼力最重，而彭信有“未审凭证”一语。至称市上万众极不相安，夏少岩则极保之。余甫因夏信而批札奖之，须少迟乃能撤也。

天气极热，守濠殊苦，幸贼亦难久站耳。即问近好。
夏信寄阅。

七月十三日巳刻

41、弟殊可不必疑兄

沅弟左右：

东征局解来银二万八千两，兹派水营拨解一万至弟处查收。闻委员云，尚有米数千石即日可解，但不知风如此之顺否耳。

郑奠非我之兄弟子侄，非我之至亲密友，有何不便直呈之有？澄弟因马丙昭而咎我，弟因郑奠而疑我庇护，殊可不必。援贼昨日动静如何？顺问近好

七月十五日

42、今日大风阻弟兄相见

沅弟左右：

今日风大如此，断不能开船，即夜间亦恐不能放行。明日上半年厚庵回籍起程，经过东流，余须在营少候。又漱六之胞弟新来，明日须请之便饭。若无风，准于明日申酉间开船，初五早可与弟相见。若逆风太大难行，弟须看江中波浪便知，不待常常发信矣。

公牒辰刻始到，已转咨鄂。顺问近好。

八月初三日申刻

43、余劝雪琴勿辞官

季弟左右：

专使至，得糯酒羊肉，谢谢。弟恙闻已全愈，尤以为慰。

雪琴于今日午刻抵皖，余率府县出城迎接，渠已轻装步行，先入城至余公馆矣。春霆亦于昨日到此。雪琴已补安徽巡抚，而渠意尚欲力辞。余以渠与我志同道合，劝之勿辞。

弟所保亲兵营官，沅弟与少荃亦曾说过。余因其所管之事太多，一当营官，则他事须另觅替人，故未之许。弟病初愈，宜节饮食，慎风寒。至嘱至嘱。顺问近好。

十月初十日

44、切戒用人太濫用財太多

沅弟左右：

接弟臘月專丁一緘，具悉一切。

弟于十九日敬辦星岡公拔向事件，起行來營，月杪或可趕到。少荃准于二月杪赴鎮江。弟能早十日趕到，則諸事皆妥。除程學啟外，少荃欲再向弟處分拔千人，余亦欲許之，不知弟有何營可拔？渠赴鎮江，即日將有悍賊尋戰，新勇太多，實不放心。弟進攻巢縣、和、含一帶不妨稍遲，待新軍訓練已成，再行進兵可也。

用人太濫，用財太多，是余所切戒阿弟之大端。李、黃、金本屬擬不于倫，黃君心地寬厚，好處甚多。而此二者，弟亦當愛而知其惡也。在安慶未虐使軍士，未得罪百姓。此二語，兄可信之。拼命報國，側身修行。此二語，弟亦當記之。余近日平安。幼丹撫江，季高撫浙，希庵撫皖，應不至大掣肘。

正月十四日

45、招降立营事宜禀内一一拟明

季弟左右：

所有招降立营事宜，业经于禀内一一批明，尚有函中应复各事，条例如左：

一、芜、繁、南、鲁四处掌握之说，尚难尽信。书志浚初降之时，亦言包打芜湖。不特降人好说大话，即投效之将官亦多好说硬话，余实厌听久矣。弟初放手办事之始，余不过其兴致，即芜湖不克，余亦不怪也。惟言训练为有用之兵，则余未敢深信。

一、滕代馨系李营老帮办，委之署理繁昌县则可，委之办捐务则不可。盖余自八年再出，并未委员劝捐，以其费神多而获钱少也。

二月初二日

46、小泉以内端外圆为长

沅弟左右：

接陈东友、蔡东祥、周惠堂禀，知雍家镇于十九日克复。惜日内雨大，难以进兵，若跟踪继进，则裕溪口亦可得手矣。

小泉赴粤，取其不开罪于人，内端方而外圆融。今闻幼丹有出省赴广信之行，小泉万不可赴粤矣。

丁雨生笔下条畅，少荃求之幕府相助，雨生不甚愿去，恐亦不能至弟处，碍难对少荃也。南坡才大之处，人皆乐为之用。惟年岁太大，且粤湘交涉事多，亦须留南翁在湘，通一切消息，拟派鹤汀前往，鹤与劳公素相得。待大江通行后，请南翁来此商办盐务，或更妥洽。

又接弟信，知巢县、含出于一日之内克复，欣慰之至。米可以多解，子药各解三万。惟办事之手，实不可多得，容觅得好手，请赴弟处。受山不乐在希帅处，即日当赴左帅大营，亦不便挽留也。

三月二十四日

47、平日不储才临事难于派员

沅浦九弟左右：

西梁山、玉裕口等处一律肃清，欣慰无已。调度大局，二十七日已写一信嘱弟斟酌，并将信申语办一公牒付去。

其南渡之迟早是第一要紧机宜，弟须熟审详思，不可造次。大约下而伪对王等在江浦、天、六，上而伪英士在庐州，均可扰弟军之后路。多公之力，足以制狗酋而有余。只要深得江浦、扬州十天、六等城未破，弟军尽可南渡，必无后患。此等大局，余亦不敢自是，然大致尚不差也。

鲍军本拟进剿芜湖，因湖州围困，可钦可怜。无论赶救得上与否，不能不派人去救。打芜湖是急谋金陵，势也；援湖州是保救忠臣，义也(谓赵景贤)。

北岸粮台，即扎李少山移驻无为州。巢、含俱已委人，和州尚未委员。玉溪口、巢县、柘皋三处厘卡亦尚无人可办。平日不储才，临事难于派员。待三日内外，必将此四人派定再告耳。

三月二十九日

48、当躬自厚而薄责于人

沅弟左右：

接缄具悉。应复之事，条列如左：

一、口马到日，当为弟选留数十匹，余欠各营之马尚多，不知匀得出否。令哨勇各私其马，即水师令哨官各私其船也，法同意同，而效不同，亦视乎统领营官为何如人耳。

一、李世忠之缄，兄付之不答。此人最难处置，其部下诡计霸道，颇善战守。弟现与之逼处，常相交涉，宜十分以礼让自处。若不得已而动干戈，则当谋定后战，不可轻视。

一、严公长短，余所深知。嫉妒倾轧，从古以来共事者，皆所不免，吾辈当躬自厚而薄责于人耳。

一、由采石、太平一带南渡，本是妙着，亦是险着。妙处有四：使金陵、芜湖两贼隔绝不通，一也；陆师扎于南岸，水师直入内河，可进黄池、湾址，可由青弋江以达泾县，可由东路水阳江以达宁国，凡鲍军之在泾在宁者，皆可由水路运粮，二也；陆军扎采石，东梁山等处，水师扎黄池、湾址等处，则芜湖之贼四面被围，三也；青弋、水阳二江，可通石臼筹湖，可通宁、广各属，并可由东坝以通苏州，四也。险处有二：初渡采石，营垒未定，恐大股来扑，一也；北岸无大支活兵，恐四眼狗窜出乱扰无、庐、巢、含，又恐九洲洲之贼上犯，二也。有此四妙二险，故南渡之迟速难决。速或四月，迟或七月，由弟与多帅商定办理。季弟之军，余嘱其坚守不进并闻。

四月初四日

49、办大事者以多选替手为第一义

沅弟左右：

水师攻打金柱关时，若有陆兵三千在彼，当易得手。保彭杏南，系为弟处分统一军起见。弟军万八千人，总须另有二人堪为统带者，每人统五六千，弟自统七八千，然后可分可合。杏南而外，尚有何人可以分统？亦须早早提拔。办大事者，以多选替手为第一义。满意之选不可得，姑节取其次，以待徐徐教育可也。

四月十二日

50、时时勤教勤讲渠辈亦有进益

沅、季弟左右：

援贼已到四五万，究竟在城内乎？抑在秣陵关一带乎？贼若来扑弟之营濠，在秣陵关等处打馆，往返太远，我已反客为主，渠于烈日之下，必难久熬。若移至我营近处扎垒，果有佳处可扎五六万人否？自城中搬柴米出来，果有若干里？望查示。

五彩关防阅过，均妥，五人亦均胜统带之任。杏南将来或可比金逸亭，晴窗或可比刘岳昭，萧、张、刘则朱、唐之亚也。时时勤教勤讲，渠辈亦有进益，弟亦可互相警惕。

春霆两句无信，其军银米两缺，悬系之至。

六月十二日

51、成大功大名者恒有风波灾难

沅、季弟左右：

接沅弟排递一缄。大雉礼神，以驱厉气而鼓众心，或亦足以却病。余寸心优灼，未尝少安。一则以弟营与鲍营病者太多，为之心悸；二则各县禾稼，前伤于旱，继而蝗虫阴雨，皆有所损，收成歉薄，各军勇夫七万人，难于办米；兰则以秦祸日烈，多公不能遽了，袁、李皆将去位。长淮南北，千里空虚，天意茫茫，竟不知果有厌乱之期否？幸季弟疟疾速愈，大为欣慰。观民心之思治，贼情之涣散，金陵似有可克之机。然古来成大功大名者，除千载一郭汾阳外，恒有多少风波，多少灾难，谈何容易！愿与吾弟兢兢业业，各怀临深履薄之惧，以冀免于大庆。

东征局五万，因北风太大，尚未到省。此月竟止解去五万，下月必补足也。

七月二十八日

52、余愧次青之名由我而败

沅弟左右：

次青之案，竟是假信，亦殊可詫。余第三次引入他案作证，以郑魁士与次青相提并论，亦尚非拟不于伦。郑魁士在江南江北声名极好，翁中本于十年奏力求名将以保皖北危局一折，袁午帅于十一年奏请起用宿将帮办军务一折，皆极言郑魁士忠勇冠时，至今郑告病在籍，尚食全俸。弟若见翁、袁二折，则知此人之享大名。余跻李于郑之上，片中颇有斟酌，弟试取原片而再阅之，当可释然。惟与我昔共患难之人，无论生死，皆有令名，次青之名由我而败，不能挽回，兹其所以耿耿耳。

希庵于二十三日开行回籍，义渠即于是日晋省，定于二十六日接印。希之吐血已愈，而咳嗽未止，瘦亦殊甚，幸吃饭多而有味，夜眠极酣。此次归去，亦志愜神畅，当可调理就痊耳。义渠言多帅营勇逃者极多，杨得武之弟凯字营在樊城逃回九十人，在荆子关又逃回五百十人，他营逃者，亦禁拿不住。吾料此行多公必懊悔，全军必衰弱，恐不幸而言中。弟须力求自力，不可盼望多军。至嘱。

王可升一军亦不宜轻易调去，一至金陵则成呆军，能进不能退，不如在芜湖、宁国之活也。

八月二十四日

53、为史者宜奖其所长兼规其短

澄弟左右：

沅弟金陵一军危险异常，伪忠王率悍贼十余万昼夜猛扑，洋枪极多，又有西洋之落地开花炮，幸沅弟小心坚守，应可保全无虞。鲍春霆至芜湖养病，宋国永代统宁国一军，分六营出剿，小挫一次，春霆力疾回营，凯章全军亦赶至宁国守城。虽病者极多，而鲍、张合力，此路或可保全。又闻贼于东坝抬船至宁郡诸湖之内，将图冲出大江，不知杨、彭能知之否。若水师安稳，则全局不至决裂耳。

来信言余于沅弟既爱其才，宜略其小节，甚是甚是。沅弟之才，不特吾族所少，即当世亦实不多见。然为兄者，总宜奖其所长，而兼规其短。若明知其错，而一概不说，则非特沅一人之错，而一家之错也。

吾家于本县父母官，不必力赞其贤，不可力低其非，与之相处，宜在若远若近、不亲不疏之间。渠有庆吊，吾家必到；渠有公事，须绅士助力者，吾家不出头，亦不躲避。渠于前后任之交代，上司衙门之请托，则吾家丝毫不可与闻。弟既如此，并告子侄辈常常如此。子侄若与官相见，总以谦谨二字为主。

九月初四日

54、应赠百全投唐之好意

澄弟左右：

唐萍翁速尔沦谢，深堪悼恻。吾兄弟宜共赙以二百金，以答渠始终不忘先大夫之雅意。

沅弟在金陵，苦守已满一月，实属劳瘁异常。自闰月十九援贼初到，直至九月二十日，皆昼晴夜月，清和光明，近三日风雨阴寒，不知别有变症否。营中病卒虽多，而军心尚固，银米子药，均尚敷用，或可化险为夷。吾此次焦灼更甚于在祁门时，祁门关系一身之安危，此次则数万人之性命也。

九月二十四日

55、审机审势犹在其后第一先贵审力

沅弟左右：

接第二信，因余言及机势，而弟极言此次审机之难。弟虽不言，而余已深知之。萃忠、侍两酋极悍极多之贼，以求逞于弟军久病之后，居然坚守无恙，人力之瘁，天事之助，非二者兼至，不能有今日也。当弟受伤，血流裹创，忍痛骑马，周巡各营，以安军心，天地鬼神，实鉴此忱。以理势论之，守局应可保全。然吾兄弟既誓拚命报国，无论如何劳苦，如何有功，约定终始不提一字，不夸一句。知不知，壹听之人，顺不顺，壹听之天而已。

审机审势，犹在其后，第一先贵审力。审力者，知己彼之切实工夫也。弟当初以孤军进雨花台，于审力工夫微欠。自贼到后，壹意苦守，其好处又全在审力二字，更望将此二字直做到底。古人云兵骄必败，老子云两军相对衰者胜矣。不审力，则所谓骄也；审力而不自足，即老子之所谓衰也。

药二万，银二万及洋枪一批，日内准交轮舟拖带东下，其余银米子药苦于逆风不能到皖，望弟稳守，不可急于出濠打仗。十月间，吾再添派护军前往助弟。弟之新勇，十月亦可赶到。昨日风雨，余极忧灼也。

九月二十四日

56、危急之际惟专告自己

沅弟左右：

排递一缄，具悉守局平稳。寄少泉信稿，与白齐文一军约法三章，均属切要之语。总之，危急之际，惟有专靠自己，不靠他人为老实主意。即如王可升一军，余久拟派助弟处，公牒私函不仅数次，至今月余，尚有二营未到金陵。则此外如程学启、蒋芑泉等军之不能应手救急，何足怪哉！

连日阴雨夜黑，贼于夜间猛扑否？余所虑者，雨后墙坍一变症，江滨水涸一变症，过此二者，皆能守住，则忠、侍虽围两年，亦无如弟何矣。

九月二十六日

57、弟不可留被革之人

沅弟左右：

初六日接三十日专足来信，具悉一切。

自二十八九日贼窜东、建，便不得通徽、祁消息。以理推之，刘克庵已于二十日至屯溪，距休宁仅三十里，钤守祁，桂守徽、休、克作游兵，山内必可万全。惟贼由山外径窜江西，湖口、景镇俱为可虑。余檄春霆回救景镇，连日雨泥，师行迟滞，不知赶得上否。北岸之贼，初二日已过盛家桥，距庐江仅二十里，幸先有吴长庆三营，初一日又截留梁美材等三营，庐邑应可保全。

近日粮台奇窘，通省城寻凑不上万金。今日作函向幼丹借银六万，指明九江新关税；向寄云借谷四万，指明近河州县仓谷；向少荃借钱八万。不知均有些点缀否。

上海近无信来，但接荫亭信，言常、昭业已解围。此乃极好消息。苏浙两处得手，只要此间不大决裂，夏秋必有好音也。

事恒墓志宜比温甫哀词略大些，但亦在一斗以内耳，即日添稿付去。顺间近好。

国藩手草 三月初六日

再，彭以德(即盛四之表弟)在余处因屡唤不到革逐，闻已赴金陵弟处，切不可收用，并凡在北岸粮台领饷之营皆不可收。弟处薪水较丰，若在此被革之人弟皆收录，则人皆乐于去此而就彼矣。凡在弟处得罪之人，兄亦不可收也。又行。

58、办事宜贵威克其爱

沅弟左右：

二十日寄去一缄，想先收到。二十一日闻石涧埠解围之信，为之少慰。旋闻大股上窜庐江，十九日围扑城池，又为焦灼。吾料贼必归并巢县，不意其竟犯上游，已有公牒檄鲍援庐江，彭、毛、刘合为游击之师，不知均能照我行事否。贼既上行，本应从弟之计，令彭守运漕而换萧与毛、刘追剿，但以余观之，萧、毛调度之才尚远不如杏南，且恐刘不甚服萧、毛之调派，其才识略等不足以相君长也。宿松之贼已至潜山，有至青草壩者，大约不归并庐江大股，则内窜英、霍一路。

申夫昨日由省至石碑。厚斋桐城守具，闻已齐备。祁门自十三以后无来信，可危之至。家信二次附阅，二月十八之信反后到，三月初八之信乃先到。甚矣！作事贵威克厥爱也。顺问近好。

国藩手草 三月二十二日

59、应复之事条例于后

沅弟左右：

初九日连接初五、六日两函，十一日又接初四便差带来之丞，具悉一切。应复之事，条例于后：

一、鲍军移于南路，草鞋夹之水师、下关之刘营均属可虑。水师应由厚庵设法维持，刘营则须弟设法助之。应否拨营添扎？弟处尚有营可拨否？无论青阳能保与否，泾、南、宁、芜必皆十分吃紧。鲍军抽赴南路，一则可剿上游之贼，救宁、芜之急，一则可徐合孝陵卫之围，故余决计抽出，不令呆扎金陵城北。不知鲍军近日已拔动否？初二复病以后又痊愈否？

一、西岸办盐之事，余所虑者商情不踊跃、引地不畅销，包缴之厘金盈余皆成拖欠之局，前函已详言之。至于南坡翁之事，挽回尚易为力。

一、大炮已解去五十尊。小手枪用洋火，比鸟枪用引药可供一半。再当讲求上面清兜之法，但不用曲柄，不便卓地上药耳。短劈山则不多造矣。

一、许次苏署运司，业已下札。张富年赴江西，暂可不必。弟若急于用金，则中外交劫矣(晏、吴、李、乔皆深恶之)。顺问近好。

国藩手草 八月十二日

60、筠仙赴任粤东署抚

澄弟左右：

前接弟八月一日驿递一缄，知盛四业已到家，纪瑞之姻事业已改期。纪鸿侍母东来，想十九已起程矣。

此间近事平安。青阳被围一月零五日矣！城中米粮久缺，始杀牛马，继食草根。援师李申夫败挫一次，江、席未能直薄城下，惟闻喊有回救苏、杭之信，或是一线生机耳。

纪泽等在金陵尚未归来。沅弟于十二日在浦口会晤筠仙，筠即在上海坐轮船赴粤东署抚之任。渠新续弦钱夫人，即前任湖南巡抚钱伯瑜先生(宝琛)之女也。李少荃亦在上海续弦，系广东粮道赵岵存之女。苏、松军事极顺。此间皖南北虽尚危急，今冬当有转机。余身体平安，足慰弟念。顺问近好。

国藩手草 八月二十四日

61、沅弟军中士气甚壮

澄弟左右：

接弟八月二十一日信后又连接二信：一系唐萃洲之弟德圃携来，一系沈蕩亭之甥王君携来。德圃朴实稳练，此间必有以位置之。王君则无可录用，蕩亭亦同来，此又不能不位置也。

此间自青阳解围后，各路平安。唐义渠在临淮近亦稳固。春霆已至南陵，令其由宁国、建平进攻东坝。沅弟军中士气甚壮，惟新奉批谕“无庸单衔奏事”，恐不免抑郁触动肝气。又沅近日添募陆军至二万之多，又添募水师十二营，全不函商余处，殊不可解。长江业已一律肃清，贼匪并无一船，杨、彭水师尽数调遣，不知弟添十二营果作何用？其向恽中求求索饷银火药，动辄数万或十数万，亦过于尽人之欢、竭人之忠。

闻十月十九日家庙落成，将由县城叫省中戏班以志庆。吾意我家方在鼎盛之际，此等处总宜收敛，不宜过于发扬，望弟时时留心。吾身体平安，泽儿已痊愈，余上下均吉。家眷船初四日尚在长沙未开，大约十月乃到也。顺间近好。

兄国藩手草 九月十四日

再，贺谱因兔形山之事来此告状，余批以不管隔省之事。渠求写信与弟及县局蔡、许诸君，但求不褫革渠之秀才，以后再不敢多事兴讼云云。究竟渠之讼事有理与否，褫革秀才之说已见明文否，望弟查明。渠既言以后定不多事，或有可以挽回之处（若太无理则不勉强），弟为之出力可也。

十四日又行

62、鲍军由芜湖进攻水阳

澄弟左右：

接九月初二日信，具悉一切。十七日比复一信，由郭意城转递，言家庙初六日入主甚好，余断不遥制。想九月未可到也。

日内军事平安。鲍军由芜湖进攻水阳，将打东坝。江、席、李、朱诸军久住未动，军兴日久，人人看得稀松，催之不动，责之不怕。如此办去，军务终无了日，可虑也。黄南坡到此已阅半月。其议米盐互市之法，与余意微有不合。开拓有余，深细不足，尚当徐商，以求合符节耳。

纪鸿母子十六日至汉口，日内逆风甚大，想九月尚不能到。余身体平安，纪泽等皆好，勿以为念。昭忠祠十君子容当设法保奖，但不可先许愿，恐后不能践也。弟观此次工程完毕，气机(俗曰阳见)当顺否？示及。即间近好。

国藩手草 九月二十四日

63、將少荃信等抄寄弟閱

沅弟左右：

昨寄一函，言未接少荃信。茲將渠信抄寄弟閱。渠上總理衙門一函及初五日密片并抄覽。本日折弁自京歸，劉韞翁寄弟信并參一包，茲專人送去查收。謝賞御制詩文集思折附去，又澄弟十月二十八日信寄閱。

此間近日平安，惟錢子密之尊人警石先生仙逝，年已七十有三。其容大雅，儒者氣象，可惋也。忠逆日內猛捕我營否？頭批火藥三萬斤已到否？系念之至。順問近狀。日內如不得閑，可令昆八略寫數語慰我也。

國藩手草 十一月二十四日

64、余决计不赴金陵

沅弟左右：

初六日接弟初二日信，具悉一切。送福字之戈什哈尚未到家，盖须至东坝也。

余思至金陵一行，不过因弟太辛苦，或兄弟一会，以畅欢杯。近见弟累次来信，襟怀甚恬畅，字画甚光润，心意甚敬谨，可卜其神不外散，别无波折。余即决计不赴金陵矣。盖洋船虽快，往返亦须八九日也。少荃决不能来，显而易见。程学启之能来，亦姑听之。余已有函商之少荃，此后不加咨牒可耳。元年九月少荃不派程援金陵，余至今不能无介介也。朱南桂可当神策门一路，至慰至慰。逸亭能否至金陵，且待渠到日再酌。顺间近好。

国藩手草 正月初七日

65、用人极难全赖见多识广熟思审处

沅弟左右：

十四日接初九日来信，十六、十七连接十一日两缄，具悉一切。

此间近事，侍逆之党于初六日陷绩溪，唐桂生于初八日出队小胜。初九日唐与王开琳之军均获胜仗，收复绩溪。惟歙之南乡贼数尚多，初十进剿，不知得手否。贼马闻已到千余，侍逆大股又将续至。毛军赴休宁，今日始从安庆南渡。江、席赴婺源亦为雪阻，均落后着，实为焦灼。能否不令侍、辅、堵等深入江楚变成流寇，则全仗国家之福也。

金眉生十四日到此，已交银二万，令买米解弟营。箴轩履宁藩之任，凡眉生有善策无不采纳，凡弟处有函商无不遵允。晋鹤既调皖抚，自不能干预淮北盐务。惟用人极难，听言亦殊不易，全赖见多识广，熟思审处，方寸中有一定之权衡。如眉生之见憎于中外，断非无因而致。筠仙甫欲调之赴粤，小宋即函告广东京官，以致广人之在籍在京者物议沸腾。今若多采其言，率用其人，则弹章岩旨立时交至，无益于我。鹾反损于渠。余拟自买米外，不复录用。许小琴老而自用，而未便付以北鹾重任。且待忠鹤皋相见、李军全撤之后，再议淮北章程。

闻弟宅所延之师甚善讲解，可慰之至。问及后辈兄弟极为和睦，科一、三、四行坐不离，共被而寝，亦是家庭兴旺之象。余所虑者：弟体气素弱，能常康强无疾，至金陵藏事之日不起

伤风小恙；其次侍、辅、堵等酋不上江西，不变流贼；其次洪、李城贼猛扑官军，弟部能稳战稳守。三者俱全，如天之福。雪、厚、南、竹(吴)等皆以弟新营太多为虑，余苦无良将调以助弟，极歉疚也。复问近好。

国藩手草 正月十七日

66、声名与性命以保重身体为大

沅弟左右：

昨日寄信一件、咨文一件，拟请李少荃来金陵会剿，想可先到。今日写复少荃信一件并咨一件，兹专船送至弟处，弟细心斟酌。如以为然，即由弟觅便递至苏州抚署。如弟不以为然，则咨与信皆交来并带回，余另写复信可也。余千思万想，皆为恐弟肝病日深起见。不请少荃来会剿，则恐贼城相持太久，饷绌太甚，弟以郁而病深。请少荃来会批，则二年之劳苦在弟，一旦之声名在人，又恐弟以激而病深。故辗转踌躇，百思不决。此次将咨与函送弟处自决。弟之声名，即余之声名也；弟之性命，即余之性命也。二者比较，究以保重身体为大，弟自问身体足以久磨久炼，则余自放心矣。

至昨所奉初八日寄谕，余当会弟衔复奏，待弟两次复信到乃具疏耳。顺间近好。

五月十五日

67、一人独成其功不如与人共享其名之善也

澄弟左右：

五月十二日接弟四月二十八马递一信，十七日接弟四月二十六之信，具悉一切。

此间近状如常。余因沅弟有病，令纪泽十八日往一省视。二十二日戈什哈自金陵归，言沅弟病已痊愈，十八亲至厚庵处道喜，来往八十里，并无倦容云云。惟金陵日久不下，沅之焦灼迥异寻常。皇上寄谕两次，令少泉中丞来金陵会剿。余于二十二日复奏，请少泉于六月初前来，将折稿抄寄弟阅。少泉果来，余恐阮弟因少泉之功大且速，相形见绌，激成肝病。少泉若不果来，吾恐金陵日久不克，沅亦郁成肝病；且恐饷绌援到，另生他变。踌躇再四，仍以请少泉速来为是。一人独成其功，不如与人共享其名之善也。

近日米价大减，每石不过二两四钱，湖南米商无不亏本。大女儿日内气痛，其病甚不轻，盖亦久有肝郁耳。顺问近好。

五月二十三日

68、既有谣言须严加防范

沅弟左右：

接第二十五日信，字迹仍尔秀整，辞气极和平，欣慰之至。余日来常以弟身体为虑，闻余宗发言及纪泽稟，略为放心。昨复杏南表弟信，言不可专恃苏军。今日接少泉咨到片稿，言尚须教练枪炮各队，且须攻破湖州再来金陵。是尚遥遥无期，吾兄弟仍以力求自强为主。闻金陵逆首欲用船逃窜浦石。上犯皖鄂。少泉已派人接防溧水，请弟飞调正可升移防浦口。至要至要。又有人言弟营中有偷运米粮接济城贼者(刘世仲，汉阳举人朱久翁转述其言)。余虽知万无是事，然既有此等谣言，弟即须严加防范。浦口既扎陆军，江浦尚须另扎数营否？请查示。

明日解银七万至弟处，初愿所不及也。大女儿病略愈，或有转机。顺问近好。

五月二十八日酉正

69、汴以陈米万石应付实出人情之外

沅弟左右：

初二、初三日连接二十九、三十日两缄，知又攻破地保伪城，吾弟焦灼情怀或为少纾。贼周城而呼援贼已到安徽云云，正是情急无聊者之所为。苏军如到溧水，弟速调王可升渡扎浦口，则城内众心绝望，必益大慌。此虽闲着，万万不可小也。李文合三营业已调之替守高淳，何能再调守无为州？鄂贼徘徊黄州，不似遽下窜者。万一下窜，吴竹庄三营先到无为，周厚斋七营亦将继到，上游北岸之事，弟尽可放心，慎毋轻撤高淳之兵也。

第二十五六日俱骑行百余里，欣慰之至，下次军情片中当奏及之。汴饷以陈米万石应付，实出人情之外。即日当奏请汴苏卡局各厘捐督抚各占一半，或抚三成占二，督三成占一，交卢部核议。出奏时将稿寄阅。顺问近好。

外澄弟信一件。

六月初四日

70、少荃屢函不欲來攻金陵

沅弟左右：

初十辰刻接弟初六夜信，具悉一切。

少荃信閱過，其片稿則已抄寄余處矣。現少荃屢次奏咨信函，似始終不欲來攻金陵。若深知弟軍之千辛萬苦，不欲分此垂成之功者。誠能如此存心，則過人遠矣。

紀澤兒已於初二日到皖。余從弟之意，秋初再赴金陵。老年畏熱異常，阿弟深知而體恤，兄即依弟之議，實受其福矣。英山、宿、太日內警信迭至。余調王可升守無為，再急則調陳自明池州之二千人守廬江。惟調守桐、舒之銘軍為江西官紳所留，擬改調鈞軍上援皖北，亦難遽到也。春霆於六月四日抵南昌，江西人心大定，想不至別有風波耳。順問近好。

六月初十日辰刻

71、刘霞仙仍任陕抚

澄、沅弟左右：

近一旬中军务并无一事。贼在河南南阳一带，吴少村中丞沥陈河南万难情形，其语颇侵伤余处。霞仙仍为陕抚，不失旧物。此近数十年未见之事，朱石翹之伎俩始终不得一逞耳。

余定以李幼荃、刘省三两军为游击之师，而徐、济、归德、临、淮、周家口等处仍旧驻防不动。驻防者，以备拦头要截；游击者，以备跟踪尾追。余亦于新年移驻周家口。沅弟若决计出山，则弟汉口坐轿至周家口，旱路不过八天。

余上次所商之信，言以腊月底之信为定，两弟想必能熟商妥策矣。

十一月初五日

72、圣意欲多调淮勇北卫畿辅

澄、沅弟左右：

近日贼情，张总愚一股尚在南阳，赖波光、任柱等股尚在光州、固始一带。闻京师之东北、山海关外、奉天等处马贼猖獗，派文尚书、福将军剿办，尚未得手。新授徐海道张树声为直隶臬司。圣意盖欲多谓淮勇北卫畿辅，局势又当少变矣。

沅弟出处大计，余前屡次言及，谓腊月乃有准信。近来熟思审处，劝弟出山不过十分之三四，劝弟潜藏竟居十分之六七。

部中新例甚多。余处如金陵续保之案、皖南肃清保案全行议驳，其余小事动遭驳结；而言路于任事有功之臣，责备甚苛，措辞甚厉，令人寒心。军事一波未平，一波复起，头绪繁多。

西北各省饷项固绌，转运尤艰。处山西完善之区，则银钱分文皆须入奏，难以放手办事。若改调凋残之省，则行剥民敛怨之政，犹恐无济于事。去年三四月间，吾兄弟正方万分艰窘，户部犹将江西厘金拨去，金陵围师几将决袭。共事诸公易致齟齬，稍露声色，群讥以为恃功骄蹇。为出山之计，实恐呕气时多，适意时少。若为潜藏之计，亦有须熟筹者。大凡才大之人，每不甘于岑寂，如孔翠洒屏，好自耀其文彩。林文忠晚年在家，好与大吏议论时政，以致与刘玉坡制军不合，复思出山。近徐松龛中丞与地方官不合，复行出山。二人皆有过人之才，又为本籍之官所挤，故不愿久居林下。沅弟虽积劳已久，而才调实未能尽展其长，恐难久甘枯寂。目下李筱荃中本相待甚好，将

来设与地方官不能水乳交融，难保不静极思动，潜久思飞。

以余饱阅世变、默察时局，则劝沅行者四分，劝沅藏者六分。以久藏之不易，则此事须由阮内断于心，自为主持。兄与澄不克全为代谋也。余前所谓腊月再有确信者大率如此，下二次更当申明之。

十二月十五日

73、募勇多少由弟自酌

沅弟左右：

三十日接二十六日諭旨，弟調補湖北巡撫，迅赴新任。初一日恭錄咨會，并有函囑弟速行赴鄂。初一日又奉寄諭，俟弟接印，鄭小珊中丞乃行交卸。又接胡蓮舫正月二十三日京信，鄂人亦望弟拯救甚切。其時尚未得弟撫鄂之信，已有云霓之望（胡原信抄閱），況一聞新命，中外懸盼，自為更切。

弟此次履鄂，似不可稍涉遲回。茲特備一咨牒，催弟迅赴新任，一面出省督剿。至募勇之多少，由弟自行斟酌，大約以八九千為率，另增馬隊千余，成一大軍，可為游擊之師。余處本有劉省三、李幼泉、劉仲良三支淮勇游擊之師，劉壽卿、張田脩合成湘勇一支游擊之師，合之鮑春連全軍，赴鄂已五支游兵矣。弟既接印，公事甚多，似不能親臨行陣，即偶一督戰，亦可暫而不可常，宜另派一可靠之統領。弟駐紮或在黃州，或在德安、襄陽，細看再酌。一則盡瘁報國；久駐前敵，不敢安處。一則鄂省撫署風水不利，歷有明徵，亦有稍避。避之以正，非專為私也。顧問近好。

二月初四日

74、托买布赠纪官侄

侄澄、沅弟左右：

三十日接沅弟抚鄂谕旨，初一、初四两次发排单信与沅，不知能速到否？

余将湖团一案办毕，定于初九日赴山东而转至周家口。刘松山于十七日起程，张诗日二十二日起程，先后赴鄂。纪泽亦初九日回金陵，三月送眷回湘，届时沅弟当已履任。

去年十一月余寄送亲属银七百两，并托易芸陔买袍褂料与纪官侄。厥后已接芸陔之回信，而此勇至今尚未归营，不知何处疏失。余起程后，途次不遣勇送信回家，到周家口，每月仍专勇送信三次。顺问近好。

三月初六日

75、用人不率冗存心不自满

澄、沅弟左右：

三月十八接沅弟二月二十八日长沙河干一信，二十二日接澄弟二月二十二日一缄，具悉一切。

沅弟定于十七接印，此时已履任数日矣。督抚本不易做，近则多事之秋，必须筹兵筹饷。筹兵，则恐以败挫而致谤；筹饷，则恐以搜括而致怨。二者皆易坏声名。而其物议沸腾，被人参劾者，每在于用人之不当。沅弟爱博而面软，向来用人失之于率，失之于冗。以后宜慎选贤员，以救率字之弊；少用数员，以救冗字之弊。位高而资浅，貌贵温恭，心贵谦下。天下之事理人才，为吾辈所不深知，不及料者多矣，切弗存一自是之见。用人不率冗，存心不自满，二者本末俱到，必可免于咎庆，不坠令名。至囑至囑，幸勿以为泛常之语而忽视之。

陈筱浦不愿赴鄂。渠本监务好手，于军事吏事恐亦非其所长。余处亦无折奏好手，仍邀子密前来，事理较为清晰，文笔亦见精当。自奏折外，沅弟又当找一书后高手，说事明畅，以通各路之情。

此间军事，二十一日各折已咨弟处，另有密件抄去一览。复张子青一信亦抄阅。纪泽母子等四月中旬当可抵鄂。纪鸿留弟署读书，余以回湘为是。科三嫂病愈，甚慰甚慰。顺问近好。

三月二十六日

76、鮑春霆仍應由汝寧進兵

沅弟左右：

八月以內連接第六日二十七日七月初七、十四、十七、二十五、八月初二、三等日信。本日又接初五之信，詢及幫辦應否疏謝。余意似可不具疏。近年如李世忠、陳國瑞等降將皆得幫辦，劉典以臬司、吳棠以道員得之，本屬極不足珍之目，本朝以來亦無此等名目。若具折，則不可辭，亦不可有微辭，疏忽則可，不平則不可也。余于弟之銜不署，弟于公牒似亦可不署。奏疏結銜，則不可不書幫辦字樣，酌之。

蔭云申來，並非依違為順齋地步，原折系請作訪聞。諭旨昭示天下，斷無稱訪聞者。我輩所折須預為軍機擬旨者設想。申夫力求請假回籍，弟可設法成其本志。渠平日深服弟之功大，以為李、左蘇浙之易，皆由悍賊全在金陵而占便宜。又深悉順齋之惡，決不至與弟隔閡，特眼高手低，或與同事者難水乳耳。

賊志實在東而不在西。春霆仍應由汝寧進兵，不可再趨西路。余病雖好，而用心輒汗。本日具片請假一月，抄寄弟閱。弟若得閑，或奏明來周家口看兄之病，亦近情理。賊勢未定，則不可來耳。家眷還湘之迟早，听弟斟酌。鴻兒有病，當由聰明未開，志高而才不能赴之。故或令回湘，或來周家口以擴胸襟，均可漸痊。順問近好。

八月十二日

77、望堂上长辈审慎行事

男国藩跪禀父母亲大人万福金安：

五月十一接到四月十三自省城研发信，具悉一切。

母亲齿痛，不知比从前略松否？现服何药？下次望季弟寄方来看。叔父之病至今未愈，想甚沉重，望将药方病症书明寄京。刘东屏医道甚精，然高云亭犹嫌其过于胆大，不知近日精进何如？务宜慎之又慎！

王率五荒唐如此，何以善其后？若使到京，男当严以束之，婉以劝之。明年会试后偕公车南归，自然安置妥当，家中尽可放心；特恐其不到京耳。

本家受恬之银，男当写信去催，江西抚台系男戊戌座师，男可写信提及，亦不能言调剂之说，常南陔之世兄，闻其宦家习气太重，孙男孙女尚幼，不必急于联婚。且男之意，儿女联姻，但求勤俭孝友之家，不愿与宦家结契联婚，不使子弟长奢侈之习。不知大人意见如何？望即日将常家女庚退去，托阳九婉言以谢。渠托买高丽参，因亲事不成，亦不便买。

本家道三兄弟托荐馆，男当代为留心。然分发湖南者，即使在京答应，未必到省果去找他，此亦不可靠者也。常南陔处，即由男写信回复。

前男送各戚族家银两，不知祖父、父亲、叔父之意云何？男之浅见，不送则家家不送，要送则家家全送；要减则每家减去一半，不减则家家不减。不然，口惠而实不至，亲族之间嫌

怨丛生，将来衅生不测，反成仇讎。伏乞堂上审慎施行。百叩百叩。

男謹稟 五月十二日

78、优待仓实为有因

男国藩跪禀父母亲大人万福金安：

五月十二日，男发第六号信，其信甚厚。内有寄欧阳小岑、黄仙垣、梁尊庄三处货物单。此刻三人想俱到省，不审已照单查收否？

男及男妇身体清吉。孙儿亦好，六月十七日“三字经”读完，十八日读“尔雅”。二孙女皆好。冯树堂、郭筠仙旨在寓如常。王率五妹夫于五月二十三日在京，其从弟仕四同来。二人在湘潭支钱十千，在长沙搭船，四月十二日至汉口。在汉口杉牌厂内住十天。二十二在汉口起身，步行至京，道上备尝辛苦。幸天气最好，一路无雨无风，平安到京。在道上仅伤风两日，服药二帖而愈。到京又服凉药二帖，补药三帖，现在精神全好。初到京时，遍身衣裤鞋袜皆坏，件件临时新制，而率五仍不知艰苦。京城实无位置他处，只得暂留男寓，待有便即令他回家。男自调停妥当，家中不必挂心，忘妹亦不必着急。至于仕四，目前尚在男寓吃饭。待一月既满，如有朋友回南，则荐仕四作仆人带归；如无便可荐，则亦只得麾之出门，不能长留男寓也。湖北主考仓少平系男同年相好，男托仓带仕四到湖北。仓七月初一出京，男给仕四钱约六千，即可安乐到家。本不欲优待他，然不如此，则渠必流落京城，终恐为男之累，不如早打发他回为妥。

祖父大人于四月鼻血多出，男闻不胜惶恐。闻率五说祖父

近日不吃酒，不甚健步，不知究竟如何？万求一一详示。叔父病势似不轻，男尤挂心，务求将病症开示。男教习庶吉士，五月十八日上学，门生六人。二十日蒙皇上御勤政殿召见。天语垂问及男奏对，约共六七十句。

今年考差，只剩河南、山东、山西三省，大约男已无望。男今年甚怕放差，盖因去年男妇生产是踏花生，今年恐走旧路，出门难以放心；且去年途中之病，至今心悸。男日来应酬已少，读书如故。寓中用度浩繁，共二十口吃饭，实为可怕。居家保身一切，男知谨慎，大人不必挂念。

男谨稟 六月十三日

79、稟妹夫王率五还乡事

孙国藩跪稟祖父母大人万福金安：

八月二十七日接到七月十五、二十五两次研发之信，内祖父母各一信、父亲母亲叔父各一信，诸弟亦皆有信，所悉一切，慰幸之至。叔父之病，得此次信始可放心。祖父证月手书之信，孙比收他处，后偶忘之，近亦寻出。孙七月二十发第九号信，不知到否？

八月二十八日，陈岱云之弟送灵柩回南，坐粮船。孙以率五妹夫与之同伴南归，船钱饭钱，陈宅皆不受。孙送至城外，率五挥泪而别，甚为可怜。率五来意，本欲考供事，冀得一官以养家。孙以供事必须十余年乃可得一典史，宦海风波，安危莫卜，卑官小吏，尤多危机，每见佐杂末秩下场鲜有好者。孙在外已久，阅历已多，故再三苦言劝率五居乡，勤俭守旧，不必出外做官。劝之既久，率五亦以为然。其打发行李诸物，孙一一办妥，另开单呈览。

孙送率五归家，即于是日申刻生女，母女俱平安。前正月间，孙寄银回南，有馈赠亲族之意，理宜由堂上定数目，方合“内则”“不敢私与”之道。孙比时糊涂，擅开一单，轻重之际，多不妥当，幸堂上各大人斟酌增减，方为得宜。但岳家太多，他处相形见绌，孙稍有不安耳。

率五至家，大约在春初可以到家。渠不告而出，心中怀惭，到家后，望大人不加责，并戒家中及近处无相讥讪为幸。

80、在京为父母祝寿

男国藩跪禀父母亲大人万福金安：

九月二十日，男发十一号信，内有寄刘霞仙一封，想已收到。男身体平安，读书日有常课。自六月底起，至今未尝间断一天。男妇如常，渐渐有乳，孙男读书有恒，已读“尔雅”一本。共四本，大约明年下半年可读完。此书太难，他书则易为力矣。三孙女皆好，余亦合室平安。男自七月起，寓中已养车马，每年须费百金。因郭雨三奉讳出京，渠车马借与男用。渠曾借男五十金，亦未见还。

率五在东昌有信来京，兹附呈。渠在道上，船钱火食皆陈宅的，所需用者不过剃头、吃烟而已，故男仅给银十两、钱五千而已。意谓钱已够用，银可乘下到家也。兹渠到东昌已将钱用完，不知余银敷用否？若不敷，陈处挪移自易，然男已不放心。

邹至堂来，望付茶叶一篓，大小剪刀各二把，其余布匹、腊肉之类俱不必付，盖家中极难办，路上极难带也。初九日，父亲大人寿辰，京寓客共三席。十一月初三日，母亲大人六十寿辰。男不获在家庆祝，不胜瞻恋。男拟于寿辰后作寿屏一架，即留在京张挂，不必付回。诸弟读书，不知明年定在何处，望于今冬写信告之，男不胜悬望。谨禀。即跪叩父母亲大人双寿大喜。

十月二十一日

81、述不愿与欧阳结亲之故

四位老弟足下：

二月有折差到京。余因眼蒙，故未写信。三月初三接到正月二十四研发家信，无事不详悉，忻喜之至。此次眼尚微红，不敢多作字，故未另稟堂上。一切详此书中，烦弟等代其告焉。

去年所寄银，余有分馈亲族之意。厥后屡次信问，总未详明示悉。顷奉父亲示谕，云皆已周到，酌量减半。然以余所闻，亦有过于半者，亦有不及一半者。下次信来，务求九弟开一单告我为幸。

受恬之钱，既专使去取，余又有京信去，想必可以取回，则可以还江岷山、东海之项矣。岷山、东海之银，本有利息，余拟送他高丽参共半斤，挂屏、对联各一付，或者可少减利钱，待公车归时带回。父亲手谕要寄银百两回家，亦待公车带回。有此一项，则可以还率五之钱矣。

率五想已到家，渠是好体面之人，不必时时责备他，惟以体面待他，渠亦自然学好。三姊买田，可喜之至。惟与人同居，小事要看松些，不可在讨人脑。

欧阳牧云要与我重订婚姻，我非不愿，但渠与其妹是同胞所生。兄妹之子女，犹然骨肉也。古者婚姻之道，所以厚别也，故同姓不婚。中表为婚，此俗礼之大失。譬如嫁女而号泣，奠礼而三献，丧事而同乐，此皆俗礼之失，我辈不可不力办之。四弟以此义告牧云，吾徐当作信复告也。

罗芸皋于二月十八日到京，路上备尝辛苦，为从来进京者所未有。于二十七日在圆明园正大光明殿补行复试。湖南补复试者四人。余在园送考，四人皆平安，感余之情。今年新科复试，正场取一等三十七人，二三等人数甚多。四等十三人，罚停会试二科。补复者一等十人，二三等共百六十人。四等五人，亦罚停二科。立法之初，无革职者，可谓宽大。湘乡共到十人。邓铁松因病不能进场。渠吐血是老病，或者可保无虞。

丢皋所带小菜、布匹、茶叶俱已收到，但不知付物甚多，何以并无家信？四弟去年所寄诗已圈批寄还，不知收到否？汪觉庵师寿文，大约在八月前付到。五十已纳征礼成，可贺可贺。朱家气象甚好，但对其少学官款，我家亦然。

嘯山接到咨文，上有祖母已没字样，甚为哀痛，归思极迫。余再三劝解，场后即来余寓同住。我家共住三人。郭二于二月初八到京，复试二等第八。上下合家皆清吉。余耳仍鸣，无他恙。内人及子女皆平安。树堂榜后要南归，将来择师尚未定。

六弟信中言功课在廉让之间，此语殊不可解。所需书籍，惟“子史精准”家中现有，准托公车带归。“汉魏百三家”，京城甚贵，余已托人在扬州买，尚未接到。“裨海”及“绥寇纪略”亦贵，且寄此书与人，则必帮人车价。因此书尚非吾弟所宜急务者，故不买寄。元明名古文尚无选本。近来邵蕙西已选元文，渠劝我选明文，我因无暇尚未选。古文选本，惟姚姬传先生所选本最好。吾近来圈过一遍，可于公车带回。六弟用墨笔加圈一遍可也。

九弟诗大进，读之为之距跃三百，即和四章寄回。树堂、筠仙、意诚三君，皆各有和章。诗之为道，各人门径不同，难执一己之成见以概论。吾前教四弟学袁简斋，以四弟笔情与袁相近也。今观弟笔情，则与元遗山相近。吾教诸弟学诗无别法，

但須看一家之專集，不可讀選本，以汨沒性靈。至要至要。吾于五七古學杜、韓、五七律學杜，此二家無一字不細看。外此則古詩學蘇、黃，律詩學義山，此三家亦無一字不看。五家之外，則用功淺矣。我之門徑如此，諸弟或從我行，或別尋門徑，隨人性之所近而為之可耳。

余近來事極繁，然無日不看书。今年已批韓詩一部，正月十八批畢。現在批“史記”已三分之二，大約四月可批完。諸弟所看书望詳示。鄰里有事，亦望示如。

國藩手草 三月初五日

82、对邻里用钱宜松

男国藩跪禀父母亲大人万福金安：

五月三十日发第七号家信，内有升官谢恩折及四弟、九弟、季弟诗文，不知到否？男于五月中旬出瘟疹，服药即效，已痊愈矣。而余热未尽，近日头上生癣，身上生热毒，每日服银花、甘草等药。医云内热未散，宜发出，不宜遏抑，身上之毒至秋即可全好，头上之癣亦不至蔓延。又云恐家中祖茔上有不洁处，虽不宜挑动，亦不可不打扫。男以皮肤之患，不甚经意，仍读书应酬如故，饮食起居一切如故。男妇服附片、高丽参，熟地、白术等药已五十余日，饭量略加，尚未十分壮健，然行事起居亦复如常。孙男女四人并皆平安，家中仆婢皆好。

前有信言寄金年伯高丽参二两，此万不可少，望如数分送。去年所送戚族银，男至今未见全单。男年轻识浅，断不敢自作主张，然家中诸事，男亦愿闻其详。求大人谕四弟将全单开示为望。

诸弟考试，今年想必有所得。如得入学，但择亲属拜客，不必遍拜，亦不必请酒，盖恐亲族难于应酬也。

同县邓铁松之病略好，男拟帮钱送他回家，但不知能至家否？宝庆公车邹柳溪死，一切后事皆男经理。谢吉人、黄麓西皆分发江苏，周子佩，夏阶平皆分吏部主事。

曾受恬去年所借钱，不知已寄到否？若未到，须专人去取，万不可再缓。如心斋亦专差，则两家同去；如渠不专差，则我

家獨去。家中近日用度如何？男意有人做官，則待鄰里不可不略松，而家用不可不守舊。不知是否？

男國藩謹稟 六月十九日

83、稟升翰林院侍讲学士

侄国藩谨启叔父母大人万福金安：

九月十八日发第十三号信，是呈叔父者，二十一日发十四号信，是寄九弟者，想俱收到。二十三日四弟、六弟到京，体气如常。

二十四日皇上御门，侄得升翰林院侍讲学士。每年御门不过四五次，在京各官出缺，此时未经放人者，则候御门之日简放，以示爵人于朝与众共之之意。侄三次升官，皆御门时特擢。天恩高厚，不知所报。

侄合室平安。身上疮癣尚未尽净，惟面上于半月内全好。故谢恩召见，不至陨越以治羞。此尤大幸也。

前次写信回家，内有寄家毅然宗丈一封，言由长沙金年伯家寄去。心斋之母奠仪三十金，此项本罗苏溪寄者，托侄转交，故侄兑与周辑瑞用，由周家递金家。顷闻四弟言，此项已作途费矣。则毅然伯家奠分，必须家中赶紧办出付去，万不可失信。谢兴岐曾借去银三十两，若还来好；若未还，求家中另行办去。又黄麓西借侄银二十两，亦闻家中已收。

侄在京借银与人颇多，若侄不写信告家中者，则家中不必收取。盖在外与居乡不同，居乡间紧守银钱，自可致富；在外者有紧有松，有发有收，所谓大门无出，耳门亦无人。全仗名声好，乃扯得活；若名声不好，专靠自己收藏之银，则不过一年，即用尽矣。以后外人借侄银者，仍使送还京中，家中不必

收取。去年蔡朝十曾借侄钱三十千，侄已应允作文昌阁捐项，家中亦不必收取。盖侄言不信。则日后虽有求于人，人谁肯应哉？侄于银钱之间，但求四处活动，望堂上大人谅之。

又闻四弟、六弟言父亲大人近来常到省城县城，曾为蒋市街曾家说坟山事、长寿庵和尚说命案事。此虽积德之举，然亦是干预公事。侄现在京四品，外放即是臬司。凡乡绅管公事，地方官无不衔恨。无论有理无理，苟非己事，皆不宜与闻。地方官外面应酬，心实鄙薄，设或敢于侮慢，则侄既然为官而不能免亲之受辱，其负疚当何如耶？以后无论何事，望劝父亲总不到县，总不管事，虽纳税正供，使人至县。伏求堂上大人鉴此苦心，侄时时挂念独此耳。

侄谨启 十月初一日

84、满则招损亢则有愧

男国藩跪禀父母亲大人万福金安：

九月十七日接读第五、第六两号家信。喜堂上各老人安康，家事顺遂，无任欢慰。

男今年不得差，六弟乡试不售，想堂上大人不免内忧；然男则正以不得为喜。盖天下之理，满则招损，亢则有悔，日中则厌，月盈则亏，至当不易之理也。男毫无学识而官至学士，频邀非分之荣，祖父母、父母皆康强，可谓极盛矣。现在京官翰林中无重庆下者，惟我家独享难得之福。是以男栗栗恐惧，不敢求分外之荣，但求堂上大人眠食如常，合家平安，即为至幸。万望祖父母、父母、叔父母无以男不得差，六弟不中为虑，则大慰矣。况男三次考差，两次已得；六弟初次下场，年纪尚轻，尤不必挂心也。

同县黄正斋，乡试当外帘差，出闱即患痰病，时明时昏，近日略愈。

男癖疾近日大好，头面全看不见，身上亦好了九分。十八生女，男妇极平安。惟体太弱，满月当大补养。在京一切，男自知谨慎。

八月二十三日，折差处发第十四号信。二十七日，周绶云处寄寿屏，发十五号信。九月十二日，善化郑七处寄浩封卷六十本，发第十六号信。均求查收。

85、可否以长女许袁家

男國藩跪稟父母亲大人礼次：

十八日发第八号信，言升官事，欲肖辛五先生专人送回，计七月中旬可以到家。昨又接四弟六月初一日所发之信，借悉一切。于祖父大人之病略不言及，惟言至刘家更补药方，可以长服者，则病已尽除矣。游子闻之，不胜欣幸之至。

男升官后，应酬较繁，用费较广，而俸入亦较多，可以应用，不至窘迫。昨派教习总裁，门生来见者多，共收贽敬二百余金，而南省同乡均未受，不在此数。

前陈岱云托郭筠仙说媒，欲男以二女儿配伊次子。男比写信告稟，求堂上决可否。昨四弟信来，言堂上皆许可。男将于秋间择期订盟。前信又言以大女儿许袁漱六之长子，是男等先与袁家说及。漱六尚有品学，其子亦聪明伶俐。与之结婚，谅无不可，亦求堂上大人示知。

男癖疾将近痊愈，尚略有形影，而日见日好。华男身体甚壮健，余大小男女俱平安，堂上不必挂念。余俟另稟。

男百拜呈 六月二十七日

86、长女已行纳彩礼

澄侯、予植、季洪三弟左右：

八月十六日折奔到京，至七月二十九日在省起行。维时植、洪二弟正在省城，不解何无一字寄京？闻学院二十六日始考古，则二十九日我邑尚未院试也。

京中大小平安。予之癖疾，七月底较六月稍差，然无碍召见之事，则亦听之而已。六弟在国子监考课，各位堂官颇加青眼。上次蔡司业课古学经文一篇、经解一篇、赋一篇、诗一篇，六弟取第一。奖励甚重；帖一套、佳墨八条。内人近颇多病，不能健饭。现在服药，当不要紧也。纪泽读书，前四月间所请之湖北魏先生，渠八月中即回家。我家已于八月初七日换请一宋先生，常德府丙午举人。今年考取教习，系我门生，其人专严勤教。余有回人书札，亦交渠代写。纪泽现已读至“梁惠王章句下”。每日读书，颇能领会。

大女儿与袁家订婚，已于八月初六日写庚书过礼。郭筠仙为媒，即须出都，后年始能复来。故趁其在京时，先行纳采。袁家过礼来：真金簪一、真金耳环一对、镀金手镯二、镀金戒指二、红绿湖绸各三丈、金花一对。我家回礼：袍褂料一套、靴一、帽一、朝珠一、补子一、扇插一、笔插一。又女婿见面仪六两。

陈家婚事，前接四弟信，知家中堂上大人甚欢喜。现在岱云丁艰，自不能定庚，只好待渠服满后。诸弟若与陈家昆仲见

面时，亦不必道及姻事。岱云之丧事，余已送赙仪三十两交郭筠仙带归，又有挽联一对。京官向例不送外官之银，予送三十两，则已为重矣。诸弟若到省，只须办香烛去行礼，不必再送情也。

同乡肖史楼、郭筠仙、孙鳌舟、徐寿衡并出京，在八月底起行。郭、孙走江南，徐走山西。邓辛阶尚在黄正斋家坐馆。蔡贞斋在袁漱六家。龙滋圃就一同乡任江南金山县者之馆，已出京矣。车钟毓亦就金山馆。金山县之幕中人才可谓极盛。

王荆七现来，要求再入我家。我家现在本用两个跟班，目前有一个要去，拟仍叫荆七来。但不知高僧能久持戒行否？文小南之尊翁亦于八月出京。黎月乔亦欲出京，大约在冬间矣。书不详尽，余候续寄。

兄国藩手草 八月十八日

87、呈請晉封家長

澄侯、子植、季洪足下：

九月重陽日接到家信三封，內父親手諭二件、澄侯六月二十五在家發信一件、七月十五在省發信一件，十九又一件，八月十三又一件，子植七月十九發一件，八月十三又一件，季洪亦有七月十九一篇。子植府試文章在此包內，題名錄二紙，蓋至是始識九弟案首人學之信。前八月折棄到京，乃七月二十八九在省起行者。計是時九弟府首喜信已發交提塘矣，而渠不帶來，良可憾也。此外又有張湘紋、曾季甫、唐鏡丈、首班臣、鄧荻仙、歐陽滄溟丈各信亦俱收到。我與溫甫看一夜始完。兩次喜信使祖大人病體大愈，此為人子孫者之大幸也。

呈請晉封，仍須覃恩之年。辛亥年是皇上七旬萬壽，大約可以請晉封祖父母、父母，并可貤封叔父母，且可誥贈曾祖父母矣。然使身不加修，學不加進，而濫受天恩，徒覺愧慚。故兄自升官後，時時戰兢惕俱。近來身體甚好，耳又微聾。甲三讀書，先生極好，嚴而且勤，教書亦極得法。長女上“論”將讀皆矣。溫甫國子監應課已經補班。寓中眷口俱平順。荊七現又收在我家。于門上跟班之外，多用一人，以充實辦行走之用，即以荊七補缺，甚為勝任。渠亦如士會還朝、蘇武反漢，欣幸之至。四弟可告知渠家也。

袁漱六因其幼女已死，現搬住湘潭館。訂庚之事，前已寫信告堂上矣。陈家姻事，堂上大人既欣然允許，余豈復有不滿

意者！惟訂庚須稍遲，或俟岱云起復，亦未可知。至姻事，則確有成言矣。

曾心齋曾借銀八十與郭瑞田，渠現還百金交余，托轉寄毅然先生。目前尚無妥便，一入他人手，又恐化為烏有，故不得不慎重，弟可先作書告毅然丈，說我所以慎重之故。亦總在今冬明春寄到也。

朱嘯山托曹西垣查教習之期。西垣查得，言尚遙遙無期。弟亦可告嘯山也。劉福橋先生要掛屏四張，現亦無便可寄，蓋徐壽衡不回家，史樓、筠仙亦明年方可到省，故皆不敢寄。羅筠皋之銀，亦無便寄，弟可并告筠皋也。

滄溟丈以我言魏家訟事，回書頗有不豫之意。牧云無筆寫字，弟可先將樹堂帶回之筆分三枝送他。待彭大生歸，我再寄筆回。岳父寄貢卷至京，余擬送賀儀大錢二十千，亦交彭大生帶回。柳衡叔仙逝，余擬備奠儀大錢八千，亦交彭大生帶回。惟毅然先生及筠皋之項不敢交彭，恐其難担艱險。

九弟印卷費，須出大錢百千，乃為不豐不嗇，不被人讖議。或三股均送，或兩學較多、門科較少亦可，但須今年內送去，不可挨至明年。教官最為清苦，我輩仕宦之家，不可不有以体谅之也。家中今年想尚可支持，至明年上半年，余必寄銀至家應用。

陳岱云到省，四弟與郭三合辦呢幃，甚是妥帖。余送渠奠分三十金，已交筠仙帶去矣。別有挽聯，現尚未寄。梅劭生求我作書與鍾子賓，准在近日付去。唐畫郊之信，屢次未回，則實以懶惰之故。渠托我代求各翰林法書。澄侯不在京，而欲我為此等事，毋乃強人以難乎？收到鄒芸陔所帶各件，屢次寫信道之，不知來信何以屢問？添梓坪各件，容當再寄物與它，四弟先為我道謝可也。

四弟以女許彭家，姻緣前定，斷不可因我前言而稍生疑心。九弟入學，家中材料可以做衣，若再久收，恐被蟲傷，做數套衣，兄弟易衣而出最好。家申諸皮衣，年年須多買樟腦，好好收拾，否則必為蟲傷矣。同鄉諸家如常。書不能盡，折弁在京僅一日，故多草率。

兄國藩手具 九月初十

88、思归家省亲

澄侯、子植、季洪足下：

正月十一日发第一号家信，是日予极不得闲，又见温甫在外未归，心中懊恼之至，故仅写信与诸弟，未尝为书禀堂上大人。不知此书近已接到否？

温弟近定黄正斋家馆，每月俸银五两。温弟自去岁以来，时存牢骚抑郁之意。太史公所谓“居则忽忽若有所亡，出则不知其所往者”，温弟颇有此象，故举业工夫大为抛荒。间或思一振奋，而兴致不能鼓舞，余因是深以为虑，每劝其痛着祖鞭，并心一往。温弟辄言思得一馆，使身有所管束，庶心有所维系。余思自为京官，光景尚不十分窘迫，焉有不能养一胞弟而必与寒士争馆地？向人求荐，实难启口，是以久为之谋馆。

自去岁秋冬以来，闻温弟之妇有疾，温弟羁留日久，赤觉牢落无偶，而叔父抱孙之念甚切，亦不能不思温弟南归。且余既官二品，则明年顺天主考亦在可以简放之列，恐温弟留京三年，又告回避。念此数者，欲劝温弟南旋，故上次信告诸弟道及此层，欲诸弟细心斟酌。不料发信之后不过数日，温弟即定得黄正斋馆地。现在既已定馆，则身有所管束，心亦有所系属，举业工夫又可渐渐整理，只得待今年下半年再看光景。如我今年或圣眷略好，有明年主考之望，则于明年四五月再与温弟商入南闱或入北闱行止。如我今年圣眷平常，或别有外放意外之事，则温弟仍留京师，一定观北闱，不必议南旋之说也。坐馆

以羈束身心，自是最好之事，然正齋家之館，澄弟所深知者，万一不合，溫弟亦難久坐。見可而留，知難而退，但能不得罪東家，好去好來，即無不可耳。

余自去歲以來，日日想歸家省親，所以不能者：一則京城欠帳將近一千，歸家則途費接禮又須數百，甚是難以措辦；二則二品歸籍，必須自己具折，折中難于借辭。私心所愿者，頗想得一學差。三年任滿，即歸家省親上也。若其不能，則或明年得一外省主考，能辦途費，則后年必歸次也。若二者不能，則只得望六弟、九弟明年得中一人，后年得一京官，支持門面，余則歸家告養，他日再定行止耳。如三者皆不得，則直待六年之后，至甲寅年母親七十之年，余誓具折告養，雖負債累萬，歸無儲粟，余亦斷斷不顧矣。然此實不得已之計。若能于前三者之中得其一者，則后年可見堂上各大人，乃如天之福也，不審祖宗能默佑否？

現在寓中一切平安。癰疾上半身全好，惟腰下尚有紆痕。家門之福，可謂全盛，而余心猶有歸省之情，難以自慰。因偶爾書及，遂備陳之。毅然伯之項，去年已至余寓，今始覓便寄南。家中可將書封好，即行送去。余不詳盡，諸惟心照。

兄國藩手草 正月二十一日

89、大員之家望無涉公庭

澄侯、予植、季洪三弟左右：

澄侯在廣東前後共發信七封，至郴州、耒陽又發二信，三月十一到家以後又發二信，皆已收到。植、洪二弟今年所發三信亦俱收到。澄弟在廣東處置一切甚有道理，易念園、庄生各處程儀，尤為可取。其辦朱家事，亦為謀甚忠；雖無濟于事，而朱家必可無怨。” 論語 ” 曰： ” 言忠信，行篤敬，雖蠻貊之邦行矣。 ” 吾弟出外，一切如此，吾何慮哉！賀八爺、馮樹堂梁俚裳三處，吾當寫信去謝，澄弟亦宜各寄一書。即易念園處，渠既送有程儀，弟雖未受，亦當寫一謝信寄去。其信即交易宅，由渠家書匯封可也。若易宅不便，即托岱云覓寄。

洪弟考試不利，區區得失，無足介憂。補發之案有名，不去復試，甚為得體。今年院試若能得意，固為大幸；即使不遽獲售，去年家中既集一人，則今年小挫，亦盈虛自然之理，不必抑郁。植弟書法甚佳，然向例未經過歲考者不合選拔，弟若去考拔，則同人必指而目之。及其不得，人不以為不合例而失，且以為寫作不佳而黜。吾明知其不合例，何必受人一番指目乎？弟書問我去考與否，吾意以科考正場為斷。若正場能取一等補廩，則考拔之時，已是廩生入場矣；若不能補廩，則附生考拔，殊可不必，徒招人妒忌也。

我縣新官加賦我家，不必答言，任他加多少，我家依而行之。如有告官者，我家不必入場。凡大員之家，無半字涉公庭，

乃为得体。为民除害之说，为所辖之属言之，非谓去本地方官也。

排山之事尚未查出，待下次折弃付回。欧阳之二十千及柳衙叔之钱，望澄弟先找一项垫出，待彭大生还来即行归款。彭山岷之业师任千总(名占魁)现在京引见，六月即可回到省。九弟及牧云所需之笔及叔父所嘱之膏药、眼药均托任君带回。曹西垣教习报满引见，以知县用，七月动身还家；母亲及叔父之衣并阿胶等项，均托西垣带回。去年内赐衣料，袍褂皆可裁三件。后因我进闱考教习，家中叫裁缝做，渠裁之不得法，又窃去整料，遂仅裁祖父、父亲两套。本思另办好料为母亲制衣寄回，因母亲尚在制中，故未遽寄。叔父去年四十晋一，本思制衣寄祝，亦因在制，未遽寄也。兹准拟托西垣带回，大约九月可以到家，腊月报阙，即可着矣。

纪梁读书，每日百二十字，与泽儿正是一样，只要有恒，不必贪多。澄弟虽不读书，亦须常看“五种遗规”及“呻吟语”。来书想发财捐官云云，犹是浮躁气习。洗尽浮华，朴实谙练，上承祖父，下型子弟，吾于澄实有厚望焉。

兄国藩手草 五月初十日

90、家中行事宜谨慎

澄侯、予植、季洪三弟左右：

五月二十四发第八号信，由任梅谱手寄去。高丽参二两、回生丸一颗、眼药数种，膏药四百余张，并白菜、大茄种，用大木匣（即去年寄镜来京之匣）盛好寄回，不知已收到否？六月十六日接到家信，系澄侯五月初七在县城研发，具悉一切。月内京寓大小平安。予癖疾上身已好，惟腿上未愈。六弟在家已一月，诸事如常。内人及儿女辈皆好。郭雨三之大女许配黄弗卿之次子，系予作伐柯人，亦因其次女欲许余次子故，并将大女嫁湖南。此婚事似不可辞，不知堂上大人之意如何？

澄侯在县和八都官司，忠信见孚于众人，可喜之至。朱执轩之事，弟虽二十分出力，尚未将银全数取回。渠若以钱来谢，吾弟宜斟酌行之，或受或不受，或辞多受少，总以不好利为主。此后近而乡党，远而县城省城，皆靠澄弟一人与相副醉。总之不贪财、不失信、不自是，有此三者，自然鬼服神钦，到处人皆敬重。此刻初出茅庐，尤宜慎之又慎。若三者有一，则不为人所与矣。

李东崖先生来信，要达天听，予置之不论，其诰轴，则杜兰溪即日可交李笔峰。刘东屏先生常犀身讼庭，究为不美。澄弟若见之，道予寄语，对其“危行言孙，螻屈存身”八字而已。墓石之地，其田野颇开爽（若过墓石而至胡起三所居一带尤宽敞），予喜其扩荡眼界，可即并田买之，要钱可写信来京。凡

局面不开展、眼鼻攢集之地，予皆不喜，可以此意告尧阶也。何子贞于六月十二丧妻，今年渠家已丧三人，家运可谓乖舛。季弟考试万一不得，亦不必牢骚。盖予既恭窃侥幸，九弟去年已进，若今年又得，是极盛，则有盈之惧，亦可畏也，同乡诸家，一切如常。凌笛舟近已移居胡光伯家，不住我家矣。书不一一，余挨续具。

兄国藩手草 六月十七日

91、请勿过劳粗重事宜雇工为之

侄国藩谨禀叔父母大人礼安：

六月十七发第九号信，七月初三发第十号信，想次第收到。十七日接家信二件，内父亲一谕、四弟一书、九弟、季弟在省各一书、欧阳牧云一书，得悉一切。

祖父大人之病不得少减，日夜劳父亲、叔父亲苦服事，而侄远离膝下，竟不得效丝毫之力，中夜思维，刻不能安。江岷樵有信来，言渠已买得虎骨，七月当亲送我家，以之熬膏，可医痿痺云云。不知果送来否？闻叔父去年起公屋，劳心劳力，备极经营。外面极堂皇，工作极坚固，费钱不过百千，而见者拟为三百千规模。焦劳太过，后至吐血，旋又以祖父复病，勤勋弥甚。而父亲亦于奉事祖父之余操理家政，刻不少休。

侄窃伏思父亲、叔父二大人年寿日高，精力日迈，正宜保养神气，稍稍休息，家中琐细事务，可命四弟管理。至服事祖父，凡劳心细察之事，则父亲、叔父躬任之；凡劳力粗重之事，则另添一雇工，一人不够则雇二人（雇工不要做他事，专在祖父大人身边，其人要小心秀气）。

侄近年以来精力日差，偶用心略甚，癖疾即发，夜坐略久，次日即昏倦。是以力加保养，不甚用功。以求无病无痛，上慰堂上之远怀，外间求做文、求写字者，求批改诗文者，往往历久而莫偿宿诺，是以时时抱疚，日日无心安神恬之时。前四弟在京能为我料理一切琐事，六弟则毫不能管。故四弟归去之后，

侄于外間之回信，家鄉應留心之事，不免疏忽廢弛。侄等近日身體平安，合室大小皆順。六弟在京，侄苦勸其南歸。一則免告回避；二則盡仰事俯蓄之職；三則六弟兩年未作文，必在家中父親、叔父嚴責方可用功。鄉試渠不肯歸，侄亦無如之何。

叔父去年四十晉一，侄謹備袍套一付。叔母今年四十大壽，侄謹備棉外套一件。皆交曹西垣帶回，服闋後即可着。母親外褂并漢綠布夾袄亦一同付回。

聞母親近思用一丫環，此亦易辦。在省城買不過三四十千；若有湖北逃荒者來鄉（今年湖北大水奇災），則更為便宜。望父命四弟留心速買，以供母親、叔母之使令。其價，侄即寄回。侄今年光景之窘較甚于往年，然東支西扯尚可敷衍。若明年能得外差或升侍郎，便可彌縫家中。今年季弟喜事不知窘迫否？侄于八月接至俸銀，即當寄五十金回，即去年每歲百金之說也。在京一切張羅，侄自有調停，毫不費力，堂上大人不必挂念。

侄謹稟 七月二十日

92、不靠做官发财以遗后人

澄侯、温甫、子植、季洪足下：

正月初十日发第一号家信，二月初八日发第三号家信，报升任礼部侍郎之喜，二十六日发第二号信，皆由折差带寄。三月初一日由常德太守乔心农处寄第四号信，计托带银七十两、高丽参十余两、鹿胶二斤、一品顶带三枚、礼服五付等件。渠由山西迂道转至湖南，大约须五月端午前后乃可到长沙。

予尚有寄兰姐、蕙妹及四位弟妇江绸棉外褂各一件，仿照去年寄呈母亲、叔母之样。前乔心农太守行时不能多带，兹因陈竹伯新放广西左江道，可于四月出京，拟即托渠带回。

澄弟“岳阳楼记”，亦即托竹伯带回家中。二月初四澄弟研发之信，三月十八接到。正月十六七之信，则至今未收到。据二月四日书云，前信着刘一送至省城，共二封，因欧阳家、邓星阶、曾厨子各有信云云。不知两次折弃何以未见带到？温弟在省时，曾发一书与我，到家后未见一书，想亦在正月一封之中。此书遗失，我心终耿耿也。

温弟在省研发书，因闻澄弟之计，而我不为揭破，一时气忿，故语多激切不平之间。予正月复温弟一书，将前后所闻温弟之行，不得已稟告堂上，及澄弟、植弟不敢稟告而误用诡计之故一概揭破。温弟看此书，未免恨我，然兄弟之间，一言欺詐，终不可久。尽行揭破，虽目前嫌其太直，而日久终能相谅。

现在澄弟书来，言温弟鼎力办事，甚至一夜不寐，又不辞

劳，又耐得烦云云。我闻之欢喜之至，感激之至。温弟天分本高，若能改去荡供一路，归入勤俭一边，则兄弟之幸也。合家之福也。

我待温弟似乎近于严刻，然我自问此心，尚觉无愧于兄弟者，盖有说焉。大凡做官的人，往往厚于妻子而薄于兄弟，私肥于一家而刻薄于亲戚族党。予自三十岁以来，即以做官发财为可耻，以宦囊积金遗子孙为可羞可恨，故私心立誓，总不靠做官发财以遗后人。神明鉴临，予不食言，此时侍奉高堂，每年仅寄些须，以为甘旨之佐。族戚中之穷者，亦即每年各分少许，以尽吾区区之意，盖即多寄家中，而堂上所食所衣亦不能因而加丰，与其独肥一家，使戚族因怨我而并恨堂上，何如分润戚族，使戚族戴我堂上之德而更加一悉钦敬乎？将来若作外官，禄入较丰，自誓除廉俸之外，不取一钱。廉俸若日多，则周济亲戚族党者日广，断不蓄积银钱为儿子衣食之需。盖儿子若贤，则不靠宦囊，亦能自觅衣饭；儿子若不肖，则多积一些，渠将多造一孽，后来淫佚作恶，必且大玷家声。故立定此志，决不肯以作官发财，决不肯留银钱与后人。若禄入较丰，除堂上甘旨之外，尽以周济亲戚族党之穷者。此我之素志也。

至于兄弟之际，吾亦惟爱之以德，不欲爱之以姑息。教之以勤俭，劝之以习劳守朴，爱兄弟以德也；丰衣美食，俯仰如意，爱兄弟以姑息也。姑息之爱，使兄弟情肢体，长骄气，将来丧德亏行。是即我率兄弟以不孝也，吾不敢也。我仕宦十余年，现在京寓所有惟书籍、衣服二者。衣服则当差者必不可少，书籍则我生平嗜好在此，是以二物略多。将来我罢官归家，我夫妇所有之衣服，则与五兄弟拈阄均分。我所办之书籍，则存贮利见斋中，兄弟及后辈皆不得私取一本。除此二者，予断不别存一物以为宦囊，一丝一粟不以自私。此又我待兄弟之素志

也。恐溫弟不能深諒我之心，故將我終身大規模告與諸弟，惟諸弟體察而深思焉。

去年所寄親戚各項，不知果照單分送否？杜蘭溪為我買《皇清經解》，不知植弟已由省城搬至家中否？

京寓一切平安。紀澤《書經》讀至《冏命》。二兒甚肥大。易南谷開復原官，來京引見，聞左青士亦開復矣。同鄉官京中者，諸皆如常。余不一一。

兄國藩手草 三月二十一日

再者，九弟生子大喜，敬賀敬賀。自丙午冬葬祖妣大人于木兜沖之后，我家已添三男丁，我則升閣學，升侍郎，九弟則進學補廩。其他之吉，已有明效可驗。我平日最不信風水，而于朱所云“山環水抱”“藏風聚氣”二語，則篤信之。本兜沖之地，予平日不以為然，而葬后乃吉祥如此，可見福人自葬福地，絕非可以人力參預其間。家中買地，若出重價，則斷斷可以不必；若數十千，則買一二利無碍。

宋湘賓去年回家，臘月始到。山西之館既失，而湖北一帶又一无所得。今年因常南陔之約重來湖北，而南陔已遷官陝西矣。命運之窮如此！去年曾有書寄溫弟，茲亦付去，上二次忘付也。

李筆峰代館一月，又在寓抄書一月，現在已搬出矣。毫无道理之人，究竟難與相處。龐省三在我家教書，光景甚好。鄒墨林來京捐復教官，在元通觀住，日日来我家閑談。長沙老館，我今年大加修整，人人皆以為好。瑣事兼述，諸惟心照。

93、欲让岷樵即行以赴家难

澄侯、温甫、子植、季洪四弟左右：

十月初四日发第十七号家信，由折弁带交。十七日发十八号信，由廷芳字(桂)明府带交。便寄曾希六陈体元从九品执照各一纸、欧阳沧溟先生陈开煦换执照并批回各二张、添梓坪叔庶曾祖母百折裙一条、曾陈二人九品补服各一付、母亲大人耳帽一件(以上共一包)，膏药一千张、眼药各种、阿胶二斤，朝珠二挂、笔五枝、针底子六十个(以上共一木匣)，曾陈二人各对一付，沧溟先生横幅篆字一付(以上共一卷)。计十二月中旬应可到省，存陈岱云宅，家中于小除夕前二日遣人至省走领可也。芳宇在汉口须见上司，恐难早到；然遇顺风，则腊月初亦可到，家中或着人早去亦可。

余于十月初五起至十一止在围较射，十七出榜。四围共申百六十四人，余围内分中五十二人。向例武举人、武进士复试，如有弓力不符者，则原闕之王大臣每一名罚俸半年。今年仅张字围不符者三名，五大臣各罚俸一年半。余围幸无不符之人。不然，则罚俸半年，去银近五百金，在京官已视为切肤之痛矣。

寓中大小平安。纪泽儿体已全复，纪鸿儿甚壮实。

邹墨林近由庙内移到我家住，拟明年再行南归。袁漱六由会馆移至虎坊桥，好而贱。贞斋榜后本拟南旋，因惯懣不甘，仍寓漱六处教读。刘镜清教习已传到，因丁艰而竟不能补。不知命途之外，何至于此！凌荻舟近病内伤，医者言其以甚难奏

效。

黃恕皆在陝，差旋述其與陝撫殊為冰炭。江岷樵在浙署秀水縣事，百姓感戴，編為歌謠。署內一貧如洗。藩台聞之，使人私借千金，以為日食之資。其為上司器重如此。其辦賑務，辦保甲，無不合于古。頃湖南報到。新寧被齋匪余孽煽亂，殺前令李公之闔家，署令萬公亦被戕，焚掠無算，則岷樵之父母家屬，不知消息存何？可為酸鼻。余于明日當飛報岷樵，令其即行言旋，以赴家難。

余近日忙亂如常，幸身體平安。惟八月家書，曾言及明年假歸省親之事，至今未奉堂上手諭。而九月諸弟未中，想不無抑郁之杯，不知尚能自為排遣否？此二端時時挂念，望澄侯詳寫告我。祖父大人之病，不知日內如何？余歸心箭急，實為此也。

母親大人昨日生日，寓中早面五席，晚飯三席。母親牙痛之疾，近來家信未嘗提及。斷根與否？望下次示細。書不一一，余俟續稟。

兄國藩手草 十一月初五日

94、欲迎父母叔父來京奉養

澄侯、溫甫、子植、季洪四位老弟足下：

正月初六日接到家信三函：一系十一月初三所發，有父親手諭溫弟代書者，一系十一月十八所發，有父親手諭植弟代書者，一系十二月初三澄弟在縣城研發一書，甚為詳明，使游子在外，巨細了然。

廬山上金叔不何為何事而可取騰七之數？若非道義可得者，則不可輕易受此。要作好人，第一要在此處下手，能令鬼服神欽，則自然識日進氣日剛。否則，不覺墮入卑污一流，必有被人看不起之日，不可不慎！諸弟現處極好之時，家事有我一人擔當，正好做個光明磊落神欽鬼服之人，名聲既出，信義既著，隨便答言，無事不成，不必愛此小便宜也。

父親兩次手諭，皆不欲予乞假歸家。而予之意，甚思日侍父母之側，不得不為迎養之計。去冬家書，曾以歸省，迎養二事與諸弟相商。今父親手示，既不许歸省，則迎養之計更不可緩。所難看，堂上有四位老人。若專迎父母而不迎叔父母，不特予心中不安，即父母心中亦必不安；若四位並迎，則叔母病未全好，遠道跋涉尤艱。予意欲於今年八月初旬迎父親、母親、叔父三位老人來京，留叔母在家，諸弟婦細心伺候。明年正月元宵節後，即送叔父回南，我得與叔叔相聚數月，則我之心安；父母得與叔父同行數千里到京，則父母之心安；叔母在家半年，專雇一人服侍，諸弟婦又細心奉養，則叔父亦可放心；叔父在

家抑郁数十年，今出外清洒半年，又得观京师之壮丽，又得与侄儿、侄妇、侄孙团聚，则叔父亦可快畅。在家坐轿至湘潭，澄侯先至潭雇定好船，伺候老人开船后，澄弟即可回家。船至汉口，予遣荆七在汉口迎接。由汉口坐三乘轿子到京，行李婢仆，则用小车，甚为易办。求诸弟细商堂上老人，春间即赐回信。至要至要。

李泽显、李英灿进京，余必加意庇护。八斗冲地，望绘图与我看。诸弟自侍病至葬事，十分劳苦，我不克帮，心甚歉愧。

京师大小平安。皇太后大丧已于正月七日二十七日满，脱去孝衣。初八日系祖父冥诞，我作文致祭。即于是日亦脱白孝，以后照常当差。

心中万绪，不及尽书，统容续布。

兄国藩手草 正月初九日

95、賽中堂放粵西辦兵事

澄、溫、植、洪四弟左右：

三月初四發第三號家信。其後初九日，予上一折，言兵餉事。適於是日皇上以粵西事棘，恐現在彼中者不堪寄此重托，特放賽中堂前往。以予折所言甚是，但目前難以遽行。命將拆封存軍機處，行粵西事定後再行辦理。賽中堂清廉公正，名望素著，此行應可迅奏膚功。但湖南逼近粵西，兵差過境，恐州縣不免借此生端，不無一番蹂躪耳。

魏亞衣以三月十三日出都，向予借銀二十兩，既系姻親，又系黃生之侄，不能不借與渠。渠言到家後即行送交予家，未知果然否也。叔父前信要鵝毛管眼藥并鹵砂膏藥。茲付回眼藥百筒、膏藥千張，亦魏亞衣帶回，呈叔父收存，為時行方便之用。其折底亦付回查收。

澄弟在保定想有信交劉午峰處。昨劉有書寄子彥，而澄弟書未到，不解何故。已有信往保定去查矣。澄弟去後，吾極思念。偶自外歸，輒至其房。早起輒尋其室，夜或遺人往呼。想弟在途路彌思我也。書不一一，余俟續具。

兄國藩手草 三月十二日

96、余欲推社仓之法以惠地方

澄侯、温甫、子植、季洪四位老弟左右：

三月初四日，此间发第三号家信交折弁。十二日发第四号信交魏亚农，又寄眼药鹅毛管及卤砂膏药共一包。计可于五月收到。季洪三月初六所发第三号信，于四月初一日收到。

邓升六爷竟尔仙逝，可胜伤悼！如有可助恤之处，诸弟时时留心。此不特戚谊，亦父大人多年好友也。

乡里凶年赈助之说，予曾与澄弟言之，若逢荒歉之年，为我办二十石谷，专周济本境数庙贫乏之人。自澄弟出京之后，予又思得一法，如朱子社仓之制，若能仿而行之，则更为可久。朱子之制：先捐谷数十石或数百百贮一公仓内，青黄不接之月借贷与饥民，冬月取息二分收还（每石加二斗），若遇小歉则蠲其息之半（每石加一斗），大凶年则全蠲之（借一百还一石），但取耗谷三升而已。朱子此法行之福建，其后天下法之，后世效之，今各县所谓社仓谷者是也，其实名存实亡。每遇凶年，小民曾不得借贷颗粒，且并社仓而无之。仅有常平仓谷，前后任尚算交代，小民亦不得过而问焉。盖事经官吏，则良法美政，后皆归于子虚乌有。

国藩今欲取社仓之法而私行之我境。我家先捐谷二十石，附近各富家亦对其量为捐谷。于夏月借与贫户，秋冬月取一分息收还（每石加一斗）。丰年不增，凶年不减。凡贫户来借者，须于四月初间告知经营社仓之人。经管量谷之多少，分布于各

借戶，令每人書券一紙，冬月還谷銷券。若有不還者，同社皆理斥，議罰加倍。以後每年我家量力添捐幾石。或有地方爭訟，理曲者，罰令量捐社谷少許。每年增加，不過十年，可積至數百石，則我境可無飢民矣。蓋夏月谷價昂貴，秋冬份漸平落，數月之內，一轉移之間，而貧民已大占便宜，受惠無量矣。吾鄉昔年有食雙谷者，此風近想未息。若行此法，則雙谷之風可息。前與澄弟面商之，說我家每年備谷救地方貧戶。細思之，施之既不能及遠，行之又不可以久。且其法止能濟下貧乞食之家，而不能濟中貧體面之家。不若社倉之法，既可以及于遠，又可以貞于久；施者不致傷惠，取者又不傷廉，即中貧體面之家亦可以大享其利。本家如任尊、楚善叔、寬五、厚一各家，親戚如寶田、騰七、宮九、荊四各家，每年得借社倉之谷，或亦不無小補。澄弟務細細告之父大人、叔父大人，將此事于一二年内辦成，實吾鄉莫大之福也。

我家捐谷，即寫曾呈祥、曾呈材雙名。頭一年捐二十石，以後每年或三石，或五石，或數十石，地方每年有樂捐者，或多或少不拘，但至少亦須從一石起。吾思此事甚熟，澄弟試與叔父大人細思之，並稟父親大人，果可急于施行否？近日即以回信告我。

京寓大小平安。保定所發家信，三月末始到。賽中堂于初九日出京赴廣西。考差在四月十四。同鄉林昆圃于三月中旬作古。予為之寫知單，大給可得百金。熊秋佩丁外艱。余無他事，予前所寄折稿，澄弟可抄一分交彭蓀房，並托轉寄江岷樵。抄一分交劉霞仙，並托轉寄郭筠仙。

賽中堂視師廣西，帶小欽差七十五人，京兵二百四十名，京炮八十八尊，抬槍四十杆，鉛子萬餘斤，火藥數千斤。沿途辦差，實為不易。粵西之事，日以猖獗。李石梧與周天爵、向

榮皆甚不和，未知何日始得肅清。聖主宵旰焦灼，廷臣亦多獻策，而軍事非親臨其地，難以遙度。故予屢欲上折，而終不敢率爾也。余不一一。

兄國藩手草 四月初三日

97、誥軸日內即可發下

澄侯、溫甫、子植、季洪四位老弟足下：

七月初九日發家信第八號，想已收到。八月初十折差來京，接張湘紋書。計折弁當於七月二十外起行，諸弟正在省城而無家書，何也？諸弟發家書交提塘後，往往屢發次不帶，或一次帶數封。折弁頗為可惡！諸弟須設法與提塘略一往還，當面諄托，或稍有濟。否則每次望信，甚悶損人也。

京寓小大平安。前月內人病數日，近已痊愈。曹西垣於八月四日出京之官安徽。張書齋於十一日出京之官貴州。張尚須回長沙，曾借我銀八十金，言明內三十俟補缺再還，其五十到省送凌家。予收凌家奠分尚有二百金未寄。茲張處既寄五十，其百五十總於今冬妥寄孫筱石，不再借人也。今冬本欲寄銀到家，因前次澄弟書言公車來京，家中儘可兌銀，是以予不另寄。除凹里田價外，尚須送親族年例銀五十金，亦宜早早籌劃。共計若干，概向各處公車妥兌。免致年底掣肘。如無處可兌，即須閏八月寄信來京，以便另辦。然不如兌之為便也。

誥軸已經用寶，日內即可發下，准於鄉試者帶回，九月即可到家。

鄉試題刻於京報上。詩題得之字，系出高宗御制。是題詩中句云：“即此供吟眺，美煩事豁。”場中無人知之也。李子彥之文甚好。然苟得中式，印結竟不易取。鏡云文尚未見。朱湘賓教習已轉到，昨日專人去告知渠矣。

李石梧身后，恩典甚厚。乃七月末翰林院撰祭文、碑文进呈，朱批竟加严访。谓其夸奖过当，词藻太多，且贬其谓度乖方，功过难掩，历任封疆，尤不足称云云。飭令翰林院另行改撰。其后复撰进呈，遂多贬词。将来建立家口，殊不寇冕。功名之际，难得始终完全也。

耦庚先生家亲事，予颇思成就。一则以藕翁罢官，予亦内有愧心，思借此联为一家，以赎予隐微之愆。二则耦翁家教向好，贤而无子，或者其女子必贤。诸弟可为我细访。罗罗山下次信来详告。若女子果厚重，则儿子十七岁归家省祖父母、叔祖父母时，即可成喜事也。前托在乡间择婚，细思吾邑读书积德之家如贺氏者，亦实无之。诸弟暂不必昌言耳。余俟续布。

兄国藩手草 月十三日

98、告沿途注意事项

字諭紀澤兒：

吾于七月二十五日在太湖縣途次痛聞吾母大故，是日仍雇小轎行六十里，是夜未睡，寫京中家信料理一切，命爾等眷口于開吊后趕緊出京。二十六夜發信，交湖北撫台寄京。二十七發信，交江西撫台寄京。兩信是一樣說話，而江西更詳。恐到得遲，故由兩處發耳。惟倉卒哀痛之中有未盡想到者，茲又想出數條，開示于后：

一、他人欠我帳目，算來亦將近千金。感同年鄢勳齋(敏學)，當時聽其朕受之懇而借與百金，其實此人并不足惜(寄云兄深知此事)。今渠已參官，不復論已。此處凡有借我錢者，皆光景甚窘之人。此時我雖窘迫，亦不必向人索取。如袁親家，黎樵翁、湯世兄、周荇農、鄒云階，此時皆甚不寬裕。至留京公家，如復生同年、吳鏡云、李子彥、劉裕軒、曾愛堂諸人，尤為清苦異常，皆萬不可向其索取，即送來亦可退還。蓋我欠人之帳，既不能還清出京，人欠我之帳而欲其還，是不恕也。从前黎樵翁出京時亦極窘，而不肯索窮友之債，是可为法。至于胡光伯之八十兩、劉仙石之二百千錢，渠差旋時自必还交袁亲家处，此时亦不必告何渠家也。外间有借我者，亦极窘，我亦不写信去问他。

一、我于二十八、二十九在九江耽搁两日，雇船及办青衣等事，三十早即开船。二十九日江西省城公送来奠分银一千两，

余以三百兩寄京還債，以西順興今年之代捐貢銀及寄云兄代買皮貨銀之類皆極緊急。其銀交湖北主考帶進京。想到京時家眷已出京矣，即交寄云兄擇其急者而還之。下剩七百金，以二百余金在省城還帳（即左景喬之百金及凌、王、曹、曾四家之奠金），帶四百余金至家辦葬事。

一、馱轎要雇即須二乘，爾母帶紀鴻坐一乘，乳媽帶六小姐、五小姐坐一乘。若止一乘，則道上與眾車不同隊，極孤冷也。此外雇空太平車一乘，備爾母道上換用。又雇空轎車一乘，備爾與諸妹弱小者坐。其餘概用三套頭大車。我之主見，大略如此。若不妥當，仍請袁姻伯及毛、黎各老伯斟酌，不必以我言為定准。

一、李子彥無論中否皆須出京，可請其與我家眷同行幾天。行至雄縣，渠分路至保定去，亦不甚繞也。到清江浦寫船，可請郭雨三姻伯雇，或雇湖廣划子二只亦可。或至揚州換雇紅船，或雇湘鄉的鉤子亦可。沿途須發家信。至清江浦托郭姻伯寄信，至揚州托劉星房老伯寄信，至池州托陳姻伯，至九江亦可求九江知府寄，在湖北托常太姻伯寄，以慰家中懸望。信面写法另附一條。

一、小女兒等須多做幾件棉衣，道上十月固冷，船上尤寒也。

一、我托夏階平老伯請各家誥封：一梁獻廷、一鄧廷楠、一劉繼振三道官。我另有信與階平兄，爾須送銀十二兩至夏家去。至家中請封之事，暫不交銀，俟后再寄可也。

一、御書詩匾及戴醇士、劉菽云所寫匾，俱可請裱匠后下，卷起帶回。王孝鳳借去天圖，其底木系郭筠仙送我的，暫存孝鳳處，將來請交筠仙。

一、我船一路阻風，行十一日，尚止走得三百余里，極為

焦灼。幸冯树堂田池州回家，来至船上与我作伴，可一同到省，堪慰孤寂，京中可以放心。

一、江西送奠仪千金，外有门包百金。丁贯、孙福等七人已分去六十金，尚存四十金。将来罗福、盛贵、沈祥等到家，每人可分八九两，渠等在京要支钱，亦可支与他，渠等皆极苦也。

一、松竹斋军机信封五寸长者、六寸长者、七寸长者三等，各为我买百封并签子。

一、我写信十余封至京，各处有回我信者，先交折差寄何。

一、我在九江时，知府陈景曾、知县李福(甲午同年)皆待我极好。家眷过九江时，我已托他照应，但讨快不讨关(讨关免关钱也，讨快但求快快放行，不免关税也)。尔等过时，渠若照应，但可讨快，不可代船户讨免关。

一、船上最怕盗贼。我在九江时，德化县派一差人护送，每夜安船后，差人唤塘兵打更，究竟好些。家眷过池州时，可求陈姻伯飭县派一差人护送。沿途写一溜信，一径护送到湖南(上县传知下一县，谓之溜信)，或略好些。若陈姻伯因系亲戚避嫌不肯，则仍至九江求德化县派差护送。每过一县换一差，不过赏大钱贰百文。

一、各处发讣信，现在病不知日，没有知时，不能写信稿，只好到家后再说(八月初八日薪水舟中书)。

八月初八日薪水舟中书

沿途寄家信封面写式：

内家信，敬求加封妥寄至湖北巡抚部院常署内转，求速递至湘乡县前任礼部右堂曾宅开拆为感。某月某日自某处发(家眷不出京，此式不用了。此后写信，但交顺天府马递至湖北抚署转交我手便是。二十夜批)。

(此信写后，余于十二日至湖北省城晤常世兄，备闻湖南消息，此后家眷不出京，我另写一信，此信全用不着了。十二夜批)。

余于初八日在舟中写就家信，十一早始到黄州。因阻风太久，遂雇一小轿起早。十二日未刻到湖北省城。晤常南陔先生之世兄，始知湖南消息。长沙被围危急，道路梗阻，行旅不通，不胜悲痛焦灼之至。现余在武昌小住，家眷此时万不可出京，且待明年春间再说。开吊之后，另搬一小房子住，余陆续设法寄银进京用，匆匆草此，候一二日内续寄。

涤生字 十二日夜在武昌城内

99、勉安分忍气

澄、温、沉、洪四弟足下：

二十五日春二、维五来营，接家书数件，具悉一切。

乘败仗之时，兵勇抢劫粮台，此近年最坏风气。向帅营中屡屡见之，而皆未惩办。兄奏明将万瑞书即行正法，奉严旨飭骆中丞即行正法，闻骆中本不欲杀之，将附片奏请开释。近日意见不合，办事之难如此。

周万胜一案，唐父台既经拿获认供，即录供通禀，请在本县正法可也，立毙杖下可也，何必遣澄弟先至省城一次？既非湘乡署内之幕友，又非署内之书办，而仆仆一行，何不惮烦？谓为出色之乡绅耶，则刘、赵诸君皆不肯去，而弟独肯出头，且县署办案，必一一请乡绅去省一次，则绅士络绎于道矣。谓为吾军中之事耶，则军事极多，澄弟能一一管之耶？且军中事件，家中亦不宜干预。唐父台径禀来营，兄可批令五法也。自兄办军务以来，澄弟在兄左右得谤议甚多，澄弟肝气亦甚旺。人咎怨于弟，弟亦咎怨于人。去春在省在岳之景象，岂忘之耶？澄弟在省河告假归家之时，其意似甚忿嫉，若终身不愿复出家门者。而今忽又至省一行，将何颜以对兄乎？澄弟接此回信，务望即刻回家。凡县城、省城、衡城之事，一概不可干预。丹阁叔受辱之事，可为前车之鉴。提捐项五万，前有此札，后因武昌失守，又有札止之。凡有信托商大营事者，弟概辞以不管可也。捐项事尤不可干预。湖南捐项，实未多解交吾军，十月

以后未解一文。粮台所抢，陕西、江西之银也。兄在外年余，惟有忍气二字日日长进，常恐弟等在家或受侮辱，故不惮迫切言之，不知弟果知兄之意否也？

吾癖疾大发，幸精神尚足支持。罗山在广信府大获胜仗，杀贼三四千。塔军门在九江平安，吾常有家信并奏折寄回，而来信言塔公回鄂，不听吾家信，而专听谣言，何也？

纪泽儿读书记性平常，读书不必求熟，且将“左传”“礼记”于今秋点毕，以后听儿之自读自思。成败勤惰，儿当自省而图自立焉。吾与诸弟惟思以身垂范而教子侄，不在诲言之谆谆也。即候近祺。

兄国藩手草 三月二十六日

100、不必过问局外之事

澄侯、温甫、子植、季洪足下：

凌问樵来，接澄弟信，知勇劫粮台事办有头绪，澄弟已归去矣。甚慰甚慰。当此乱世，黑白颠倒，办事万难，贤弟宜藏深山，不宜轻出门一步。澄弟去年三月在省河告归之时，毅然决绝，吾意戢影家园，足迹不履城市。此次一出，实不可解。以后务须隐遁，无论外间何事，一概不可与闻。即家中偶遇横逆之来，亦当再三隐忍，勿与计较。吾近来在外，于忍气二字加倍用功。若仗皇上天威，此事稍有了息之期，吾必杜门养疾，不愿闻官事也。

癣疾近日大发，懒于治事。自二十七日至吴城镇，迄今已满十日。罗山于二十一日克复弋阳，二十三日克复兴城，二十五六两获大胜，克复广信俯城，智亭军门尚扎九江。水师前队扎南康府，李次青率陆军勇护之。后队扎吴城，均尚安吉，家中不必挂念。莘田在营，甚为安雅，拟留二三月遣归。魏荫亭近日即当告归。余不一一，即候近好。

付去谕旨一本、奏章一本，幸好为收存。向来寄回家中之奏稿不知收置一处否？以后望作箱存之为要。诸惟心照。

兄国藩手草 四月初八日

101、居家以勤劳为要

澄侯、温甫、子植、季洪老弟足下：

十四日良五、彭四回家，寄去一信，谅已收到。

嗣罗山于十六日回剿武汉，霞仙亦即同去。近接武昌信息，知李鹤人于八月初二日败挫，金口陆营被诚踏毁。胡润芝中本于初八日被贼踏破菱山陆营，南北两岸陆军皆溃，势已万不可支。幸水师尚足自立，杨、彭屯扎沌口。计罗山一军可于九月初旬抵鄂，或者尚有转机。即鄂事难遽旋转，而罗与杨、彭水陆依护，防御于岳鄂之间，亦必可固湘省北路之藩篱也。内湖水师，自初八日以后迄未开仗，日日操演。次青尚扎湖口，周凤山尚扎九江，俱属安谧。

葛十一于初八日在湖口阵亡，现在寻购尸首，尚未觅得，已奏请照千总例赐恤。将来若购得尸骸，当为之送柩回里。如不可觅，亦必醵金寄恤其家。此君今年大病数月，甫经痊愈，尚未复元，即行出队开仗。人劝之勿出，坚不肯听，卒以力战捐躯，良可伤悯。可先告知其家也。去年腊月二十五夜之役，监印官潘兆奎与文生葛荣册（即元五）同坐一船，均报阵亡，已入奏请恤矣。顷潘兆奎竟回至江西，云是夜遇渔舟捞救得生，则葛元五或尚未死，亦不可知，不知其家人中有音耗否？

余癖疾稍愈，今年七八两月最甚，为数年之第一次。近日诸事废弛，故得略痊。余俟续布，顺间近好。

甲三、甲五等兄弟，总以习劳苦为第一要义。生当乱世，

居家之道，不可有余財，多財則終為患害。又不可過於安逸偷惰。如由新宅至老宅，必宜常常走路；不可坐轎騎馬。又常常登山，亦可以練習筋骸。仕宦之家，不蓄積銀錢，使子弟自覺一無可恃，一日不勤，則將有飢寒之患，則子弟漸漸勤勞，知謀所以自立矣。

再，父親大人於初九日大壽，此信到日，恐已在十二以後。余二十年來，僅在家拜壽一次。游子遠隔，日月如梭，喜懼之懷，寸必惴惴。又十一月初三日為母親大人七旬一冥壽，欲設為道場，殊非儒者事親之道；欲開筵觴客，又乏哀痛未忘之意。茲幸沅弟得進一階，母親必含笑於九泉。優貢匾額，可於初三日懸挂。祭禮須報丰腆，即以祭余宴客可也。

我家挂匾，俱不講究。如舉人即用橫匾“文魁”二字，進士即用橫匾“進士”二字，翰林即用直匾“翰林第”（或用院字）三字，誥封用直匾“誥封光祿大夫”等字，優貢即用橫匾“優貢”二字。如禮部侍郎不可用匾，蓋官階所歷定也。前此用“進士及第”直匾亦屬未妥。

昨接上諭，補兵部右侍郎缺。此缺二十九年八月曾署理一次，日內當具折謝恩。

澄侯弟在縣何日歸家？辦理外事，實不易易，徒討煩惱。諸弟在家，吾意以不干預縣府公事為妥，望細心察之。即問近好。

父親大人前跪稟萬福金安、叔父大人前敬請福安。

兄國藩 八月二十七日早草於南康軍

中

102、贈族戚錢較往年增

澄侯、溫甫、子植、季洪四位老弟左右：

安五、蔣一來，接到父親大人手諭及各書函，欣悉溫弟生子之喜。至慰至慰。我祖父母生平無一缺憾之事，惟叔父一房後嗣未盛，九泉尚未滿意。今叔父得抱長孫，我祖父母必含笑于地下，此實一門之慶。而叔父近年于吉公祠造屋辦祭極勤極敬，今年又新造兩頭橫屋，剛值落成之際，得此大喜，又足見我元吉太高祖庇佑後嗣，呼吸可通，洋洋如在也。

安五等途次遇賊，迂折數日始歸正道。彭雪琴亦于袁州遇警，拋棄行李，與安五等同步行數百里，千辛萬苦，現尚未到大營。

江省于十一月初十日臨江失守，十一日瑞州失守。兩府同陷，人心惶恐，不得已調九江周鳳山全軍前往剿辦，暫解潯城之圍，吾率水軍及湖口、青山兩處陸軍尚駐南康，安穩如常。

吾今年本擬付銀百兩回家，以三十兩奉父親大人甘旨之需，以二十兩為叔父大人含饴之齋，以五十兩供往年資送親族之舊例。此時瑞、臨有誠，道途阻梗，不能令長夫帶銀還家，昨接馮樹堂信，言渠將寶慶捐功牌之銀送二百兩與子植，為進京之川資，不審已收到否？如已收到，即請子植先代出百金，明年来大營如數給還，或有所增加亦未可知。如未收到，即請澄侯代為挪借百金，即付還歸款也。資送親族之項，比往年略有增改，茲另開一單，斟酌之。

聞屢次長夫言及我家去年在衡陽五馬沖買田一所，系國藩私分等語。并云系澄侯弟玉成其事。國藩出仕二十年，官至二品，封妻蔭子，且督師于外，薄有時名。今父親與叔父尚未分析，兩世兄弟怡怡一堂，國藩無自置私田之理。況田與蔣家畛相近，尤為鄙陋。此風一開，將來澄弟必置私產于暮下，溫弟必置私產于大步橋，植弟、季弟必各置私產于中沙、紫甸等處，將來子孫必有輕棄祖居而徙外家者。昔祖父在時，每訛人家好積私財者為將敗之征，又常訛駝五爹開口便言水口，達六爹開口便言桂花樹，想諸弟亦熟聞之矣。內子女流不明大義，紀澤兒年幼無知，全仗諸弟教訓，引入正大一路。若引之入于鄙私一路，則將來計較錙銖，局量日窄，難可挽回。子孫之貧富，各有命定。命果應富，雖无私產亦必自有飯吃；命果應貧，雖有私產多于五馬沖倍徙什佰，亦仍歸于無飯可吃。兄閱歷數十年，于人世之窮通得失思之爛熟。茲特備陳大略，求澄侯弟將五馬沖田產為我設法出脫。或捐作元吉公祭田，或議作星岡公祭田，或轉售他人，以錢項備家中日用之需。但使不為我私分之田，并不為父親私分之田，則我之神魂為之少安，心志為之少暢。溫、植、季三弟亦必力贊成吾意，至幸至慰。諸弟稟明父親、叔父后，如何定計，望詳明告我。

余身體如常，癰疾迄未大愈。營中之事尚能料理，無所疏失耳。余不一一，即間近好。

口沖三家、犁頭三家向例各三串，今年擬添厚一、寬五各二串。

添樣坪滿太婆向例三串，用銀塊封上寫歲儀。

大舅、五舅、龍三表弟向例各三串，今年大馬八十，擬添一串。

定二、定三舅祖、荊四、荊八表叔向例各一串，今年擬添

舅祖二人各一串。

兰姊、蕙妹向例各三串，今年拟添震四外甥三串。

商七、征一表叔向例各一串，腾七表弟二串，官九姑娘一串。

欧阳家向例六串，汪家、葛家、熊家、邓家向例各二串。

族内乞丐者共十串。

以上共用钱七十九串。如有至亲应酌添者，诸弟裁度行之。

兄国藩书 十二月初一夜于南康舟中

103、盼急來瑞州

沅浦九弟左右：

初十日復緘并周梧岡批稟，諒得速達。十二日接初三來緘。借悉近狀。

黃、夏與周同赴吉安，既盡于昨書所云。十一日附片奏請此軍頒發執照二千張，俾黃、夏勸捐稍得應手，茲趁來卒帶往。

至札飭裕時兄接收捐款專濟此軍一節，黃、夏若果來瑞州，非中丞與季公初竟，亦即非司道、時、石諸公僉同之議，強人以曲從吾說，不得不設法將捐項羅歸此軍。今既全數赴吾，則季公當能主持其事，捐款自為此軍支用，不必更由余處下札，又多一重斧鑿痕也。至入吉以後，或速行掣動，或久頓城下，亦難預決。惟沅浦則以半月為率，急來瑞州，俾溫甫得以更替歸省。此則家庭要事，弟當與南翁、憩翁堅確訂約者耳。復候近好。不宣。

兄國藩手具 十月十三日

104、三女即另行擇婿

澄侯四弟左右：

十五日安七等來，接父親大人手諭及弟與紀澤兒各信，具悉一切。弟之子配王梅谷之女，龍神訂庚，賀賀。堯階、芝生、蔭亭、梅谷，凡為吾家之先生者，即為吾弟之親家。古人言親師取友，吾弟可謂善于親師矣。

余去年有一信，言第三女許羅山之次子，敬請父大人主其事。頃接回信，知家中已有信與羅宅矣。惟余去冬至九江晤李迪安，何羅山生前曾與訂姻，以李女配羅子，業已當面說定，雖未過庚書，而迪安此時斷不肯食言。余聞迪安之言，比即詳述一切，因訂定羅子決配李女，而余為之媒。余之第三女即另行擇婿，望弟詳稟父大人，可將此事中掇。縱已過女庚，亦可取還。緣羅子系恩賜舉人，恐人疑為佳婿而爭之也。至要至要。

余于臘月二十八日自九江回省。正月十二日接到內賞福字荷包及食物等件。十七日自省城起行，十八日至奉新縣。因吳竹庄于正月初五日克復此城，特來犒師也。二十日可至瑞州會晤六弟。茲專人送福字、荷包、食物至家，祈查收，敬謹尊藏。又寄回“日知錄”一冊二十四本，與兒子紀澤閱看。紀澤前有信言家中無段氏“說文”。余記家有“皇清經解”，其中即有段“說文”一種，盡可取閱。又有“經傳釋詞”一種，亦小學之要也。紀澤若至省城，不宜久住。過石潭時，不宜至羅家去。余不一一，惟心照。

兄國藩草 正月十八日

105、宜悉心忍耐

沅浦九弟左右：

十二日申刻代一自县归，接弟手书，具审一切。

十三日未刻文辅卿来家，病势甚重，自醴陵带一医生偕行，似是瘟疫之症。两耳聋，昏迷不醒，间作谵语，皆惦记营中。余将弟已赴营、省城可筹半饷等事告之四五次，渠而醒悟，且有喜色。因咽其静心养病，不必挂念营务，余代为函告南省、江省等语，渠亦即放心。十四日由我家雇夫送之还家矣。若调理得宜，半月当可痊愈，复元则尚不易易。

陈伯符十二来我家，渠因负咎在身，不敢出外酬应，欲来乡为避地计。七十侄女十二上来。亦山先生十四归去，与临山皆朝南岳。临山以二十归馆，亦山二十二夕至。科四读”上孟”至末章，明日可毕。科六读”先进”三页，近只耽搁一日也。彭蕸庵表叔十一日仙逝，二十四日发引。尧阶之母十月初二日发引，请叔父题主。黄子春官声极好，听讼勤明，人皆畏之。

弟到省之期，计在十二日。余日内甚望弟信，不知金八、佑九何以无一人归来？岂因饷事未定，不遽遣使归与？弟性偏激似余，恐怫郁或生肝疾，幸悉心忍耐为要。二十二日郴州首世兄凌云专丁来家，求荐至弟营。据称弟已于十七日起程赴吉矣。兹乘便寄一缄托黄宅转递，弟接到后，望专人送信一次，以慰悬念。

家中大小平安。晰著事暂不提。诸小儿读书，余自能一一

检点，弟不必挂心。顺间近好。

兄国藩手草 九月二十二日

106、成大事者須兼顧規模遠大與綜理密微

沅浦九弟左右：

二十二日寫就一函，擬交首宅來足帶省。二十二夜燈後佑九、金八歸，接第十五夜研發之信，知十六日已赴吉安矣，遂不寄首宅信。屈指計第二十四日的可抵營，二十五六當專人歸來，今日尚未到家，望眼又復懸懸。

九月二十四日六叔父六旬晉一冥壽，焚包致祭。科一、科四、科六亦往與祭。關秀姑娘于十九日生子。臨三、昆八于十月初一日散學，擬初間即往鄒至堂處設備書，亦山先生之所荐也。枚谷先生十月中旬可散學，亦山先生不散學。科四已讀“離婁”八頁，科六讀至“點爾何如”，功課尚算有常。家中諸事，弟不必挂慮。

吉字中營尚易整頓否？古之成大事者，規模遠大與綜理密微二者闕一不可。弟之綜理密微精力較勝于我。軍中器械其略精者，宜另立一簿，親自記住，擇人而授之。古人以鎧仗鮮明為威敵之要務，恒以取勝。劉峙衡于火器亦勤于修整，刀矛則全不讲究。余曾派諸景昌赴河南采買白蜡杆子，又辦腰刀分賞各將弁，人頗愛重。弟試留心此事，亦綜理之一端也。至規模宜大，弟亦讲求及之。但讲阔大者，最易混入散漫一路。遇事頓頂，毫无理条，虽大亦奚足贵？等差不紊，行之可久。斯则器局宏大，无有流弊者耳！顷胡润芝中丞来书，赞弟有曰“才大器大”四字。余甚爱之。才根于器，良为知言。

湖口賊舟于九月八日焚奪淨盡，湖口梅家洲皆于初九日攻克。三年積債，一朝雪耻，雪琴从此重游浩蕩之宇。惟次青尚在坎盆之中，弟便中可与通音問也。潤翁信來，仍欲奏請余出東征。余頃復信，具陳春不宜。不知可止住否？彭中堂復信一緘，由弟處寄至文方伯署，請其轉遞至京。或弟有書呈藩署，未添一笔亦可。李迪庵近有請假回籍省親之意，但未接渠手信。渠之帶勇，實有不可及處。弟宜常与通信，殷殷請益。

弟在营須保养身体。肝郁最易伤人，余生平受累以此，宜和易以调之也。兹着王芝三赴吉，报家中近日琐事，并问迺好。余候续具。

外澄弟信一件，温弟信一件，翠山写信一件，陈心壶家信一件，京信一件。

兄國藩手草 十月初四日

107、余愧对江西绅士

沅浦九弟左右：

十九日亮一等归，接展来函，具悉一切。

临江克复，从此吉安当易为力，弟龟勉为之。大约明春可复吉郡，明夏可克抚、建。凡兄所未了之事，弟能为了之，则余这愧憾可稍减矣。

余前在江西，所以郁郁不得意者：第一不能干预民事，有剥民之权，无泽民之位，满腹诚心无处施展；第二不能接见官员，凡省中文武官僚晋接有稽，语言有察；第三不能联络绅士，凡绅士与我营款愜，则或因吃醋而获咎（万簏轩是也）。坐是数者，方寸郁郁，无以自伸。然此只坐不应驻扎省垣，故生出许多烦恼耳。弟今不驻省城，除接见官员一事无庸议外，至爱民、联绅二端皆可实心求之。现在饷项颇充，凡抽厘劝捐，决计停之。兵勇扰民，严行禁之。则吾夙昔爱民之诚心，弟可为我宣达一二矣。

吾在江西，各绅士为我劝捐八九十万，未能为江西除贼安民。今年丁优奔丧太快，若忽然弃去，置绅士于不顾者，此余之所悔也（若少迟数日，与诸绅往复书问乃妥）。弟当为余弥缝此阙。每与绅士书札往还，或接见畅谈，具言江绅待家兄甚厚，家兄抱愧甚深等语。就中如刘仰素、甘子大二人，余尤对之有愧。刘系余请之带水师，三年辛苦，战功日著，渠不负吾之知，而余不克始终与共患难。甘系余请之管粮台，委曲成全，劳怨

兼任，而余以丁忧遽归，未能为渠料理前程。此二人皆余所惭对，弟为我救正而补苴之。

余在外数年，吃亏受气实亦不少，他无所惭，独惭对江西绅士。此日内省躬责己之一端耳。弟此次在营境遇颇好，不可再有牢骚之气，心平气和，以迓天休。至嘱至嘱。

承寄回银二百两收到。今冬收外间银数百(袁漱六、郭雨三各二百)，而家用犹不甚充裕，然后知往岁余之不寄银回家，不孝之罪，上通于天矣。澄弟于十四日赴县，二十日回家。赖古愚十七日上任。亦山先生十七日散学。邓先生尚未去。萧组田、罗伯宜并已归去。韩升亦于十七日旋省矣。四宅大小平安。余日内心绪少佳，夜不成寐，盖由心血积亏，水不养肝之故，春来当好为调理。甲三所作八股文近颇长进，科一、四、六三人之书尚熟。二先生皆严惮，良师也。一切弟可放心。即颂年祺，不一一。

兄国藩手草 十二月二十一日

108、民宜愛而刁民不必愛

玩浦九弟左右：

証月十七日蔣一等歸，接十一日信，借悉一切。兄于初五、十二、十四、十六共發四信，十六之信系交戈什哈李卿雲帶去，中有報銷折稿，計二月初可到。次青處回信及密件，弟辦理甚好。

民宜愛而刁民不必愛，紳宜敬而劣紳不必敬。弟在外能如此條理分明，則凡兄之缺憾，弟可一一為我彌縫而匡救之矣。昨信言無本不立，無文不行，大抵與兵勇及百姓交際，只要此心真實愛之，即可見諒于下。余之所以頗得民心勇心者，此也。與官員及紳士交際，則心虽有等差而外之儀文不可不稍隆，余之所以不获于官场者，此也。去年與弟握別之時，諄諄囑弟，以效我之長，戒我之短。數月以來，觀弟一切施行，果能體此二語，欣慰之至。惟作事貴于有恒，精力难于持久，必須日新又新，慎而加慎，庶几常葆令名，益崇德業。

亦山先生十六日到，十七日上学。科四、科六書尚熟。九弟婦近日平安。季洪所請乳母十七已到。六弟婦、二妹子、青山舅舅皆常在左右不離。南五舅爹十七日來，十九日歸。鄭先生十九日可到。余身體如常。請劉鏡湖先生，要二十四五始至。四宅眷口均吉。母親改卜吉城之事，余常常在念。現請劉為章來鄉，大約正月可到。貓面腦之地，必須渠與堯階等一看始可放心。此外尋新穴頗不易得，然余決志在今年辦妥。新寧知縣

許九霞過此，自言于風水頗精，許來幫同尋覓。惟渠新被劫，未便在鄉久住。弟在外亦嘗聞有明眼人可延至家者否？若无其人，不必為此更紛心也。余俟續布，即候近好。

兄國藩手草 正月十九日

109、余在外立志以爱民为主

沅浦九弟左右：

二十九日发第六号信，交刘福一等带至营中，想已接到。

日内家中小大平安。澄侯初二未刻自县城归来，季洪初二可来新宅。父大人初四日周年忌辰，只请本房，余俱不便惊动。祭祀全依朱子家礼，早知至坟山泣奠，日中在家恭祭也。

吴贯槎(斋源)由桂东来此住二日。外间言萧浚川在樟树小败，究竟情形若何？下次可便述一二。

弟昨信劝我不必引前事以自艾。余在外立志以爱民为主，在江西捐银不少，不克立攻，凡关系民事者一根不得与闻。又性素拙直，不善联络地方官，所在齟齬。坐是中怀抑塞，亦常有自艾之意。春来闲服补剂，医者以为水不养肝之所致，待刘镜湖来，加意调理，或可就痊。余自知谨慎，弟尽可放心。余俟续布，顺问近好，不戢。

兄国藩手草

再，九弟妇初一日微觉受寒，现服代三之剂，季洪亦间有参酌，已痊愈矣。镜湖先生来，当请其诊视，服大补剂也。又行。(初三日午刻)

再，余所为“水师得胜歌”、“陆军得胜歌”，吉安各营尚之否？望弟觅一二份寄回为要。

涤字 二月二日又行

110、治军之道总以能战为第一义

沅浦九弟左右：

四月初五日得一等归，接弟信，得悉一切。

兄回忆往事，时形悔艾，想六弟必备述之。弟所劝譬之语，深中机要，”素位而行”一章，比亦常以自警。只以阴分素亏，血不养肝，即一无所思，已觉心慌肠空，如极饿思食之状。再加以憧扰之思，益觉心无主宰，怔忡不安。

今年有得意之事两端。一则弟在吉安声名极好。两省大府及各营员弁、江省绅民交口称颂，不绝于吾之耳；各处寄弟书及弟与各处禀牍信缄俱详实妥善，犁然有当，不绝于吾之目。一则家中所请邓、葛二师品学俱优，勤严并著。邓师终日端坐，有威可畏，文有根柢而又曲合时趋，讲书极明义而又易于听受。葛师志趣方正，学规谨严，小儿等畏之如神明，而代管琐事亦甚妥协。此二者皆余所深慰。虽愁闷之际，足以自宽解者也。弟声闻之美，可恃而不可恃。兄昔在京中颇著清望，近在军营亦获虚誉。善始者不必善终，行百里者半九十里。誉望一损，远近滋疑。弟目下名望正隆，务宜力持不懈，有始有卒。

治军之道，总以能战为第一义。倘围攻半岁，一旦被贼冲突，不克抵御，或致小挫，则令望隳于一朝。故探骊之法，以善战为得珠，能爱民为第二义，能和协上下官绅为第三义。愿吾弟兢兢业业，日慎一日，到底不懈，则不特为兄补救前非，亦可爱吾父增光于泉壤矣。精神愈用而愈出，不可因身体素弱

过于保借；智慧愈苦而愈明，不可因境遇偶拂遽尔摧沮。此次军务，如杨、彭、二李、次青辈皆系磨练出来，即润翁、罗翁亦大有长进，几于一日千里，独余素有微抱，此次殊乏长进。弟当趁此增番识见，力求长进也。

求人自辅，时时不可忘此意。人才至难，往时在余幕府者，余亦平等相看，不甚钦敬。洎今思之，何可多得！弟常常以求才为急，共闢冗者虽至亲密友不久宜留，恐贤者不原共事一方也。

澄侯弟初九日晋县，系刘月槎、朱尧阶等约去清算往年公帐。李山先生近日小疾，服黄丧两余，尚未痊愈，请甲五在曾家劫帮同背书。如再数日不愈，拟令科四来从郑先生读，科六则仍从甲五读；若渐愈，则不必耳。纪泽近亦小疾，初八日两人皆停课未作。纪泽出疹，咳嗽亦难遽期全瘳。余自四月来眠兴较好，近读杜佑“通典”，每日二卷，薄者三卷。惟目力极劣，余尚足支持。四宅大小眷口平安。定三舅爹三月十六来，四月初六归去，在新宅住四天，余住老宅。五福初十赴吉安，另有信，兹不详。

再，弟前请兄与季高通信，兹写一信，弟试观之尚可用否？可用则便中寄省，不可用则下次再写寄可也。又行。

迪安嘱六弟不必进京，厚意可感。弟于迪、厚、润、雪、次青五处，宜常常通问。恽廉访处，弟亦可寄信数次，为释前怨。”欧阳文忠集”，吉安若能觅得，望先寄回。

兄国藩草 四月初九日

111、盛名之下其实难副须慎之又慎

沅浦九弟左右：

十四日胡二等归，接弟初七夜信，具悉一切。

初五日，城贼猛扑，凭壕对击，坚忍不出，最为合法。凡扑人之墙、扑人之濠，扑者客也，应者主也。我若越濠而应之，则是反主为客，所谓致于人者也。我不越濠，则我常为主，所谓致人而不致于人也。稳守稳打，彼自意兴索然。峙衡好越濠击贼，吾常不以为然。凡此等处，悉心推求，皆有一定之理。迪安善战，其得诀在不轻进不轻退六字。弟以类求之可也。

夷船至上海、天津、亦系恫喝之常态。彼所长者，船炮也；其所短者，路极远人极少。若办理得宜，终不足患。

报销奏稿及户部复奏，即日常缄致诸公。依弟来书之意，将来开局时，拟即在湖口水次盖银钱所。张小山、魏召亭、李复生诸公多年亲依该所，现存银万余两，即可为开局诸公用费及部中使费。六君子不必皆到，此局但得伯符、小泉二人入场即可了办。若六弟在浔较久，则可至局中照护周旋；若六弟不在浔阳，则弟克吉后，回家一行，仍须往该局为我照护周旋也。至户部承节说定费货，目下筠仙在京似可料理，将来胡莲舫进京亦可帮助。

筠仙顷有书来，言弟名远震京师。盛名之下，其实难副，弟须慎之又慎。兹将原书抄送一阅。

家中四宅小大平安。兄夜来渐能成寐。葛亦山先生病尚未

愈，而教书工课如常。刘为章在白果看地，余与尧、霞不以为然。第二次往看岳龙，则飘然不反，回湘潭筱岑家去矣。顷有杜茂才者，丰城人，避难来住永丰，至我家投效，因留其看地。据刘与杜二人言，周壁冲有凶煞，是宜速改。余观杜之识似胜于刘，并胜于近处诸人，不知视东阳叔祖何如耳？余心时时未忘改葬一事，而苦自己不善看，又苦无最贴心之人。弟意以东阳叔祖为主，渠亦难于远出寻求，且上等者自须先自为谋。日夜念此，至焦灼耳。

先大夫、先太夫人尚未有祭礼之费，温弟临行捐银百两，余以刘国斌之赠亦捐银百两，弟可设法捐资否？四弟、季弟则以弟昨寄之银内提百金为二人捐款。合之当业二处，每年可得谷六七十石，起祠堂，树墓表，尚属易办。吾精力日衰，心好古文，颇知其意而不能多作，日内思为三代考批作三墓表，虑不克工，亦尚禅于动手也。先考妣祠宇若不能另起，或另买二宅作住屋，即以腰里新屋为祠亦无不可。其天家赐物及宗器祭器等械藏于祠堂，庶有所归宿，将来京中运回之书籍及家中先后置书亦贮于此祠。吾生平坐不善收拾，为咎甚巨，所得诸物随手散去，至今追悔不已。然趁此收拾，亦尚有可为。弟收拾佳物较善于诸昆，从此盖当细心检点，凡有用之物不宜抛散也。澄弟在县尚未归，季弟往邵阳郑光一家，此次恐无信，并告。

兄国藩具 四月十七日

112、弟之职分以战守为第一义

沅浦九弟左右：

二十一日春二等归，接手书，知九江克复，喜慰无量。迪安专人来报，十八夜始到。润芝申求递报二十日到。屠戮净尽，三省官绅士民同为称块。从此抚、建、吉安贼胆愈寒。吉贼强悍，常有出濠死斗攻扑营盘之意，宜时时防备。弟之职分，以战守为第一义，爱民次之，联络上下官绅及各营弁勇又次之。已屡言之矣，务望持之以恒，始终如一为要。

前书言先大夫竹亭公祠宇公费，不知弟意以为然否？如此举有成，则此后凡有书籍、法帖、钟鼎、彝器皆可存置祠中。先世之积累稍立基业，吾兄弟之什物有所归宿，即如弟寄回之“二十三史”，许仙屏“书谱”，皆可收存，为之目录。若家运隆盛，将来收积之物，兄弟子姓继继承承，尚当不替也。

永丰杜秀才在新桥下看得二地，据称的是佳城，日内当去亲看。

罗罗山之夫人张氏于二十一日仙逝，定于五月一日发引，拟令甲三前去吊唁。二十八日去，初一日归也。余不一一。

许仙屏信阅毕封送。

兄国藩手具 四月二十三日

113、调停家务为我补过

沅浦九弟左右：

二十四日闻三河败挫之信，二十五日专朱营勇送信至温弟并弟处，各附日记一本，想日内可到。雪琴十八之信言温弟已至桐城者。二十四已到。其十七之信反于二十五始到，未言温弟行踪也。

二十七日澄弟专局勇二人送家信各件，言洪弟养父子事，其说甚长。除澄、洪二信外，又有罍山、纪泽、纪瑞”、纪官信，并专吉营勇送弟一阅。此事澄、洪已各稍有意见，必须弟回家妥为和解。苟可委曲成全，总宜不废抚，乃可对先大夫于地下；若万分不相安，而后言废。在贤弟细心体察，默断于寸心，卜筮于先灵，然后告知澄、洪及长嫂可耳。余此次回澄、洪信，回内子信，皆言俟沅弟归，请沅作主。一则事缓乃圆，二则弟善说话，必能使内外咸服耳。洪弟志欲外出，弟到家可代为妥筹全局。

弟此次南还，一则可至江北问温弟败后景况，二则力谋改葬先考妣，三则调停家事，四则谋季弟出处。四者关系极大，惟弟是赖。即问近佳。

兄国藩草 十月二十七日夜

再，此次家中不和，皆由我去年在家意气不平渐染成习之所致。吾昔在江西，与官场不甚融洽，弟出以委婉，既为我少补过矣。此次若能调停家务，则为我补过更多。至嘱至嘱。

国藩又行

114、又派專人去尋溫弟遺蛻

澄侯、沅浦、季洪老弟閣下：

十五日接叔父患病之信，十六日專王發六送鹿茸回家，限年內趕到。十七早接澄弟二信、沅弟一信，又于朱家二處問叔父病勢已愈，大幸大幸！溫弟之事，日內計已說破，不知叔父與溫弟婦能少節哀否？溫弟婦治家最賢，而賦命最苦，不知天理何以全不可凭？

十八夜接希庵信，知沅弟所派六弁已回，皆未尋得，而迪庵遺骨于初一日已搬至霍山縣。同一殉節，而又有幸不幸若此！余又專五人去尋，中有二人系賊中逃出者，言必可至三河故壘。其三人則楊名聲、楊鎮南、張喆也。能尋得遺蛻，尚是不幸中之一幸。否則，吾何面目見祖考妣及考妣于地下哉？

日內心緒慌亂，不能辦一事。劉良二不愿當長夫，仍令回家。其在家領去之銀三兩三錢，或給或否，惟酌之。此間亦不另給途費也。家有殿板初印《史記》一部二十六本，望命紀澤查出帶出。即問新禧。

兄國藩手草 十二月二十日

115、溫弟忠骸二月可到家

澄侯、沅浦、季洪三弟左右：

二月初三日發第六號信，想將次收到矣。張凱章一軍二十八日小挫，陣亡二百六十餘人，平江營之新到者亦陣亡二十餘人。余連日正焦灼之至，幸婺源於二月一日克復，賊竄往祁門一帶，浮梁於初四克復。浮梁去景德鎮三十里。婺源去鎮百餘里。三處之賊，本系互相犄角，互相聯絡，今婺源既克，則鎮賊之後路稍空，聲勢稍孤矣；浮梁既克，則賊不敢繞出樂平，抄凱章之後尾矣。初五日劉養素又打一勝仗，奪賊戰舟五號、民船百餘，奪賊堡十餘座，西路之軍威一振。凱章在東路或亦無恐矣。初三日蕭浚川一軍克復南安府城，南路賊勢似稍散漫，或者易于剿辦，全數逃出廣東亦未可知。余前因景德鎮官軍危急，恐賊鋒內犯，先及撫州。定計移駐撫州，擬初十日拔營，因雨不果。十二日冒雨拔營，僅行十五里，駐紮清水鋪。泥深沒胫，小住一日。

証月十一日所奏通籌全局、溫弟殉節等折，今尚未接批諭。溫弟忠骸於三十日到黃州，胡中本致祭盡禮，派都司姚敏忠送回湘中，計二月二十外可到。記得出門甫滿一年，今日歸骨而不歸元，可勝慘痛！七年，兄弟爭辯不休。今日回思，皆芝麻細故，可勝悔恨！羅椒生之祖在四川陣亡，亦系歸骨而不歸元。厥後卜葬得吉壤，葬十餘年而產椒生，二十餘年而椒生之父舉于鄉，三十餘年而椒生以甲午舉鄉試，乙未入詞館。溫甫生前

郁抑不伸，或者身后能享罗家之报乎？沅弟寻觅阴地。自必为温弟择一佳壤，不待余之嘱矣。如实难得，或与先考妣同域亦可。俟杨镇南自三河归，余即作墓志付回。温弟照道员例优恤，昨初九日已具折谢恩矣，数日内再行抄稿寄家。

李迪庵之丧，余送奠金二千两，挽联一付，句云：“八月妖星，半壁东南摧上将；九重温诏，再生申甫佐中兴。”盖去年彗星，人以为迪庵应之也。余不一一，顺问近好。

兄国藩手草

正封函间，接奉正月十一日各折批。谕温弟一折，奉旨赏给叔父从二品土。盖未知前此已受从一品、正一品两次封典也。若前此未经敕封，则此次恩亦渥矣。惟受侄之封与受子之封，覃恩普遍之封与谕旨特颁之封究有不同。即日当具折谢恩，并声明“浩轴则拜此次之新纶，以彰君恩之稠叠；顶戴则仍二年之旧典，以明宠贶之久增”云云，庶叔父先受侄封，后受子封，二者并行不悖。

余于正月具折之时，本拟为温弟乞恩赐谥，因恐交部议驳，反为不美，遂未奏请。此次又与次青、仙屏再三商酌。次青之意，谓皇上以同知而予二品封，已属非常之恩，请谥之举，不若留以有待将来；如有战功，皇上或加恩国藩之身，则一面自己辞谢，一面乞恩为温甫请谥云云。次青此说，甚有见解，特不知将来有机可乘否？又作折甚难着笔，亦恐江楚各省识者见哂也。沅弟近于外事颇熟悉，曾思及此事否？筠仙至天津办夷务，又不如来我营耳。再候近佳。涤生又行。

二月十三日

116、叔父大人之喪余擬作墓志

澄侯、沅浦兩位老弟左右：

二十四日專彭芳四等送信後，久不接弟信，不知正月二十四、二十八兩次發去之信何以尚無回信？希廟於二十四日到英山胡帥營，初一由英山來宿松。太湖各營本擬拔進安慶，因連日風雨陰寒，尚未起行。安慶之賊，積米至五萬三千餘石，將來圍剿，不易為力。

叔父大人之喪，余擬作墓志，日內尚未成，俟下人帶回。茲先帶回祭幛二十四個、挽聯九付、綢彩三匹。外銀貳百兩，備出殯時犒賞夫役之用。京城士大夫家喪事出殯：在城，則用六十四人大靈車，或三十二人；出城則換小扛。叔爾出殯，初出時須用六十四人靈車，走一半里換蛇車可也。祈酌之。余詳日記，即問近好。

三月初四日

117、寸心总不敢忘爱民两个字

沅弟左右：

二十四早接二十二酉刻之信，闲论伟议，足以自豪，然中有必须发回核减者，意诚若在此，亦必批云：“该道惯造谣言也。”

苏州阊门外民房十余里，繁华甲于天下，此时乃系金陵大营之逃兵溃勇先行焚烧劫抢而贼乃后至。兵犹火也。弗戢自焚，古人洵不余欺。弟在军中，望常以爱民诚恳之意、理学迂阔之语时时与弁兵说及，庶胜则可以立功，败亦不至造孽。当此大乱之世，吾辈立身行间，最易造孽，亦最易积德。吾自三年初招勇时，即以爱民为第一义。历年以来，纵未必行得到，而寸心总不敢忘爱民两个字，尤悔颇寡。家事承沅弟料理，绰有余裕，此时若死，除文章未成之外，实已毫发无憾，但怕畀以大任，一筹莫展耳。沅弟为我熟思之。吉左营及马队不发往矣。王中丞信抄去，可抄寄希、多一阅。

兄国藩手草 四月二十二日申刻

再，余有信、银寄吴子序、刘星房，望传知嘉字营帮办吴嘉仪，令其派二妥当人来此接银、信，送江省并南丰为要。

二十六日又行

118、时时存一爱民之念

沅、季弟左右：

初九日连接初四、六日二缄，具悉一切。

出队以拥百姓收获甚好，与吉安散耕牛籽种用意相似。吾辈不幸生当乱世，又不幸而带兵，日以杀人为事，可为寒心，惟时时存一爱民之念，庶几留心田以饭子孙耳。杨镇南之哨官杨光宗头发横而盘。吾早虑其不驯。杨镇南不善看人，又不善断事。弟若看有不妥协之意，即饬令仍回兄处，又另拨一营与弟换可耳。吾写对联，向不要人代笔。季弟所指系何人所代，以后当饬禁之。

吾于初十日至历口，十一日拟行六十里赶至祁门县。十二日先太夫人忌辰，不欲纷纷迎接应酬也。宁国府一军紧急之至，吾不能拨兵往援，而拟少济之以饷，亦地主之道耳。家信暨云仙信寄去。

六月初十日午刻

119、以勤与爱民回报君亲

沅、季弟左右：

十二早接弟贺信，系初七早所发，嫌到此太迟也。兄膺此巨任，深以为惧。若如陆、何二公之前辙，则诒我父母羞辱，即兄弟子侄亦将为人所侮。祸福倚仗之几，竟不知何者为可喜也。默观近日之吏治、人心及各省之督抚将帅，天下似无戡定之理。吾惟以一勤字报吾君，以爱民二字报吾亲。才识平常，断难立功，但守一勤字，终日劳苦，以少分宵旰之忧。行军本扰民之事，但刻刻存爱民之心，不使行人之积累自我一人耗尽。此兄之所自矢者，不知两弟以为然否？愿我两弟亦常常存此念也。沅弟多置好官、进选将才二语，极为扼要，然好人实难多得，弟为留心采访。凡有一长一技者，兄断不敢轻视。

谢恩折今日拜发。宁国日内无信，闻池州扬七麻子将往攻宁，可危之至！

七月二十日

120、主辱臣死分所当然耳

澄侯四弟左右：

二十四接九月初二日由县城寄缄，具悉一切。

此间鲍军扎渔亭，张军扎黟县，均因天雨尚未进兵。贼分股窜浙，初四破淳安县，初七破严州府，杭省可危之至。左军已至乐平。江省各处防守，余已略为布置，或可无虞。近接寄谕二次，仍是寻常不要紧之件。圣驾在热河镇静办事，夷人扎队至德教门外，派三百人至园子，焚外朝房，真堪发指。通州十天津皆照常买卖，尤堪诧异。余若奉旨派出，带兵北上，成败利钝全不计较，但以明君臣之大义。主辱臣死，分所当然耳。

下首竹多，容当办礼谢弟与朱金权二人。

九月二十四日

121、切莫玉成黄金堂买田起屋

澄侯四弟左右：

八月二十四发去之信，至今未接复信，不知弟在县已回家否？余所改书院图已接到否？图系就九弟原稿改正，中间添一花园。以原图系点文章，一个板板也。余所改规模太崇阔。当此大乱之世，兴造过于壮丽，殊非所宜，恐劫数未满，或有他虑。弟与邑中诸位贤绅熟商。去年沅弟起屋太大，余至今以为隐虑，此事又系沅弟与弟作主，不可不慎之于始。弟向来于盈虚消长之机颇知留心，此事亦当三思。至嘱至嘱。

鲍、张二十六日进兵，二十九日获一胜仗，日内转扎休宁城外。祁门老营安稳，余身体亦好。惟京城信息甚坏，皖南军务无起色，且愧且愤。家事有弟照料，甚可放心，但恐黄金堂买田起屋，以重余之罪庆，则寸心大为不安，不特生前做人不安，即死后做鬼也是不安。特此预告贤弟，切莫玉成黄金堂买田起屋。弟若听我，我便感激尔；弟若不听我，我便恨尔。但令世界略得太平，大局略有挽回，我家断不怕没饭吃。若大局难挽，劫数难逃，则田产愈多指摘愈众，银钱愈多抢劫愈甚，亦何益之有哉？嗣后黄金堂如添置田产，余即以公牍捐于湘乡宾兴堂，望贤弟千万无陷我于恶。顺问近好。

兄国藩手草 十月初四日

122、戒子侄勿习于骄奢逸

澄侯四弟左右：

十月二十三夜接弟初五日信，姻在敦德堂为显考作庆生道场，五宅平安，至以为慰。

此间于十九日忽被大股贼匪窜入羊栈岭，去祁门老营仅六十里，人心大震。幸鲍、张两军于二十日、二十一日大战获胜，克复黟县，追贼出岭，转危为安。此次之险，倍于八月二十五徽州失守时也。现贼中伪侍王李世贤、伪忠王李秀成、伪辅王杨雄清皆在徽境与兄作对。伪英王陈玉成在安庆境，与多、礼、沅、季作对。军事之能否支持，总在十月、十一月内见大分晓。

陈愚谷之对联，俟下次付回。鼎三请先生，余心中实无其人，候沅、季定夺。甲三十月初六至武穴，此时计将抵家。余在外无他虑，总怕子侄习于骄奢逸三字。家败离不得个奢字，人败离不得个逸字，讨人嫌离不得个骄字，弟切戒之。即间近好。

国藩手草 十月二十四日

123、洪家之事是非曲直可一言而決

沅弟左右：

二十五夜接二十三酉刻之信，又接二十夜之信，得知前哨亲兵业已发来，后哨亦于二十四发来。祁门如有事，断非一二哨人所能为力，现已转危为安矣。此两哨应仍照原议，留于安庆，待打过援贼，再行发来。

洪家之事，是非曲直，可一言而决。先茆葬在夏家卖契之内，则我直而洪曲。若系我直，则国藩长子也，断不要弟与澄、季独当其事，当由我挺身出来任之。有祸我当，有谤我受，决不出一分一厘与洪。若系洪直，则从容当谋一妥善之法。谚云“一家饱暖千家怨”，况吾家显宦，岂能免于讥议？至日记，除家中人来，并无人看见，希庵屡求抄阅未许。此物在家，何千龄万代之有？弟若过此虑，吾向家中取来涂灰可也。作梅不向我说而告之润帅，吾亦不以为然。七年，黄金堂起槽门，刘为章不向我告何其凶而告之李笏生，吾亦心非之。弟日内要打援贼，千万莫恼怒也。至嘱。

明二十六日，当派李卿云至建德等处阻止前后两哨，暂莫行走，听弟续信。

十月二十五夜

124、枞阳坝工未成不必焦灼

沅弟季弟左右：

十五夜接沅弟初八夜信，具悉一切。

枞阳坝工未成，亦属意中之事，不必焦灼。大江极深，古人所谓江深五里，海深十里也。两岸支河入江者极浅极高，夏月江涨，则支河更高，倒灌各小河之内。冬月江涸，落至二三丈不等。小河之水入口时，小水高而江水低，如二三丈之悬崖，甚至江船不能入小河，小河之船不能出江，以其太陡峻也。今年江水不甚涸，枞阳河之水，至今尚能行舟，即是极好之事。目下又连日霖雨，或者枞阳之水竟至年底不枯，亦未可知。此是弟之运气颇好，不然则十月枯涸久矣。至塞坝工程，非绝大才调不能，不知弟所用者何人？余屡次写信，均言本能巩成者，盖目中未见有此大才之人也。

韦军日内平安否？分余庵数营赴枞阳助韦防守，事尽可行。公牒嫌其太大，余已亲笔至缄于余庵矣。弟调东流之兵助守枞阳则可，调湖口之兵助守枞阳则不可，以贼踪距湖口城尚不过三四十里，难遽松劲也。调陈军助守枞阳则可，调陈军助围安庆则不可，以平日未经弟训练有素，临危急之际，必不听令也。弟此次拔营赴枞阳，赴鲍家冲，余党主意不甚老靠，盖拔去未必有益，收回则颇有损。收回鲍家冲二营，则反以长贼之焰；收回枞阳一营，则反以减韦之势。然大敌将至，总以早早收回为是。养足势力，坚守前后两沟，意不旁注，神不外散，

或有濟乎？

左、鮑二公十三日尚未開仗，黃文金極善張大威勢，而黨羽善戰者少，或足御之。偽忠王李秀成于二十八日圍玉山县，攻扑八日，城中王德榜、顧文彩等善于防守，初五日解圍去矣。祁門之四面各百里內，日內平安，弟可轉告潤帥及希、札、厚、雪諸公。

云仙之出處，听渠自為主。當今之世，處未必非福，出未必非禍。从严公赴豫，恐不相安，云公根器厚而才短，与严未必针芥耳。

二月十六日

125、天地间惟谦谨是载福之道

澄侯四弟左右：

腊底由九弟处寄到弟信并纪泽十一月十五七日等语，具悉一切。弟于世事阅历渐深，而信中不免有一种骄气。天地间惟谦谨是载福之道，骄则满，满则倾矣。凡动口动笔，厌人之俗，嫌人之鄙，议人之短，发人之覆，皆骄也。无论所指未必果当，即使一一当，已为天道所不许。吾家子弟满腔骄傲之气，开口便道人短长，笑人鄙陋，均非好气象。贤弟欲戒子侄之骄，先须将自己好议人短，好发人覆之习气痛改一番，然后令后辈事事警改。欲去骄字，总以不轻非笑人为第一义；欲去惰字，总以不晏起为第一义。弟若能谨守星冈公之八字(考、宝、早、扫、书、蔬、鱼、猪)三不信(不信僧巫，不信医药，不信地师)，又谨记愚兄之去骄去惰，则家中子弟日趋于恭谨而不自觉矣。

此间军事如常。左、鲍二军在鄱阳、建德交界之区尚未开仗，贼数太多，未知能否得手。祁门、黟县、渔亭等处尚属平安。余身体无恙，惟齿痛耳。顺间近好。

兄国藩手草 正月初四日

126、要于杀人中寓止暴之意

沅弟左右：

二十七日申刻张复益、屈楚轩到，接二十四日来书。此二人真善走，已各赏蓝翎一支矣。二十三日步拨之贼尚未到。自十一月后，东流、建德之步拨早已撤回，并将充步拨之鄖阳兵遣发回鄂。此后弟有来信，切不可写步拨字样。若由驛递九江、南昌而达祁門，亦不过十日可到，否则须专足也。

公文一件，甚好甚好，即当批准通行各属。吾家兄弟带兵，以杀人为业，择术已自不慎，惟于禁止扰民、解散胁从、保全乡官三端痛下工夫，庶几于杀人之中寓止暴之意。南坡信何从未见？或忘未封入邪？竄金溪之贼，养素栗已获胜仗，见田其大半由云际关入闽，尚无确信。

家信数封寄还。此间接澄弟正月初八日信，寄阅。”與地略”又寄去十本查收。余数本，此间友人分散矣。

陈镇二十一日已至东流，甚好，可略壮声威也。

正月二十八日

127. 办大事半由人力半由天

沅弟左右：

初三辰刻接初二巳正来书，具悉一切。

昨日雨小而风大，今日风小而雨大，鲍军勇夫万余人，纵能渡江，想初二尚未渡毕，初三则断不能渡。凡办大事，半由人力，半由天意。如此次安庆之守，濠深而墙坚，稳静而不僻，此人力也；其是否不至以一蚁溃堤，以一蝇玷圭，则天事也。各路之赴援，以多、鲍为正援集贤之师，以成、胡为后路缠护之兵，以朱、韦为助守墙濠之军，此人事也，其临阵果否得手，能否不为狗酋所算，能否不令狗酋逃遁，此天事也。吾辈但当尽人力之所能为，而天事则听之彼苍，而无所容心。弟于人力颇能尽取，而每称擒杀狗酋云云，则好代天作主张矣。

至催鲍进兵，亦不宜太急。鲍之队伍由景镇至下隅坝，仅行五日，冒雨遄征，亦可谓极速矣。其锅帐则至今尚未到齐，以泥太深，小车难动也。弟自抚州拔营至景镇，曾经数日遇雨，试一回思，能如鲍公此次之迅速乎？润帅力劝鲍公进兵不必太急，待狗酋求战气竭力疲而后徐起应之云云，与弟见正相反。余意不必催鲍急进，亦不必囑鲍缓战，听鲍公自行斟酌可也。多公调度远胜于鲍，其马队亦数倍于鲍，待多击退黄文金后，再与鲍军会剿集贤关，更有把握。

至狗酋虽凶悍，然屡败于多、李、鲍之手，未必此次忽较平日更狠。黄文金于洋塘、小麦铺两败，军器丢弃已尽。多、

鮑之足以制陳、黃二賊，理也，人力之可知者也。其臨陣果否得手，則數也，天事之不可銅者也。來書謂狗部有馬城二千五六百，似亦未確。系臨陣細數乎？抑系投誠賊供乎？聞賊探多假稱投誠者，弟宜慎之。即問近好。

四月初三日巳初

128、好名无实则求荣反辱

沅弟左右：

初七夜连接二信并呈稿。此呈词不必用四六。弟之呈词，宫保不过据呈转奏，奏稿即全录，呈词一字不改矣。皇上每日阅数十折，于四六折，例不甚过目，即散行折之长者，亦不全看，仅看首数行及未一段，有无请旨奖恤及放缺事件而已。此呈弟求之太深，弄巧反拙，不如即令彭次卿作一寻常呈词，不准过三百字，以明白为主，以弟克安庆应得奖叙让与温甫，请谥犹请封者，愿以本身诰封胞兄而已。至建祠则尽可不必。湘鄂皖三省，温弟毫无战功，何祠之有？瑞州略有战功，亦远不如峙衡。初到瑞州，风浪极大之时，温弟丘在病中，七月十六赴省养病，九月十八回营，则风波大定矣。次年二月十六奔丧，七月十三始克瑞城，峙衡之劳过于温，峙仅立祠瑞州，而温立祠省城亦不平允。凡好名当好有实之名，无实则被人讥议，求荣反辱。吾意呈词不可请建祠也。

军中匆遽优灼，实不克搦管作文，写信则每日总有四五信，皆万不能不写者。日内公牍积搁甚多，殊以为愧。顺问近好。

四月初八日卯正

129、拜夷酋帖式阅过尽可往见

沅弟左右：

今日搜获伪文十六件，兹先将文目送阅，俟抄就后再将原文送弟处。其中最要关键二端：一则狗酋赴桐城，专避鲍军之锋，言鲍回南岸，即至安庆寻战；一则池州室虚危急，人少水大，极易攻取。兄阅伪文，知两岸之贼全副精神俱在怀、桐。兄前言节后调鲍军回南岸，看来竟不可进调也；至池州似可乘虚攻取，拟令黄翼升带淮阳水师，取守兼任其事，候再熟商，即问近好。

正封緘间，接第二十七日申刻一缄，具悉一切。皖南地方，若婺源、景镇两处有人守，每月可筹饷四万，若克微郡，则月可五万。比江西之吉安则不足，比抚、建、瑞、临则有余也。此次左军能迅援景德镇事，尚不可知，且姑听之。

拜夷酋帖工阅过，尽可往见。无论中国外国之人，无不好恭维者，弟之拜帖、文牒均恭敬，即有事有求于彼，应不至以无礼相向。夷酋若来东流，足迹必有相会，但不先施耳。上水夷船甚多，不必船船皆有大员，皆有通事，若系买卖船，弟亦不必先投此文，须查明为要。

保举可先保二三十人，附于此间另案之内，太多则不可，以未开大仗也。功牌即可刷印。雪琴放广东臬司，亦当奏留。开候日佳。

四月二十八日正午

130、富贵之家不可敬远亲慢近邻

字谕纪泽儿：

十一月二十二日接尔十月二十七在长沙发禀，二十三日接十一月初二在湘潭发某，二十六日接十一日在富噢发其。得悉平安回家，小大清吉，至为欣慰。

此间军事，任、赖由固始窜至鄂境，郭子美二十三日在德安获胜。该逆不得逞志于鄂，势必仍回河南。张逆入秦，已奏派春霆援秦，本月当可起程。惟该逆有至汉中过年、明春入蜀之说，不知鲍军追赶得及否？

本日折差回营，十三日又有满御史参劾，奉有明发谕旨，兹抄回一阅。十月二十六日寄信令尔来营随侍进京，厥后又有三信止尔勿来，计尔到家后不过数日即接来营之手谕。余拟再具数疏婉辞，必期尽开各缺而后已。将来再奉入覲之旨，亦未可知。

尔在家料理家政，不复召尔来营随侍矣。李申夫之母尝有二语云“有钱有酒款远亲，火烧盗抢喊四邻”，戒富贵之家不可敬远亲而慢近邻也。我家初移富噢，不可轻慢近邻，酒饭宜松，礼貌宜恭。建四爷如不在我家，或另请一人款待宾客亦可。除不管闲事，不帮官司外，有可行方便之处，亦无吝也。尔信于郭家及长沙事太略，下次详述一二。此谕。

涤生手示 十一月二十六日

澄叔处将此信送阅。

正封緘間，接奉二十三日寄諭，令余仍回江督之任。余病不能多閱文牘，決計具疏固辭。茲將諭旨抄回一閱。

陳季牧遽爾淪謝。此間于初一日派李翥漢至長沙陳宅吊唁，幛一懸、銀二百兩。此外尚有數處送情，再有信寄家也。

又行二十八夜

131、湘乡猝死归途

侄国藩谨启叔父大人座下：

八月二十二日发十二号家信，想已收到。九月十五、十七连到两折差，又无来信，想四弟、六弟已经来京矣。若使未来，则在省，还家时，必将书信寄京。

侄身上热毒，近日头面大减。请一陈姓医生，每早吃丸药一钱，而小有法术，已请来三次。每次给车马大钱一千二百文。自今年四月得此病，请医甚多，服药亦五十余剂，皆无效验。惟此人来，乃将面上治好，头上已好十分之六，身上尚未好。渠云不过一月即可全愈。侄起居如常，应酬如故，读书亦如故。惟不做诗文，少写楷书而已。侄妇及侄孙儿女皆平安。

陈岱云现又有病，虽不似前年之甚，而其气甚馁，亦难骤然复元。湘乡邓铁松孝廉于八月初五出京，竟于十一日卒于献县道中。幸有江岷樵(忠源)同行，一切附身附棺，必诚必信。此人义侠之士，与侄极好。今年新化孝廉邹柳溪在京久病而死，一切皆江君料理，送其灵柩回南。今又扶铁松之病而送其死，真侠士也。扶两友之柩行数千里，亦极难矣。侄曾作邹君墓志铭，兹付两张回家。今年七月忘付黄芽白菜子，八月底记出，已无及矣。

请封之典，要十月十五始可颁恩诏，大约明年秋间始可寄回。

闻彭庆三爷令郎入学，此是我境后来之秀，不可不加意培

植。望于家中贺礼之外，另封贺仪大钱一千，上书侄名，以示奖励。余不具。

侄谨启 九月十七日

132、悲聞鄉人噩耗

溫六老弟左右：

三月二十八日，有小伙計自鄂來江，乃初九日起程者。接潤之老板信三條，知雄九老板噩耗。吾邑偉人，吾店首功，何堪聞此！迪安老板新開上湘寶行，不知各伙計肯听话否？若其東來，一則恐無盤纏，二則恐潤老板太單薄。小店生意蕭條。次青伙計在撫州賣買較旺，梧岡伙計亦在彼幫助，鄧老八、林秀三亦在彼合伙也。雪琴河裡生意尚好，浙閩均有些伙計要來，尚未入境。黃虎臣老板昨往瑞州去做生意，欲與印渠老行通氣，不何可得手否。

余身體平安，癰疾痊愈。在省城與秋山寶店相得，特本錢太少，伙計又不得力，恐將來火食為難耳。余不一一。澄四老板三月十九發一信來，已收到矣。

潤公老板、迪安老板、義渠寶號、吳竹寶店均此。

來伙計二人，照給白貨。初七日到小店，初九日行。

開益號手具 四月初八日

133、延聘幕僚风波迭起

沅弟左右：

五月初四日接弟四月二十一日信，十一日又接二十七日一缄具悉一切。纪瑞侄母子已于二十五日抵鄂，娣为东而姒为宾，客到先而主到后。乱离之世，骨肉相聚本极难得，老年得之为尤难也。弟足疾复发，极为廛系。湿毒在下，总非本原之病。然一求速效，杂投药剂，则难于见功。吾阅历极久，但嘱家申老幼不轻服药，尤不轻服克伐之药，即是善于养生之道。鄂抚衙署风水之说，弟能毅然不信，可谓卓识定力。如足毒不愈，亦须略为变通。兄向来不信择日风水，老年气怯，遂徇俗见，惟弟亮之酌之。

请倪豹举赴鄂幕，系余见其毫无脾气，又耐劳苦，极好相处笔下圆妥，善写公事信缄。因弟属函请余荐人，余去年四月本订聘豹岑入幕，旋以北征而止，遂于四月五日函致雨亭，嘱其代请豹岑赴鄂。今得弟书，湖北州县多疑豹者，兄又甚悔，未得弟回信而遽函聘，太涉孟浪也。兹将余寄雨亭信抄付弟阅。事已难于食言，请弟将就用之，为我弥缝其失。若豹不肯应聘入鄂，甚妙甚妙。如其翻然应命，拿舟武昌，请弟迎入署中，礼貌相待。豹之短处，则在无定识定力，好以疏野不应酬自命，而讥人之有官气。与雨亭、申夫、眉生、存之等至好，均言其长处多而短处少。弟信言豹知官将严而不以告。余近细询申、存二人，均何有此事。申曾面责之，豹言系司道公见时所说，

并非对渠一人说。外间见渠为渭春所保，故咎渠耳。至州县疑豹，却系影响，并无实际。牧令怨渭之参勃，并怨渭幕刘植之招摇，又以豹为渭所敬重而并疑之，豹实无过也。豹若抵鄂，弟延之署中，毫不与外交际，则断无风声矣。至弟不能添延重金之友，弟只出五十金包火食，兄亦代出五十金，另寄豹家。数月之后，如不相安，婉为辞退，或荐一书院，则兄无食言之迹矣。

春霆为厚庵奏调入甘，有损于中原，无益于西事，兄当作疏留之。日内未接寄谕言及此事，或中旨欲令霆先办捻耶？鄂协霆饷二万（目下马尚未买，勇尚未募齐，弟与霆商，或可少减），望弟竭力筹之。至嘱至嘱。顺问近好，余详日记中，不具。

五月十一日

134、望弟不阻余雇菜工

沅弟左右：

接两次家书，具悉五宅平安，并弟将有做一屈公公之喜，欣慰无已。

省城雇一种菜之工，此极小之事，弟便说出许多道理来，砌一个大拦头坝。向使会在外寄数万金银，娶几个姜妾，起几栋大屋，弟必进京至提督府告状矣。省城之人虽多睡早觉者，然亦视乎东家以为围移。和身边所用之人，住省城者居其十之七。往年余以卯正起，身边人亦卯正起。近年余以卯初或寅正起，身边人亦卯初寅正起。乡间种菜全无讲究，比之省中好菜园，何止霄壤！余欲学引起好样，添些好种，故令纪泽托在省雇工，弟可不必打破耳。

此间军事平安，黟县于初三日失守，初五克复。赤岗岭四贼垒为鲍、成两军攻破，诛斩净尽，生擒逆首。安庞大之克，似已有望。惟湖北兴国、崇通失守，湖南不免震动。余遍身疮癢，奇痒异常，略似丙午年在京，余无所苦。喘问近好。

国藩手草 五月十四日

135、富贵人家气习礼物厚而情意薄

使人多而亲到少

沅弟左右：

六月初四接五月二十四来信并纪泽一禀，具悉一切。南五舅母弃世，纪泽往吊后，弟亦往吊唁否？此等处，吾兄弟中有亲往者为妙。从前星冈公之于彭家并无厚礼厚物，而意甚殷勤，亲去之时甚多。我兄弟宜取以为法。大抵富贵人家气习，礼物厚而情意薄，使人多而亲到少。吾兄弟若能彼此常常互相规诫，必有裨益。

此间军事平安。余疮疾渐愈，已能写字矣。安庆军情，九弟常有信回，兹不赘。付回银二百两，系去年应还彭宅之项，查收。即间近好。

国藩手草 六月十四日

136、兄弟四人同日俱蒙非常之恩

沅弟左右：

昨日发去一信，申刻接李希庵信，抄八月二十五日谕旨一道，兹抄寄弟阅。一门之内，兄弟四人同日俱蒙非常之恩，惊喜之余，弥深悚惧。余当具一折自行谢恩，又具一折为沅、季两弟谢恩，又具一折为温甫弟谢恩，弟当具一折自行谢恩，四折共派一折差于九月二十八日进京。弟之折请余包办乎？抑本店自道乎？

如此大雨，不似进兵气象，望弟回至庐江，认真布置一番。只要庐江、桐、舒守得坚固，不患无为，庐郡无得手之日，目下且不必进兵。至嘱至嘱。张泮出于九月三日段于彭泽舟次，灵柩现来安庆。余于今日释服。顺间近好。

九月十七日辰刻

137、极盛之时常易蹉跎当格外小心

沅弟左右：

接十五、十七二信，知有获港坏船之险，又有泥汊破垒之捷。船不善避洄溜，往往失事。要之，舵工生也。泥汊既得，是一大可喜事。舫仙等遽行进兵，吾犹以无米为虑。李少山在汤家沟，此间送信去，日内风逆，恐不能速到。前报解七万之外，又有毛中丞报解一万，湖北报解二万，均因风大不能速到，忧灼之至。余今日登城周视，并至宝塔尖，弟所布置守事均妥。

孙澍人病请回籍，今日起程。陈心泉今日接印。季弟今日甚好，但求明日不发耳。淮扬水师上游无来者，亦以风逆之故。极盛之时，每虞蹉跎，弟当格外小心。顺间近好。

九月十八日申正

138、多公之劳当以信函慰之

沅弟左右：

二十四夜接二十早泥汊口来信，比二十一日之信后到三日之久。

多公信来，日内呕血甚多。此人劳苦太过，痛恐难于速愈。又安庆克城，人人优奖，惟多公尚嫌其薄。弟当以信函慰之，或能亲往看视亦好。

昨日到家信各件，兹专原足送上。少荃、仙屏、凯章三人于二十四日到此，梅小岩于二十一日到此，张伴山之灵柩于十六日到河下，万簨轩、史士良、勒少仲三君闻一二日可到，渐有热闹之意。李、王二镇水师，究竟坚劲可恃否？望弟细察。即问近好。

正封函间，接二十二早来信，并公牒俱悉。运漕可乘机取，巢县亦未始不可乘机攻取。吾意取之易而守之难，目下且专守庐江，无为二处，稍息兵勇之力，亦稍抑其矜情躁气，待水师肃清巢湖后，运漕、巢县皆囊中物耳。吾于水师实不放心也。又行。

九月二十五日

139、学识宜广操行宜严

澄、沅弟左右：

二十七日接家信：澄弟一件、纪泽一件、沅弟在武昌研发一件。初一日接沅弟岳州发信。具悉一切。澄弟以狐裘袍褂为我贺生日，道理似乎太过。余在外多年，惟待家庭甚薄，亦自有一番苦心。近日两弟待我过厚。寸衷尤觉难安。沅弟临别时，余再三叮嘱此层，亦以余之施薄，不欲受厚；且恐彼此赠送丰厚，彼此皆趋奢靡。想弟已喻此意矣。

沅弟信中决气机之已转，世运之将亨，余意亦觉如此。盖观七月十七以后，八君子辅政，枪法尚不甚错，为从古之所难，卜中兴之有日。特余忝窃高位，又窃虚名，遇述观瞻，深以为惧。沅弟不特不能嘱巾归农，且恐将府封疆重寄，不可不早为之计。学识宜广，操行宜严，至嘱至嘱。余为遍身癣痒所苦，不能再有进境，深以为愧。泽儿要算学诸书，余于近日派潘文质送南五母舅回籍，即带书至家。问顺近好。

兄国藩手草 十一月初四日

140、思慮季弟歸家之事

季弟左右：

接十五夜信，具悉一切。弟之歸家，若從一身人倫之道上起見，則兄久以為慮，弟盡可徑行歸去，不必問希帥之准與不准，余必專緘與希帥說明。若弟能早得嗣續，則舉家相慶，而考批亦含笑於九京。枞陽兩營，余盡可就近照料，縱鄂餉不足，隋太守亦可少為接濟。除此一事而外，弟仍以不歸為妥耳。

江蘇請援，至少亦須八千人乃能往救，此刻實無此兵力。無論少荃在余處幫辦奏折，不能分身前往，即少荃可往，亦無兵可帶。下游蘇、杭糜爛，可憂可愧。順問近好。

十一月十七日

141、弟获殊荣宜感恩图报

澄、沅弟左右：

十月二十八日唐介寿来，接两弟初三、初六各一件，又纪泽母子各一件。十二月朔日又接沅弟十九日信，系由手中承处排递而来。具悉一切。

二女儿招赘，即在黄金堂本宅办理较为易成，不必另择屋也。邓先生事，余前信已说及，断不可让与东皋书院。壬戌年仍教科一，癸亥年教科四、六可也。

无为、运漕之捷，沅弟仰蒙皇上特恩，赏给头品顶戴。前此骆、胡、王、薛诸人，皆以巡抚而赏头品顶戴，今弟以记名臬司获此殊恩，宜如何感激图报？务望迅速回营，不可再在家中留恋。其谢恩折，余在营中代办代写代发。弟不表赴上海，亦系量力而行。余已别有位置，另纸详告。浙江危急之至，闻次青往救省城，不知有济否。另股贼绕徽州而窜屯溪，祁门、婺源、景镇皆可危虑。鲍军由池州进青阳及运漕等处均平安，可以放心，顺候近好。

国藩手草 十二月初四日

142、除一力向前勤劳王事别无二计

澄、沅弟左右：

二十二日接两弟初四五日信并纪泽在县城研发一禀，知大女在袁家婚事已完，一切平顺，五宅眷口清吉，至以为慰。此间诸事有应详告沅弟者暨家事应商者，条列如左：

一、腊月内解李少山大通粮台银八万两，发皖城张、李、熊、萧等营一万六千余两，俱足一月满口粮。保举访知四千余道，皆于二十一日印齐交罗麓森送去分发，应皆可欢喜。过年鲍军亦发银九万，较弟军稍优(渠少二千人)。因弟军有厘卡，稍资津贴也。

一、大通盐局钱局尚未禀复，闻将仍旧开设，无为州捐已停止。葛培因札办新河口厘局青厘帘卡，月收钱百二十七串，出钱反多一串，已札停矣。

一、徽州自初五六日被杨逆大股围攻，老湘于初八日获一胜仗，十六日获一胜仗。朱、唐赴援，十七日获一胜仗。目下粮道尚梗，幸左帅派四千人来援，十九日可与朱、唐会合，或可解围。

一、沅弟不肯赴上海，余亦决不相强。惟将程学启拨与少荃，系属万不得已之举，请弟飞缄谕程知之。闻上海每月实可筹银五十万两，不忍坐视其沦陷也。弟来皖，亦不可迟二月间。多军进庐州，弟军即进攻巢县、含山、和州，如巢县得手，和、含易下，则直达金陵矣。南岸江、皖千荆万棘，北岸贼势极衰，

机有可乘，弟切不可太迟滞。

一、沅弟头品顶戴谢恩折尚未发，因恐弟托筠仙、意诚办发也。待弟信到，余即代办代发也，折尾声明交臣兄附驿驰奏云云。弟之体固弱，然历年服补药亦太多。目前处弟之地位，除一力向前勤劳王事，别无二计，身之病否，家之安否，均当看轻。余详抄寄奏章谕旨中，不尽及，顺间岁祉。

十二月二十四日

143、对悍将可宽严并济

沅弟左右：

李世忠穷困如此，既呼吁于弟处，当有以应之。三千石米，五千斤火药，余即日设法分两次解弟处，由弟转交李世忠手。

此辈暴戾险诈，最难驯驭。投诚六年，官至一品，而其党众尚不脱盗贼行径。吾辈待之之法，有应宽者二，有应严者二。应宽者：一则银钱慷慨大方，绝不计较。当充裕时，则数十百万掷如粪土，当穷窘时，则解囊分润，自甘困苦；一则不与争功，遇有胜仗，以全功归之，遇有保案，以优奖笼之。应严者：一则礼文疏淡，往远宜稀，书牍宜简，话不可多，情不可密；一则剖明是非，凡渠部弁勇有与官姓争讼，而适在吾辈辖境，及来诉告者，必当剖决曲直，毫不假借，请其严加惩治。应宽者，利也，名也；应严者，礼也，义也。四者兼全，而手下又有强兵，则无不可相处之悍将矣。

水师独攻金柱关，恐难得手，不如不泄此机，待陆兵渡江，再行下手为妙。

少荃于三月二十七日谕旨飭署苏抚。广东督办厘金，放晏端书，以其为戊戌同年而派。朝廷之用心，良可感矣。

144、有才无德者不没其长稍远其人

沅、季弟左右：

专丁来信，应复者条列如左：

一、援贼大至，余甚为悬系。崇天义张姓，似是去春守徽州音，诡计甚多，打硬仗亦不甚悍。伪忠王前年十月在羊栈岭，去年春在建自等处，均不甚悍，专讲避实击虚。弟所部新勇太多，总以“不出濠浪战”五字为主。如看确娥之伎俩。偶然一战，则听弟十分审慎出之，余但求弟自固耳。

一、上海军情，昨已将少奎信抄寄。周沐润业经批令来皖帮办文案。许惇诗有才而名声太坏，南坡专好用名望素劣之人，如前用湖南胡听泉、彭器之、李茂斋，皆为人所指目，即与裕时卿、金眉生交契，亦殊非正人行径。弟与南坡至好，不可不知其所短。余用周弢甫，亦系许、金之流，近日两奉谕查询，亦因名望太劣之故。毁誉悠悠之口，本难尽信，然君子爱惜声名，常存冰渊揣揣之心，盖古今因名望之劣而获罪者极多，不能不慎修以远罪。吾兄弟于有才而无德者，亦当不没其长，而稍远其人。

六月初十日

145、宜派多人在外探信

沅、季二弟左右：

沅信并祭文稿一件，情极沉挚，辞尤雅丽，似近日大有长进。弟平日写信条理清晰，而失之繁冗，往往于业经说明之事，再加一二层，反觉无当。此次一意承接，不漏不蔓，可喜之至。此后弟每动笔，不患其不明，患其太多。意尽则止，辞足则止，不必再添也。

银票不停片刻，不少分厘，弟可遍告各处。不仅弟营为然，弟与季合统二万一千人，每月所收各卡厘金，约计二万金，余再囑隋龙渊解六万三千金，当办得到，弟尽可放心。

宁国克复，弟处二十日尚无确耗，此后宜专派多人在外探信。至要至要。

六月二十六日

146、论君恩则有负论病状则无愧也

沅、季弟左右：

希庵昨日到省，气象瘦黑，咳嗽不止，病殊不轻。本日接奉谕旨，不准回籍治丧，赏银八百两，饬地方官妥为经理。天恩优渥，无以复加，然希庵归思极切，且其病似内伤，非回家安心调养，断难速痊。渠拟自行具折陈情，拜疏即行。论君恩则有负，论病状则无愧也。

八月初四日

147、强作达观保惜身体以担国事

沅弟左右：

余日内忧煎，有胜于祁门极困之时。季弟得焦听堂诊治，用药不至大错，果日愈否？弟忧劳过甚，精神尚能强支否？此时吾兄弟惟有强作达观，保惜身体，以担国事，以慰家人，别无他策。

万簏轩顷送辽参一两，吾拟备份百二十金与之，不知渠肯收否。吾已蒸食一钱，似尚有力量。馀九钱，兹专人送金陵。季弟病后，服补剂时，可酌服之，但不宜太早，须外症退净，毫无反复之时，乃可蒸服。温弟在江西病时，竟系此物之功。弟劳苦过甚，亦可分食少许。

冬笋两担带去，各营官处可分馈数枝。北岸事已决裂，南岸鲍军不旬尚可支持否。

十一月初一日

148、事机不顺尽吾力之所能

沅弟左右：

昨日唐鹤九、李嘉堤二禀，言巢县失守，与侯朝栋一禀不甚符合。现调张树声五营守无为，吴长庆等新四营守庐江，不知赶得上否。目下事机不顺，有万箭攻心之象。然北岸最要者惟安庆、庐州、无为、桐城、西梁、运漕六处，南岸最要者惟金陵、宁国、芜湖、南陵、金柱五处。尽吾力之所能，保一处算一处，此外则付之天命而已。

十一月初四日

149、弟須專折謝恩余可代做代寫

沅弟左右：

本日接初八日諭旨廷寄各一道，弟蒙恩賚黃馬褂料一件、袍料一件、搬指一件、翎管一個，季弟蒙恩以知府用。諭旨兩道抄錄，專人送去。請獎請恤各員，均已照准。弟須專折謝恩，余可代做代寫。

接弟公牘，已派朱洪章千人守東梁山，以後可不再派，老營亦宜微有余力也。

十一月十八日

150、本为妙棋却失策

沅弟左右：

季棕到皖，余决留二十天，以加漆为第一要务。或作传，或作墓志，即于此二十日内为之。题主、派炮船等事皆极易办，弟可放心。弟于天伦骨肉之间，尽情尽礼，毫发无憾，余则歉憾甚多，然送死大事，亦断不敢草率。

春霆闻讣丁继母忧，虽以緘牍慰留，然其军心涣散，殊切稳虑。萧、毛从北路柘皋打巢县，刘、张从南路无为打运漕，本极妙着。余先不知南云之来，已令萧、毛由南路进兵，今始悔失算矣。

十一月二十五日

151、季弟身后之虚荣可称全备

澄弟左右：

接弟来信，知已得季弟沦逝之信，将在荷叶宅内为季治丧发引。季弟此次身后之事，沅在金陵办得十分整齐。余于初九日接进安庆，二十发引登舟，一切未敢稍忽，大致与七年先大夫之丧，礼仪规模一一相似。亦系新制六十四人举，新制高脚牌，挽联稍少，祭幛则较七年更多。身后之虚荣，在季弟可称全备。前沅弟意季到湘乡后，不必更进紫田、荷叶等屋。余意亦以为然，望弟即照此办理。将季柩从北港径至马公塘山内，千妥万妥。古人云：“祭不欲数，数则烦，烦则不敬。”祭尚不可烦读，况丧礼而可烦读乎？余系一家之主，安庆系省会之地，又系季弟克复之城，一切礼仪，在此行之，即在此发引登山。想季弟之英灵，亦必默鉴，深以为然。

再，季弟灵柩，自金陵至安庆七百里而走十六日，甚为迟滞。此次二十日自安庆开船，计程至湘潭二千里，应须四十余日乃可到潭，当在二月十五后矣。然风信无定，或遇顺风早到，亦未可知。自湘潭至北港，又须七八日。家申办接柩事，总在二月初十以后。葬马公塘则不进荷叶，不葬马公塘则必进荷叶，二者听弟一言决断。余与沅相隔太远，往返商酌，恐致误事，不敢遥断也。

季弟升知府，赠按察使，两次谕旨寄回。李中丞又奏请照二品例议恤，请谥请祠，恐更有后命。二十日业经题主，恐须

改題耳。

十二月二十二日

152、望弟笃守恐惧和平四字以弭灾而致福

沅弟左右：

初十日连接初三、四日两信，初五日之信又于十一日接到，具悉一切。所应复者，详告如左：

一、弟寄澄侯信力主季葬马公塘之说，今日发排单递去，余加一信，亦力主马公塘。抄稿寄阅。

一、洋枪自广东买来，半存此间，余亦并无他意，不过军需器械，前敌营盘宜稍少，粮台存贮宜稍多耳。计弟处所存者洋药洋帽当尚敷数月之用，今弟意欲全数取去亦无不可，近日当专委员解去。弟函词旨过涉戇直，非老年兄弟所宜，以后慎之。

一、弟军不能进剿东坝、二漂，自是审量稳慎之计。余自接澄弟密信一片，已决不欲令弟军雕剿各处。上年凯章病重，余即批准令其回籍调养。况弟谊属手足，岂亲爱反不如凯乎？况澄意但请调至安庆身边，并不求回籍乎？目下金陵大局苦于无人接办，而尽可不必远出雕剿，尤不宜亲身督队，除坚守金陵老营外，有余力则派人助剿含、巢、无、庐一带。今年一年望弟笃守恐惧和平四字，以弭灾而致福。

本日解去银四万，作抵去冬上海一款。

春霆初六日大获胜仗，立解泾围，军威或可再振，顺问近好。

国藩手草 正月十一日

153、余喜“花未全开月未圆”之道

沅弟左右：

二日未寄信与弟，十七夜接弟初九日信，知弟左臂疼痛不能伸缩，实深悬系。兹专人送膏药三个与弟，即余去年贴右手背而立愈者，可试贴之，有益无损也。

拂意之事接于耳目，不知果指何事？若与阿兄间有不合，早尽可不必拂郁。弟有大功于家，有大功于国，余岂有不感激、不爱护之理了余待希、厚、雪、霁诸君，颇自觉仁让兼至，岂有待弟反薄之理？惟有时与弟意趣不合。弟之志事，颇近春夏发舒之气；余之志事，颇近秋冬收啬之气。弟意以发舒而生机乃旺，余意以收啬而生机乃厚。平日最好昔人“花未全开月未圆”七字，以为借福之道、保泰之法莫精于此。曾屡次以此七字教诫春霁，不知与弟道及否？星冈公昔年待人，无论贵贱老少，纯是一团和气，独对子孙诸侄则严肃异常，遇佳时令节，尤为凛不可犯。盖亦具一种收蓄之气，不使家中欢乐过节，流于放肆也。余于弟营保举银钱军械等事，每每稍示节制，亦犹本“花未全开月未圆”之义。至危迫之际，则救焚拯溺，不复稍有所吝矣。弟意有不满处，皆在此等关头。故将余之襟杯揭出，俾弟释其疑而豁其郁。此关一破，则余兄弟丝毫皆合矣。余不一一，顺问近好。

兄国藩手草 正月十八日

峯山信寄去。

再，余此次应得一品萌生，已于去年八月咨部，以纪瑞侄承荫。因恐弟辞让，故当时仅告澄而未告弟也。将来瑞侄满二十岁时，纪泽已三十矣，同去考荫，同当部曹。若能考取御史，亦不失世家气象。以弟于祖父兄弟宗族之间竭力竭诚，将来后辈必有可观，目下小恙断不为害，但今年切不宜亲自督队耳。又行。

154、处处退一步为惜福远忌之道

沅弟左右：

二十五日接二十日酉刻来信，具悉一切。所应复者，条例如左：

一、攻克九洲洲战状，恰好作折毫无底子，今接三人公咨，便可作好折矣，仍拟会厚、雪前衔，弟与官、李后衔。门第太盛，弟处处退一步，最为惜福远忌之道。弟营打雨花台石垒，水营打洲洲，均为近年第一晋战，余当于内银钱所新到之万金全提充赏。水师应分若干，陆兵若干，交弟斟酌布散。

一、洋船不准在金陵湾泊，即日当付片具奏。不准拖带盐船，则一面具奏，一面出示。唯洋人贪利，汉人贪利，此层恐不能禁绝。但不许停泊一船，城贼无丝毫接济，则大局自好耳。

一、鲍军定扎金陵东北，作合围之举。余于二十、二十一、二十二日连发三缄一牍，皆主此说。惟萧军扎二浦，恐李部盘据在先，不肯腾出，必仗弟以全力帮助，为则乃可做到。其四坝一卡，得萧扎定二浦之后，余即以一牍撤之。去年一牍，渠付之不理。此次亦不得不大动蛮教，打字向前也。大胜关与九洲洲不宜连设两卡，昨已详告矣。顺问近好。

国藩手草 五月二十五日

155、以居上位而不骄为极难

沅弟左右：

二十日接十六日信，二十一日接十一日交雷哨官信，具悉一切。

杏南未愈而萧、伍复病，至为系念。亲兵独到而丁道之匠头未到。丁道以前二年在福建寄信来此，献崩炮之技。去年十一月到皖，已试验两次，毫无足观。居此半年，苟有长技，余方求之不得，岂肯弃而不用。渠在此无以自长，愿至金陵一为效用，余勉许之。至欲在雨花台铸炮，则尽可不必。待渠匠头来此，如需用他物，或可发给，若需钢铁之铸炮等物，则不发也。

凡办大事，以识为主，以才为辅；凡成大事，人谋居半，天意居半。往年攻安庆时，余告弟不必代天作主张。墙壕之坚，军心之固，严断接济，痛剿援贼，此可以人谋主张者也。克城之迟速，杀贼之多寡，我军士卒之病否，良将之有无损折，或添他军来助围师，或减围师分援他处，或功隳于垂成，或无心而奏捷，此皆由天意主张者也。譬之场屋考试，文有理法才气，诗不错平仄抬头，此人谋主张者也。主司之取舍，科名之迟早，此天意主张者也。若恐天意难凭，而必广许神愿，行贿请枪；若恐人谋未臧，而更多方设法，或作板绦衣以抄夹带，或蒸高丽参以磨墨。合是皆无识者之所为。弟现急求克城，颇有代天主张之意。若令丁道在营铸炮，则尤近于无识矣。愿弟常存畏

天之念，而慎靜以緩圖之，則善耳。順問近好。

兄國藩手草 七月二十一日

弟于吾勸誡之信，每不肯虛心體驗，動輒辯論，此最不可。吾輩居此高位，萬目所瞻。凡督撫是己非人、自滿自足者，千人一律。君子大過人處，只在虛心而已。不特吾之言當細心尋繹，凡外間有逆耳之言，皆當平心考究一番。逆耳之言隨時隨事皆有，如說弟必克金陵便是順耳，說金陵恐非沅浦所能克便是逆耳。故古人以居上位而不驕為極難。兄又及。

156、不可凭立谈而遽信其人之生平耳

沅弟左右：

初二日接二十八日信，初五日接初一夜信，具悉一切。

小河两岸尽为我有，贼船万不能过，且凭河为守，又可当一道长壕，可慰之至。然城内有数十万悍贼，上游黄、胡、古、赖等即日下援金陵，穷寇有致死于我之心，抑又可怕之至。河之东岸暂不必谋，少息兵力，以打援贼可也。

金眉生参者极多。二三年来胜帅屡疏保之，升于九天；袁帅屡疏劾之，沉于九渊。余十一年冬查参革职，胜帅又以一疏劝我，谓为党袁而不公。余偶与汪曜奎言之，汪以告胜，胜又寄函与我，自陈前疏之误。即如下游诸公，李、吴、乔皆痛恶眉而不知其美，郭又酷好眉而不知其恶。此等处弟须详询密查，不可凭立谈而遽信其人之生平耳。

许次苏已委署运司。饷银今日解去三万，湖南又另解四万与弟，节下当可敷衍。

生日在即，万不可宴客称庆。此间谋送礼者，余已力辞之矣；弟在营亦宜婉辞而严却之。至嘱至嘱。家门大盛，常存日慎一日而恐其不终之念，或可自保。否则颠蹶之速，有非意计所能及者。余日来眼又红疼，余平安也。即间近好。

国藩手草 八月初五日

道因碑、水晶出子寄纪泽收。家信二件、岱山信二件寄去。云仙信寄还。

157、弟之上疏非由衷之言

沅弟左右：

二十五夜接二十二未刻来缄；二十七早接二十三巳刻来缄，具悉一切。所应复者，条列于后：

一、运盐护照业已刻好，较弟寄来之式更为周详，兹付一纸备查。今日印刷，明日专船送三百张至泰州运署。张富年之札早已缮好，无便速寄，亦于此次便船带去(已由驿发，当再加一分)。李、乔免厘之文亦已发行矣。

一、尚斋之札久发，渠又栗带随员数人矣，万难更改。万与程之才亦互有短长，其无坚强之力，则彼此相同。江西开局并非甚繁难之事，所虑者，淮引不胜邻私，行销不旺，非尚斋所能为力耳。余有一告示稿，抄寄弟阅，此外则尚斋当可胜任。

一、运司第十次之详业已批发，其批即万簨轩所拟也。金眉生之说帖阅悉。前批或不能尽如人意，然大致总相符合。且商人到岸之后，余与万、程必加意体恤。三十五两之外，必有赢余，必多分润，商人断不肯甘言于前，刻薄于后。金革司自命为大智。而嗤人为大愚，谁其信之？弟可告知该员，以后不必干预此间批禀及用人等事。

一、第十九日疏陈轮船不必大江而以巡海盗为辞，殊可不必。弟意系恐李泰国来金陵搅局攘功，何不以实情剴切入告，苦战十年，而令外国以数船居此成功，灰将士忠义之心，短中华臣民之气等语，皆可切奏。凡心中本为此事，而疏申故托言

彼事以聳听者，此道光末年督抚之陋习，欺蒙宣宗，逮文宗朝巴不能欺，今则更不宜欺矣。七船之事，余曾奏过三次，函咨两次，即不许李泰国助剿金陵、苏州。李少荃亦曾上书恭邸二次，计恭邸亦必内疚于心。特以发贼未灭，不欲再树大敌，故隐忍而出此耳。君相皆以腹心待我兄弟，而弟疏却非由衷之言，恐枢府疑我兄弟意见不合，又疑弟好用权术矣。以后此等折奏望先行函商一次。青阳日内无信，不知尚未破否？顺问近好。

国藩手草 八月二十七日

158、宜从畏惧二字痛下功夫

沅弟左右：

接初五日戌刻来函，具悉一切。旋又接十九日所发折片之批谕，饬无庸单衔奏事，不必咨别处，正与七年四月胡润帅所奉之批旨相同。但彼系由官帅主稿会奏，饬令胡林翼无庸单衔具奏军事，未禁其陈奏地方事件，与此次略有不同耳。弟性褊激，于此等难免怫郁，然君父之命，只宜加倍畏慎。余自经咸丰八年一番磨练，始知畏天命、畏人言、畏君父之训诫，始知自己本领平常之至。昔年之倔强，不免客气用事。近岁思于畏慎二字之中养出一种刚气来，惜或作或辍，均做不到。然自信此六年工夫，较之咸丰七年以前已大进矣。不知弟意中见得何如？弟经此翻裁抑磨练，亦宜从畏惧二字痛下功夫。畏天命，则于金陵之克复付诸可必不可必之数，不敢丝毫代天主张。且常觉我兄弟菲材薄德，不配成此大功。畏人言，则不敢稍拂舆论。畏训诫，则转以小惩为进德之基。余不能与弟相见，托黄南翁面语一切，冀弟毋动肝气。至嘱至嘱。

国藩手草 九月十一日

159、望弟持一稳字不求速全

沅弟左右：

接二十三日来信，三日未答，因日内事多也。昨二十九夜忽接春霆信，知溧水失守，王可升不战而溃，殊为骇异。新军之不可恃如此！弟处七桥瓮(瓮桥)、孝陵卫诸营尤为吃重。新营太多，余实不放心。留丁泗滨二营水师，调志字五营陆师，皆已照准咨复。志营万不可恃。虽有五营，弟视之如无一营可也。神策、太平二门断不可合围。人以收全功求速效望于弟，吾所望者一稳字而已，不求速不求全也。

头批火药已到否？二批昨已起解。途次尚有二十四万饷银，不知何以久不到此，到即先尽弟处。

与吾事，余有一咨两信，皆作活动之词，只要厚庵不苛求，此事甚为易了。皇上不许厚庵假，旋而赏其亲人参四两，真殊恩也。即问近好。

兄国藩手草 十二月初一日

160、刘李二处准于新年派弁送礼

澄弟左右：

接弟十一月二十五日一函、十二月初二日一函，具悉一切。

此间近事平安，沅军亦未开仗。十二月内各军皆发一月满饷，近日罕见之事也。刘沅堂先生处，李希帅处，余准于新年派弁送礼。刘宅则送赙银、联幛。李宅则但送联幛，其赙银俟三月间与萧、成、蒋、毛汇送；凑成二万也。唐义渠以藩司降补，乔鹤侨(松年)升安徽巡抚。此间诸事又将小有变动。

团山嘴石桥，兹又寄去银二百两，合之家中所借四女儿之二百金，共为四百。在兄为生平第一功果。前信嫌用银太多，不过欲弟凡事从省，弟乃将帐簿付来，余岂疑经手者之侵蚀哉？沅堂师之墓志恐不能交卷。陈作梅寄李宅之信前次忘带，今日始带去。顺问新禧。

国藩手草 十二月二十四日

161、時存盛名難副成功難居之意

沅弟左右：

接十七、二十日來函，具悉一切。

城事果有可望，大慰大慰。此皆聖朝之福，絕非吾輩為臣子者所能為力。不特余之並未身臨前敵者不敢涉一毫矜張之念，即弟備嘗艱苦，亦須知謀事在人，成事在天，勞績在臣，福祚在國之義。刻刻存一有天下而不與之意，存一盛名難副成功難居之意，蘊蓄于方寸者既深，則僥幸克城之日，自有一段謙光見于面而盛于背。至要至要。

云仙信閱過。余昨有復云信，後附密片一紙，抄寄弟閱。云原信繳還。唐升漕督之說，此間並無所聞。侍黨之在歙、績境者，業已擊退。甚至遂安境者，王開琳已往追剿。又有席在婺源，韓在玉山，當無他慮。十一月信折首尾各擬數句者抄閱。忠鶴皋昨日到此，南叟月杪可歸矣。順問近好。

國藩手草 正月二十三日

162、惟胸次浩大乃是真正受用

沅弟左右：

二十五日接十八日来信，二十六日接二十三夜来信。天保城以无意得之，大慰大慰。此与十一年安庆北门外两小垒相似，若再得宝塔梁子，则火候到矣。

弟近来气象极好，胸襟必能自养其淡定之天，而后发于外者有一段和平虚明之味。如去岁初奏不必专折奏事之谕，毫无怫郁之怀，近两月信于请饱请药毫无激迫之辞，此次于萃田、芝圃外家渣滓悉化，皆由胸襟广大之效验，可喜可敬。如金陵果克，于广大中再加一段谦退工夫，则萧然无与，人神同钦矣。富贵功名皆人世浮荣，惟胸次浩大是真正受用。余近年专在此处下功夫，愿与我弟交勉之。

闻家中内外大小及姊妹亲族无一不和睦整齐，皆弟连年筹画之功。愿弟出以广大之胸，再进以俭约之诚，则尽善矣。喜极答函，顺问近好。

国藩手草 正月二十六日

163、當以曠懷小心二者相慰勉

沅弟左右：

昨日寄去一緘，言湖州尚未克復，鮑軍未可輕動，想已接到。頃接澄弟家信，黃鼎甫侄婿于三月十七去世，實深駭悲。溫弟婦憂郁如此，何以為生！吾兄弟近日所聞見多不適意之事，惟當以曠懷、小心二者交相慰勉。紀澤病又五日，今痊愈矣。順問近好。

四月初七日

164、总以属守星冈公之绳墨为要

澄弟左右：

四月初七日接弟三月十九信，知黄鼎甫侄婿于十七日申刻去世，不胜悲愕。七十侄女青年无子。何堪当此大故！温弟妇忧患余生，何以遣此悲怀？天之厄人，每有理所不可测者。而老弟二十年以来，凡亲属疾病死丧之事，皆弟一人历其危险，尝其劳苦，精力竭矣，忧虑饱矣。弟所尽职于骨肉之际，其劬劳盖百倍于阿兄，且愧且伶。昆八于三月十八过安庆，金二于二十八过汉口，计四月二十七均可赶到。蕙妹于十四去世，乃延至二十日始大殓，未免太迟。凡地师及选择方术之言，其近情理者信之，其不近情理者决不必信。七日始大殓，此不近情理之言也。吾祖星冈公于僧道巫医及堪舆星命之言皆不甚信，故凡不近情理之言不敢向之开口。以后吾家兄弟子侄，总以属守星冈公之绳墨为要。

常州于初六日克复，丹阳于初八日克复，江苏全省只剩金陵一城未克耳。沅弟忧灼殊甚，肝疾颇深，余常常以信解之。内人及纪泽之病皆已痊愈，尽可放心。朱光孚之诺封二轴付回，请查收。李北冈一信请妥交。年来过于忧劳辛苦，务望善自保养。至嘱至嘱。即问近好。

再，欧阳节孝家信刻成，兹寄去两分查收。家中人来，请弟寄苏梗之子少许、饼粬少许、饼药少许，以便在此造酒。

四月十四日

165、弟何必独占天下第一美名？

沅弟左右：

十二日接弟劝纪鸿乡试之信，字秀劲而有静气，知弟病体大愈。因复一缄，商请少荃来金陵会剿。十四日因接初八寄谕，又去一咨一缄，商少荃会剿之事，十五日又将余与少荃之一咨一缄专戈什哈送至弟处转递，想均到矣。夜来又细思，少荃会剿金陵，好处甚多，其不好处不过分占美名而已。后之论者曰：润克鄂省，迪克九江，沅克安庆，少荃克苏州，季高克杭州，金陵一城沅与荃各克其半而已。此亦非甚坏之名也。何必全克而后为美名哉？人又何必占天下之第一美名哉？如弟必不求助于人，迁延日久，肝愈燥，脾愈弱，必成内伤，兄弟二人皆将后悔，不如及今决计，不着痕迹。望弟将余与少荃一咨一函递去。弟亦自加一缄。待弟复信到日，余即会弟衔复奏。

少荃将到之时，余亦必赶到金陵会剿，一看热闹也。顺问近好。

五月十六日

166、请少荃相助乃弟之识量过人

沅弟左右：

十七日接十四夜信，内有戈登一缄，十八早接十四日交送茶叶亲兵之信，具悉一切。

请少荃来金陵会攻，弟亦有此意，且彼此皆是十四夜发信。三木匠开口，十一木匠开口，此正吾弟豁达恢宏、识量过人处。想吾十五日与少荃之一咨一函，弟已专人送苏矣。吾即日当加缄催之，并俟弟复信到日，会弟后缄复奏。少荃到后，如能迅速克城，早破一日，弟早息一日之后，固属万幸。若不能遽克，仍须吾弟坚嘱各营严断接济，一毫不肯放松。弟肝病已深，余所稔知。然凡事须退一步想，假如九洲、东坝及丹、句、金、溧至今未克，弟虽再围一年半，毫无指望，亦无如何。假如此时会剿者系平日积不相能之人，亦无如何。今少荃来，实与吾弟水乳交融，而大功实不甚远，此心岂不绰绰？望加意保养为要。顺问近好。

五月十八日

167、弟办事极有条理军民远近诚服

沅弟左右：

十八日接第十五夜书并少荃信稿，具悉一切。少荃意在助吾兄弟成功，而又不肯直言，其意可敬。弟复信盼他早来，甚是甚是。戈登今日来此畅谈，亦甚服弟之营垒坚固、号令严肃，但言少好炮。吾观近日认真办事者，外间尚有公论。如弟元年初进金陵，远近啧有烦言，至二年浮言尽息，三年而众论翕服，从未闻有谤议入吾耳者。盖实见弟办事极有条理，军民之最近者心悦诚服，则远处之浮言亦无由而起。若亲者如杨如鲍，疏者如龚如戈，则尤极口赞叹。不知弟耳中别闻毁言否？如有所闻，亦望置之度外，照常治事到底不懈。

少荃之开花炮若不效，仍恃曾铁桶(贼中呼弟之名)以严断接济破之耳。弟复余十四五日之信，计二十、二十一可到，请即会衔复奏，催少荃西来也。顺问近好。

五月十九日

168、少见多怪难禁风浪

沅弟左右：

初八日接弟初四夜信，具悉一切。

王绍羲、陈万胜阵亡，实深惋惜。地道一二处既穿，则它处亦断难奏效，不必时时急焦也。王可升既不必调至浦口，则当调至无为州听调。上游英、霍、宿、太虽日日告急，然从二月至今，已告急四个月矣，亦闻惯而不惊也。余赴金陵之期，从弟之意暂缓起行，以少荃将到之日为定。弟以倔强之性，值久劳久郁之后，一见亲人，涕泣一场，大闹一场，皆意中所有之事。然为涕为闹，皆可以发抒积郁，皆可以暗调肝疾。余到在少荃之前四五日方为妥善，望弟届时先寄一信为要。寄谕虽催金陵迅速成功，然无甚苛责之辞，不过寻常因物付物之言，弟不可看得太深。较之昔催向、和之辞松活多矣，亦并无甚倾摘者。弟少见多怪，难禁风浪耳。顺问近好。

乾嘉中督抚秘诀另写。

六月初九日

169、天下之道无诘不伸

沅弟左右：

前日寄弟一缄，昨初一日将六日内所奉廷寄谕旨全录咨弟，并复奏裁勇及洪福瑱事一片，想已收到。弟肝气尚旺，遇有不称意之端必加恼怒，不知近日如何懊闷？实深廑系。天下之道，无感不应，无诘不伸。以吾心之且怜且敬，知外间亦必千里应之，亦必怜弟敬弟，万口同声。弟少耐数月以待之，而后知吾言之不谬也。吾所望于弟者三大端：一守金陵、芜、金，一发皖南北两支游兵，一修贡院赶十一月乡试。三者皆办到，则弟为我挣得十分体面，而弟回家亦心安梦恬矣。

南云、焕文来皖北，途费必须二万。芳圃至宁国，途费亦须万余。弟部各营，除遣资外，亦须有四五万为日用之需。日内须筹八万金解至弟处。目下尚止二万，请先交刘、朱为行粮，可否仍由弟酌之。上海、里下河两处劝捐日内赶办，函牍尚未发出。李世忠之咨今日发矣。前以四百金请李幼泉买参，昨在上海寄来之一两，不知去银若干。余留置弟木柜内，宜以石灰养之，无令沾潮湿之气。弟近不服补剂，余甚以为然，而独参蒸服却无损也。澄弟信寄去查收。顺问近好。

八月初二日

170、弟肝病全靠以心医之

沅弟左右：

初七八日连接初四、五日三信，具悉一切。

萧信卿等初八过此，问知杏南已好，南云则不深知，至以为念。

保举单收到，准于十二日出奏，一字皆不更动。其千总蓝翎可奏可咨者，现虽未定果奏，然要之不更改耳。湖郡、广德既克，皖南自可不派游兵，刘、朱、朱皆来皖北甚好，惟苦无行粮。江西盐厘七万金在途为风所阻，焦灼之至。萧为则七营，吾意仍以遣撤为是。秋纲早开，二十日业经批准。里下河之捐，余只索二十万，盖深知彼间捐事有名无实也。

弟肝气未痊，全靠自己以心医之。弟若不知自爱，懊怒不已，剥丧元气，则真太愚矣。祁幼章方伯宿藻与余同年，其尸葬金陵城中，闻春浦先生派二仆来寻，望弟善视之。陆、涂诸公之尸，余虽有札与上、江两县，均望弟留心寻觅也。顺问近好。

八月初九日

171、小事千万不可再愠气

沅弟左右：

二十一夜亲兵赍到各谢折十六分、安折四十八分，无弟手缄，深为疑虑。文案处接赵煦信，言弟身体不爽快，有云抱病数日，未能搦管。余间亲兵，言吃饭尚如常，不知果否？今日接第十八日一咨，言期票及东饷事，似不以兄去咨为然。此等小事，弟不可郁郁，致又增肝家之病，期票事，余只商之于弟及东征局，并未札饬各营。弟以为不可，则此议立止矣。东征三万事犹小，目下所差以数百万计，岂以三万为有无哉？弟于各大事枢气颇多，此种小事千万不可再扼。吾以后咨文，亦必加意检点也。

大臣告病，第一折请假调养，第二、三折乃能请开缺回籍。弟并未到任，微有不同，拟第一折即请开缺回籍。八月二十七日发，九月发第二折，十月初发第三折，十月底决可成行。余定于九月朔赴金陵畅叙一切。顺问近好。

八月二十二日

172、欲赴金陵却身有微疾

沅弟左右：

自接弟初九、十等日书后，未得续函，不知肝疾及湿症痊愈否？晴苍又言弟肩下乳上生一毒，不知何如？余今日亦有微疾，似感寒者。本不要紧，惟日内将赴金陵，百务聚集，不能办事，遍身骨节疼，懒于见人，何以了此杂务？深为焦灼。顺问近好。略愈即请写数行慰我。

八月二十四日

173、弟告病之折今日出奏

沅弟左右：

十三日研发保举折，今日已奉谕旨，兹速抄寄弟处。此间诸色人等俱已收拾起程，难办饬知，请弟在金陵办印板。饬知原单，自护商局炮船以下，余裁去未奏。一则以地方及盐务公官尚须商核。一则南坡宜用夹片婉陈，非开单所能挽回，一则护商局名目亦不足包括以下诸人也。惟张佑之已附折末，而批旨似未全准，余微改一二处，当面再告弟也。

弟告病之折今日出奏，原折抄寄弟阅。不请开缺，则不能回籍，故径请开缺为是。此问近好。

八月二十七日

174、余于初一登舟至金陵

沅弟左右：

自接弟初十日书后，未得续函，实深悬系。二十七夜将接奉保单业蒙俞允之旨抄寄弟处，请弟刻刷饬知，想日内已赶办矣。

二十九日接澄弟信，兹特寄去。尧阶亦有信照收。李臣荣送其兄之柩，二十七日到此，今日尚未开行。余准于初一日登舟，民船逆风，到金陵恐不能速。顺问近好。

八月三十日

175、初七日必抵金陵

沅弟左右：

初三日寄去一信并调万、忠公牍，想经接到。本日至芜湖，接丁雨生信，知八月杪解弟处十万金，稍以为慰。日内正以弟处太窘为虑也。若无逆风，余于初七日必抵金陵。术者选于初十日入署大吉，应否一到即搬入，抑或初八九住舟，初十再行搬入，俟到后商定。寿诗一卷先送。顺问近好。

九月初五日夜

176、沅弟已准开缺回籍调理

澄弟左右：

八月十七日来信于九月十二接到，二十一日来信于初七日接到，二十五日东征局排递弟信于十三日接到，内有纪鸿一文一诗，具悉一切。

余于初一日自安庆起行，初七日到金陵，初十日入署，内外平安之至。沅弟湿毒未愈，而精神尚极完足。肝疾虽深，而亦尚能自持，不至遽损真元。惟夜睡多不成寐，不知何日始得痊愈？初十日奉到谕旨，准其开缺回籍调理，恩赏人参六两。大约九月底十月初可以起行，十一月初三日或可到家赶上祭期也。

纪鸿之文，万无中举之理。如侥幸中试，送贺礼者，似亦不宜全却，请弟斟酌。择其应收者收之，其为数太多者，非旧日亲友者婉言璧之。工夫太早，中则必为有识者所笑，亦可俱也。顺问近好。

九月十四日

177、于初三日将督篆交与少荃

澄、沅弟左右：

久不接沅弟信，悬系之至。过武汉时，杜小舫于二十四日寄信，中二语云：“沅帅精神尚旺，气体似弱。”惟言司道俱传谕不必禀见，虽非出自沅弟之意，然沅之难于应酬，亦可想矣。病势沅重，不知到长沙后果大愈否？

澄弟十月十九之信，此间于十一月初三日接到。张紫莲司马久有求署事之意，余虽于意诚函中道及，其不回衡局，上峰或无恶意。

六十侄女之病稍痊愈否？医家内伤之说，当不可信。昔刘蓝舟言彭有十内伤危在旦夕，累私向余言之。今蓝舟物故十年，而有十无恙。德六爹病纠缠太久，诚可虑耳。

余于初三日将督篆交与少荃，仍奏明暂管盐务。主考于初四日进城，初六日进贡院，乡试入场大约一万三千余人。湖北军务肃清，余月内当不必遽起程也。余详日记中。顺问近好。

十一月初五日

178、十七日仍接督篆

澄、沅弟左右：

十一月二十日、二十三日接澄弟十月十九、二十八日两次安信，十八日接沅弟十一月初六岳州安信，具悉一切。

暘谷叔祖这尔仙逝。年来本房中丧事均寿算不高，而东阳祖体素强健，尤不似不得周甲之人。远人闻之，殊切哀悼。兹寄去祭帐一幅、奠敬三十两，望弟送交添梓坪为要。

科九、鼎三两侄字姿俱好。鼎三善读书，大慰大慰。温弟蕴奇未发，将来其食报于此子乎？

此间近俱平安。余于十七日仍接督篆，少荃中水之病已十愈其六，余今日进闱看视，尚有余热未净。其季弟幼荃已到，同住闱中，尚不寂寞。澄弟谓城中住扎万人太多，所论极是。然昨日科场士子万余在城，与兵勇并无半点口舌，实算安静。沅弟与余约定，苟有银钱，即随时裁撤。今冬纵不能撤，明春必遣撤也。

盐务日有起色。目下淮南之盐以泰州河涸不能出江为苦，淮北之盐以洪泽湖冻不能运淮为苦，新春当大旺矣。沅弟嘱抄奏议，自腊月起，每次信内抄几篇，圈批付回，即以此为兄弟谈文可也。顺问近好。

十一月二十四日

179、弟宜养病暂缓出山

沅浦弟左右：

十七日接奉三月初八日寄谕，首行军机大臣之上少议政王三字，殊堪大诧。以前无不有此三字者，虽恭王病假之时，亦尚有之。三月初六日寄谕亦尚有之，若非生死大变，则必斥逐，不与闻枢密大政矣。此事关系绝大，不胜悚惧。

顷又闻河南之贼窜至山东单县、汶上，僧邸亦追至汶上。汶上去山东省城仅二百余里，去直隶境亦二百余里，深为可虑。

有识之士与相爱之友多劝弟暂缓出山。余意亦欲弟久养病躯，闭户三年，再行出膺艰巨。若各路不靖，则恐又有征召之旨。弟身体未痊，总宜再三斟酌。如有复奏之疏，专人至鄂，搭洋船至金陵，由余代递，最为妥页，免致兄弟辞意两歧也。

三月十八日

180、堅忍豁達則四面坦途

澄、沅弟左右：

擒匪全大湖北，任、賴、牛、李等股與成大吉之叛卒勾結在黃、孝、羅、麻一帶，張總愚亦在襄、樊一帶。余調劉銘傳九千人由周家口馳援黃州，不知趕得及否。聞關東之騎馬賊甚為猖獗，劉印渠帶兵至山海關防堵。廣東一股亦不易了。

天下紛紛，沅弟斷不能久安，與其將來事變相迫，倉卒出山，不如此次仰體聖意，假滿即出。余十五之信，四分勸行，六分勸藏，細思仍是未妥。不如兄弟盡力王事，各懷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之志，終不失為上策。沅信于毀譽禍福置之度外，此是根本第一層工夫。此處有定力，到處皆坦途矣。

十二月二十五日

181、哥老会之事不必曲为搜求

澄弟左右：

八月初六日接第十八山枣一缄；初九日沅弟寄到弟七月十九与沅之函，具悉一切。

哥老会之事，余意不必曲为搜求。左帅疏称要拿沈海沧，兄未见其原折，便中抄寄一阅。提镇副将，官阶已大，苟非有叛逆之实迹实据，似不必轻言正法。如王清泉，系克复金陵有功之人，在湖北散营，欠饷尚有数成未发。既订金陵，则欠饷不清不能全归咎于湖北，余亦与有过焉。因欠饷不清，则军装不能全缴，自是意申之事。即实缺提镇之最可信为心腹者，如萧孚泗、朱南桂、唐义训、熊登武等，若有意搜求，其家亦未必全无军装，亦难保别人不诬为歌老会首。余意凡保至一、二、三品武职，总须以礼貌待之，以诚意感之。如有犯事到官，弟在家常常缓颊而保全之。即明知其哥老会，唤至密室，恳切劝谕，令其首悔而贷其一死。惟柔可以制刚狠之气，惟诚可以化顽梗之民。即以吾一家而论，兄与沅弟带兵，皆以杀人为业，以自强为本；弟在家，当以生人为心，以柔弱为用，庶相反而适以相成也。

孝风为人，余亦深知，在外阅历多年，求完善者实鲜。余外病全去，尚未复元。初九抵周家口，此间或久住。余祥日记中。顺问近好。

八月初十日

182、富贵常蹈危机

澄弟左右：

正月初六日起行，十五日抵徐州，十九接印。近又两奉寄谕，令回金陵。文武官绅，人人劝速赴江宁。申夫自京归，备述都中舆论亦皆以回任为善，辞官为非。兹拟于二月移驻金陵，满三个月后，再行专疏奏请开缺。连上两疏，情辞务极恳至，不肯作恋栈无耻之徒；然亦不为悻悻小丈夫之态。允准与否，事未可知。

沅弟近日迭奉谕旨，谴贵严切，令人难堪。固由劾官、胡二人激动众怒，亦因军务毫无起色，授人以口实；而沅所作奏章，有难免于讪笑者。计沅近日郁抑之怀，如坐针毡之上。

霞仙系告病引退之员，忽奉严旨革职。云仙并无降调之案，忽以两淮运使降补。二公皆不能无郁郁。大约凡作大官，处安荣之境，即时时有可危可辱之道，古人所谓富贵常蹈危机也。纪泽腊月信言宜坚辞江督，余亦思之烂熟。平世辞荣避位，即为安身良策；乱世仅辞荣避位，尚非良策也。

二月初五日

183、以硬字法冬藏之德以悔字启春生之机

沅弟左右：

接李少帅信，何春霖因弟复奏之片言省三系与任逆接仗、霖军系与赖逆交锋，大为不平，自奏伤疾举发，请开缺调理。又以书告少帅，谓弟自占地步。弟当此百端拂逆之时，又添此至交齟齬之事，想心绪益觉难堪。然事已如此，亦只有逆来顺受之法，仍不外悔字诀、硬字诀而已。

朱子尝言：悔字如春，万物蕴蓄初发；吉字如夏，万物茂盛已极；吝字如秋，万物始落；凶字如冬，万物枯凋。又尝以元字配春，亨字配夏，利字配秋，贞字配冬。兄意贞字即硬字诀也。弟当此艰危之际，若能以硬字法冬藏之德，以悔字启春生之机，庶几可挽回一二乎？

闻左师近日亦极谨慎，在汉口气象如何？弟曾闻其略否？申夫阅历极深。若遇危险之际，与之深谈，渠尚能于恶风骇浪之中默识把舵之道，在司道中不可多得也。

三月初二日

184、时势所逼惟有度日如年

澄弟左右：

闻弟与内人白发颇多，吾发白者尚少，不及十分之一。惟齿落较多，精神亦尚能支持下去。诸事棘手，焦灼之际，未尝不思遁入眼闭箱子之中，昂然甘寝，万事不视，或比今日人世差觉快乐。乃焦灼愈甚，公事愈烦，而长夜快乐之期杳无音信。且又晋阶端揆，责任愈重，指摘愈多。人以极品为荣，吾今实以为苦懊之境。然时势所处，万不能置事身外，亦惟有做一日和尚撞一天钟而已。

哥老会匪，吾意总以解散为是，顷已刊刻告示，于沿江到处张贴，并专人至湖南发贴。兹寄一张与弟阅看。人多言湖南恐非乐土，必有劫数。湖南大乱，则星冈公之子孙自须全数避乱远出。若目前未乱，则吾一家不应轻去其乡也。

南岳碑文，得闲即作。吾所欠文债甚多，不知何日可偿也。此间雨已透足，夏至插禾尚不为迟，但求此后晴霁耳。六月初六日

理财篇

1、买楚善叔田业事

孙男国藩跪禀祖父大人万福金安：

六月初七日发家信第九号。二十九日早接丹阁十叔信，系正月二十八日发。始知祖父大人于二月间体气违和，三月已全愈，至今康健如常。家中老幼均吉。不胜欣幸。

四弟于五月初九寄信、物于彭山岷处，至今尚未到，大约七月可到。

丹阁叔信内言去年楚善叔田业卖与我家承管，其中曲折甚多。添样坪借钱三百四十千，其实只三百千，外四十千系丹阁叔兄弟代出。丹阁叔因我家景况艰窘，勉强代楚善叔解危，将来受累不浅。故所代出之四十千，自去冬至今，不敢向我家明言。不特不敢明告祖父，即父亲、叔父之前，渠亦不敢直说。盖事前说出，则事必不成；不成则楚善叔逼迫无路，二伯祖母奉养必阙，而本房日见凋败，终无安静之日矣。事后说出，则我家既受其累，又受其欺，祖父大人必怒，渠更无辞可对，无地自容。将此事写信告知孙男，托孙原其不得已之故，转某告祖父大人。现在家中艰难，渠所代出之四十千，想无钱可以付渠。八月心斋兄南旋，孙拟在京借银数十两，付回家中归楚。

此項大約須臘月底可到，因心齋兄走江南回故也。

孫此刻在京光景漸窘。然當京官者，大關皆東扯西支，從無充裕之時，亦從無凍餓之時。家中不必系懷。孫現經管長郡會館事，公項存件亦已無幾。孫日內身體如恒，九弟亦好。甲三自五月二十三日起病，至今雖全愈，然十分之申，尚有一二分未盡復歸。刻下每日吃炒米粥二餐，泡凍米吃二次，乳已全無，而伊亦要吃。據醫云此等乳最不養人，因其夜哭甚，不能遽斷乳。從前發熱煩躁，夜臥不安，食物不化及一切諸患，此時皆已去盡，日日嬉笑好吃。現在尚服補脾之藥，大約再服四五帖，本体全復，即可不藥。孫婦亦感冒三天，鄭小珊云服涼藥後，須略吃安胎藥。目下亦健爽如常。

甲三病時，孫婦曾於五月二十五日跪許裝修家中觀世音菩薩金身。伏求家中今年酬愿。又言西冲有壽佛神象，祖母曾叩許裝修，亦系為甲三而許。亦求今年酬謝了愿。

梅霖生身後事，辦理頗如意，其子可於七月扶柩回南。同鄉各官如常。家中若有信來，望將王率五家光景寫明。

肅此謹其祖父母親大人萬福金安。

六月二十九日

2、收到家中信物

男國藩跪稟父親大人萬福金安：

五月十八日發家信第八號，知家中已經收到。六月初七發第九號，內有男呈祖父稟一件，國荃寄四弟信一件。七月初二發第十號，內有黃芽白菜子。不知俱已收到否？

男等接到父親歸途三次信：一系河間二十里鋪發，一汴梁城發，一武昌發。又長沙發信亦收到。六月二十九接丹閣叔信。七月初九彭山岷到京，接到四弟在省所寄“經世文編”一部、慎治堂“四書”“周易”各一部、小皮箱三口，有布套龍須草席一床、信一件，又叔父手書。得悉一切：譜已修好，楚善叔事已有成局，彭山岷處兌錢四十千文。外楚善叔信一件，岳父信一件。七月二十七日接到家信二件：一系五月十五在家寫，一系六日二十七在省寫。外歐陽牧云信一，曾香海信一，心齋家信二，荊七信一，俱收到。彭山岷進京，道上為雨泥所苦，又值黃河水漲，渡河時大費力，行李衣服皆濕。惟男所寄書，渠收貯箱內，全無潮損，真可感也。到京又以腊肉、蓮、茶送男。渠於初九晚到，男於十三日請酒。十六日將四十千錢交楚。渠於十八日賃住黑市，離城十八里，系武會試進場之地。男必去送考。

男在京身體平安，國荃亦如常。男婦於六月二十三、四感冒，服藥數帖全愈，又服安胎藥數帖。孫紀澤自病全愈後，又服補劑十餘帖，辰下體已復元。每日行走歡呼，雖不能言，已无所

不知。食粥一大碗，不食零物。仆婢皆如常。

周贵已荐随陈云心回南，其人蠢而负恩。肖祥已跟别人，男见其老成，加钱呼之复来。

男目下光景渐窘，恰有俸银接续，冬下又望外官例寄炭资，今年尚可勉强支持。至明年则更难筹画。借钱之难，京城与家乡相仿，但不勒追强逼耳。

前次寄信回家，言添梓坪借项内，松轩叔兄弟实代出钱四十千，男可寄银回家，完清此项。近因完彭山妃项，又移徙房屋，用钱日多，恐难再付银回家。男现看定屋在绳匠胡同北头路东，准于八月初六日迁居（初二日已搬一香案去，取吉日也。）棉花六条胡同之屋，王翰城言冬间极不吉，且言重庆下者不宜住三面悬空之屋。故遂迁移绳匠胡同房。每月大钱十千，收拾又须十余千，心斋借男银已全楚。渠家中付来银五百五十两，又有各项出息。渠言尚须借银出京，不知信否。

广东事前已平息，近又传闻异辞。参赞大臣隆文已病死，杨芳已告病回湖南。七月间又奉旨派参赞大臣特依顺往广东查办。八月初一日，又奉旨派玉明往天津，哈郎阿往山海关。

黄河于六月十四日开口。汴梁四面水围，幸不淹城。七月十六，奉旨派王鼎、慧成往河南查办。现闻泛滥千里，恐其直注洪泽湖。又闻将开捐名“豫工”，例办河南工程也。

男已于七月留须。楚善叔有信寄男，系四月写，备言其苦。近闻衡阳田已卖，应可勉强度日。戊戌冬所藉十千二百，男曾言帮他。曾禀告叔父，未禀祖父大人，是男之罪，非渠之过。其余细微曲折，时成时否，时明买，时独买，叔父信不甚详明，楚善叔信甚详，男不敢尽信。总之，渠但免债主追逼，即是好处。第目前无屋可住，不知何处安身？若万一名亲幼子栖托无所，则流离四徙，尤可怜悯。以男愚见，可仍使渠住近处，断

不可住衡陽。求祖父大人代渠謀一安居。若有余資，則佃田耕作。又求父親寄信問朱堯階，備言楚善光景之苦與男關注之切，問渠所營產業，可佃與楚善耕否？渠若允從，則男另有信求堯階，租谷須格外從輕。但路太遠，至少亦須耕六十畝，方可了吃。堯階壽屏，托心齋帶回。

嚴麗生在湘鄉不理公事，簠簋不飭，聲名狼籍。如查有真實劣迹，或有上案，不妨抄錄付京，因有御史在男處查訪也，但須機密。

四弟、六弟考試，不知如何？得不足喜，失不足忧，總以發憤讀書為主。史宜日日看，不可間斷。九弟閱“易知錄”，現已看至隋朝。溫經須先窮一經。一經通後，再治他經，切不可兼營并鶩，一無所得。厚二總以書熟為主，每日讀詩一首。

右謹稟父母親大人萬福金安

八月初三日

3、迁屋及送银物诸事

男国藩跪禀父母大人万福金安

八月初三日，男发家信第十一号。信甚长，不审已收到否？十四日接家信，内有父亲、叔父并丹阁叔信各一件。得悉丹阁叔入泮，且堂上各大人康健，不胜欣幸。

男于八月初六日移寓绳匠胡同北头路东。屋甚好，共十八间，每月房租京钱二十千文。前在棉花胡同，房甚罔仄。此时房屋爽垲，气象轩敞。男与九弟言，恨不能接堂上各大人来京住此。

男身体平安。九弟亦如常，前不过小恙，两日即愈，未服补剂。甲三自病体复元后，日见肥胖，每日欢呼趋走，精神不倦。家妇亦如恒。九弟“礼记”读完，现读“周礼”。

心斋兄于八月十六日，男向渠借钱四十千，付至家用，渠允于到湘乡时，送银二十八两，交勤七叔处转交男家，且言万不致误。男订待渠到京日偿还其银。若到家中，不必还他。又男寄有冬菜一簋、朱尧阶寿屏一付，在心斋处。冬菜托交勤七叔送至家，寿屏托交朱嘯山转寄香海处，月内准有信去。王睢圆处，去冬有信去，至今无回信，殊不可解。

颜字不宜写白摺，男拟改临褚、柳。去年跪托叔父大人之事，承已代觅一具，感戴之至，叩首万拜。若得再觅一具，即于今冬明春办就更妙，敬谢叔父，另有信一函。在京一切，自知谨慎。

男跪稟 八月十七日

4、谢叔父代劳办理寿具

孙男国藩跪禀祖父母大人万福金安：

三月十一日发家信第四号，四月初十、二十三发第五号、第六号。后两号皆寄省城陈家。因寄有银、(什/侵)、笔帖等物，待诸弟晋省时，当面去接。四月二十一日接壬寅第二号家信，内祖父父亲叔父手书各一、两弟信并诗文俱收。伏读祖父手谕，字迹与早年相同，知精神较健。家中老幼平安，不胜欣幸。游子在外，最重惟平安二字。

承叔父代办寿具，兄弟感恩，何以图服！湘潭带漆，必须多带。此物难辨真假，不可邀人去同买，反有奸弊，在省考试时，与朋友问看漆之法，多问则必能知一二。若临买时，向纸行邀人同去，则必吃亏。如不知看漆之法，则今年不必买太多，待明年讲究熟悉，再买不迟。今年漆新寿具之时，祖父母寿具必须加漆。以后每年加漆一次，四具同加，约计每年漆钱多少？写信来京，孙付至省城甚易。此事万不可从俭。子孙所为报恩之处，惟此最为切实，其余皆虚文也，孙意总以厚漆为主，由一层以加至数十层，愈厚愈坚。不必多用瓷灰、夏布等物，恐其与漆不相胶粘，历久而脱壳也。然此事孙未尝经历讲究，不知如何而后尽善。家中如何办法，望四弟详细写信告知，更望叔父教训诸弟经理。

家心斋兄去年临行时，言到县即送银二十八两至我家。孙因十叔所代之钱，恐家中年底难办，故向心斋通挪，因渠曾挪

过孙的。今渠既未送来，则不必向渠借也。家中目下敷用不缺，此孙所第一放心者。孙在京已借银二百两。此地通挪甚易，故不甚窘迫，恐不能顾家耳。

曾孙姊妹二人体甚好。四月二十三日已种牛痘。牛痘万无一失，系广东京官设局济活贫家婴儿，不取一钱。兹附回种法一张，敬呈慈览。湘潭、长沙皆有牛痘公局，可借乡间无人知之。

英夷去年攻占浙江宁波府及定海、镇海两县。今年退出于波，攻战乍浦，极可痛恨。京城人心安静如无事时，想不日可殄灭也。

孙谨稟 四月二十七日

5、余以翰林院侍讲升用

诸位老弟足下：

正月间曾寄一信与诸弟，想已收到。二月发家信对其匆忙，故无信与弟。

三月初六已刻，奉上谕于初十可大考翰詹。余心甚着急，缘写作俱生，恐不能完卷。不图十三日早见等第单，余名次二等第一。遂得仰荷天恩，赏擢不次，以翰林院侍讲升用。格外之恩，非常之荣，将来何以报称！惟有时时惶悚，思有补于万一而已。

兹因金竺虔南旋之便，付回五品补服四付、水晶顶二座、阿胶二封、鹿胶二封、母亲耳环一变。竺虔到省时，老弟照单查收。阿胶系毛寄云所赠，最为难得之物，家中须慎重用之。

竺虔曾借余银四十两，言定到省即还。其银以二十二两为六弟、九弟读书省城之资，以四两为弟买书买笔之资，以六两为四弟、季弟衡阳从师束苴之资，以四两为买漆之费——即每岁漆一次之谓也，以四两为欧阳太岳母奠金。贤弟接到银后，各项照数分用可也。此次竺虔到家，大约在五月节后，故一切不详写。待摺差来时，另写一详明信付回，大约四月半可到。贤弟在省如有欠用之物，可写信到京，要我付回。

另付回大考名次及升降一单照收。余不具述。

兄国藩手草 三月十九日

6、稟國庫短銀查辦事

男國藩跪稟父母親大人萬福金安：

三月二十日，男發第三號信，二十四日發第四號信，諒已收到。托金竺虔帶回之物，諒已照信收到。男及男婦孫男女皆平安如常。男因身子不甚壯健，恐今年得差勞苦，故現服補藥，預為調養。已作丸藥二單。考差尚無信，大約在五月初旬。

四月初四，御史陳公上摺直諫。此近日所僅見，朝臣仰之如景星慶雲。茲將摺稿付回。三月底盤查國庫，不對數銀九百二十五萬兩。歷任庫官及查庫御史，皆革職分賠，查庫王大臣亦攤賠。此從來未有之巨案也。湖南查庫御史有石承藻、劉夢蘭二人，查庫大臣有周系英、劉權之、何凌漢三人。已故者，令子孫分賠。何家須賠銀三千兩。

同鄉唐詩甫(李杜)選陝西靖邊縣，於四月二十一日出京。王翰城選山西冀寧州知州，於五月底可出京。余俱如故。

男二月接信後，至今望信甚切。

男謹稟 四月二十日

7、托人带银物至家

男國藩跪稟父母亲大人万福金安：

男在四川，于十一月二十日还京。彼时无摺并回南，至十二月十六始发家信。十二月除夕又发一信，交曾受恬处。受恬名兴仁，善化丙子举人，任江西分宜县知县。十年进京引见，正月初四出都，迂道由长沙回江西。男与心斋各借银壹百两与渠作途费男又托渠带银三百两，系蓝布密缝三包。鹿胶二斤半，阿胶二斤共一包，高丽参半斤一包，荆七银四十两一包。又信一封，交陈宅，托其代为收下，面交六弟、九弟。大约二月下旬可到省。受恬所借之银百两，若在省能还更好。若不能还，亦不必急索。俟渠到江西必还，只订定妥交陈宅，毋寄不可靠之人耳。若六月尚未收到，则写信寄京。男作信至江西催取也。

陈岱云之贤配于证月八日仙逝。去年岱云病时，曾经割臂疗夫。十二月初二日生一子，小大平安。至除夕得气痛病，正月初三即服人参，初八长逝。岱山哀伤异常，男代为经理一切。二十三日开吊，男赍银十六两。陈宅共收赍仪三百二十余两。

二十二夜，男接家信，得悉一切，欣喜之至。蕙妹移寓竹山湾自好，但不知作何局面。待聘妹夫恐不谙耕作事，不宜写田作也。祖父大人七旬晋一大庆，不知家中开筵否？男在京仅一席，以去年庆寿故也。祖母大人小恙旋愈，甚喜。以后断不可上楼，不可理家事。叔父大人之病，不知究竟何如？下次求详书示知。

男前次信回，言付銀千兩至家。以六百為家中完債及零用之費，以四百為饋贈戚族之用。昨由受恬處寄歸四百，即分送各戚族可也。其餘六百，朱嘯山處既兌錢百三十千，即除去一百兩，四月間再付五百回家，與同鄉公車帶回，不同縣者亦可。男自有斟酌也。

男自四川歸後，身體發胖，精神甚好。夜間不出門。雖未畜車，而每出必以車，無一處徒步。保養之法，大人盡可放心。男婦及孫男女皆平安。陳岱云十二月所生之子，亦雇奶媽在男宅抚养。其女在鄭小山家抚养。本家心齋，男待他甚好，渠亦凡事必問男。所作詩賦，男知無不言。馮樹堂於正月十六日來男寓住。目前渠自用功，男尽心與之講究一切。會試後即命孫兒上學，每月脩金四兩。郭筠仙進京，亦在男處住，現尚未到。四川門生已到四人。二月間即考國子監學正。今年正月初三下詔舉行恩科。明年皇太后萬壽，定有覃恩，可請誥封。此男所最為切望者也。去年因科場舞弊，皇上命部議定：以後新舉人到京，皆於二月十五復試；倘有文理紕繆者，分別革職、停科等罰。甚可懼也。

在京一切，男自知慎。余容續陳。

男謹稟 正月二十五日

8、还债赠银只为持盈保泰

孙国藩跪禀祖父母大人万福金安：

二月十四日，孙发第二号信，不知已收到否？孙身体平安，孙妇及曾孙男女皆好。孙去年腊月十八曾寄信到家，言寄家银一千两，以六百为家中还债之用，以四百为馈赠亲族之用。其分赠数目，另载寄弟信中，以明不敢自专之义也。后接家信，知兑嘯山百三十千，则此银已亏空一百矣。顷闻曾受恬丁艰，其借银恐难遽完，则又亏空一百矣。所存仅八百，而家中旧债尚多，馈赠亲族之银，系孙一人愚见，不知祖父母、父亲、叔父以为可行否？伏乞裁夺。

孙所以汲汲馈赠者，盖有二故。一则我家气运太盛，不可不格外小心，以为持盈保泰之道。旧债尽清，则好处太全，恐盈极生亏；留债不清，则好中不足，亦处乐之法也。二则各亲戚家皆贫，而年老者，今不略为资助，则他日不知何如。自孙人都后，如彭满舅曾祖、彭王姑母、欧阳岳祖母、江通十舅，已死数人矣。再过数年，则意中所欲馈赠之人，正不保何苦矣！家中之债，今虽不还，后尚可还。赠人之举，今若不为，后必悔之。

此二者，孙之愚见如此。然孙少不更事，未能远谋，一切求祖父、叔父作主，孙断不敢擅自专权。其银待欧阳小岑南归，孙寄一大箱，衣物银两概寄渠处，孙认一半车钱。彼时再有信回。

孫謹稟 三月初十日

9、借纹银须多還元丝银

男国藩跪禀父母亲大人万福金安：

十月初二，男发十五号家信。二十八日接到手谕第九号，系九月底在县城所发者。

男等在京平安。男身上癣毒至今未得全好。中间自九月中旬数日，即将面上全愈，毫无疤痕，系陈医之力，故升官时召见无陨越之虞。十月下半月，又觉微有痕迹，头上仍有白皱皮，身上尚如九月之常。照前七八月，则已去其大半矣。一切饮食起居，毫无患苦。四弟、六弟用功皆有定课，昨二十八始开课作文。孙男纪泽”郑风”已读毕，”古诗十九首”亦已读毕。男妇及三孙女皆平顺。

前信言宗毅然家银三十两，可将谢山益家一项去还。顷接山益信，云渠去江西时，嘱其子办苏布平元丝银四十两还我家，想送到矣。如已到，即望大人将银并男前信送毅然家。渠是纹银，我还元丝，必须加水，还他三十二两可也。萧辛五处鹿胶，准在今冬寄到。

初十皇太后七旬万寿，皇上率千官行礼，四位阿哥皆骑马而来。七阿哥仅八岁，亦骑马雍容，真龙种气象。十五日皇上颁恩诏于太和殿。十六日又生一阿哥，皇上于辛丑年六秩，壬寅年生八阿哥，乙巳又生九阿哥，圣躬老而弥康如此。

男得请封章，如今年可用玺，则明春可寄回；如明夏用玺，则秋间寄回。然既得诏旨，则虽诰轴未归，而恩已至矣。望祖

父先換藍頂，其四品補服，候男在京寄回，可與誥軸并付。湖南各家俱平安。余俟續具。

男謹稟 十月二十九日

10、手示杜门谢客深为庆幸

男国藩跪禀父母亲大人万福金安：

乙巳十一月二十二日发家信十七号。其日同乡彭棣楼放广西思恩府知府。二十四日，陈岱云放江西吉安府知府。岱云年仅三十二岁，而以翰林出为太守，亦近来所仅见者。人皆代渠庆幸，而渠深以未得主考、学政为恨。且近日外官情形，动多掣肘，不如京官清贵安稳，能得外差，固为幸事，即不得差，亦可读书养望，不染尘埃。岱云虽以得郡为荣，仍以失去玉堂为悔。自放官后，摒挡月余，已于十二月二十八出京。是夕渠有家书到京，男拆开。

接大人十一月二十四所示手谕，内叔父及九弟季弟各一信、彭弗庵表叔一信，具悉家中一切事。前信言莫管闲事，非恐大人出入衙门，盖以我邑书吏欺人肥己，党邪嫉正，设有公正之乡绅，取彼所鱼肉之善良而扶植之，取彼所朋比之狐鼠而锄抑之，则于彼大有不便，必且造作谣言，加我以不美之名，进谗于官，代我构不解之怨。而官亦阴庇彼辈，外虽以好言待我，实则暗笑之而深斥之，甚且当面嘲讽。且此门一开，则求者踵至，必将日不暇给，不如一切谢绝。今大人手示，亦云杜门谢客。此男所深为庆幸者也。

男身体平安。热毒至今未好，涂药则稍愈，总不能断根。十二月十二日，蒙恩充补日讲起居注官。二十二日，又得充文渊阁直阁事。两次恭谢天恩，兹并将原摺付回。讲官共十八人，

滿八缺，漢十缺。其職司則皇上所到之處，須輪四人侍立。直閣事四缺，不分滿漢，其職司則皇上臨御經筵之日，四人皆侍立而已。

四弟、六弟皆有進境。孫男讀書已至“陳風”。男婦及孫女等皆好。

歐陽牧云有信來京，與男商請封及荐館事。二事男俱不能應允。故作書宛轉告之。外辦江綢套料一件、高麗參二兩、鹿膠一斤、對聯一付，為岳父慶祝之儀。恐省城寄家無便，故托彭棣樓帶至衡陽學署。

朱堯階每年贈谷四十石，受惠太多，恐難為報，今年必當辭却。小斗四十石不過值錢四十千，男每年可付此數到家，不可再受他谷，望家中力辭之。毅然家之銀想已送矣；若未遂，須秤元銀三十二兩，以渠來系紋銀也。

男有挽聯，托岱云交蕭辛五轉寄毅然家，想可無誤。岱云歸，男寄有冬菜十斤、阿膠二斤、筆四枝、墨四條、同門錄十本。彭棣樓歸，男寄有藍頂二個、四品補服四付，俱文蕭辛五家轉寄。伏乞查收。

男謹稟 五月初三日

11、余连升官四级并托银与家

侄国藩敬禀叔父婶母大人万福金安：

新年两次禀安，未得另书敬告一切。侄以庸鄙无知，托祖宗之福荫，幸窃禄位，时时抚衷滋愧。兹于本月大考，复荷皇上天恩，越四级而超升。侄何德何能堪此殊荣！常恐祖宗积累之福，自我一人享尽，大可惧也，望叔父作书教侄，幸甚。

金竺虔归，寄回银五十两。其四十两用法：六弟、九弟在省读书用二十六两，四弟、季弟学俸六两，买漆四两，欧阳太岳母奠金四两。前第三号信业已载明矣。后又有十两，若作家中用度则嫌其太少，添此无益，灭此无损。侄意戚族中有最苦者，不得不些须顾送。求叔父将此十金换钱，分送最亲最苦之处。叔父于无意中送他，万不可说出自侄之意，使未得者有觖望有怨言。二伯祖母处，或不送钱，按期送肉与油盐之类，随叔父斟酌行之可也。

侄谨禀 六月十七日

12、拟每年寄银家用

澄侯、子植、季洪三弟左右：

十月十九日温甫弟出京。二十日吾发第十五号家信，不知此时收到否？吾目疾尚未全好，此次尚不能写信呈堂上，故仍以书告诸弟。

前九月十八日蒙皇上天恩，派稽察中书科事务。十月初二一信，因恐张楠皆到迟，故未写。二十日一信，因六弟出京，诸事仓惶，又忘写也。稽察中书科向系于阁学四人中钦派一人，只算差使，不算升官。其属员有中书六人、笔帖式八人。其所管之事为册封诰命。凡封亲王用金册，封郡王用银册，封贝勒、贝子以下用龙边笺册，封镇国公以下及文武五品以上官俱用诰命，六品以下俱用敕命。以上皆在中书科缮写。予于十八日奉旨派出。十九日具摺谢恩。兹将原摺寄回，系在圆笔帖式所写，故字甚丑。

前六弟归时，予曾寄母零用银五两，内人寄岳母零用银二两，因思予在京多年，并未寄零钱与婶母使用，且四位弟妇买棉买麻亦极窘迫。嗣后每年予所寄亲族银内当添母亲、婶母零用钱各四千、四位弟妇零用钱各三千，每年共二十千。今年张楠皆处银到，澄弟即将各亲族处照单分送。又将婶母(四千)及四位弟妇(各三千)零用银分送(母亲今年已有银五两，不必再送)。以后每年照今年为例。上半年春俸，予寄五六十两归，以为家中用度。其有不足，望家中设法张罗。下半年秋俸，予

寄五六十兩歸，以為各親族幫項及母親、婢母、四位弟婦零用之項(去年所開之單，計共八十千，若添家中此項，則共百千矣。不知須銀多少，乞澄弟告知。)予之寄以今年為常規，家中所送親族者，亦望於今年舉行定例。惟孟學公之孫赴考者，今年在省，不知曾送給否？若未送，望按名補送，以為買筆之需。至要至要，一切萬祈照單施行。

予身體平安，家中大小皆如常。紀澤讀書已讀至“太甲上”。同鄉孫鑒州已到京。余并如故。昨日放定郡王(載銓)季仙九先生至天津辦鹽務，又放耆英、朱鳳標至山東辦鹽務。十一日刑部主事朱壽康(系朱伯韓之胞弟)、戶部主事袁銓、廣西提塘李鵬飛俱因在娼家飲酒，提督府鎖拿交刑部治罪。十月寶中堂(興)沒。昨耆英授大學士，琦善仍得協辦。余容後具。

國藩草 十一月十四日

13、欲置义田以贍贫民

澄侯、温甫、子植、季洪四位老弟足下：

七月十三日接到澄弟六月初七所发第九号家信，具悉一切。吾于六月共发四次信，不知俱收到否？今年陆费中丞丁尤，闰四月无摺差到。故自四月十七发信后，直至五月中旬始再发信，宜家中悬望也。

祖父大人之病，日见增加，远人闻之，实深忧惧。前六月二十日所付之鹿茸片，不知何日可到？亦未知可微有功否？

予之癖病，多年沉痾，赖邹墨林举黄芪附片方，竟得痊愈。内人六月之病亦极沉重，幸墨林诊治，遂得化险为夷，变危为安。同乡找墨林看病者甚多，皆随手立效。墨林之弟岳屏四兄，今年曾到京，寓元通观，其医道甚好，现已归家。予此次以书附墨林家，书内求岳屏至我家诊治祖父大人，或者挽回万一，亦未可知。岳屏人最诚实而又精明，即周旋不到，必不见怪。家中只须打发轿夫大钱二千，不必别有所赠送。渠若不来，家中亦不必去请他。

乡间之谷贵至三千五百，此亘古未有者，小民何以聊生？吾自入官以来，即思为曾氏置一义田，以贍救孟学公以下贫民；为本境置义田，以贍救二十四都贫民。不料世道日苦，予以处境未裕。无论为京官者自治不暇，即使外放，或为学政，或为督抚，而如今年三江两湖之大水灾，几于鸿嗷半天下。为大官

者，更何忍于廉俸之外多取半文乎！是义田之愿，恐终不听偿。然予之定计，苟仕宦所入，每年除供奉堂上甘旨外，或稍有赢余，吾断不肯买一亩田积一文钱，必皆留为义田之用。此我之定计，望诸弟体体谅之。

今年我在京用度较大，借帐不少。八月当为希六及陈体元捐从九品，九月榜后可付照回，十月可到家，十一月可向渠两家索银，大约共须三百金。我付此项回家，此外不另附银也。

率五在永丰有人争请，予闻之甚喜。特书手信与渠，亦望其忠信成立耳。

纪鸿已能行走，体甚壮实。同乡各家如常。同年毛寄云于六月二十八日丁内艰。陈伟堂相国于七月初二仙逝，病系中痰，不过片刻即歿。江南、浙江、湖北皆展于九月举行乡试。闻江南水灾尤甚，恐须再展至十月。各省大灾，皇上焦劳，臣子更宜尤惕之时，故一切外差，皆绝不萌妄想，望家中亦不必悬盼。书不详尽。

兄国藩手草 七月十五日

14、勉迁善改过修德读书

澄侯、温甫、子植、季洪四位老弟足下：

七月初六日接澄弟四月二十六信、五月初一、初八、二十三各信，具悉一切。植弟、洪弟各信亦俱收到。洪弟之书已至，六月初二所发者亦到矣。澄弟回家，至此始算放心。

樊城河内泡沙，如此可怖，闻之心悸。余戊戌年九月下旬在樊城河，半夜忽遭大风，帆散缆断，濒于危殆，后亦许观音戏，至今犹有余惊。以后我家出行者，万不可再走樊城河。戒之记之，敬告子孙可也。

彭山岷苦况如此，良为可怜！一月内外当更求一书以苏涸鲋，但不知有济否耳。此等人谋，亦须其人气运有以承之，如谢博泉之事即鲜实效。若使南翁在彼，当稍有起色矣。

凌荻舟之银，虽周小楼与荻舟之子私相授受，以欺紫嫂，而荻子盖又当受小楼之欺，终吞于周氏之腹而后已。余处现尚存凌银将二百金，拟今年当全寄去。澄弟既将此中消息与孙筱石道破，则此后一概交孙，万无一失。刘午峰曾言赙赠百金，不知今岁可收到否？余今年还凌银须二百，又须另筹二百五十金寄家，颇为枯窘。今年光景大不如去年，然后知澄弟之福星来临，有益于人不浅也。其二百五十金，望澄弟在家中兑与捐职者及进京会试者。总在今冬明春归款，不致有误，但不可以更多耳。

父大人至县城两次，数日之经营，为我邑造无穷之福泽。

上而邑长生感，下而百姓歌颂，此诚盛德之事。但乡民可与谋始，难与乐成。恐历时稍久，不能人人踊跃输将，亦未必奏效无滞。我家倡义风示一邑，但期鼓舞风声而不必总揽全局，庶可进可退，绰绰有余裕耳。

朱明府之得民心，予已托人致书上游，属其久留我邑。若因办饷得手，而遂爱民勤政，除盗息讼，则我邑之受赐多矣。社仓之法，有借无还，今日风俗诚然如此。澄弟所见，良为洞悉时变之言，此事竟不可议举行矣。王介甫青苗之法所以病民者，亦以其轻于借而难于还也。

季弟书中言每思留心于言行之差错，以时时儆惕。余观此语，欣慰之至。凡人一身，只有迁善改过四字可靠；凡人一家，只有修德读书四字可靠。此八字者，能尽一分，必有一分之庆；不尽一分，必有一分之殃。其或休咎相反，必其中有不诚，而所谓改过修德者，不足以质诸鬼神也。吾与诸弟勉之又勉。务求有为善之实，不使我家高曾祖父之积累自我兄弟而剥丧。此则余家之幸也。

余癖疾上身全好，自腰以下略有未净。精神较前三年竟好得几分，亦为人子者仰慰亲心一端。宅内小大上下俱平安。

同乡周子佩丁忧，余送银八两、挽联一付。杜兰溪放山西差。漱六又不得差，颇难为情。写作俱佳，而不可恃如此！曹西垣请分发，将于月半后之官皖中。李笔峰完娶之后，光景奇窘。同乡各家大半拮据。子佩开吊，不足京蚨千串。黄正斋仅送一幢而无奠分。徐芸渠既不吊又不赙。皆同乡所不以为然者也。纪泽近日诗论又稍长进。书不十一，顺候近佳，余候续具。

兄国藩手草 七月初八日

15、官銀亏空并非百姓欠税

澄侯、温甫、子植、季洪四弟足下：

日来京寓大小平安。癖疾又已微发，幸不为害，听之而已。湖南榜发，吾邑竟不中一人。沅弟书中言温弟之文典丽，皇，亦尔被抑。不知我诸弟中将来科名究竟何如？以祖宗之积累及父亲、叔父之居心立行，则诸弟应可多食厥报。以诸弟之年华正盛，即稍迟一科，亦未遽为过时。特兄自近年以来事务日多，精神日耗，常常望诸弟有继起者，长住京城，为我助一臂之力。且望诸弟分此重任，余亦欲稍稍息肩。乃不得一售，使我中心无倚！

盖植弟今年一病，百事荒废；场中又患眼疾，自难见长。温弟天分本甲于诸弟，惟牢骚太多，性情太懒。前在京华不好看书，又不作文，余心即甚忧之。近闻还家以后，亦复牢骚如常，或数月不搦管为文。吾家之无人继起，诸弟犹可稍宽其责，温弟则实自弃，不得尽诱其咎于命运。吾尝见友朋中牢骚太甚者，其后必多抑塞，如吴耘台、凌荻舟之流，指不胜屈。盖无故而怨天，则天必抑不许；无故而尤人，则人必不服。感应之理，自然随之。温弟所处，乃读书人中最顺之境，乃动则怨尤满腹，百不如意。实我之所不解。以后务宜力除此病，以吴耘台、凌荻舟为眼前之大戒。凡遇牢骚欲发之时，则反躬自思：吾果有何不足而蓄此不平之气？猛然内省，决然去之。不惟平心谦抑，可以早得科名，亦且养此和气，可以消减病患。万望

溫弟再三細想，勿以吾言為老生常談，不值一晒也。

王曉林先生(植)在江西為欽差，昨有旨命其署江西巡撫。余署刑部，恐須至明年乃能交卸。袁漱六昨又生一女。凡四女，已殤其二。又喪其兄，又喪其弟，又一差不得，甚矣！窮翰林之難當也。黃麗西由江蘇引見入京，迥非昔日初中進士時氣象，居然有經濟才。王衡臣于閏月初九引見，以知縣用。后于月底搬寓下洼一廟中，竟于九月初二夜無故遽卒。先夕與同寓文任吾談至二更，次早飯時，訝其不起，開門視之，則已死矣。死生之理，善人之報，竟不可解。

邑中勸捐彌補亏空之事，余前已有信言之，萬不可勉強勒派。我縣之亏，亏于官者半，亏于書吏者半，而民則無辜也。向來書吏之中飽，上則吃官，下則吃民。名為包徵包解，其實當徵之時，則以百姓為魚肉而吞噬之；當解之時，則以官為雉媒而播弄之。官索錢糧于書吏之手，猶索食于虎狼之口。再四求之，而終不肯吐。所以積成巨亏，并非實欠在民，亦非官之侵蝕入己也。今年父親大人議定糧餉之事，一破從前包徵包解之陋風，實為官民兩利，所不利者僅書吏耳。即見制台留朱公，亦造福一邑不小。諸弟皆宜極力助父大人辦成此事。惟捐銀彌亏則不宜操之太急，須人人愿捐乃可。若稍有勒派。則好義之事反為厲民之舉。將來或翻為書吏所藉口，必且串通劣紳，仍還包徵包解之故智，萬不可不預防也。

梁侍御處銀二百，月內必送去。凌宅之二百亦已兌去。公車來兌六七十金，為送親族之用，亦必不可緩。但京寓近極艱窘，此外不可再兌也。邑令既與我商辦公事，自不能不往還，然諸弟苟可得已，即不宜常常入署。陶、李二處，容當為書。本邑亦難保無假名請托者，澄弟宜預告之。書不詳盡，余俟續具。

兄國藩手草 九月初五日

16、安排家眷返乡事宜

字谕纪泽儿：

七月二十五日丑正二刻，余行抵安徽太湖县之小池驿，惨闻吾母大故。余德不修，无实学而有虚名，自知当有祸变，惧之久矣。不谓天不陨灭我身，而反灾及我母。回思吾平日隐匿大罪不可胜数，一闻此信，真无地自容矣。小池驿去大江之滨尚有二百里，此两日内雇一小轿，仍走旱路，至湖北黄梅县临江之处即得雇船。计由黄梅至武昌不过六七百里，由武昌至长沙不过千里，大约八月中秋后可望到家。一出家辄十四年，吾母音容不可再见，痛极痛极！不孝之罪，岂有稍减之处！兹念京寓眷口尚多，还家甚难。特寄信到京，料理一切，开列于后：

一、我出京时将一切家事面托毛寄云年伯，均蒙慨许。此时遭此大变，尔往叩求寄云年伯筹划一切，必能俯允。现在京寓并无银钱，分毫无出，不得不开吊收赙仪，以作家眷回南之路费。开吊所得，大抵不过三百金。路费以人口太多之故，计须四五百金。其不足者，可求寄云年伯张罗。此外同乡如黎樾乔、黄恕皆老伯，同年如王静庵、袁午桥年伯，平日皆有肝胆，待我甚厚，或可求其凑办旅费。受人恩情，当为将来报答之地，不可多求人也。哀漱六姻伯处，只可求其出力帮办一切，不可令其张罗银钱，渠甚苦也。

一、京寓所欠之帐，惟西顺兴最多，此外如杨临川、王静庵、李玉泉、王吉云、陈仲鸾诸兄皆多年未偿。可求寄云年伯

及黎、黃、王、袁諸君內擇其尤相熟者，前往為我展緩，我再有信致各處。外間若有奠金來者，我當概存寄云、午橋兩處。有一兩即以一兩還債，有一錢即以一錢還債。若並無分文，只得待我起復后再還。

一、家眷出京，行路最不易。樊城旱路既難，水路尤險，此外更無好路。不如仍走王家營為妥，只有十八日旱路。到清江（即王家營也）時有郭雨三親家在彼，到池州江邊有陳岱雲親家及樹堂在彼，到漢口時，吾當托人照料。江路雖險，沿途有人照顧，或略好些，聞揚州有紅船最穩，雖略貴亦可雇。爾母最怕坐車，或雇一馱轎亦可（又聞驢子雙轎比騾子較好）。然馱轎最不好坐，爾母可先試之。如不能坐，則仍坐三套大車為妥（于馱轎大車之外另雇一空轎車備用，不可裝行李）。

一、開吊散訃不可太濫，除同年同鄉門生外，惟門簿上有來往者散之，此外不可散一分。其單請龐省三先生定。此系無途費，不得已而為之。不可濫也；即不濫，我已愧恨極矣。

一、外間親友，不能不訃告寄信，然尤不可濫。大約不過二三十封，我到武昌時當寄一單來，并寄信稿，此刻不可遽發信。

一、鋪店帳目宜一一清楚，今年端節已全楚矣。此外只有松竹齋新帳，可請省三先生往清，只可少給他，不可欠他的出京。又有天元德皮貨店，請寄云年伯往清。其新猞猯皮褂即退還他，若已做成，即并緞面送贈寄云可也。萬一无錢，皮局帳亦暫展限，但累寄云年伯多矣。

一、西順興帳，自丁未年夏起至辛亥年夏止皆有摺子，可將摺子找出，請一明白人細算一遍（如省三先生、湘寶先生及子彥皆可）。究竟用他多少錢，專算本錢，不必兼算利錢。待本錢還清，然后再還利錢。我到武昌時，當寫一信與蕭沛之三

兄。待我信到后，然后请寄云年伯去讲明可也。总须将本钱、利钱划为两段，乃不至的轆轳不清。六月所借之捐贡银壹百二十余金，须设法还他，乃足以服人。此事须与寄云年伯熟计（其摺子即交与毛，另腾一个带回）。

一、高松年有银百五十金，我经手借与曹西垣，每月利息京钱十千（立有摺子）。今我家出京，高之利钱已无着落，渠系苦人，我当写信与西垣，嘱其赶紧寄京。目前求黎樾乔老伯代西垣清几个月利钱，至恳至恳。并请高与黎见面一次。

一、木器等类，我出京时已面许全交与寄云，兹即一一交去，不可分散于人。虽炕垫炕枕及我坐蓝垫之类、玻璃灯及镜屏之类，亦一概交寄云年伯。盖器本少，分则更少矣。送渠一人，犹成人情耳，锡器、磁器亦交与他。锡器带一木箱回家亦可。其九碗合大圆席者不必带。

一、书籍我出京时一一点明，与尔舅父看过。其要紧者皆可带回：“读礼通考”四套不在要紧之列，此时亦须带回。此外我所不要带之书，惟“皇清经解”六十函算一大部，我出京已与尔舅说明，即赠送与寄云年伯（我带两函出京，将来仍寄京）。文“会典”五十函算一大部，可借与寄云用。自此二部外，并无大部，亦无好板。可买打磨厂油木箱，一一请书店伙计装好，上贯铁钉封皮，交寄云转寄存一庙内，每月出赁钱可也。边袖石借“通典”一函，田敬堂借地图八幅，吴南屏借“梅伯言诗册”，俱往取出带回。

一、大厅书架之后有油木箱三个，内皆法帖之类。其已裱好者可全带回，其未裱者带回亦可送人。家信及外来信，黏在本子上者皆宜带回。地輿图三付（并田敬堂借一分则四分矣），皆宜带回，又有十八省散图亦带回。字画、对联之类，择好者带回；上下木轴均撤去，以便卷成一捆。其不好者太宽者不必

帶，如“畫象贊”、“玄秘塔”之類。做一寬箱封鎖，與書箱同寄一廟內。凡收拾書籍、字畫之類，均請省三先生及子彥幫辦，而牧云一一過目。其不帶者，均用箱寄廟，帶一點單回。

一、我本思在江西歸家，凡本家親友皆以銀錢贈送，今既毫無可贈矣。爾母歸來，須略備接儀，但須輕巧不累贅者，如毡帽、挽袖之類，亦不可多費錢。如鹵沙膏、眼藥之屬亦宜帶些，高麗參帶半斤。

一、紀澤宜做棉袍褂一付、靴帽各一，以便向祖父前叩頭承歡。

一、王雁汀先生寄書，有一單，我已點與子彥看。記得乾隆二集系王世兄取去，五集系王太史(郭敏)向劉世兄借去，余劉世兄取去者有一片。此外皆在架上，可送還他。

一、苗仙鹿寄賣之書：“聲訂”“聲讀表”共一種、“毛詩韻訂”一種、“建首字讀本”，想到江西銷售幾部。今即不能，可將書架頂上三種各四十餘部還他，交黎樾喬老伯轉交。

一、送家眷出京，求牧云總其事。如牧云已中舉，亦求于復試後，九月二十外起行，由王家營水路至漢口，或不還家，仍由漢口至京會試可也。下人中必須羅福、盛貴，若沈詳能來更好，否則李長子亦可。大約男仆須四人，女仆須三人。九月二十前後必須起程，不可再遲。一定由王家營走，我當寫信托沿途親友照料。

一、水陸途費約計三百餘金，买东西捆裝行李之物及略備接儀約須數十金，男女仆婢支用安家約須數十金(羅福、盛貴、魯廚子多給幾許錢亦可)，共須五百金也。開吊之所入不足，則求毛年伯及諸位老伯張羅，總以早出京到家為妥。其京中各帳，我再寫信去料理。

以上十七條細心看明照辦，並請袁姻伯、龐先生、毛寄云

老伯、黎樾喬老伯、黃恕皆老伯、王靜庵老伯、袁午橋老伯同看，不可送出外去看。

七月二十六日

17、示车辆各物安排事

又有三条，由湖北寄之信未写：

一、车三辆一大一小一水车，牲口三个，问西顺兴可收用否？约共值二百金。若萧家不要，或售与他人，不可太贱。大骡去年买时(托临川买的)去五十金，小黑骡最好，值七十金，马亦值四十金。与其太贱而售，不如送人(若价钱相安售亦可)。可系黎老伯借用，即可赠黎家。大方车或送罗椒生，或送朱久香皆可。此外二骡二车，请袁、毛、黎、袁诸老伯商量，应送何友即送之，骡子送杨临川一个亦可。

一、新书柜二个(每个九屉)，余随身要用，可毡包裹带回。内太空，可将书房要紧细碎之件装其中，或未裱之帖亦可装入。各图书、各砚台石将逐一纸包，不可碰坏。

一、“会典”板片十块送还礼部。

国藩书于黄梅境内

此信可请袁、庞、毛、黎、黄、袁、王来一看，我到船上再写信各处也。

父亲名麟书。母亲生乾隆五十年乙巳十一月初三日，段壬子六月十二日，覃恩诰封一品太夫人，享寿六十八岁。叔父名骥云。哀子国藩、国潢、国奎、国葆，降服子国华，孙纪泽、纪梁、纪鸿、纪渠、纪△、纪△(有两名忘记，皆三点水)。各补式之用。六部九卿汉堂官皆甚熟，全散补亦可。满堂必须有来往者。同官非年谊乡谊不发。

凡帶器物，仍听尔母尔舅斟酌。
七月二十七日

18、已到家拜母灵

字谕纪泽儿：

余于八月十四日在湖北起行，十八至岳州，由湘阴、宁乡绕道于二十三日到家，在腰里新屋痛哭吾母。二十五日至白杨坪老屋，敬谒吾祖星冈公坟墓。家中老少平安，地方亦安静。合境团练武艺颇好。土匪可以无虞。吾奉父亲大人之命，于九月十三日暂厝吾母于腰里屋后，俟将来寻得吉地再行迁葬。家眷在京，暂时不必出京，俟长沙事平再有信来。王吉云同年在湖北主考回京，余交三百二十金托渠带京，想近日可到。

余将发各处讣信，刻尚无暇，待九月再寄。京中寄回信，交胡北常大人处最妥。岳父、岳母俱于二十五日来我家，身体甚好，尔可告知尔母。余不尽。

涤生手示 八月二十六日

牧云仁兄不另书。

余在汉口交银三百二十两，请王吉云同年带至京城。其三百两略还紧急债，我家中无钱用，则债暂缓亦可，然西顺兴捐贡银必须还也。余留银在湖北，以后可陆续寄京用，其二十两即下人之银，共门包百两。丁贵等太辛苦，分去八十矣，此二十请太太分与家下人。又书三函亦查收。字谕纪泽儿。

涤生

19、宦途風味深知之而深畏之

前信(十一月十三夜之信)已封，而春二、維五于二十五日到營，接奉父親大人手諭及諸弟信件，敬悉一切。

曾祖生以本境練團派費之事，而必求救于百里之外，以圖免出費資，其居心不甚良善。劉東屏先生接得父大人手書，此等小事，何難一笑釋之，而必展轉辨論，拂大人之意？在尋常人尚不能無介介于中，況大人兼三達尊而又重以世交？言不見信，焉能不介懷耶？望諸弟曲慰父大人之意，大度含容，以頤天和，庶使游子在外得以安心治事。所有來往信件，謹遵父大人命，即行寄還。

吾自服官及近年辦理軍務，中心常多郁屈不平之端，每效母親大人指腹示兒女曰：“此中蓄積多少閑氣，無處發泄。”其往年諸事不及盡知，今年二月在省城河下，凡我所帶之兵勇仆從人等，每次上城，必遭毒罵痛打，此四弟、季弟所親見者。謗怨沸騰、萬口嘲議，此四弟、季弟所親聞者。自四月以後兩弟不在此，景況更有令人難堪者。吾惟忍辱包羞，屈心抑志，心求軍事之萬有一濟，現雖屢獲大勝，而愈辦愈難，動輒招尤。倘賴聖主如天之福，殄滅此賊，吾實不愿久居宦場，自取煩惱。四弟自去冬以來，亦屢遭求全之毀、蜚來之謗，几于身無完肤。想宦途風味，亦深知之而深畏之矣。而溫弟、季弟來書，常以保舉一事疑我之有吝于四弟者，是亦不諒兄之苦衷也。

甲三從師一事，吾接九弟信，辭氣甚堅，即請研生兄，以

书聘之。今尚未接回信，然业令其世兄两次以家信催之，断不可更有变局。学堂以古老评为妥。研兄居马托铺乡中，亦山林寒苦之士，决无官场习气，尽可放心。至甲三读书，天分本低，若再以全力学八股、试帖，则他项学业必全荒废。吾决计不令其学作八股也。

曾兆安、欧阳钰皆已保举教官，日内想可奉旨。曾子庙税钱用空二百四十千之多，可由营寄省还之。应交何后，付何人手收存，下次信来，望详明示知，以便妥寄。范知宝来，言尚欠途费一千五百，比即给之。又给三千为两月工价，又给四千为归去途费。上次春二、维五归，给银四两。下次唐四、在十归，给钱八千。渠辈到营，往往言不够使用，不可信也。余不一一，统候续布。再颂澄、温、沅、季四弟近佳。

国藩再行 十一月二十七日

冯树堂一信，托速寄去。

20、读经书须速点速读

澄侯四弟左右：

二十八日，由瑞州营递到父大人手谕并弟与泽儿等信，具悉一切。

六弟在瑞州，办理一应事宜尚属妥善，识见本好，气质近亦和平。九弟治军严明，名望极振。吾得两弟为帮手，大局或有转机。次青在贵溪尚平安，惟久缺口粮，又败挫之后，至今尚未克整顿完好。雪琴在吴城名声尚好，惟水浅不宜舟战，时时可虑。

余身体平安。癖疾虽发，较之往在京师则已大减。幕府乏好帮手，凡奏摺、书信、批禀均须亲手为之，以是未免有延搁耳。余性喜读书，每日仍看数十页，亦不免抛荒军务，然非此更无以自怡也。

纪泽看“汉书”，须以勤敏行之，每日至少亦须看二十面，不必惑于在精不在多之说。今日半页，明日数页，又明日耽搁间断，或数年而不能毕一部，如煮饭然，歇火则冷，小火则不熟，须用大柴大火乃易成也。甲五经书已读毕否？须速点速读，不必一一求熟。恐因求熟之一字，而终身未能读完经书。吾乡子弟未读完经书者甚多，此后当力戒之。诸外甥如未读毕经书，当速补之。至嘱至嘱。

再，余往年在京曾寄银回家，每年或百金或二百金不等。一以奉堂上之甘旨，一以济族戚之穷乏。自行军以来，仅甲寅

冬寄百五十金。今年三月，澄弟在省城李家兌用二百金，此实际不能再寄。盖凡带勇之人，皆不免稍肥私囊。余不能禁人之不苟取，但求我身不苟取。以此风示僚属，即以此仰答圣主。今年江西艰困异常，省中官员有穷窘而不能自存者，即抚藩各衙门亦不能寄银贍家，余何敢妄取丝毫！兹寄银三十两，以二十两奉父亲大人甘旨之需，以十两奉叔父大人含饴之佐。此外，家用及亲族常例概不能寄。

澄弟与我湘潭一别之后，已若漠然不复相关，而前年买衡阳之田，今年兑李家之银，余皆不以为然。以后余之儿女婚嫁等事，弟尽可不必代管。千万千万！再候近好。

国藩再叩 十一月二十九日

21、以誠待人偽亦能誠

沅浦九弟左右：

初四日午刻蕭大滿、劉得二歸，接二十八日來信，借悉一切。吉水擊退大股援賊，三曲灘對岸之賊空壁宵遁，看來吉安之事尚易得手。

二十九日祖母太夫人九十一冥壽，共三十三席，來祭二十一堂。地方如王如一、如二、羅十、賀柏八、王訓三、陳貫三等皆來，吉公孫外房亦來。五席海參、羊肉、蛭蚌，祀事尚為誠敬。初一日，余與軒叔至三畝沖拜三舅婆八十一壽，抬盒一架，因接定二舅爹至腰里住五日。王大誠所借先大夫錢百千，收租十石者十餘年，收六石九斗者又已二十年，實屬子過於母。澄弟與余商：“王氏父子太苦，宜焚券而蠲免之。”初三日請大誠父子祖孫來，檢券發還，令元一每年量谷二石以養其祖，量谷二石一斗分濟其叔。三房下首培砂工程已辦一半餘。

日內作報銷(其摺稿下次寄吉安)。大概規模摺一件、片三件，交江西耆公代為附奏。茲由蕭大滿等手帶至吉安，弟派妥人即日送江西省城，限五日送到。耆、龍、李三處并有信，接復信，專丁送家可也。

左季高待弟極親切，弟即宜以真心相向，不可常懷智術以相迎拒。凡人以偽來，我以誠往，久之則偽者亦共趨于誠矣。

李迪庵新放浙中方伯，此亦軍興以來所僅見之事。渠用兵得一暇字訣。非獨其平日從容整理，即其臨陣，亦回翔審慎，

定靜安慮。弟理繁之才勝于迪庵，惟臨敵恐不能如其鎮靜。至于與官場交接，吾兄弟患在略識世態而又懷一肚皮不合時宜，既不能硬，又不能軟，所以到處寡合。迪安妙在全不識世態，其腹中雖也懷些不合時宜，却一味渾含，永不發露。我兄弟則時時發露，終非載福之道。雪琴與我兄弟最相似，亦所如寡合也。弟當以我為戒，一味渾厚，絕不發露。將來養得純熟，身體也健旺，子孫也受用，無慣習機械變詐，恐愈久而愈薄耳。

李云麟尚在吉安營否？其上我書，才識實超流輩，亦不免失之高亢。其弊與我略同。長沙官場，弟亦通信否？此等酬應自不可少，當力矯我之失而另立途轍。余生平制行有似蕭望之、蓋寬饒一流人，常恐終蹈禍機，故教弟輩制行，早蹈中和一路，勿效我之褊激也。黃子春丁外艱，大約年內回省，新任又不知何人。吾邑縣運，如王、劉之沒，可謂不振；迪庵之簡放，可謂極盛。若能得一賢令尹來，則受福多矣。余身體平安。近日心血積虧，略似怔忡之象。上下四宅小大安好，諸兒讀書如常，無勞遠注。順問近好。

兄國藩手草 十二月初六日戌刻

22、可捐饷銀以增學額

沅浦九弟左右：

八月十四日寄三十三號信，末言李次青捐饷增廣學額一事，茲特將稟稿專人送吉。細思吾弟若撤散各勇，則必給予現銀，以欠饷報捐，必非撤勇之所愿，而此事又似在當辦之列。現在長、善、陰、測、潭、醴六邑皆已增至十名，湘鄉捐銀不如入邑之多，此後自不能補捐矣。平江以勇丁欠饷而增府縣學額至十五名，湘鄉何不可仿行之？必須賢弟仍帶勇不撤，多則一年，少則半載，此事必成無疑。

弟之不愿帶勇者，以久病體弱也。吾之不强弟以多帶全部勇來者：”一則恐弟獨統一部，另扎一營盤，不克在幕內幫辦一切也；一則恐饷項不繼，愈久愈難也。近來因學額一事，反復細思，若不趁此軍務未竣、皇恩浩蕩之時協力辦成，將來即捐銀十萬、二十萬，欲求增一名學額，恐不可得。湘鄉近年帶勇剿賊，立功各省，極美極盛，而廣額反不如長、善、陰、瀏、潭、醴、平江之多，不可謂非一闕典。弟病後雖體弱，然回家養息兩月，盡可復元。一張一弛，精神自可提振得起。

吉安克後，或先送五百人來，或先送千人來。其餘各勇，或令休息兩月，將來隨弟同出，或竟行撤散，均听弟自行裁酌，總之，弟宜速到，為阿兄計，並為學額計也。饷項本極艰窘，然只好放开手使開胆，不復瞻前顧後畏首畏尾。吾弟以為何如？余十五日至弋陽，十七住營盤矣。順問近好。

兄國藩手草 八月十七日于弋陽泐

23、子侄辈宜以敬恕教之

澄侯、季洪两弟左右：

九月十二日寄第十号家信，交王人树营勇带阳，内有高静轩信一件、杜光邦托信一件、日记数页，计将接到。

十三日发摺，奏明改道建昌之故。张凯章于二十四日拔营，由新城之杉关入闽。萧峻川于二十七八拔营，由广昌境内入闽。营中勇夫病者极多，张军之不能从行留建昌养病者至八百人之多，萧军亦复不少。吴翔冈所带千三百人，病者至四百人。建昌知府、知县皆病，委员中病者亦层见迭出。余身体尚幸平安。许仙屏之父患病，十七日归去省视。现在幕中惟郭意城及其叔笙阶二人，幸事不甚烦，余尚能了之。癖疾近日略愈。

九弟于二十六日到建，兄弟相聚极欢。克复吉安案内，湖南保九弟即选府加道衔。九弟若服阙入仕，将来必能作一好官也。

湖南乡试榜发，吾邑得中者三人。傅泽鸿不知即邓师之徒否？黄南城之世兄、麓溪之世兄旨中。麓溪年甫四十，而子已登科，可谓早矣。新学政单徐寿蘅放福建、郑小珊放山东。云仙不与，恐其不乐久居京师。

金陵大营去冬即有克复之望，今年六七月间，贼势尤极穷蹙。八月间，逆匪忽破浦口，德钦差营盘失陷。又破江浦、天长、仪徵三县。扬州被围，并有失守之说。南京之贼接济已通，气势复旺。天下事诚有非意料所及者，澄弟当自诩先见之明也。

押韵之书、蔬、鱼、猪，不押韵之竹，千万留心，一一培养。下首台上之线瓜、变瓜今年有收否？冬塘肥鱼望烘几个寄营，一笑。即问近好。

兄国藩手草 九月二十八日于建昌行营
再，正封缄间，接澄弟九月十二日来信。兹亦分条复告如左：

一、押韵四事。蔬菜茂盛，此是一家生意。细塘上之横墙，不筑尽可，下首须雄过上首。此吾弟之老主意，兄亦颇主此说。且有菜无淤，亦是罔济，淤亦押韵字也。县城菜园之人，似尚须请来治菜畦，一切究竟在行些。

一、湘乡捐建忠义祠。所奉谕旨前已寄归。迪庵捐银二千两已付归，交朱铁桥手。余捐银千两，拟于九弟归时寄银五百，明年再寄五百，俟择能手修理也。

一、买雷家湾田业，尚不甚荒唐。余意欲为竹亭公立祠置产，亦思在大坪等处，取其在老屋上下适中之区。将来即以此作祭产，实获我心。屋前屋后总须多种竹树，以期气象葱郁。

一、薛晓帆之银交还，甚好。罗银买田之事，即日当告雪琴耳。

一、余去年在家，见家中日用甚繁。因忆先大夫往年支持之苦，自悔不明事理，深亏孝道，今先人弃养，余岂可遽改前辙？余昔官京师，每年寄银一百五十两至家，只有增年更无减年，此后拟常循此规。明何家用浩繁，所短尚巨，求老弟格外节省。现虽未分家，而吃药、买布及在县、在省托买之货物，必须各房私自还钱，庶几可少息争尚奢华之风。

一、纪泽照常读书，不作悻悻之态，余亦欣慰。闻左九言纪梁右眼亦愈矣。子侄辈须以敬恕二字常常教之。敬则无骄气，无怠惰之气；恕则不肯损人利己，存心渐趋于厚，率复。再问

近佳。不一一。

兄國藩又行 九月二十九日

24、务求家中减省开支

澄侯、季洪两弟左右：

十月初十日发第十三号家信，谅经收到。二十四日接澄弟由刘仙桥带来之信，具悉一切。兹亦分条刊复如左：

一、九弟于十一日晚自建昌开行，十六至江西省城。十九起行，由湖口、九江、湖北而归。余于二十四申刻接雪琴信，知迪庵有初十日三河之败，十二个营盘均被失陷，温甫弟与孙筱百、李续涛、杨得武等已冲出重围来至桐城县等语。不知温弟果无恙否？又不知迪庵冲出否？计九弟日内抵湖口，必有确信寄家，并有确信来营也。余已飞书告九弟矣。

一、前信问罗宅两个世兄来余家读书。余在家时本有此说，曾与霞仙道及。来缄言明年已有五人，想即泽、梁、鸿、湘与邓十也。若再添二人，先生实在照料不到。且余不在家，澄弟又常常出门，罗世兄在此恐周旋不到，反生微隙。不如竟行辞谢，听罗家另择良师。惟三女儿订庚之事，必须于今冬明春办之，即请两弟为我代办。此先大夫遗命，礼仪不妨略丰。东序先生去世，即请芝生为媒亦可。

一、募集长夫百有三人，其口粮均照九弟原议。刘仙桥在此十日后，即可送之归去。江龙三亦可随渠归去。

一、纪梁侄捐功名，余亦颇有此意，曾与弟说过一次，此次办就。来缄中言纪梁自行抽出之六十千，余即出之为贺，不必梁侄自备也。兹付去银五十两，系万虎轩观察（启琛）所送之

奠金。送二百两，余受五十两。兹付归作梁侄捐款，以为大伯之贺礼也可，以为祖父之赏赐也亦可。

一、来信言用银三百两，以后不再向追取。去年我在家中嫌用度太广，今年我既出，务求澄弟减省用之。若难于裁减，则我与澄弟共食而分用，或者可以略少。我在军中决不肯多寄银回家，改向来之样子。一则因父母在时我未多寄，二则因百姓穷困异常，我不忍独丰也。余此次在外，一切俱照旧样，惟于人情应酬上略周到些（如胡中丞丁艰送二百，龙方伯送一百之类，向来所无，此后家中亲戚族人如有庆吊，亦当致情，望弟先写信告知。）

一、宾兴堂字，待写就交仙桥带归。

以上各条，均乞查照。顺候近好。

国藩手具 十月二十六日

25、拟作奠文以慰温弟

澄侯、沅浦、季洪三弟左右：

初一日接澄弟信，知玉四等于初十日到家，尚未接六弟确耗也。沅弟初九日在长沙所发之信，二十五日接到。甚慰甚慰！此次江行之速，为从来所未有。在汉口研发之信，至今尚未接到。

沅弟抵家后，不得温甫实信，不知何如忧伤！吾派人至江北，至今未归。沅弟所派六人至三河、桐城访查者，想亦无真实下落也。已矣！尚何言哉！吾去年在家，以小事争竞，所言皆锱铢细故。洎今思之，不值一笑。负我温弟，即愧对我祖我父，悔恨何极！当竭力作文数首，以赎余愆，求沅弟写石刻碑。沅弟字有秀骨，宜日日临帖作大楷。凡余文概请沅弟写之，组田刻之，亦足少摅我心中抑郁愧悔之怀。

余近日体尚平安，惟下身癖尚如故，抓烂作痛。张凯章于初二日拔营赴景德镇，吴翔冈初四日起行。吾于新正亦当移营进扎鄱阳、彭泽等处，与水师相联络，即可为江北之声援。萧军现赴南赣，贼踪已远，大约回广东矣。如江闽一律肃清，明岁并带萧军至九江两岸也。

付回银一百两，寄送亲戚本家，另开一单，不知当否？顺间近好。

兄国藩手草 十二月初三日

再，此次附银六十两，以三十两寄兰姐家，内二十为兰姐

五十壽辰賀儀，十兩為七甥女出嫁奩儀。以三十兩寄蕙妹家，補往年奠待聘妹夫之儀。望即日送去。嗣后亲族家如有应行致情者，望写信告我为嘱。再问澄、沅、洪弟近好。

滌又行

26 、湘南所助饷銀暫停

澄侯、沅浦、季洪三弟左右：

澄弟初五信，沅弟初七信，均于十七日接到。家中初八日研发叔父及澄弟、纪泽儿信，县城初十日研发沅弟信，二十二夜接到。知温弟灵柩于初十到县，十五可到家，至以为慰。又幸叔父能亲笔写字，得纪寿引见恩旨后，必可日就康强，尤为家庭之福。

凯军在景德镇相持如故。十三日打一小胜仗。十六日二更，贼放火伪遁以诱我，我军亦未受其害。老营气象如常。湖南每月协饷三万，因有事停解。余以萧军之二万五千馀请其发给，亦差足相当。吉营望沅弟甚切，四月能来为妙。澄弟身常劳苦，心常安逸，最善最善。余近日事亦平顺，以心血太亏，故多忧疑，恒用自警。沅弟劝我规模宜阔，我可勉而几也。其谓处事宜决断，则尚有未能。用情之厚薄，惟李家贖仪略厚，以渠以厘金济我军已二万馀，不可无以酬之。此外皆循旧规耳。顺问近好。

兄國藩手草 三月二十三日

再，芝生前有信，言写信复渠，请用大字书格言，兹写挂屏，四张寄之。虽非格言，亦聊以答其殷殷之意。芝生、罍山皆亲戚中之极可敬爱者，可嘱其多作时文。在家则请邓寅师改，付营则请次青改，或与纪泽之文一同付来，或竟另请人誊写。在外多邀数人同作，如京城联课者，用糊名易书之法。沅弟在

家，此次所以潤澤族戚朋友者，皆得其當。若能于族戚之讀書者更加一番獎勵，暗暗轉移風氣，人人講究品學，則我家之子弟隨在觀感，不期進而自進。沅弟于此等處曾加體驗否？

兄國藩又草

27、寄存良二百两回家

澄侯四弟左右：

在江西省城发信一缄，谅已收到。予于十六日自江省开船，十七日抵吴城，十九日至湖口。季弟与予同至湖口。二十日，先挂帆上黄州矣。雪琴留予在湖口久住。予因所谓之湘后营尚在抚州未来，不得不在此少候。又朱、唐等营自景德镇调至九江市，皆伤暑多病，亦不得不少为休息。而予亦抱微恙，二十二早呕吐，两日不能食，拟奏明耽搁十日。

兹专人回家，寄银二百两，以一百为纪泽儿婚事之用，以一百为五十侄女嫁事之用。又袍褂料各二件(并里子)，赏纪泽制衣。又套料(大呢并里)、裙料(羽毛)各一件，赏五十制用。吾家仕宦之家，凡办喜事，财物不可太丰，礼仪不可太简。澄弟用财丰俭得宜，所患者，礼仪过于简率耳，宜更酌之。顺问近好。

七月二十三日湖口发

28、在黃州為十日之留

澄侯、沅浦兩弟左右：

澄弟七月十三永豐發信，沅弟二十九日一宿河發信，均於初九日道士嶺接到。澄老二十六夜一信，初十日巴河接到。得悉一切。叔父病體大愈，是第一欣慰事。澄弟辦團，為一邑所服，善起善結，亦極慰也。

余於初六自九江開船。逆風逆水。每日行七八十里。十一日至黃州，胡中丞約為十日之留。官帥奏留余一軍共征皖省，大約十七八可奉諭旨。賊踪既不入蜀，余自不必遽赴荊、宜，在此少停，恭候後命。除蕭、張二軍外，帶來共萬人，另單附覽。每月需餉六萬，擬概求之湖北，胡中丞亦已允許。江西協款三萬，仍以供蕭、張二人之半耳。九弟營中，六月分半餉，即日起解，七月份少遲亦解。每隊多夫一名，或裁與否，應俟到營面定。

沅老近來所辦之事無不愜當。銀錢一事，取與均宜謹慎斟酌。今日聞林文忠三子分家，各得六千串每柱田宅價在內。公存銀一萬，為祀田，刻集之費在外。督撫二十年，真不可及。順問近好。

兄國藩手草 八月十二日黃州

29、寄银三十两贺岳母寿

字谕纪泽儿：

尔外祖母于九月十八日寿辰，兹寄去银叁拾两，家中配水礼送去。以后凡亲族中有红白喜事，我应送礼者，尔写信禀知。其丰俭多少大约之数，尔禀四叔及尔母酌量写来可也，此次寄丸药二瓶，一送叔祖，一寄尔母。服之相安否，尔下次禀知。

涤生示 九月初七日

30、感谢为泽儿办喜事

澄侯四弟左右：

十月十二王孝一到，接九月十九来缄，具审一切，泽儿及五十侄女两场喜事办理尽善，慰谢慰谢。

我祖星冈公第一有功于祖宗及后嗣，有功于房族及乡党者，在讲求礼仪，讲求庆吊。我父守之勿失，叔父于祭礼亦甚诚敬。贤弟若能于礼字详求，则可以医平日粗率之气而为先人之令子；若于族戚庆吊时时留心，则更可仪型一方矣。若须酌送重礼者，则寄信来营，余当寄付弟手。余于军中之钱不愿寄回，而后辈婚嫁及亲族红白喜事之最要紧者，则当略寄。南五舅父处，余必寄贺信并寄薄礼。其它有应点缀之处，望弟付信来告。

知家中用度日趋于奢，实为可怕，望弟时时存紧一把之心。其铺帐须各开各的，不可由大中开。兄并无私意见也。弟及泽儿并诸侄贺帖皆收到。男婚女嫁，以似以续，阖家之庆，还为弟贺焉。顺问近好。

兄国藩手草 十月十八日

31、送薄銀照單分戚族

澄侯、沅浦兩弟左右：

王右十等到，接冬月二十五日家信，具悉一切。

沅弟初一日果移居否？至以為念。改葬祖父母，看地總須將庇蔭富貴之說丟開。如今年改葬貓面腦，先看定夏家地面，臨開穴時即占洪家地面，未始非主葬者以富貴之說相贈，以致臨時移易。此次改葬祖父母，望將此層看破為要。

此間諸事如常。連日風雨極大，各營牆濠倒坍。四眼狗雖有上援之信，而迄未見其果來。太湖之賊有米無柴，如正月無援賊至。當可克復。

吾癖病如常，自去夏再出，以此次為劇。目光仍是巴河旧樣，不必挂念。順問近好。牧云于初九日到營。

兄國藩頓首 十二月十三日

再，附寄菲儀銀數分，請即日送去。手筆太不閑，賢弟得無哂之乎？

王定二舅爹八兩

王定三舅爹八兩

歐陽東升大爹八兩

周三爹四兩

九木匠九爹四兩

禹胡子二兩

蔡俊五老母二兩

陈大瞎子(即喊伯
换鞋者)二两

32、作官要无官气而有条理

沅、季弟左右：

二十八日接二十四日已刻由驿发一缄，同日又接二十五专差一缄，季弟请凉安之长信亦在内，弟前后来备均到，探报阅悉。此路并无步拨，即由东流、建德驿夫送祁。建德令已死，代理者新到，故文递迟延。弟以后要事须专勇送来，三日可到，或逢三、八专人来一次，每月六次，其不要紧者又由驿发来，则兄弟之消息尤常通矣。

文辅卿办厘金甚好。现在江西厘务经手者，皆不免官气太重，此外则不知谁何之人。如辅卿者能多得几人，则厘务必有起色。吾批二李祥文云“须冗员少而能事者多，入款多而坐支者少”，又批云“力除官气，严裁浪费”。弟须嘱辅卿二语：无官气，有条理。守此行之，虽至封疆不可改也。有似辅卿其人者，弟多荐几人更好。甲三启行时，温弟妇甚好，此后来之变态也。”平安歌”无稿矣，各歌亦未汇刻本子。书院、祠宇图，太热未画，稍凉再交卷也。

六月二十八日

33、枞阳河口应堵塞已批准

沅、季弟左右：

初一日午刻信，初三黎明接到。军务虽无起色，而步拨则可喜矣。甲三、牧云初一起行，初六当可抵安庆。枞阳河口应堵塞，已批准，并倡捐钱一千串。家信二件送阅，外璧五件。

九月初三午刻

34 、详述营中用银

沅浦九弟左右：

二十九早接二十七早来信，具悉一切。应复者条列如左：

一、办厘章程，就近向雪琴处取阅。渠办华阳镇厘务四年于兹，久著成效。其旧日委员凌荫廷，现在委员阎炜，皆余之旧日人也。弟若令赵、刘二委员与凌、阎二人细细商明，早晚通信，弟又与雪琴细商，或在华阳镇先借一二书役至大通开张，便易于集事。所抽之厘，以二成解韦营，以八成解弟营。余五月在水营与杨、彭言抽大通厘金以济弟，此时不得不少践宿诺也。其凯切告示，即日写就专送。

一、湘后刘、李二营挑募一哨，索银三千余两，未免太过。即以半年计之，每勇二十五两二钱，合计一哨亦不须三千之多。况四月似又发清，九月未毕，亦不得遽名曰欠饷。青草壩各营，四月之饷亦尚未发，而昨来南岸救援之四营，未闻索欠饷后始行开差也。余于其初到时，每营犒银四百、钱百串，又于欧、彭两营后去者每营发途费银五百，欧、彭将途费具禀璧还，彼亦同。

一、湘勇同一次饷者也，刘、李一哨与吉中之一哨即可不必挑来矣。

一、帮带官二人：一陈玉恒系凯章所保，一业光岳系敝处旧带亲兵者。陈尚朴实，或可办事。舫仙即留弟处。

鲍、张二十五日进兵，二十六七八日均未开仗。闻杨七麻

子已至旌德縣，建德一路當少松矣。北岸狗逆近日已動作否？
九月二十九日

35、朝廷于东南事眷念极重

沅、季弟左右：

接初三日信，并鱼、腿等件及号补印板俱收到。报之以银二千两，派夫四人，随来人解至安庆水营，请彭雪琴买米千余石，送至弟营，大约十一二可到。又报之以银二万两、米二千石，由江西藩司委员解至李少山处。一以偿夙诺，一以谢烘鱼也。

九月初六日请入卫一疏，十月初七夜接到朱批，未蒙谕允，朝廷于东南之事眷念极重，或者终有转机乎？

季弟信谨慎而有生趣，军事应可无虑。

十月初八日

36、批饷款军粮事务

沅弟左右：

初八日寄一缄，以二千金解水营，代弟办米。又饬江藩司速解银二万、米二千左右，并派夫送银二千至水营，想可收到。兄于初九日赴黟县查阅岭防，初十日接弟初二、四、五日三缄。应复者详复如左：

一、江西解银二万，今日又飞札往催，限十日解到。湖北每月应解三万金，系抵发霆、礼六、七、八、九四个月之款，弟可再三婉求之。祁门粮台，日内当送数千两，专夫解至安庆，但不知能满万否耳。

一、点验后应发之新勇口粮，自不可驳。吾批令不准于武昌起支大口粮，须至安庆乃支大口粮，不知何以致误？侯回祁时查前批再看。余批驳次青及礼字营，故弟详亦不能不驳，如点验后有应驳者，另候更正。

一、亩捐之事，余向不以为然。提四千串，将来缴数必不满二千，而各县必大张告示，敛怨于民。此等处，弟阅历尚浅，将来必以余批为然。坝工似修不成，如果修得成，余再捐二千串亦可。以后凡取钱少而失名大者，皆宜慎之。

一、前后二哨，余续信令其打退援贼再看。今援贼已至，自当待打退后再说。吉中一哨言欠二千金，尚属近情。刘、李一哨言欠三千余，则太不近情矣。李少山言已发清五月，而弟谓四月尚未发清，何也？将来打退援贼后，吉中一哨或可令其

前來，劉、李一哨斷不要矣。

十月初十日于 縣宏村

37 、决计坚守不出浪战最好

沅、季弟左右：

余以初九日出外，十四日归营。接弟信共五封，最后一封是沉弟十一夜写者。

四千石米之约，余于初八日解银二千，十二又饬李卿云解银二千，可作米两千百矣。此外又札江西藩司解银二万、米二千石，以践前约。弟决计守墙濠，不出浪战，最好最好。挑来祁门之人，尽可留打援贼，十月初一日以后尽可由祁门发饷。前札是九月所发，即九月饷由祁门发，亦近人情，惟索饷三千余两，则不近人情矣。何丹畦碑，余思自书之，先尽本身，后尽亲房，可乎？谱序未见。

十月十五日未刻

38 、弟之守营条约足称坚明

沅弟左右：

送银勇归，接弟信及守营条约，足当坚明二字。兄今日亦有南岸军情条议抄寄一阅。前写就手卷，于初八日寄去，已收到否？

十月二十三日

39、询左军二十七日开仗否

沅弟左右：

连接二十四早、二十五早发两信，知枞阳危急之至，深以为系。时卿赴鄂，亦非所愿，留湘则心欣然。此当由润帅与翟公主之。鲍公二十八日必至景镇。不知二十七左军开仗否？余庵军可用整车四两二钱之制。润帅信，弟阅后封寄。

十一月二十八日

40、慮贛軍厘金之源將斷

沅弟左右：

鮑公到景鎮後，連日雨雪，初四始過河札營，不知初五六開仗否？偽忠王李秀成一股既未至鎮。合左、鮑之力專剿黃文金一股，或尚有把握耳。彭大順、朱衣點股匪，又已由湘入江。江西南路別無一支勁旅，厘金之源將絕，可慮也。

潭帥一緘封好寄去。

十二月初六日午刻

41 、賊有日旺之勢

沅、季弟左右：

初七日接沅弟臘月十五日信，來足系坐船回，故遲遲也。

左、鮑二軍去臘未得速剿，相持日久，師且老矣，而賊數日增，賊勢日旺。昨初六日，另股賊破大洪嶺而入，經江軍門擊退；又一支破大赤嶺。初八日，派唐桂生進剿，不知能否得手。南岸賊多兵少，陳軍須全回南岸（陳余庵口糧，每月解銀萬五千兩，米千五百石，已札江西糧台矣），並請胡官保另派三千人來助，支此危局。

正月初八日

42、东征局之饷月需三万两

沅季弟左右：

十二日接弟元旦来信，得悉一切。

此间鲍军于初九日大获胜仗，贼于初十日遁去。兹将左信抄阅，弟可转寄润帅暨礼、希、厚、雪一阅。如果退建德以下至池州等处，则南岸大有转机，又可与安庆时时通信矣。

东征局之饷项，余意以每月三万金为率，若不能满此数，即须告示停止。盖恐所得太少，烦言太多，民怨太深耳；容与意诚缄商。

正月十三日巳初

43 、广信之贼内犯已围建昌

沅弟左右：

祁門所產（什/朮），醫者以為勝過於（什/朮），吾得佳者十八兩。三分之，以六兩贈胡宮保，六兩寄老弟，六兩留兄自用，茲專人送去查收。此外尚收實次等者，將來再寄弟用也。季弟近亦服藥否？佳者難再得，次者尚可多購。

廣信之賊內犯，二十一日已圍建昌城。黃印山太守稟來，守城尚不甚警慌。另股至金溪，養素迎剿获胜，或不碍大局也。

正月二十九日

44、请弟酌情分饷

沅、季弟左右：

接初三、四两缄，具悉一切。

贼至潯口，赖舒公马队保全。汉口、湖北事尚不甚坏。

此间伪侍王踞景德镇，伪忠王窜樟树、瑞、临，真膏肓之患耳。鲍公本应剿腹地，因余率数万人在围困之中，不能不先剿景镇。攻徽之举，朱云岩因留守祁门未来，唐桂生挫败。日内当再攻一次，求通浙江之米粮也。大通陈余庵应分之六千串，弟酌分若干，交其留驻东流之千五百人(每人一两可也)，酌留若干归弟营用。东征局解弟之三万金，江西是否截留？兄处已文报不通久矣。复问近好。余详润帅缄中。

国藩顿首

三月初七日

45、望专心围攻安庆

沅弟左右：

十一日中刻得初九早研发一信，二勇神速之至，虽飞廉不是过也，已每名赏银四两矣。

弟处无人来援，不必引以为愧。望专心围攻安庆，以副余望，并设法买米二千石，将由东流陆运至祁门，大约每石须脚价千文耳。东征局解弟饷三万，由江西转运。弟可一面商告毓公及黼堂等，令其速解；一面以万金为兄处买米数千石，办口袋千个。其银未到之先能即办即运更妙，稍迟恐又梗阻矣。

许仙屏信一件妥速寄去。顺问近好。

三月十一夜

46 、援賊若未至試運米百石

沅弟左右：

余于十九日未刻由休寧回至祁門，接弟十六夜信，不勝焦慮之至。弟處日內援賊將自梅、宿而至，桐城、廬江等賊亦將大有舉動，及以余前緘辦米之故，尚須分心辦南岸糧運事件，兄實不安之至。兄十一日信言弟收三萬金，或酌量為我辦米數千石，其時未聞東征局三萬有改解南岸之說，更未聞賊由梅、宿窺下安慶之說也。厥後接弟信，東征局餉改解南岩，即思酌改為北二南一。茲聞上游之賊由梅、宿窺懷，決計改為北二南一。其南一之數不必遽買多米，請先買千石（再少亦可），試運一次看何如，第一次不過運百石而已。口袋千個已嫌太多，難于買辦，弟乃欲辦八千個，則是誤會兄意。陸運千難萬難，豈有一次運至千石之理？兄忙亂之中，公牒私函俱欠細思；弟則但求竭力為之，亦未細思也。總之，援賊若未至石牌、集賢關一帶，則弟試為我運米一次，以百百為率，或不運米而運火繩、鉛子亦可。援賊若至，則弟可全不管南岸。其經理之人，則東流以張小山為主，桃樹店以姚秋浦為主，弟切不可令盛南表弟到東、建。盛南是弟處最得力之人，援賊若到安慶，盛南可為弟代一半之勞也。千萬千萬！兄已派人往東、建，囑盛南速歸矣。

此間休、祁、黟堅守如故。鮑公擬先赴樂平、與左公會合，後再剿景鎮。茲將鮑信與左寄鮑之信抄寄。大約左、鮑能打開

景鎮，則南岸大有轉機；若不能克復景鎮，則雖子藥米糧充足，亦系坐固之勢。此間文武則皆以東，建陸運為非，與弟來信相合，今日回祁始知之也。順候刻佳。

三月十九日酉刻

47、景德镇近日将可克复

沅、季弟左右：

二十日中刻接三月十八日辰刻来信，知已办米二千石、口袋八千个。此次弟当十分紧急之际，而乃反为南岸米事大费精神，兄实不安之至。兄当时发此议，不知北岸恰值紧时也。黄梅、宿松股匪，想不大悍，即悍，亦当不多，多者必自潭而来。兄近日胆极怯，闻之焦灼之至，愿弟速调盛南带两哨队伍归营。南岸之事，尽足支持，丝毫不烦弟管也。由黄梅、宿松下犯之贼，究是黄州来乎？抑系他处外来乎？久未领饷，东征局之三万，弟可支二万去，其一万亦为弟买米办口袋用之，弟可告之张小山也（现在东流，名乘钧）。

景德镇现仅数百。贼大股全赴乐平、与左、鲍交仗。计景德镇当在近日克复，两弟尽可放心。顺问近好。

三月二十日申刻

48 、欲解运二万金至弟营

沅、季弟左右：

二十二日连发三信，二次交此间亲兵送去，一次交弟处亲兵带去，自二十日起至今，狗逆猛扑弟处营濠，危险之状，念之震栗。余本拟二十四日拔营至东流舟次，因待逆败退，景德镇克复，南岸形势大松，思调鲍军救援北岸，不得不留此三日，待鲍公回信到后，乃定行期。鲍公能速赴东、建，则余之拔行稍缓；鲍不能速赴东、建，则余在五日内拔营，决不久延，弟千万放心。顺问近好。复左公信抄阅。

正封缄间，接九弟二十一日早发信，并寄季弟一信。季弟欲夹击，九弟欲稳守，九弟是也。半年定计，一旦更改，则在下者无所适从，而军心乱矣。

适专卒自景德镇归，知左、鲍皆已至镇，饶、景、浮、乐一律肃清，可慰之至。余决计请鲍公赴江滨，北援安庆，大约二十六七可拔营，初三四可到下隅坂，请厚庵预备船只渡江，初七八可到集贤关，断不至失信也。弟营无银钱用，余函告张小山，将汪令所解之二万金送至弟处。其东征局之二万，不知现至何处，尚查无信息耳。

三月二十三日巳初

49 、不必买米济鲍朱二军

沅弟左右：

余以初一日未刻抵东流县，接弟三十夜一缄。以三千金买米济鲍、朱，尽可不必，余尚有五千石米在此，鲍、朱自可来领，弟银留发各营几日口粮可也。

城之畏地洞，以其卓立太高易于崩裂，砖石皆飞易于震骇也。土墙则不必畏地洞矣。鲍军初二应可到江，本日渠在下隅坂有一禀来，余批抄阅。余欲令成大吉等守石牌，而以鲍进集贤，防宿松贼抄鲍之后也，候商之润帅何如。

四月初一日

50、备银五千两犒赏官兵

沅弟左右：

专人至，接初三酉刻一函，殊嫌其慢，不如托水营专送较快，此间托万营，弟托王营可也。古文三天圈完，较之鲍军五日到更难，拟以银一万解弟处，捐免此差。

日内各营官弁勇疲乏已极，尚不至昏惫，为贼所乘否？拟犒赏五千金，六日内当可到。多、李、彭信寄还。顺问近佳。

四月初四日未刻

51 、文书堆积如山犒银竟未送到

沅弟左右：

初六巳刻，长胜营勇送到初五午正信。送家信者，闻亦以午刻自弟营起行，昨夜初更到矣。九鸡不能减，万金又不准捐，不亦劳乎！日内文书堆积如山，未能清理。犒银现尚未到，只口惠耳。各营将士有疲倦之象否？鲍公信寄弟一阅。即问近好。

季弟均此。

四月初六日午正

52 、一言难尽饷金之事

沅弟左右：

初九午刻得初八酉正来缄。狗逆埋藏关外，而声言往挂车河寻多公开仗，弟即信之而遍告各处，即此亦可添许多阅历。

提饷之事，一言难尽。闻林文忠晚年，因属员之气而告病回籍。余往年但知作客之难；近乃觉作主亦不易也，俟与弟相见再行详告。弟之咨，余之札，皆宜速行，能得与否，则未敢必。座船今日已到，雪琴信称德安亦有七八千悍贼。伪忠王瑞州一股果由新昌窜至崇、通，则鄂必大慌，而湘亦可虑。顺问近好。

四月初九日午正

53 、有银二三万可解送弟处

沅弟左右：

得初十夜三更信，具悉。十一日出濠开仗，多、鲍两路进兵，贼当不能以全力专向弟军。天气不寒不暖，亦尚宜人。余于今日移往舟次，待起屋三间，仍住陆营也。张家滩之下二十余里，百姓报有贼踪。东流城三面临水，贼或不敢来犯。少荃信言有银二三万可解弟处，不知确否？顺问近好。

四月十一日巳刻

54 、今特派专人送钱赴皖

沅弟左右：

昨日开仗，今日已正尚未接弟信，殊深忧灼。今早派专人盛四护送钱五千串赴皖，想未中间可到。兹又专丁前往探问。如昨日小挫，亦当稳静图之。鲍扎大桥头，终有可驱援贼之理。即问近好。

四月十二日已正

55 、分配江西来饷

沅弟左右：

收润帅信，欲自率成、舒各军为南岸雕剿之师。余有复信，抄寄一览。又本日复左帅信，亦抄付弟阅。江西来饷五万，拟以五千犒安庆，三万解祁、休，一万五解鲍。暂不发口粮者，以辅堂有二万，南坡处二万，均月内可到安庆也。顺问近好。

四月二十五日巳刻

56 、调鲍军由浔援瑞

沅弟左右：

接初六日辰正信，具悉一切。刘玲林之被擒，余于初六接杨厚庵信始知之，闻已肢解，将头函送菱湖，以示众贼。今而后喜可知也。

今早办文调鲍军由浔援瑞。陈舫仙初六至东流。东征局带解弟处之二万两、二万串，余欲拨六千金，发舫仙新营一月口粮。盖新营无饷，诸事不便，不比老营尚可支持。或俟江西饷到拨还，或抵偿华阳镇借款，皆可。弟借提华阳厘局万串，兄已代偿四千金矣。韦部二营，厚庵已调赴池州否？若未去，弟尽可遣去。安庆守壕，殊非易易，恐以一鼠屎坏全羹也。润帅于安庆守事，闻将录弟禀入告。弟禀毫无铺张，在近日为仅见之事。然言名则保举同，言利则口粮同，又何必铺张哉！

胡、李、鲍三信及泽儿信付还。郭氏兄弟与弟信，余已拆阅，其与兄信附寄一览。即问近好。

五月初七日午刻

57、祁休两万军至今未得分文

沅弟左右：

初九夜接初八辰刻、申刻两函，具悉一切。洋人片子亦可观，其护封图章尤可异也。克城速则并案请奖，克城迟则于击援案内请奖一次，甚为妥协。鲍军自四月至今，兄处给银四万五千，润帅给钱两万串，弟处又给钱万串，差为小康，祁、休二万人，自四月至今未给一分一文，昨初五尚能攻克黟县，殊可念也。雨多若此，麦收已全失矣。饷缺已久，重以岁荒，思之心悸。陈馥庵之子尚未来，奠分暂存此间。即问近好。

胡信发还。

再，顷接胡宫保函，欲留鲍军在集贤关，以待安庆之克，又与弟议论不合。兹将原信寄阅。余令鲍少待数日，再定主意。弟劝我听人言，又劝我不必博采人言，此次究应听乎？不应听乎？乞决之（请问多公，以多一言为定）。

五月初十日午刻

58 、三千石米即舟送安庆

沅弟左右：

初十夜接初九已刻一緘、三更一緘。臨三到，問兩弟體好為慰。臨三亦壯健，不似早歲之弱，弟教育之功也。

三千石米，即日當舟安慶，以發各營。親兵營幫帶，殊難其選。云岩已於初四到祁，初五即出隊助仗。聞初六以後，賊又犯嶺，終可慮耳。潤帥吐血太多，興國州失守，又增憂灼。待渠拔行時，余至華陽鎮，與之一會。順問近好。

季弟均候。

五月十一日午刻

59 、告銀米分配案

沅弟左右：

二十五日接二十三日來信并偽文一包，具悉一切。觀叔父壽器上木色如新，葬地盡可放心。弟于家庭之際，可謂養生送死無憾，至以為慰。

南坡解來之銀米，擬以萬兩濟左軍之急。左公雖只欠百一十日，而目下窮困異常。枚村扎營建德，錢米俱斷。左公自景德鎮以千三百金濟之，頃又斷矣。東流糧台赤無分文。或以八千解左，二千留台，其餘銀二萬，弟與厚庵均分可也。米六千石，則以三千濟厚庵，二千交弟處，一千留東流，江西、兩湖三省水災已成，縱能克安慶，下半年事勢亦必決裂。皖南道擬以姚秋浦署理，吏事較凱章略熟，又與張、朱、唐三人相得耳。建德現已無賊，似畏枚村一軍，全退池州。屢獲偽文，狗酋催劉官方打東、建、湖口，以分軍勢而解皖圍云云。順問近好。

五月二十五日辰刻

60 、由弟分配銀錢米

沅弟左右：

二十七夕接是早來信，具悉一切。多公信亦閱過。

春霖現在宿松，吾因失信于江西，失信于湖北，又前緘允以霍軍听潤調遣，今亦將失信，故不敢主張。鮑公久駐宿松，然批中多作活語，不嚴催其南渡，亦恐多公吃不住也。銀錢米即依弟議分之（惟鮑軍極苦，無以濟之。）愚谷聊已付家矣。

瘡癢異常，直無生人之樂，彗與雨又可悶，如何如何！即問近好。

五月二十八日

61、现发银救安庆燃眉之急

沅弟左右：

日来未接弟信，至为悬念。前兄信商及贼扑挂车河，可否坚壁不出，待其久晒极疲之后，再行击其惰归等语。弟曾接多公回信否？今早刘馨室归来，询悉两弟平安，各营均已扎近，并称近日缺饷，极为窘迫。日内南风极顺，不知胡委员所解东征局银三万两、钱万串何以未到？韩升十七日自湖南开船，初一日已到，长夫二十四自家启行，初三已到。岂胡委员中途疏失耶？兹先解银壹万五千两，济安庆各营之眉急，仍一面飞催东局一批。

余疮疾略好，已将手上药洗去。左军初二三进扎婺源，留三千人守景德镇。祁门之大洪岭，初二被贼攻破，初三又已退出。鲍公接胡帅信，令回援怀、桐，或可支持，已批令速缓上游矣。渠掳船千余，日内南风太逆，尚难开行。顺候近好。

少荃于初七日到营，梅小岩亦到。公事虽尚废搁，以后奏牍可勤发矣。

六月初九日巳刻

62 、东征局米银钱竟未解来

沅弟左右：

初十未刻接初九已刻来信，具悉一切。小菜收到，弟家中寄来，似已全作苦株之献。初五所发一信，则直至初九酉刻始到。弟所开小摺保举，初六于家信中清出，初八已拜发矣。

东征局之米六千、银三万两、钱万串竟未解来。此等失信，殊骇听闻。澄弟信称三局开销太重，余亦有所闻。东征局不附于各厘局原绅，而另开零局太多，用绅太众，费用太重，外间啧有烦言。彭、胡二守，尤众所目为儉人者。刻下规模已定，故余亦不肯更挑剔也。

马丙昭三年守城时，偶语及渠会试房师为刘仙石书年，遂呼我为太老师。厥后五年春，渠在芷江任内糟蹋李与吾，余心恶之，七年六月三难摺内曾暗参之。李茂斋虽系阅卷门生，亦从不通信，至其为官之贤否，即受业生徒且难保，兑门生乎！况不通音问之小门生乎！

积尸臭气，若能多烧大黄熏之。当小有益。厚庵水师新在荻港抽厘。其大通一局，应仍以五成归安庆，二成周，三成书也。顺问近好。

六月初十日

63、建昌失守不能置之不救

沅弟左右：

十四早接十三巳刻信，具悉一切。

援贼大动，孙澍人详亦阅悉。两路四伪王一时并犯，只要潜、太两城能坚守十日半月，则怀、桐两军仍不至掣动大局。德安全逸亭一军，于二十九日地道轰开城墙甚宽，我军排拥而入，被贼以火药桶死拒，竟不得破，闻伤亡将及千人。贼果由霍山内犯，德、随一带亦殊可虑。然此时无力顾彼，但能力保潜、太、桐、怀，已大幸矣。鲍军掳船千余，十二日至横坝头。余昨有信去，嘱其由九江登岸，或剿武宁，或剿建昌。顷闻建昌县实已失守，该邑去省城仅百二十里，余断不能置之不救。今日再当飞函催鲍由浔赴建，纵使潜、太危急，鲍军亦不能回顾矣。

东征局解银七万，以四万济安庆，可感可慰。大通局详，日内即当批发。安庆若克，余意派书部由江滨进攻无为州，弟分三千劲旅进攻庐江，周万倬带千三百人预守枞阳。无、庐两城若克，则江滨尽为我有，每月可得厘金数万。日内当以公牒预定，但怕揭锅盖太早耳。即问近好。

六月十四日巳刻

64 、解祁门之万金先行协解多营以济眉急

沅弟左右：

日内西南风大，所派舢板送弟处信，四日尚无回信，亦未见弟有信来，不知潜、太、石牌近状何如？多军站得住否？有钱用否？若太穷苦，余当以应解祁门之万金先行协解多营，以济眉急。待弟回信即起解，仍送太湖转交也。

春霆亦久无来信，不知何故，建昌失守后，贼围安义，闻养素有挫失之信，不知确否(十二夜首府王霞轩信)。建、安均去省百二十里，必须鲍军入援，乃足定省会之人心。然并非大股悍贼，或尚易了。如贼至集贤关，弟能坚守二十日，鲍军仍可坐船飞援耳，兹专人往探，令其水去陆归，望弟详复一切。顺问近好。

六月十九日辰刻

65 、此间无银可协多军

沅弟左右：

十七日已初回信，十九酉刻始到，盖风太逆也。

余今日有信与弟，拟借祁门先济多军。顷祁门信足来，索饷甚迫，竟不能挪动矣。多公将为上游之行，其营中尚非十分穷窘。德、随两军及汉口、汉阳，余已有信致胡、李防援贼矣。润帅前面称留胡裕发守石牌，不知何时调去？兹因此间无银可协多军，特再专人飞告。即问近好。

六月十九日灯下

66 、李少山十日内可送来万金

沅弟左右：

接初五日信，具知一切。

喻吉三昨日过此，极言安庆军墙濠可恃，人心可靠，主将坚定不乱云云，为之少慰。石牌本系应守之城，不知润帅何以忘？余屡次函商，辄将胡军撤去。目下可虑者，多军饷断耳。然城贼万不能再支一月之久，想援贼带米无多，亦难踞一月耳。江西之生米万寿宫、巫山，处处皆贼，距省皆仅五六十里。鲍军若不于昨二十七折回省城，人无固志，其怨骂我必更甚。兹闻鲍公初三抵浔，不知救得及否？如救得及，十六七又可折回救集贤矣。弟处缺银钱，闻李少山处尚存八千余，于十日内可解万金，弟尽可放心。

总督关防于初四日到营，今日开用。书三本未到，前卷未交，后题又到，苦株之不易吃也如是。即问近好。

七月初六日巳刻

67 、今日派送万金与弟

沅、季弟左右：

接沅弟初七、季弟初六夜一信，具悉一切。

多军由练潭水路连接济，事必可行。盖贼之大股尽在石牌、集贤一路，练潭以北必无悍贼，多军之力必足制之。今日派船送万金至安庆。如多军须米须钱，余亦可徐徐谋聚之。

江西省城外三四十里，处处皆贼，省垣惊慌异常。鲍公初七日自九江拔营，不殉赶得上否？然省河一水之隔，想贼必难飞渡耳。季弟事，得润帅咨辞甚好。弟但知楚皖办事之难，而不知浙事目下更难也。顺问近好。

七月初八日辰刻

68、瑞奉賊可能竄回江蘇

沅弟左右：

二十未刻接十九日午刻來信，具悉一切。

多公有米吃，是第一放心事。既守外濠，又謀坤道，不知人力足敷用否？賊隊雖多，而扑濠仍不能太密，愈密則槍炮傷亡愈多也。有把之大火球，可丟入濠內者，不可不多做些。槍炮則專尚一准字，不准者嚴戒之。

鮑公信來，瑞、奉之賊皆已渡河至贛江以東，想由撫、建、厂信回江蘇老巢矣。

弟處有東征八萬可望，日內如贛州有銀來，暫不撥弟處。江西一萬，湖北一萬，系報明解弟者，仍撥弟處也。

余癢殊劇，至以為苦。順問近好。

七月二十日未刻

69 、望查明送庐江米登岸处

沅弟左右：

初三夜接信并公牒，具悉一切。小楷颇有欧、虞意味。各单即日咨官、李出奏，新后祥后单今日亦到。虚静二字，每日须玩味片晌，不足养德，亦足养身体也。

庐江县搜获狗逆伪文五件，兹寄弟一阅。文中但嘱逆党守三河、舒城，未令其守庐江、无为，或者可得。李少山派人查庐江接济之路。据云罗昌河隔庐江一百二十里，与弟前所云旱路三十里，远近悬殊。该处并无店铺居民。余令刘曾撰亲去再查。若果有旱路百二十里之远，则米船不必到王家套，亦不必雇小船拨入罗昌河，即在枞阳等处起早，亦不过百二十里耳。枞阳雇夫运送，庐江派夫来接，较之罗昌河稍易办也。望弟细查解庐江之米究应从何处登岸。至要至要。萧孚泗等两营，余令其另雇民船，不必坐米船下去。盖因王家套非湾船埠，且距泥汊太远，米船不能送到头也。顺问近好。

九月初四夜

70 、徽州当可坚守

季弟左右：

昨夜得手信。具悉。家信已于今日寄去矣。徽州有初八日获胜之信，又已解银万七千两、米八百余石入城，当可坚守。惟浙江失守，败兵尽在徽、祁经过，亦可虑也。复问近好。

十二月十四夜

71、弟婦仙逝望達觀節哀

季弟左右：

接家書，知季弟婦於二月初七日仙逝。何以一病不起？想系外感之症。弟向來襟懷不暢，適聞此噩耗，諒必哀傷不能自遣。惟弟體亦不十分強旺，尚當達觀節哀，保重身體。應否回籍一行，待沅弟至三山夾與弟熟商，再行定奪。

長江數百里內厘卡太多，若大通再抽船厘，恐商賈裹足，有碍大局，擬不批准。荻港厘局分成為數無多，批擬令改於華陽鎮分成，為數較多，弟之所得較厚，又與外江水師無交涉爭利之嫌，更為妥善。

諸囑保重，至要至要。

二月二十一日

72、望打听衡州谷价

澄弟左右：

此间军事，自三月连克州县九城，要隘五处，四月初一日，经凯章军克复旌德县。惟地方太多，防守不易，尚须添募新军。又苦饷项无出，下游民穷异常，谷米艰贵。吾意欲于湖南买谷一二万石来皖，不知衡州一带谷价何如？若价贱，则可于衡郡东征局支银购买，当比长沙更便宜也。望弟打听衡、长价值，与南、意诸公一商。

余身体平安，癖疾如故。季弟自克复两县一隘后，亦不似前此之忧郁。温弟谥法，业已行知湘乡县，不知到否？

四月十四日

73、必设法助以银米子药

沅、季弟左右：

接少荃信，知伪忠王在上海受创而返，即日来援金陵。弟等濠墙已固，应足御之。所虑者夏月士卒多病，恐队伍单薄。银米子药等事，吾必设法多解，竭平日之力办之。援贼至金陵大战，当在七月，此外弟应需之物，速写信来，七月初尚可赶到。此间能办之件，亦必先尽弟营也。临战之际，预先爱惜士卒精力，以备届时辛苦熬夜，犹考试考场前静养也。

六月初八日

74、攻克之城不征钱粮

沅、季弟左右：

专差到，接来信具悉。吴委员解饷七万，前缄已决其径解金陵，该员不来安庆禀见，亦殊可怪。毛、恽以此敦同舟之谊，而该员暗寓离间之意，世情淡薄如此！

六属丁漕，不能不驳。去年十二月二十一日，恩诏豁免安徽失陷地方今年钱漕。余与希庵会衔出示，定以十二月二十一日以前克复者起徵，恩诏以后克复者不起徵，兹将告示寄阅。和、巢皆在不徵之列，碍难违旨开办。无为、怀、庐等属虽办抵徵，然当分拨各军。弟军之视鲍、张、朱、唐各军已极优矣，若再处处独优，则人必不服，余亦无词以告马方伯、隋粮台也。

八月二十一日

75、守事既稳嗣当多济银粮子药

沅弟左右：

自十九至二十五夜，苦守已七日，从此应可无虞。至慰至慰。季弟所守江滨一段，系粮运至要之地，而用收降新集之卒，吾深为忧虑。不料季能稳慎有条，弟所寄前后各信，竟无一字稍涉慌张，又能联络水师，使之乐为我用。佳哉！吾两弟可谓贤且劳矣，愿从此益加谨慎。再过十日，贼若无如弟何，自必溃而之他。

贼数闻以十万计，每日须食米千石，若无大舟搬运，何能持久？吾在徽用兵二载，深知陆路运米之难，即在金陵城内运至谷里村一带，数十里之内，月运三万石，经理亦极不易，况城贼之米，未必肯多搬出耶。

弟守事既稳，以后余惟多办银米子药接济，弟可放心，断不缺乏。宁国守城之事已有把握，此后只求金柱关一带水师不挫，则处处皆稳矣。

九月初二日

76、洋枪洋药总以少用为是

沅弟左右：

弟与芜湖、金柱三处既稳，只要春霆一无疏失，则各路皆可化险为夷。一至十月，新募之勇陆续可至矣。火药二万、银二万，均于明日起解，嗣后事事接济得上，不至缺乏。惟火药一项，望弟认真撙节，切莫大意。洋枪洋药，总以少用为是。余前接办张小浦之徽防，其弁目人人皆有洋枪，余令部下不必染其风，而张部亦次第裁汰。凡兵勇须有宁拙毋巧、宁故毋新之意，而后可以持久。弟莫笑我为老生迂谈也。

九月二十日

77、极念士卒守濠之苦

沅弟左右：

阴雨作寒，天黑如壁，极念士卒守濠之苦，能守过二十三夜，则此后当就稳固。

春霆来信，病已全好，精神比前加倍，军心尚固。余又拨梁美材等营助之，计九月内必开大仗。渠处一经打动，则军势自可及于大官圩、小丹阳一带，可与弟处遥为声援。至十月精右营、升后营必到，白齐文之常胜军必到，赵玉班所部省城守兵千人必到，不患兵事之无转机。江粤报解之饷，尚有十一万两在外，沈幼丹派胡长芝解银二万、火药二万，指明直解金陵。余函商少泉，亦请其拨银数万，直解金陵。不患饷事之无起色，只望弟与诸将勉力支持九月杪十月初之苦境，过此则渐入佳境。

今日天气微霁，或不至久变以苦我将士。

九月二十五日

78、拟再解饷五万为度岁之资

沅弟左右：

弟近日肝旺动气，此系忧劳太过之故。饷项本日已解五万，拟再解五万，为度岁之资。合之各卡厘金，必足一月满饷。保举饬知，早经办毕，俟弟营便弁带去。

季棣定以十九日设奠题主，二十日发引登舟。余缄告澄弟，令择二月季或三月为季葬期。盖长江上水，逆风其常，而顺风其变也。

弟肝气旺，最易伤人。余兄弟皆禀母体，本难强制，然不可不以静坐制之。至嘱。

十二月十一日

79、不办团不开捐是余善政

沅弟左右：

季弟身后附身附棺之事，弟在金陵已筹虑周到。其礼仪虚文之事，余在安庆亦颇周到。回籍后，尽可如弟之策，径进马公塘山内，不必再入荷叶室中。余当切告澄弟及子侄等也。地图甚为精细，与余所绘九洲图大致相类。明兴之马八十匹不能给弟，此外亦无购马之法。拟再解银五万两，日内竟无到者，忧灼之至。只好先解钱三万串，与弟略资点缀。

弟因时贤开府论及不仁，而在高位是播其恶一节，极是极是。余三年以来，因位高望重，时时战兢省察，默思所行之事，惟保举太滥，是余乱政，不办团，不开捐，是余善政，此外尚不了了。

十二月二十夜

80 、解银年底将到弟营

沅弟左右：

少荃为季弟请谥请祠摺稿昨日寄到，兹抄寄弟阅。目下之是否谕允，殊不敢必。但吾与弟将来若再立功绩，克复金陵，则请谥亦终可望允准。两宫太后及恭邸力求激浊扬清，赏罚严明。但患无可赏之实，不患无不次之赏，而罚罪亦毫不假借。如去年之诛二王一相，今年之戮林、米与何，近日拿问胜帅，又拿问前任苏藩司蔡映斗进京，谕旨皆严切异常。吾辈忝当重任，不恃无意外之罚，而恃无可罚之实。

少荃解银四万，吾暂不解弟处，且解鲍、张两军各二万，为度岁之资。弟处昨日解钱四万两，年内必到。其解钱二万串，今日用民船解去。年内之能到与否，未可知也。

澄弟昨有信来，言季棕不宜附葬马公塘，其言亦颇近理。余因相隔太远，不敢遥决，请澄自行决断。

十二月二十三日

81、日内池州等地警报纷至

沅弟左右：

三月初一邓云香等来，接第二十七日一缄，初二日又由袁国祥交到二十五日一缄，具悉一切。

此间日内池州、东、建及无为州警报纷至，现调申夫至东流、喻吉三至池州，石涧埠添南云新三营。人事略尽其能，保全与否则天也。春霆自请上剿青阳、池州等处，已批准催令速来，若能截住东流之贼不入江西，斯为至幸。

饷项大绌，为数年以来所未有，而新军来者络绎不绝，入夏而后，岂堪设想！

锡尺、野鸡收到。磨本缎即日飭查，如其不足，当至沪买得制衣寄弟。前在广东买呢数百丈，为赏营哨官衣料之用。不料其货极劣，殊无用处，浪费可惜！纪泽儿寄来赋一首三千余字，颇识汉魏门径。此皆我弟多方诱奖之功，近日当誉寄弟阅。余昨在船，二十七日奏报作密片一件，弟试观之不涉夸张否？弟近试吃燕菜否？顺问近好。

国藩手草 三月初一夜

82 、望弟速调数营回雨花台

沅弟左右：

十三日接弟初六、初九日两次信件，具悉一切。

石涧埠营盘尽可不札，余以前疏于考核。迨二月二十二亲阅以后，明知其散漫难守，又不能立刻调开，致制动各处劲兵往救，尚不知救得上否？若于二十二日调南云三营赴州城，调毛拔二营守三漠河、雍家镇，而毛率六营守桐城县，则八面皆妥矣。余之不善用兵，此特其一端也。

目下鲍军不能救景镇，固为江西之患，而弟派七营上援，尤于金陵老营有碍。望弟速调数营回雨花台，而留否南于玉溪口等处料理援剿事宜。

火药即日当解二万斤，银钱竟无可解。广东四万，初三日过南昌。湖南六万，十日内可到。此外渺无音信。弟身体略愈，尚未复元，不可过于焦急。雨多河涨，龙山桥一带当无碍耳。顺问近好。

国藩手草 三月十四日

83、军饷富足弟可高枕无忧

沅弟左右：

初八日接弟初三日酉刻一缄，具悉一切。公牍亦阅过。改武一节太近于矫，余日内当代为谢恩摺。未恳切辞谢，求朝廷收回成命而已，至请改武职、请改京卿两者皆不便着笔也。

饷银于前解二万之外，续解三万，本日又解三万。米粮昨解三千石，本日禹志澐等到，又买得四千余石。它营正在载饥载渴之时，弟处已有苟美苟完之乐。南岸日内无信，仅接刘克庵二十四日禀，徽、休、祁似可幸保，而贼犯江西之志则至今未死也。顺问近好。

国藩手草 四月初八日

84、拟以三万银解弟处

沅弟左右：

十二日接弟初七日一缄，十三日接初八日一缄，具悉一切。前此彭、刘、毛三军进舒城之檄，系为弟业已调至庐江言之。实则春霆援六之时，即无继进之师亦尽无妨。厥后六安解围，则又改檄毛往剿苗，彭、刘进攻东关、铜城闸矣。公牍数件均可不行，鲍军赴巢北，则余已另派专员转运，想不误事。上海今早解到银六万，当以三万解弟处。米粮子药均属充足，今年八月以内，此四项不虞缺乏，所缺者银钱耳。

东关于初八早克复，闻铜城闸初九夜克复。公文未到，不知确否。弟恐六月间雨花台有大警。以余计之，似可无虑。忠酋以全力攻常熟，降将骆国兴自腊月中旬至正月十八城外石埭尽破，卒不能破城池。六安城大而圯，王、袁二营亦系平平之将，石涧埠之营与濠并不坚深(不如雨花台远甚)，忠酋均不能攻破，此贼伎俩概可想见。弟处近二万人，岂不能坚守营盘？彭、刘两军尽可留在外作活兵也。

弟屡次信来，皆言应辞巡抚，今日见弟公牍，已署浙抚部院新衔，想他处公文皆换新衔矣，似可不必再辞。

子思之子文理甚浅，体气亦弱，恐难远出。惠甫当请赴金陵也。顺问近好。

国藩手草 四月十三日

85、餉項奇絀不宜作添兵之計

沅弟左右：

二十一日接十七日來信，奏摺稿亦甚妥適，字句間有未穩處尚易修改，惟辭撫之疏今日始行拜發，弟目下不必遽發續摺，且待一月后再酌。奏留南坡之疏，余當于二十七日拜發，當會寄云中求之銜，不會弟銜。

鹽務改行鹽票，較之今日之逢卡抽厘大致相等，不能驟增百餘萬之多。黃、金、萬、杜等皆明于小而昧于大，余于大利大害所在均曾悉心考究。如果克復江浦二口、九洲洲，鹽務或有起色，比今日所得較多，亦在百萬以內。然二浦、九洲洲之能克與否，則不在南叟之精于鹽務，而在鮑軍之攻剿得手也。故余定計九洲洲、二浦未克之前，余不肯奏改鹽章輪船拖帶一節，听商人自雇則可，由余奏定則不可也。

惠甫可于月內赴弟處，李子真因離其家薪水太遠，不肯前去。包摺寫摺之人均須在此操演一月，至五月杪再去金陵。保摺將以二十七日拜發。

餉項奇絀，不宜作添兵之計。希部餉亦極絀。毛竹丹一信抄閱。李、郭二信抄閱。季弟謝摺今日拜發抄閱。順問近好。

國藩手草 四月二十二日

86、李世忠部不可盘据二浦

沅弟左右：

二十一、二日寄弟二信，皆言李部不可盘据二浦，春霆宜札孝陵卫一带，作合围之举。惟未办公牒，恐私函不足为凭，兹将二事各办一牒，专人送弟处，请弟专丁分送各处。李世忠部下之占据二浦者，接余此牒之后，弟可用文续催。若渠坚不肯移出，则当用蛮教逐之，或竟派队与之开仗。不出此令则已，既出此令，则必须办到。望弟主持一切。萧为则老成朴实，未必敢惹此大是非也。

解弟营之米粮，因南风太大，难于挑搬上船。银三万当可先到。顺问近好。

国藩手草 五月二十三日

官帅为李甫堂请假摺抄阅。

87、犒赏万金由弟酌分各部

沅弟左右：

昨日寄一信，言以万金犒赏九洑洲、雨花台之捷。兹专炮船送去。杨、彭二部应分若干，弟部应分若干，听弟斟酌。李质堂尚未赴汴否？应分若干，亦惟弟酌之。外洋枪二百杆，寄与春霆，由弟转交。即问近好。

国藩手草 五月二十六日

88、余定凑万金接济质堂

沅弟左右：

日内未接弟信，系念之至。余亦伤暑呕吐，竟日困卧竹床，令人摇扇，不能治事。今年酷热更甚于去年，不知各士卒病状何如？

昨由内银钱所解去犒赏银万两到否？李朝斌十五日专人来领银钱子药，余概未批准。盖以既克九洑洲后，太湖全军必已于十六日东下赴沪也。顷接厚庵信，知质堂因伤亡过多，须在上游补募乃可赴沪。渠所领途费太少，万难支持。余欲解银万两济之，而安庆公私窘迫，竟难凑足。本日又于商贾之卖米者汇借二千五金，至明日必可凑齐万金，专解质堂。弟可先行知会质堂耳。

春霆欲调洪容海同赴多陵，余未批准。洪军纪律极坏，内应尤不足恃。若添营乃可合围，当另谋之。左帅寄弟信付去。顺问近好。

国藩手草 五月二十九日

89、先以自固为主不必急于合围

沅弟左右：

接二十四、五日来信，具悉一切。

鲍军只能扎幕府山一带，不能照顾孝陵卫。钟山贼垒不能遽克，印子山尚未得手，即不求急于合围，且先以自固为主。去年大病，今年亦不可不预防，故须先求自固。弟自固于南路，鲍自固于北路，如有大股援贼前来，彼此足以自了，不必互求救助。余咨复弟之公牒，亦以此说为要。

其次则力断江中接济，其责在余，在杨、彭，在总理衙门，而不在陆军。然查水师之果严查与否，查洋船之常送接济与否，则须弟督饬刘南云、曾良佐辈细细稽察也，截断江中接济，实足制贼死命，不在西门之合围与否耳。

七月十二日万寿贺摺已代弟办一分，并代春霆办一，另杏南请封事，已代寄银三十两，托皮主政请轴矣。纪泽十六日自长沙开船，初二日到此，已属迅速。走家信之勇夫，五月二十一起行，六月初一日至此，则更神速。泽儿稍凉即赴金陵省谒。仇祖泽事另有一条。顺问近好。

国藩手草 六月初三日巳初

90 、江西厘金近日颇有起色

沅弟左右：

六月初五日接二十八、三十日两缄，具悉一切。为则保三营官之案，杏南专丁来此，已详复之，想违弟览。

淮北盐运行淮南引地，近吴仲仙漕帅专案奏办，谕旨允准；都、富专奏驳之，谕旨亦允准；运使专详驳之，余处亦批准。吴帅将办成之事竟不能行，盖利少而害太多，不能不驳。弟请运北盐之咨，与漕帅事同一例，余当详细咨复。

江西厘金近日颇有起色，秋冬间银米子药断不缺乏，弟可放心。今年米贵，此间度过荒月，尚可余谷五万石，预备早也。

李世忠买米之事，义渠处处有信，余不甚以为然。本日复雪琴一函，抄寄弟阅。犒赏万金，陆师尽可分三四千。洋枪双响者，即日解二百至弟处，火箭则向无此物。辞巡抚未蒙谕允，弟宜发一摺恭谢天恩，并陈围攻金陵事宜。弟于盐务见闻太少，不必言及盐务。顺问近好。

国藩手草 六月初六日

再，今年酷暑为近数年所未有，弟军占汛地不宜太宽，恐士卒多病，援贼大至也。至嘱至嘱。

僧邸将苗激变后即回山东，圣旨将剿苗之事专责成余处。义渠若将李激变后，亦必将剿李之事专责成此间。余意此刻宜以全力谋围金陵，不妨缓于图李。

91、权位二字总须推让少许

沅弟左右：

疏辞两席一节，弟所说甚有道理。然处大位大权而兼享大名，自古曾有几人能善其末路者？总须设法将权位二字推让少许，减去几成，则晚节渐渐可以场耳。今因弟之所陈，不复专疏奏请，遇便仍附片申请，但能于两席中辞退一席，亦是一妙。

李世忠处，余拟予以一函，一则四坝卡请余派员经收，其银钱仍归渠用；一则渠派人在西坝封捆淮北之盐，几与抢夺无异，请其迅速停止。看渠如何回复。

本日接两次家信，交来人带寄弟阅。鼎三侄善读书，大慰大慰。其眉宇本轩昂出群，又温弟郁抑过甚，必有稍伸之一日也。弟军士气甚旺，可喜。然军中甚微，见以为旺，即寓骄机。老子云两军相对衰者胜矣，其义最宜体验。

正月初七日

92、金陵各軍平善蘇州信息極好

澄弟左右：

日來未接弟信，想家中五宅平安。此間軍事如常。惟壽州於初四夜失陷，苗焰大長。渠所畏者，希庵部下湘軍。今湘軍伎倆被渠看破，以後恐不可制。金陵各軍平善。蘇州信息極好。江西饒州、湖口一帶，初二日韓進春一軍小挫，賊亦貧餓疲憊已極，大致可無它慮。

天氣亢旱，旋風不息，殊於歲事有礙。紀澤與袁婿、王甥在此均安靜讀書。沅弟聞蕙妹五月十八病情，已令昆八歸省，現尚未到安慶。今年各處米貴，此間預備甚早，到七月度荒後尚可餘谷三四萬石，近日街市米價不過四千有奇。順問近好。

兄國藩手草 六月十四日

93、已送去弟所需洋物

沅弟左右：

十六日接十四日温委员带来之信，又送到摺稿一件，十七日接十一日送洋人之信，具悉一切。今日有事甚忙，明日准将摺稿改好写好，交来勇坐温委员轮船，由弟处包封拜发。

弟所需洋物，今日已派戈什哈刘锦昆解双响一百杆、单响九百杆、开花子二百个去矣。鲍不遽进孝陵卫，萧不遽南渡，镇、扬兵不遽咨调，甚好甚好！且待夏暑已退，看各营者何如再行斟酌。弟要米石，可用公牒来取，每月取一次两次，尽可应付。接行知者留在此，多住几日即发也。顺问近好。

国藩手草 六月十七夜

94 、今解銀濟鮑蕭二軍

沅弟左右：

二十一日接十七申刻來信，知弟又患傷風數日。目下已痊愈否？如此酷暑，余居廣廈大屋尚不能支，兄弟與將士住營盤乎！實深系念。謝摺已拜發否？云仙處想一月可通信二三次。

六安等處近尚平安。惟馬谷山蒙城一軍萬無救全之理。昆八住此三日，二十一日開行。今日解銀三萬，先濟鮑、蕭二軍。聞東局續有三萬，日內可到，即解弟營。汨上每月酌提四萬，萬不可減。若如期如數，秋後弟當稍裕也。行知已辦畢交來了帶去，附報一二。寄云升廣督，次山升湘撫，不知湘藩何人？即問近好。

國藩手草 六月二十三日

95、应于鄂赣力堵私盐贩

沅弟左右：

二十五日滕副将等归，接十九日信。二十六日接二十一二日两信并彭、萧银二封，具悉一切。军中多病，忧灼实深，只有齐心默祷，无他法也。

何锐专利多年，众口沸腾，适会乔、郭交替之际，而有堂见张守之案。筠公宽厚，不知肯一施辣手否？

改商栈为官栈，自是目前急务，然楚岸两岸已被川私粤私占尽，上游盐价大减，淮引厘卡太多，成本太轻，不特商运有亏本之虞，即官运票盐亦必无力可图。若不于江西、湖北力堵邻私，淮盐竟无售处。虽有良法，无如之何。吾之所以迟迟不讲求盐利者以此，昨见南坡与弟信，所虑者亦在此。

信卿事，候下次摺弁进京带去。开花子候派人去放。舫仙另信阅过，姚到省后却未说过潘、唐半个差字。亦犹前此云岩满腹狐疑，疑申夫进谗，十年二月由太湖至宿松吊轩叔丧，向我言之垂泪，而中并未说云半个差字。既有三千借项，不能不撤矣。顺问近好。

国藩手草 六月二十七日

96、欲盐务兴旺须争还上游销路

沅弟左右：

接六月二十四日来缄，具悉一切。

盐务积弊自须大加整顿，目下既系云仙接手，渠必有一番振作，余已去一信，请其查何铎之弊。又有信与意城，请南坡来署运司。黄、郭、金三人皆甚相得，皆善出主意。待渠有所陈，余再择其尤善者批准行之。欲盐务之兴旺，在争还上游楚西引地之销路，而不在力除下游战场栈之积弊，余前已有函言之矣。蔡少彭信阅过。寄云制军到后，粤厘必可略旺。霆营久无饷去，十分愧疚，弟能分润少许，余日内必解还也。顺问近好。

国藩手草 七月初五日

97、解去火药望力求节省

沅弟左右：

初七日接初四辰刻一信，具悉一切。所需子药，昨日派人解去药三万、群子三万。大炮只可为守墙壕之用，不可为攻城之用，以费药是无损于贼也。此间并东征局每月不过得药七八万斤，不能再多。除支应本军九万余人外，尚须协济彭、唐及滁州，六安等处，不能不力求节省。望弟遍告各营，亮我之难。

筠仙以三品顶戴署广东巡抚，申夫擢浙江运司，其两淮运使尚不知简放何人。毛、郭同省，粤厘当有起色。弟所需之炮，亦无不得之理，然水师实可不必另设。天下事焉能尽如人意哉？春霆处，今日始解去银二万，其窘迫殆不可问矣！闻渠营距江滨尚十余里，大股援贼来时，怕断粮道否？须与之预为细审。若粮道不稳，即再退几城亦尚无妨。

乔运司所解缉私经费，余皆已收存。因内银钱所用出之银，私用不过十之二三，公用实占十之七八，故遂收之。此次欲办何铕，当时自以不收为妥。然已收者无可挽回，不得因将惩何铕，而设法将前项璧出也。待新运司到，另立章程，即不再收。弟信言批饬转解别军充饷则可，夹片声明自表其清则不可矣。复问近好。

国藩手草 七月初十日

南云二信寄还。

98、论盐务变法之弊

沅弟左右：

二十五日接二十二日专丁来信，具悉一切。

郭帅与金前司所陈盐务一一阅过。金所虑者，恐难缓第一批之厘。究之盐务变法，无论改何新章，断无不缓厘免厘之理。若概如今日之逢卡抽厘，则不得谓之新章，不得名曰盐法矣。

余所虑者，却不在缓厘，而在终无实效，盖江西自道光年间从无销足额引之事，乱后人口减少，即令全食淮引官盐，亦不能销至六万大引之多，况引地被邻私侵占殆尽，焉能一一骤尔夺回？商人凑办三万引之成本四十余万已极不易，二分之利，又不足动其涎美之心，加以引地毫无把握，销售难期畅旺。时日稍滞，获利愈微，商利既薄，则所谓包缴厘金盈余者，皆成拖欠展缓之局。余之所虑无实效者，谓此类也。然此时办法，除重税邻私、指岸认运二者，别无下手之处，应即照金君所拟办理。

黄南坡兄七月在湘启行，节前当可到此。余再与之商定一切，乃行具奏。其泰州招商认运，即可一面兴办。南坡来信抄阅。万、杜说帖二件抄阅。顺间近好。

国藩手草 七月二十七日

再，弟需用大炮，另以公牌咨复。余新造守营劈山，兹寄出三尊，弟试用之。又造小手枪、土枪而用洋药洋火。此间试之，可食抬枪子五六粒，其及运与抬枪等，弟亦试用之。不可

草草一試，宜再三反復審試可也。亦寄去三杆照收。兄又草。

99、解銀七萬以慰弟

沅弟左右：

初五夜接初一夜來緘，知弟以余議十九日之疏不諒弟之本意，責備太過。余所慮者，恐弟學道光末年督撫之陋習耳。若弟之意實見得輪船該用以巡海盜，則余前緘之所責為過矣。今日解銀七萬，慰弟之意，是近來罕見之事。譬之儿时兄打而弟哭，則又以糖食糕餅撫慰阿弟也。至此間家信稿本，除譽信之李子真(極慎密)外，幸無一人得見。弟常疑余之日記家信或傳播于后世，此弟之拙見過慮，亦視阿兄太高之故。鹽務之事，弟盡可放心，不過一月後，弟備見余之公牌。再見南坡之面，必謂阿兄件件皆是矣。順問近好。

國藩手草 九月初九日

100、昨日解银计五日内可到

沅弟左右：

二十七日接第二十二夜之信，二十八日又接二十一夜之信，具悉载事极顺，攻破七瓮桥、上方桥、高桥门各垒，只余七瓮桥大垒未下，至为快慰。

守垒之炮，拟解短劈山四十尊、大炮二十尊。昨日解银二万两、钱二万串，计五日内可到。长善之谷甚劣，若碾米，恐营中不甚愿食，江味根面求南坡翁，请作为东征局清渠欠款，尚未议定。东局解来之米，即日将到，当以万石解弟也。杉条久派瞿有德等赴潜山采买，不知何以查无音信。本日又派戈什哈张开甲赴潜催办，一面于安庆河下买大杉木解往，大约十月中旬可到金陵。南坡翁定于初一日赴弟处，仙屏至今未到。连日风雨，虽上水顺风亦难顺畅行耳。顺问近好。

国藩手草 九月二十八日

再，铜城闸之梁美材等三营勉强可移至弟处，余有鉴于去冬巢、和之未留防兵，故不肯轻动。且此信到金陵，距弟克上方桥、高桥门等垒之时已十余日矣，即调梁美材等到金陵，计亦在十月十五日以后，而弟之新营或亦十月底可到，故余迟疑未调。如弟必欲调，则一面札调梁美材等，一面咨兄可也。又及。

101、弟盡可無憂今冬米餉

本日發去一信，旋接弟二十七申刻信，亦報溧水失守。頃又接王可升二十六日信，實未失也。澄弟一信交弟家丁帶去。此間昨日解去米二千六百石，厚四今日辦到米二千一百石，明日可起解銀二萬。今冬餉事，弟可放心耳。順問近好。

國藩手草 十二月初一日

102、今令沪采买洋米至弟营

沅弟左右：

接初三、初五日两缄，具悉一切。

城上有墨气灰气，意者天欲殄此寇乎？然吾辈不恃天人之征应，而恃吾心有临事而惧好谋而成之实。火药银两接济尚可不断，惟米粮极难。江西、两湖皆实至三两四五钱，且处处阻隔遏崇，无米可买，深堪忧灼。本日札上海采买洋米迳解弟营。箴轩言金眉生屡函言里下河有米可买，顷亦令箴函告眉生，代为买米送弟营矣。只要各军有可食之米，吾兄弟有敬畏之心，此役当有了日耳。

许次苏于新章全不遵行，且似有意搅局，于何铣亦庇护太过，殊不可解。李济清已至此间，吾欲留之，而渠迫思归，尚未议定。顺问近好。

国藩手草 十二月初十日

李家之事，除迪、希所存成、萧、蒋、毛处万金外，必可再凑万金寄去。讣书到时，似不必多散各处矣。余与沅弟二人之名拟送一联一幛一千金，弟不必另致情也。澄弟在李宅所写之信附阅。再致沅弟左右。

涤生拾片

103、金陵軍務近尚平穩

澄弟左右：

十二月十日接弟十一月十八日在李宅所發之信，具悉一切。

李氏兄弟五人而歿其三，九與五固系名將帥，即二亦系克家之令子。五年之內，先後淪謝，振亭姻伯雖康健，想亦怆恻不可為懷矣。此間擬湊奠儀萬金。迪、希前存歷年薪水，尚有萬金寄存蔣、成、蕭、毛等處，亦擬提回作為姻伯養贍之資。余送賻儀千金，沅弟擬另送四百，旨在擬湊萬金之內，大約可多不可減也。

金陵軍務近尚平穩。偽忠王久至金陵，尚未出城猛撲。鮑軍在東壩平安。少荃一軍又在浙江克復二城，下游事機極順。所慮者，群賊旁出四溢，終為江西、兩湖之患耳。

弟十月十五日大夫第之函頃亦接到，沅堂先生西逝，余當寄奠儀百金。東皋書院、昭忠祠工竣之牌，至今尚未接到。余身體平安，合家內外均吉，無勞廛念。陳作梅寄李宅信請妥交。順問近好。

兄國藩手草

十二月十四日

104、余实若无药可解特此飞告

沅弟左右：

接初八、初十日信，具悉一切。

米粮一事，余亦深以为虑，新年恐接济不上。然使弟处余之位，所以办米之法，恐亦不能别开生面。火药一事，此间及湖南所解弟处者实不为少。弟不知撙节，余深虑有缺乏之日。如守墙之大炮，与劈山炮何异？丁道所铸大炮，岂是破贼之物？徒费钱费药耳。又如地洞一事，前十一月初五日已浪费药数万斤，近日闻又有一洞将发，又将浪费数万。此等百战之寇，其力岂不能堵一缺口？余实苦无药可解，特此飞告。一请弟莫再轰地洞，二请弟函商少荃，酌借火药，勿谓兄言之不早也。复问近好。

兄国藩手草 十二月十五日

105、希庵丧礼可汇总送去

沅弟左右：

十八日接十五日未刻来信，具悉一切。

日内雨雪严寒，深以弟营缺银缺水为虑。湖南之十万金，本派定全解弟处。不料十一月初八日起行，至今四十天未到。昨派炮船四号迎提，又为大雪所阻。一俟提到，即用洋船拖送弟处。不知年内可到否？

弟派王子鉴办江西之米，朱守谟办湖北之米，余为力主其事。尚斋在江，厉、杜在鄂，亦无不认真之理。但昂贵异常，其能多与否，仍未可知。

希帅奠仪，余拟令萧、成、毛、蒋、周、朱、唐七人，凡有送者概交余处汇送，但每军去一弁同送耳。其联幛唁函，则各自另送。义从三营，每营送二百金。亦令汇存此间，明年二月送去。请弟告知为则，该军共送银若干，明年二月交余处汇送可也。弟之四百金，或单送或汇送请酌。其代撰挽联，正月再行交卷。

义渠交部议处，竟以皖藩降补，继芳之力甚大，而亦未甚公允。乔升皖抚，万调宁藩兼办粮台，恐难膺此艰窘之任。寄谕即日咨达弟处。惠甫与各处特保之员十四人皆发为江苏知县，朝廷忘其为苏籍矣。弟已接部文否？大雪奇寒，千万保重。复问近好。

国藩手草 十二月十八日呵冻

106、銀錢子藥不缺惟米糧不足

沅弟左右：

新歲想吾弟體氣康強，諸福駢集，為慰為祝。此間凡事平善，銀錢子藥皆不短絀，惟米糧不足，不知正二月間能不令弟營飢困否。

李世忠有公牌來，請將渠部所守滁、來、天、六等城交出，由余處派人接守，渠兵另聽調遣。又有一牌請將槍炮繳出，將來當無它慮。

簾軒待馬谷山到即履江寧藩司之任，將先至弟處一行。鶴儕信來，言當先至安慶，次至臨淮。義渠信來，並無牢騷之意，然淮上官紳及省城公論頗為不平。黃南翁在此，擬節后再赴鄂中。事前雖不無抑郁，然胸懷尚坦蕩也。順問近好。

澄弟信附去。

國藩手草正月初四日

107、金陵果克沅军可分兵上援

澄弟左右：

正月二十八日接弟十一日信，具悉一切。

此间近事，金陵业已合围，沅弟两信附寄弟阅。由浙上犯之贼，徽州一股虽经击退，遂安一股已窜至江西之玉山，恐不免直上抚、建，则吉安、袁州可虑，而湖南亦须办防堵矣。然金陵果克，沅军可分二三万人上援，江楚当不至于糜烂。

李家谟仪，去年已由东征局兑去二千金。又闻湖北二千、湖南一千早已送去。此外数百金者尚多，断无缺用之理。此间代收各款，夏秋再汇解可也。蕙妹病已痊愈否？金二在此，日有长进。甲三病数日，颇重，今已大愈，但禁风耳。萧开二等尚未到。程慎轩若来大营，自当格外周旋。魏涟西、沈蕙亭在此，吾与沅均未简慢，日内亦将归矣。余详日记中。顺问近好。

国藩手草 二月初四日

108、常州克復之說竟系謠言

沅弟左右：

二十六日得二十三夜來信，數日未復。雨大且多，不知弟處營牆倒坍若干？賊匪出城猛撲否？常州克復之說竟系訛傳。比又有嘉興于十八日攻克之信，不知確否。甯江之賊，席、韓等軍于十八日大捷建昌后，未聞嗣音，似已南竄南豐、廣昌。內而吉、贛，外而閩中，均屬可虞。喬中丞因爭閩餉一萬與義渠大為齟齬。聞十年薛署江督時，批喬之稟有“行同市儉”一語，喬長稟早辯，請將原批收回。薛竟取回，另換一批。合之去年繳弟處之札，此次爭唐餉而嚴札馬方伯，無秀一之才學，而有其霸道路數，蓋與紫三相近。

弟處米糧，除六安一萬，上海二萬外，又札萬、忠各辦一萬，分濟弟與鮑軍。此皆分內之餉，弟盡可屢函催之。廢銅鑄錢，斷非營盤所能辦之事，費盡氣力不能辦到萬串，不如其已。順問近好。

國藩手草 三月初一日

109、饷源大绌仍须再办捐输

沅弟左右：

三月一日接二月二十日哨官带来之信、二十七日排递之信，具悉一切。

米粮一路，金、曾各一万石当为可恃，少荃之二万，万、忠之二万，不知可得一半否。弟观兄如此打算，果可过三、五、六荒月否？

里下河之捐，少荃与仲仙现并未停，吾兄弟若开办，亦不必会少荃衔入奏。吾因下游为捐所苦，百姓望我如婴儿之望慈母，本不欲再办捐输，已拟稿咨复弟处(咨稿抄阅。)顷闻幼丹中丞奏请江西厘金全归本省，或江皖各半。从此饷源大绌，竟不能不出于捐之一途，前稿暂不咨弟处矣。但办捐则须于泰、汴各设一局，请弟于南翁、麓轩商定规模，逐条开示，并拟定委员。设局之后再行入奏可也。顺问近好。

国藩手草 三月初四日

与春霆信一函，弟阅后加封递去，或专人飞送。

110、弟可放心治军不必挂念饷事

沅弟左右：

昨日复去一缄，今因轮舟之便，将泰州捐局、句容防守两牒送至弟处。外霆营一批、富冯各一咨，请弟专丁飞送。各处之米，确有可恃者，金处八千、六安万石、四川九千、东局万石、少荃万石，计端午前后均可解齐。其万、忠两司二万，计亦有捐项可指，均有把握，荒月尽可支持。惟六安续办之八千，有无莫卜耳。弟尽可放心治军，不必挂念饷事，不必焦急。争江西厘金之疏抄寄弟阅。金陵若破，弟有马队近千，春霆马队亦近千，当可追剿痛杀，望与春霆预行熟商一切。顺问近好。

国藩手草 三月十三日

111、江西厘金户部议准一半

沅弟左右：

得十九日信并麓轩长信，具悉一切。麓轩不能任劳，不肯任怨，余深知之。渠既不能办，安得另有大委员气力过于方伯者？泰局之捐只好作罢论矣。余本日亲写少荃一信、刘郭一信，注重沪局捐事，抄稿寄弟一览。将来或较泰局略好，四、五两月之八万，弟即可专人走领。江西厘金，户部议准一半，余即日再疏争之。弟湿毒不甚以为苦否？余日内心绪忧灼，每得弟安信则为之一舒。兰泉之船如未到，弟可另派长龙送之。顺问台安。

国藩手草 三月二十二日

赈局以速停为是，恐外间以弟军甚富也。

112、因饷项支绌群贼纷窜为忧

澄弟左右：

三月十八日接弟排递之信，言惠妹病重，即于十九日船送叶亭回家。二十日接弟二月十七在玉班家研发之信，具悉一切。

此间近状，金陵沅军平稳如常。鲍军攻克句容后，余令分守东坝、句容两处。少荃进攻常州，即日可以得手。常州克，则金陵、湖州两处城亦难孤立。所虑者，群贼上犯，变成流寇耳。浙江之贼窜扰徽州，十三日毛军小挫，十四五六日均获小胜，十七日唐、毛二军大败。金逸亭新到屯溪，尚未开仗。目下徽州、休宁四面皆贼，而贼之头队已由婺源分窜江西矣。不特江西大遭蹂躏，即吾湘与闽粤亦极可虑。

冯树堂劝弟不必晋省。金石之言，望弟以后信而从之。不特不必到省管闲事，即衡州东征局务及盐局之务亦可不必与闻。贵价弟三字极不易当，动辄惹人谈论，生出谣言。此时家门极盛，处处皆行得通。一旦失势，炎凉之态处处使人难堪。故不如预为之地，不见不闻之为愈也。树堂赴粤之事，余当备咨并写亲笔信与之。在外多年，看来如树堂、岱云、霞、筠等友实为难得也。

余身体平安。惟因饷项支绌、群贼纷窜二事十分焦灼。内人咳嗽不止，大女儿体日瘦弱，余俱顺适。顺问近好。

兄国藩手草 三月二十四日

113、将收淮北盐厘令余转怒为喜

沅弟左右：

二十六日接第二十三日信。二十七日傍夕兰泉归来，备述弟款接之厚、才力之大十倍竺虔旧仆，而言弟疾颇不轻，深为忧灼，闻系肝气之故。余日内甚郁郁，何况弟之劳苦百倍于我？此心无刻不提起，故火上炎，而血不养肝。此断非药所能为力，必须放心静养，不可怀忿恚气，不可担心吊胆，总以能睡安稳为主。兰泉言弟尚能睡。

今日接到寄谕，江西厘金之讼，仍是督抚各半。然官司虽输，而总理衙门奏拨五十万两专解金陵大营。未必尽靠得住，而其中有二十一万实系立刻可提者，弟军四五两月不至哗溃。六月以后，则淮北盐厘每月可得八万，故余转恼为喜。向使官司全赢，则目下江西糜烂，厘金大减，反受虚名而无实际。想弟亦以得此为喜也。兹将恭王咨文付阅。廷寄俟明后日咨去，即问近好。

国藩顿首 三月二十七夜

114、上海拨饷业已起解

沅弟左右：

十一日得弟初八日信并寄箴、眉两信，又催余复箴之信。兹将复箴信寄弟一阅，请封口递去。淮北章程早经核定刻好，但思将五百改为六百文。上海拨饷业经起解，规平十五万，想已到弟营矣。顺问近好。

箴、眉二信付还。

四月十一日

115、春霆行軍需九萬兩銀

沅弟左右：

十七日接弟十四日信并抄鮑信，具悉一切。弟濕毒已愈，又添脚氣之疾，總因忧勞過久之故。然天相勞臣，當不至于大碍。觀弟昔年無數月不病，此次兩年未嘗一日不寫字、一刻不辦事，則知盡忠王事者，自有神明佑助，理不爽也。

少荃派兵來接東坝、句容之防，余已咨明弟處。春霆馬步萬六千人，師行二千余里，九萬途費本不可少。茲擬先交五萬，請弟于輪船經費或大通解餉項內撥五萬濟之，余四萬設法續解。弟需大批餉，除汨上十五萬外，實无可指之款。子藥則今日起解三萬矣。湖南解藥三萬，計已趕到。徽州于十二三日連获胜仗，系剿匪江陰洋舍及常州破壘上鞏之股。江西之賊，散者極多，見官軍輒避不交鋒，斷无大碍。左帥撥十二營，与克鹿、鈴峰之兵俱到江矣。湖北德安府有失守之信。兵多而无劲旅，帥貴而好粉飾，亦可慮也。順問近好。

四月十八日

116、只可畏天知命不可怨天尤人

沅弟左右：

十九日接第十六日信，具悉上海解到十三万六千，合之前批之银三万钱二万串，共得银十八万有奇。春霆分去五万，合之大通之二万，又由江外粮台再解二万，即足九万之数。加以箴轩所办之米四千石，霆营尽可起程援江矣。弟收沪银十三万零，今日再由江外粮台解去六万，合之各卡厘金，计亦可勉强过节。此节之不决裂，实天幸也。深信器重，施之于富或容有之，施之于冯则甚不确。富欲派六千人助剿金陵，亦有信到此间，拟复信令其调回北岸，守六合而保里下河，预防湖北股匪。十二日之片，亦已发其端矣。事事落人后着，不必追悔，不必怨人，此等处总须守定畏天知命四字。

金陵之克，亦本朝之大勋，千古之大名，全凭天意主张，岂尽关乎人力？天于大名，吝之惜之，千磨百折，艰难拂乱而后予之。老氏所谓“不敢为天下先”者，即不敢居第一等大名之意。弟前岁初进金陵，余屡信多危悚敬戒之辞，亦深知大名之不可强求。今少荃二年以来屡立奇功，肃清全苏，吾兄弟名望虽减，尚不致身败名裂，便是家门之福。老师虽久而朝廷无贬辞，大局无他变，即是吾兄弟之幸。只可畏天知命，不可怨天尤人。所以养身却病在此，所以持盈保泰亦在此。千嘱千嘱。无煎迫而致疾也。顺问近好。

四月二十日

117、望查收运去白银

沅弟左右：

昨日昨夜连去二缄，本日王三锡长龙解去银六万两，兹又派曾恒德坐轮船解去银二万查收。节前不知能再解一批否。途次报解者尚有四万耳，如到即全解弟处。顺问近好。

四月二十一日

118、凡郁怒最伤人

沅弟左右：

昨日余宗发归，寄一信，想可先到。接胡莲舫咨，广东解银四万八千零至金陵大营，不知到否？自贼窜江西，余即寄信与云仙，恐江右道梗，请将粤饷全由海道径达上海，以解金陵。云仙之复信早已接到，而饷则至今未到，粤厘日见日减，良可深虑。云仙深不以吴公昌寿为然。而吴公在粤在京，物望极美，不日即将履鄂抚之任，未知早贤于旧令尹否？兹将云仙前来密缄抄达弟览。

弟之内疾外症果愈几分？凡郁怒最伤人。余有错处，弟尽可一一直说。人之忌我者，惟愿弟做错事，惟愿弟之不恭。人之忌弟者，惟愿兄做错事，惟愿兄之不友。弟看破此等物情，则知世路之艰险，而心愈抑畏，气反愈平和矣。顺问近好。

五月二十三日

119、春霆蒙賞銀五百兩治喪

沅弟左右：

今日接奉廷寄諭旨，春霆蒙賞銀五百兩治喪，而不准回籍，霆心尚可稍慰。渠對眉生述感弟關愛之意，以為此恩或可上邀。余作摺時實無把握，今恰合渠之意，亦稍慰弟愛彼之情，特將諭旨錄寄弟閱。

大女兒病殊不輕。蓋肝郁是其本病，而氣痛不食，則其標病。袁婿若至弟處，望囑其速歸。

湖北之賊已至黃州、蘄水，不日即至宿松、太湖矣。少泉若有兵至溧水、建平，騰出升、鈞兩軍上防皖北，乃可稍定人心。順問近好。

五月二十四日

120、江西厘金弟处分三万余

沅弟左右：

日内未接弟信，不知肝郁及湿毒已痊愈否？明日四十一大寿，纪泽所撰寿序不能道达勋德，余又不暇为之，但每夜虔祷康强逢吉，天佑劳臣耳。

札调威灵密船来皖，渠未接到，竟由大通回沪。余拟于初一日坐民船赴金陵，大约初四五可相见也。江西盐厘今日到此，弟处分三万余，明日乃可起解，澄弟家信一包，专人送去。刘、朱三军日内想已北渡。余因芜湖系黄文金老巢，恐其由泾县、南陵窥伺芜湖，故有一咨，令刘、朱等兼顾南岸之说，此本必无之事，弟得毋笑其过虑乎？顺问近好。

八月十六日

121、撤勇不宜发全饷

沅弟左右：

初五日得弟初二日信，此间亦于昨夕得阅各系报，各恩旨俱照嘉庆、道光朝之例，似稍加优。撤勇者，若今冬皆发全饷，恠公与黄、郭诸公断难应付，须兼用期票、期札为妥。声叙湖南官绅之劳积苦心，余久有此意，弟咨中语尚难动听。东征局以请加中额为正折，而南坡附一密片，次帅则颇难着笔，意城亦不宜附入此案，容妥谋之。韞斋先生信付去、顺问近好。

陈国瑞大挫，望弟派刘、未来安庆。

再，寄谕以弟求引退为合于出处之义，而于盖臣谋国之道尚未尽善。将来第一次出奏必难谕允，不知第二次、三次可邀允否。究竟于八月二十后即出奏乎？抑侯九月余到金陵再出奏乎？弟有咨文来兄处乎？抑全无咨兄即竟奏乎？初次即请开缺乎？抑先请病假一月乎？弟详寄一信，以凭照办。名位俱高，此等处亦须委蛇中节，不宜转饒弯也。又行。

八月初六日

122、芝堂所提银十月可到

沅弟左右：

前日握手后，未刻即至大胜关，申刻入城。是日东风甚微，上水不能迅速，闻弟舟仅至太平也。纪鸿儿与金二外甥于初五日已刻入署，不知在何夹内与弟船相左，渠等在裕溪口闻弟舟先已过去。金二将纪瑞家信交亲兵手，想弟已接阅矣。

昨日接席宝田稟言玕王事、左季高奏片言幼主事。又接部文言江南主考事。兹并抄寄弟处。主考果系刘韞斋先生，不出兄之所料，想弟与雨农必服兄之神算也。

芝堂言运库可提银五万，渠办新引十万金，皆于十月可到。合之丁雨生之款，十月不至甚窘，当解四万与刘、朱三军。若再得山内粮台四万金，刘、朱等便可至鄂境合剿（若不越境，情理似说不出，若无现饷，事势又行不去），而以李、王、易三军分札宿、太，以为后继之师，弟以为何，则请于过皖时告知刘、朱及马、何诸公也。顺问近好。

十月初六日

123、告以各处解来银数

沅弟左右：

初七日寄去一信，由吴竹庄处转递，不知到否？初八夜，丁雨生解来银两起，共十七万两。初八早，张芝堂解来银四万，兄就沪饷中分七万解安庆，另有公牍达览，闻陶鹤汀尚有三万五千将到，此间十月之事可不窘迫矣。雨生与弟一牍一信，兄皆已拆阅。芝堂之牍，余未拆。兹将三件交轮船追送弟处，其两处呈弟解批，兄已代为印发矣。

亢旱特甚，不知弟痛处日内更剧否？今日设坛求雨，不知果有验否？若再不雨，民间菜麦俱受害矣。澄侯信、瑞侄稟俱拆过，付去照收。顺问近好。

十月初八日

124、近日心绪多不适

澄、沅弟左右：

十一月十三日接澄弟十月初九日一函、沅弟二十五日在汉口发信，具悉一切。

沅弟病势十愈六七，欣慰无已。余近日心绪多不适：一则前有楚北之行，深虑各营欠饷无着；一则自上游来者，皆言沅弟病体增重；一则科场雨雪交加，严寒侵入，而萧、梁等约期之饷尚无着落。兹余既免湖北之行，而沅弟之病大愈，寸心帖然无忧，至幸至幸。乡试虽风雪苦寒，而头二场清吉平安，未死一人。少泉初十日感寒颇重，二、三场未能点名。若迅速就痊，则科场完美矣。甲五侄又生一女，望从此三女之后继以三男。科四完姻后，吾三家桐孙秀发，瓜瓞绵绵。斯为至祝。

柳寿田之事，吾思之再三，若不稍着声色，以后吉中营勇似吃大亏，故于复雪琴之信亦严加诘责。雪琴接信，即踵门叩谢，深自引咎，大约以后渐可相安。余自有权衡，弟不必挂虑。萧、梁及各军欠饷，余亦必能次第清厘，弟不必焦灼。何铣允办湘盐二万引，合厘金鹵耗余斤，计共(在明年五月前)，可得三十余万金。此策自弟发之，不劳而获者也。解银三万于金陵。恐刘履详为商人所怨也。兹寄银一千一百零四两回湘，除金竺虔百金，湘乡圣庙四百金(作钱五百串外)，余六百零四两分寄家中。稍将薄意。望弟为我分封包送。即问近好。

李祥和修龙膊子缺口，求余作一碑记之。余懒于作文，略

书数行，刻工甚坏。兹拓一张与弟一阅。又弟奉旨委寻张国梁尸，尚未以公牒告我，请速写信复我。

十一月十四日

125、拟撤军腾饷以养淮军

澄、沅弟左右：

复奏少荃不宜入洛、李丁不宜遽跻封疆一疏奉旨留中，并无寄谕，颇不可解。

东抚阎丹初与此间水乳交融，豫抚吴少村多所抵牾，吾以位望太隆，从不肯参劾邻封疆吏，故河南公事，不甚顺手。若少荃长任两江，饷事不至掣肘。吾将于撤朱、唐、金军后，接撤刘、朱二军，腾出六军之饷概养淮军，专办捻匪，或可有济。若少荃不在两江，军饷断难应手，吾不能不引疾告退。月内当有明降谕旨也。

张文端公家训一本，寄交纪渠侄省览。渠侄恭敬谦和，德性大进，朱金权亦盛称之。将来后辈八人，每人各给一本，又给沅弟所刊“庭训格言”一本，又以星冈公书蔬鱼猪早扫考宝八字教之，一门之风气自盛矣。

十月初五日

126、宜置祸福毁誉于度外

澄、沅弟左右：

近日未接来信，想各宅平安，新岁内外多祜为慰。

此间军事，任、赖、牛、李等酋全萃湖北黄、孝、黄、麻等处，余调刘省三全军九千人援鄂。成武臣之叛卒，闻官相以二十万金抚之，业经招集七营。官相并未将叛变情形入奏，但言拔营索饷，适为捻所乘，挫退而已。湖北军政多出于閹人、仆隶及委员之嗜利者，奏牍则一味欺蒙，深为可叹。以各省用事之人言之，军事将见日坏，断无日有转机之理。沅弟假满出山，与各邻省督抚共事，亦必齟齬者多，水乳者少。然吾兄弟受厚恩，享大名，终不能退藏避事，亦惟循沅前信所言，置祸福毁誉于度外，坦然做去，行法俟命而已。

余拟二月初起程赴周家口。纪泽儿由徐州回金陵，送眷还湘，或在途次可与沅相见也。顺候近好。

正月初六日

127、新军须筹划饷项

沅弟左右：

初一、初四日两次排单寄信，并弟招募旧部成军，一面遵旨迅速赴任，一面出省督剿，想可接到。初八日具折谢恩，即将此数句入奏。

惟信中嘱弟招募万人，未曾议及饷项。闻鄂饷十分支绌，此次大被蹂躏，想厘款更为减色。加以霆军新入鄂境，每月需银八九万，江西未必能协解，湖北断难置之不顾。余所部湘、淮各军饷项全出于少泉之手。五月曾去一咨，顷接渠一信一件抄阅，言饷项亦难多供。弟新募之军，尚须筹划饷项，或先与官、唐及李氏昆仲函商，即春霆饷项亦须商及。弟在鄂作主人，渠必向弟求索。如饷项太绌，即少募数千亦可，现兵足敷调遣也。顺问近好。（初九日自徐州起行，初十日书于利国驿）。

二月初十日

128、請支持鮑春霆軍需

沅弟左右：

日內未接弟信，想因余自濟起程，驛夫不知行踪所在，或輾轉遲誤耳。十五日登舟，十七八九阻風三日，二十二日至韓莊，今日可至台莊。溽暑小舟，殆非老年所堪。

運河大雨盛漲，民居水皆封檐，數十萬難民轉瞬皆成流寇。而運河東岸堤牆雨後塌卸殆盡，秋冬無以制寇，尤深焦灼。防守沙河之策未必可恃，而業已出奏，不得不試行之。春霆已自黃州起行否？若需賬棚等物，請弟飭局辦給，將來于萬五千內撥還鄂局。江西兩咨來商，不欲于七萬外更增雜文。少泉亦畏霉而遠避之。弟既敬霆之為人，即可一力維持，使之迅速集事。雜款實有盈余，余已囑劉申孫(怪)隨時稟請弟作主也。

申夫今日自韓莊分手，渠定八月節前到鄂小住一月，即回四川省母。其講論八股試帖勝于其所作所改，可令紀鴻、瑞听講一月，必有進益。光、固、六安、德安、黃州軍情望弟將各檄咨送一分。余詳日記中。順問近好。

六月二十三日

129、日内酬应纷繁勉力支柱

澄、沅弟左右：

七月二十六日寄去一缄，告孙同儿殇亡事，并寄罗宅、丁宅信，到否？旬日内此间平安。余脚上浮肿，肥而且硬，常服之袜已不能入。心血极亏，全不能用。现定于十三日出省，至淮、徐、苏、常等处大阅。日内酬应纷繁，勉强支柱。同乡及外省求差事者络绎不绝，已位置十余人，而向隅者尚多。南五母舅之嗣远遂来此已逾半年，实难派差，徒花盘费。兹令乘轮舟之便，由鄂归湘。又专一勇回籍，送数月日记及金宅挽赙之类。大抵老年之人，血虚则气断难振。兄近来所以日见日衰，志欲强而气不能副者，亦由血虚之故。

盐务之事，户部奏复之文助鄂川而抑淮，轩轻之情，力透纸背。余两次在京，不善应酬，为群公所白眼，加以天津之案物议沸腾，以后大小事，部中皆有意吹求，微言讽刺。陈由立遣发黑龙江，过通州时，其妻京控，亦言余讯办不公及欠渠薪水四千不发等语。以是余心绪不免悒悒。阅历数十年，岂不知宦途有夷必有险，有兴必有衰？而当前有不能遽释然者，但求不大于咎戾、为宗族乡党之羞足矣。

前闻湘乡于七月杪府试，不知纪寿侄应试妥善否？筱澄侄已到省应院考否？符、剑两侄取古否？欲得拔贡，则岁考之经古及正场是最要之根基。纪泽新丧弱子，学业难免抛荒。纪鸿近看《书经》注疏。书法太拙，于岁科考亦推出色，又因道远，

故未还湘应试。

内人目疾已久，脚疼未痊，余却平安，饭量比亦较加，真所谓贞疾恒不死矣。余详日记中，顺问近好。

兄国藩手草 八月初十日

军事篇

1、稟军中要务

男国藩跪裹父亲大人万福金安：

二十二日接到十九日慈谕，训戒军中要务数条。谨一一稟复：

一、营中吃饭宜早，此一定不易之理。本朝圣圣相承，神明寿考，即系早起能振刷精神之故。即现在粤匪暴乱，为神人所共怒、而其行军，亦系四更吃饭，五更起行。男管中起太晏，吃饭大宴，是一大坏事。营规振刷不起，即是此咎。自接慈谕后，男每日于放明炮时起来，黎明看各营操演。而吃饭仍晏，实难骤改，当徐徐改作未明吃饭，未知能做得否。

二、扎营一事，男每苦口教各营官，又下札教之。言筑墙须八尺高，三尺厚；壕沟须八尺宽，六尺深；墙内有内濠一道，墙外有外濠二道或三道；濠内须密钉竹签云云。各营官总不能遵行。季弟于此等事尤不肯认真，男亦太宽，故各营不甚听话。岳州之溃败，即系因未能扎营之故。嗣后当严戒各营也。

一、调军出战，不可太散。慈谕所戒，极为详明。昨在岳州，胡林翼已先至平江、通城，屡稟来岳请兵救援，是以于初五日遣塔、周继往。其岳州城内王璞山有勇二千四百，朱石礮

有六百，男三營有一千七百。以為可保無虞矣，不謂璞山至羊樓司一敗，而初十開仗，僅男三營與朱石礮之六百人，合共不滿二千人，而賊至三萬之多，是以致敗。此後不敢分散。然即合為一氣，而我軍僅五千人，賊尚多至六七倍，擬添募陸勇萬人，乃足以供分布耳。

一、破賊阵法，平日男訓戒極多，兼画图訓諸營官。二月十三日，男親画賊之蓮花抄尾陣。寄交璞山，璞山并不回信；寄交季弟，季弟回信言賊了無伎倆，并無所謂抄尾陣；寄交楊名聲、鄒壽璋等，回信言當留心。慈訓言當用常山蛇阵法，必須極熟極精之兵勇乃能如此。昨日岳州之敗，賊并未用抄尾法，交手不過一個時辰，即紛紛奔退。若使賊用抄尾法，則我兵更胆怯矣。若兵勇無胆無藝，任憑好阵法，他也不管，臨陣總是奔回，實可痛恨。

一、拿获形迹可疑之人，以後必嚴辦之，斷不姑息。

以上各條，謹一一稟復，再求慈訓。

男謹票 三月二十五日巳刻

2、余带水师开仗竟全数溃散

澄、温、沅三位老弟足下：

初四日午刻安五等来，接到家信，具悉一切。父大人声色不动，毫无惊怖，实我辈所万不能及。

贼于二十七早辰刻破湘潭，即刻分股窜至朱亭、渌口、朱洲一带掳大河及一宿河之船。又分股窜至湘乡掳涟江之船。二十八日早，塔副将在潭大获胜仗，踏破贼营三座，烧毁木城一座，杀贼至六百余人。是夜贼又筑营垒。二十九日，塔副将与大战二次。初次烧贼营二座，杀贼七百人。二次真长发老贼拼命出战，塔将又大胜，杀贼千余。初一、初二皆大战，官兵大捷五仗。共杀贼至四千人，三日连破贼营三次。至第四日，贼不敢筑营矣。凡自贼中逃出者，皆言自广西起事以来，官兵从无此非常之胜。诸太守、彭玉麟、杨载福、邹世琦至湘潭水战。自初一日黎明起至初三止，烧毁贼船至七百余号之多，亦为近来所仅见。

现在湘潭贼势甚以穷蹙。若能破城，剿灭此股，则靖江以下之贼、朱亭以上之贼皆为易办。湘潭大战之时，贼调回湘乡一枝兵，我县得以无恙，我家得以安全，皆塔副将之功也。

所可恨者，吾于初二日带水师五营、陆勇八百至靖江攻剿贼巢，申刻开仗，仅半顿饭久，陆勇奔溃，水勇亦纷纷奔窜。二千余人，竟至全数溃散，弃船炮而不顾，深可痛恨！惟钓钩子未出队者，略存子药炮位，而各水手亦纷纷尽散。红船之水

手仅存三人，余船竟无一水手，实为第一可怪之事。刻下兄已移寓妙高峰，留数百陆勇护卫。如使湘潭一股竟就扑灭净尽，则天下事大有可为；若湘潭贼不遽灭，则贼集日众，湖南大局竟多棘手之处。尽人事以听天，吾惟日日谨慎而已。余俟续布。

兄国藩草 四月初四夜

3、告各地胜败军情

澄侯、温甫、子植、季洪四位老弟左右：

十四日刘一、名四来，安五来，先后接到父大人手渝及洪弟信，具悉一切。

靖江之贼现已全数开去，窜奔下游，湘阴及洞庭皆已无贼，直至岳州以下矣。新墙一带土匪皆已扑灭，惟通城、崇阳之贼尚未剿净，时时有窥伺平江之意。湘潭之贼，在一宿河以上被烧上岸者，窜至醴陵、萍乡、万载一带。闻又裹胁多人，不知其尽窜江西，抑仍回湖南浏、平一带。如其回来，亦易剿也。安化土匪现尚未剿尽，想日内可平定。

吾于三月十八发岳州战败请交部治罪一摺，于四月初十日奉到朱批“另有旨”。又夹片奏初五邹国彤被火烧伤、初七大风坏船一案，奉朱批“何事机不顺若是，另有旨”。又夹片奏探听贼情各条，奉朱批“览其片已存留军机处矣”。又有廷寄一道、渝旨一道，兹抄录付回。十二日会同抚台、提合奏湘潭、宁乡、靖江各处胜仗败仗一摺，兹抄付回。其摺系左季高所为。又单衔奏靖江战败请交部从重治罪一摺，又奏调各员一片，均于十二日发六百里递去。兹抄录寄家，呈父、叔大人一阅。兄不善用兵，屡失事机，实无以对圣主。幸湘潭大胜，保全桑梓，此心犹觉稍安。现拟修整船只，添招练勇，待广西勇到、广东兵到再作出师之计。而饷项已空，无从设法。艰难之状，不知所终！人心之坏，又处处使人寒心。吾惟尽一分心作一日事，

至于成败，则不能复计较矣。

魏荫亭近回馆否？澄弟须力求其来。吾家子侄半耕半读，以守先人之旧，慎无存半点官气。不许坐轿，不许唤人取水添茶等事。其拾柴收粪等事，须一一为之；插田蒔禾等事，亦时时学之。庶渐渐务本而不习于淫佚矣。至要至要，千嘱万嘱。

兄国藩草 四月十四日

4、整顿成军然后扬帆东下

澄侯、温甫、子植、季洪四弟足下：

昨寄去一函，谅已收到。十五日接父大人手渝，敬知一知。

兄每日黎明看操，现已阅看四日，专看戈什哈及亲兵二种。然有所表率，他营亦将兴起。

父大人命招湖乡之原水手，赶紧前赴鄂省下游。此时所患者，水手易添，船只难办。不特衡州新造之船难以遽就，即在省之船经屡次风波屡次战阵后，亦多有损坏者，修整难以遽毕。且广西水勇、广东水兵皆于五月可到，不得不为等候整顿成军，稍有把握，然后扬帆东下。

余近来因肝气太躁，动与人多所不合，所以办事多不能成。澄弟近日肝气尤旺，不能为我解事，反为我添许多唇舌争端。军中多一人不见其益，家中少一八则见其损。澄侯及诸弟以后尽可不来营，但在家中教训后辈。半耕半读，未明而起，同习劳苦，不习骄佚，则所以保家门而免劫教者，可以人力主之。望诸弟慎之又慎也。

国藩 四月十六夜书于长沙妙高峰

5、军务倥偬之际望父不必来省

男国藩跪禀父亲大人万福金安：

二十日申刻唐四到，奉到手谕，敬悉一切。家中大小平安，乡间田水畅茂，甚为忻慰。

贼匪于初六日复窜入岳州城内，约有二三千人，岳阳城下及南津港船约有数百号。初八九分船窜至西湖，扰安乡县。十三日龙阳失守。东而益阳，西而常德，并皆戒严。此间调李相堂都司带楚勇一千、胡咏芝带黔勇六百前往，又调周凤山带道州勇一千一百，想二十三、四可先后到常。又越璞山带新宁勇一千由宝庆往常德，又有贵州兵一千亦至常德，想可保全。塔智亭于十二日起程至后，现尚未到。

男在省修理战船，已有八分工程。衡州新船及广西水勇均于本月可到，本月初即可令水师至西湖剿贼。十八日，城墙上之兵一二千大闹至中丞署内，因每银一两折放钱二千文，系奉户部咨而兵不肯从。斫柱毁轿，闹至三堂，实属可虑。二十日，吴坤修之火器所起火。火药烧去数千斤，其余火器全烧，伤人数十，现尚未查清。此事关系最要紧，男之心绪不能顺适。然必认真办理，断不因此而稍形懈弛。

大人此次下县，系因公事绅士之请，以后总求不履县城，男心尤安。尤望不必来省，军务倥偬之际，免使省中大府多出一番应酬。男亦惟尽心办理一切，不以牵裾依恋转增大人慈爱感喟之怀，伏乞大人垂鉴。余容续禀。

男跪稟 五月二十夜

6、湖北失守

澄、温、沉、季四弟左右：

十三日接塔军门信，知湖北又于六月初二失守，官勇全溃奔来南。南省经费支绌，周济为艰。彭、杨水师于十三日起行，褚、夏今日可起行，余与陈镇台须月底乃可行也。余不一一。夏憩亭于十三日赴四川按察任矣。

兄国藩手草 七月十四日

7、吾惟靜守以固軍心

澄侯、溫甫、子植、季洪四位老弟左右：

自十六日水師大敗，十八日陸營獲勝，吾兩寄家書，想已收到。

十九、二十皆平安。二十一日陸軍開仗，辰勇深入，誤中賊伏。諸殿元陣亡，帶新化勇之劉國慶亦陣亡，辰勇、新化勇、寶勇相繼奔潰。塔軍門坐馬扎子鎮住，獨不奔回，身旁僅數十人。楊名聲帶宜章勇往救援，喝令各營倒回，仍前進殺賊，始得保全。智亭又追賊數里，殺斃數十名，我軍傷亡者亦僅數十人。下半天水師至陳陵磯開仗，去杉板艇二十餘只，二更尚未歸營，不知勝負若何。下游賊勢浩大、合武昌、漢口之賊盡銳上犯。水師太單，恐難得力。吾惟靜鎮謹守，以固軍心而作士氣。

初六、十四勝仗一摺，十六、十八勝敗互報一摺，茲專人送歸，呈父、叔大人一閱。

家中兄弟子侄，總宜以勤敬二字為法。一家能勤能敬，雖亂世亦有興旺氣象；一身能勤能敬，雖愚人亦有賢智風味。吾生平于此二字少工夫，今諄諄以訓吾昆弟子侄，務宜刻刻遵守。至要至要。家中若送信來，子侄輩亦可寫稟來岳，並將此二字細細領會，層層寫出，使我放心也。余俟續布。

兄國藩手草 七月二十一夜二更

水師頃已于三更回營，完好無恙。辰勇聞止傷十餘人，陣

亡者系一刘千总，带道标勇者，非刘国庆也。

8. 敌兵众多定有屡次血战

澄侯、温甫、子植、季洪四弟足下：

安五至，接到家书，具悉一切。

自十八日一战后，二十一日陆路开仗，小有挫创。诸殿元阵亡，千总刘十宜阵亡，余兵勇伤亡二十余人，贼亦歼毙数十人。二十六日，贼从湖北纠集悍贼二万人，由临湘陆路前来，意欲扑塔、周、罗山等之营盘。陆路既得，水军自然失势，拼死攻扑，满山满坑无非黄旗红巾，比三月初十人数更多。幸罗山之湘勇得力，将头起杀退。以后如周凤山之营、杨名声之管亦俱奋勇，杀贼共七八百名。此股贼来甚多，必有屡次血战。东南大局，在此数日内可定。如天之福，陆路得获大胜，水路亦可渐次壮盛也，带水师者，有战阵之险，有风波之苦，又有偷营放火之虑，时时提防，殊不放心。幸精神尚好，照料能周耳。

霞仙定于本月内还家。渠在省实不肯来，兄强之使来。兵凶战危之地，无人不趋而避之。平日至交如冯树堂、郭云仙等尚不肯来，则其他更何论焉！现除李次青外，诸事皆兄一人经理，无人肯相助者，想诸弟亦深知之也。甄甫先生去年在湖北时，身旁仅一旧仆，官亲、幕友、家丁、书差、戈什哈一概走尽，此亦无足怪之事。兄现在局势犹是有为之秋，不致如甄师处之萧条已甚。然以此为乐地，而谓人人肯欣然相从，则大不然。

兄身體如常，癖疾不作，乞告稟父、叔大人千萬放心。

兄國藩頓首 七月二十七日

好茶葉望寄數斤來。

9、近日军心尚不安定

澄、温、植、洪四弟足下：

初一日胡二、春二、维五至，接父大人及诸弟手书，具悉一切。自二十六日陆路大获胜仗之后，二十八日陆路又大胜，二十九日水陆大胜。贼自湖北汉、黄以下，尽纠其精锐来岳，以与我军相抗。二十八日鏖战至五个时辰之久。塔军门匹马冲突，忽东忽西，全军士卒无一大不俯首咋舌，称为神勇。二十九日辰刻接仗，塔公打中路，罗山打西路，周凤山打东路。罗山之湘勇此次最为出力。贼分五六千人专扑罗山一路，湘勇竟能以少胜多。我军猛杀则贼退，败退不过二里，辄回戈相向，大杀一回。如是者三退三进。湘勇竟能抵住，不忙不乱。至第三次追去，贼亦不敢回顾矣。周凤山之勇，杨名声之勇，皆极勇敢向前，一可当十。是日自辰至申，杀贼共计五百余人。贼自败奔，跌宕坠涧死者，其数尚多。

水师于未刻至陈陵矶，适有贼船上来。开炮轰击，贼舟奔退，乘胜追下至擂鼓台。烧贼船约二十余号，夺获贼船约七十余号，杀毙溺毙之贼约千余人。盖是日凶悍之贼皆已上岸，每船仅留二三贼在船，余皆被掳之水手，一见官兵开炮轰击，贼与水手纷纷扑水自溺，故我军愈得势也。

三十、初一日，水师皆出队击贼。三十日未甚交锋。初一日，李鹤人一营在前攻剿，击断陈镇军之旧拖罟船头桅，毙贼十余人。

陆营经二十六、二十八、九日三次血战之后，二日内未开仗。现在陆营有六七分可靠，水管有因五分可靠，拟再备杉板数十号，小渔划壹百号，出队开仗时，散布满可，抛掷火球，以乱贼阵，或更有济。余不一一。即乞禀告父、叔大人堂上为要，千万放心。

兄国藩字 闰七月初二日

外萧可卿一信，专人即日送去。

自十六日水师大挫之后，至二十九日获一胜仗，人心始克大定。不料初一日酉刻，广西勇收队回来，在刘公矾一带开炮。讹传为贼船上来，岳城百姓纷纷逃奔，扶老携幼，号泣于道。南津港各船皆挂帆开逃，严禁之而不能止。军心总不坚定，颇可虞也。现在力求镇定，总以不出队、不开仗为主。

10. 智亭連破敵營

澄、溫、沉、洪老弟左右：

初二日，遣劉四、王晚送信回家。是日申刻得信，智亭于巳刻傳令，直撲賊營。行至近賊營盤，天大風雨，賊點大炮不燃，放火球亦不燃。我軍勇氣百倍，雖數萬竹簽布地，數重深溝高牆，竟能一直撲入。一營既破，各營胆寒。不過一時之久，竟將賊營十三座全行踏破，數萬之賊狂奔大潰，滿山遍谷。我軍窮追，愈追愈力，有直追至陳陵磯江邊，逼賊下水者不下千人，有追至半途而返收取賊物者，大約搶到騾馬六七百匹、大炮數十位、抬槍數百支、鳥槍刀矛以千件計、旗幟亦以千計。自有此賊以來，未有如此剿洗痛快者也。

兄申刻得信，又派水師前往追剿。行至陳陵磯即已天黑，因駐扎焉，派杉板往下追十余里，賊舟已全數下窰。今日黎明，各船當進追。待其追賊歸來，水營當進扎陳陵磯下擂鼓台一帶，以與陸營相近聯絡一氣。余俟續布。

兄國藩字 閏七月初三日辰刻

11 . 将百余敌船一炬焚之

澄侯、温甫、子植、季洪足下：

自初二日陆路连踏贼营十三座，夺获骡马七八百匹、军械二千余件，是夜水师进追四十里，贼舟舍命奔逃。初三日又追百余里，贼弃舟登岸者甚多。初四日追至六溪口，追得贼船十余号，开炮轰击，贼仅放数炮抵拒，旋即登岸逃走。我军入口内支河搜剿，搜得贼船百数十号，一见我军开炮围攻，即纷纷弃舟而去。军士争欲抢船，杨载福下令“止许焚烧，不许抢夺”，遂将百余船一炬焚之。是夜将士搜河三十里，通宵未睡。次早仍回新堤、螺山驻扎，以小划探至金口，皆无贼船。

自金口至武昌六十里，不知贼船尚存若干。此番若能乘胜直追下去，武汉竟易收复。可借我水师尚须添募，船炮亦未齐全，陆路之兵尚无粮台随行，不能避进。连日北风甚大，亦难东下。风稍息，余即进扎螺山也。兹遣人回送一信。即日移营前进，求堂上大人放心。余不一一。

兄国藩手草 闰七月初九早

12 . 水師破敵

澄、溫、沉、洪四弟左右：

兄于初十日開船，十一日已刻至羅螺山，去岳州八十里。楊載福、蕭捷三（即彭玉麟之營）兩營已下駐紮新堤，去羅螺山又四十五里。

楊、蕭于十一夜入倒口黃介湖內搜剿余賊，賊僅開十余炮，即紛紛登岸逃走。各哨官謹遵我”不許搶貨”之令，將六十余号空船一概焚燒。岸上百姓焚香于辨頂，跪岸上歡迎，呼各勇為青天大人。各勇每見一人，即得如此稱呼，高興之至。倒口湖內既已搜剿，其下六溪口亦經搜剿，京口以上已元賊踪。自京口六十里至武昌尚未探明。

大抵賊于水戰一事極為無能。渠所用者民船，每放一炮全身震破，所擄者水手皆不願在賊中久住。又以所擄之百姓，令其勉強打槳，勉強扶舵，皆非其所素習。即兩次得我之船，得我之炮，皆我兵勇自先上岸，情願將船炮丟棄與他，是以大敗。若使我兵勇自顧其船，不將船炮送他，渠亦斷不能撓來追我。此屢次打仗，眾勇所親見而熟知者。渠得我之戰船洋炮，并不作水戰之用。以洋炮搬于岸上扎營，而戰船或凿沉江心，或自焚以逃，亦未收戰船之用。惟賊中所擅長制勝者，在漁划百余号。每戰四出圍繞，迷目惊心，此次余亦办得小漁划百二十号，行走如飛。以後我軍見賊小划，或不致惊慌耳。

衡州捐項究竟何如？便中可一打听。永丰大布厚而不貴，

吾意欲办好帐房五百架，又宽大又结实，以为军士寒天之用。澄弟若可承办此事，望与尧阶细商，即在本邑捐项内支用。余不一一。望敬禀父亲大人、叔父大人，军中匆忙不及楷禀也。

兄国藩草 闰七月十四日

诸子侄辈于勤敬二字略有长进否？若尽与此二字相反，其家未有不落者；若个个勤而且敬，其家未有不兴者：无论世乱与世治也。诸弟须刻刻留心，为子侄作榜样也。

凡我屡次所寄奏摺、谕旨，家中须好为收藏，不可抛散。或作一匣收之，宜敬谨收藏也。

13、母喪未除不敢受官職

澄、溫、沅、季四位老弟左右：

二十五日着胡二等送家信，報收復武漢之喜。二十七日具摺捷奏。初一日，制台楊慰農(霈)到鄂相會。是日又奏二十四夜焚襄河賊舟之捷。初七日奏三路進兵之摺。其日酉刻，楊載福、彭玉麟等率水師六十餘船前往下游剿賊。初九日，前次謝恩摺奉朱批回鄂。初十日，彭四、劉四等來營。進攻武漢三路進剿之摺，奉朱批到鄂。十一日，武漢克復之摺奉朱批、廷寄、諭旨等件。兄署湖北巡撫，并賞戴花翎。兄意母喪未除，斷不敢受官職。若一經受職，則二年來之若心孤詣，似全為博取高官美職，何以對吾母于地下？何以對宗族鄉黨？方寸之地，何以自安？是以決計具摺辭謝，想諸弟亦必以為然也。

功名之地，自古難居。兄以在籍之官，募勇造船，成此一番事業。其名震一時，自不待言。人之好名，誰不如我？我有美名，則人必有受不美之名與雖美而遠不能及之名者。相形之際，蓋難為情。兄惟謹慎謙虛，時時省惕而已。若仗聖主之威福，能速將江面肅清、蕩平此賊，兄決意奏請回籍。事奉吾父，改葬吾母，久或三年，暫或一年，亦足稍慰區區之心，但未知聖意果能俯從否？諸弟在家，總宜教子侄守勤敬。吾在外既有权勢，則家中子弟最易流于驕、流于供，二字皆敗字之道也。萬望諸弟刻刻留心，勿使後輩近于此二字。至要至要。

羅羅山于十二日拔營，智亭于十三日拔營，余十五六亦拔

營東下也。余不一一。乞稟告父親大人、叔父大人萬福金安。

兄國藩手草 九月十三日

捨荊馬褂亦宜付來，皮過冬帽亦可付來。澤兒写信太短，以後宜長些。

此(按：指下文)余寄駱中丞信中語，羅伯宜節抄。

二十一日，羅山由金口移營至河泊山，水師出隊接應，恐賊因我營壘未成而遽來撲也。水師與花園江邊賊營對敵，各哨官中有勇敢者衝過賊營，直下鸚鵡洲、漢陽、鮎魚套等處。賊見水師已出其下，立時慌亂。而羅老及礮湖、義渠各營竟不扎營，直撲賊壘。賊恐水師抄後、陸軍攻前，相率奔潰。羅老、義、礮及李光榮之川勇三路衝入，將賊營三座踏平。燒毀其牆三重，高皆盈丈。又壕三层，引江水入壕內通青林湖，竹簽密布十丈，用釣橋出人。彼自奔潰，并此而不能守。軍事純視氣之盛衰，不盡關人力也。

水師自巳刻開仗，至二更始行收隊。燒賊船約三百余號，奪獲亦近百號。自沌口起下至鸚鵡洲，東至鮎魚套，燒毀略盡；套內尚未燒淨。西岸沌口之下鹽關賊營四五座，亦被魁、楊荊兵踏破燒毀。

蓋賊之所以堅壘于兩岸者，皆重重置炮以擊我之水軍。忽見水軍衝出營壘之下，頓失所恃，遂相顧驚奔。而水軍由江中轟岸，彈子如雨下，故東岸羅老、義、礮之軍能破賊營，西岸魁、楊之軍亦破賊營。各奪炮訂金座，馬數百匹。

二十二日，水師清晨出隊，接攻鯨魚套之船，鏖戰約一時之久。各營奮勇，哨官遂奔而之他。竟攻漢口，直下塘角，并追剿青山以下。从下游雷轟而上，縱火焚舟。迺北風甚勁，賊船不能下窺。塘角、漢口、鮎魚套等處同時延燒，火光燭天，比二十一日所焚之船數尚倍之，奪獲賊船約二百余號。楊載福

等自青山归来，又入襄河烧船十余里。其未烧尽者，仅鲇鱼套口内数十号，襄河口内若干号而已。是日罗罗山等进踏鲇鱼套贼营六座，直抵武昌城根。魁、杨荆兵亦踏尽西岸贼营，直抵汉阳城根。

二十三日未明，两城贼众皆逃，仅留数十人点放虚炮。我军辰刻入城，两岸同时克复。贼之衣被钱物一概未收，徒手剪发鼠窜狂奔。从东门逃出者，至洪山一带遇塔兵杀二千人。自军兴以来，未有如此痛快者也。

14、水营阵势摇撼不动可喜之事

澄侯、温甫、子植、季洪四位老弟足下：

十月二十五专人送信回家。魏荫亭归，又送一函。想先后收到。十一月二十一日，范知宝来九江，接澄弟信，具悉一切。

部监各照已交朱峻明带归矣。树堂要功牌百张，又交荫亭带归。余送朱峻明途费二十金，渠本解船来，故受之。送荫亭二十金，渠竟不受，俟有便当再寄渠。江隆三表弟来营，余念母亲之侄仅渠有子，送钱四十千。渠买盐花带归，不知已到家否？荫亭归，余寄百五十金还家，以五十周济亲族，此百金恐尚不敷家用。军中银钱，余不敢妄取丝毫也。名者，造物所珍重爱惜，不轻以予人者。余德薄能鲜，而享天下之大名，虽由高曾祖父累世积德所致，而自问总觉不称，故不敢稍涉骄奢。家中自父亲、叔父奉养宜隆外，凡诸弟及吾妻吾子吾侄吾诸女侄女辈，概愿俭于自奉，不可倚势骄人。古人谓无实而享大名者，必有其祸。吾常常以此儆惧，故不能不详告贤弟，尤望贤弟时时教戒吾子吾侄也。

塔、罗自田家镇渡至江北后五获胜仗，九江对岸之贼遂下窜安徽境。余现泊九江河下，塔、罗渡江攻城。罗于二十一日与贼接仗，杀贼二三百，而我军亦伤亡四十余人。此在近数月内即是小有挫失，而气则未稍损也。

水师已以下泊湖口，去我舟已隔六十里。二十夜，贼自江西小河内放火船百余号，实以干柴、桐油、松脂、火药，自上

游乘风放下，惊我水营。两岸各千余人呐喊，放火箭、火球。其战船放炮，即随火船冲出，欲乱我阵。幸我军镇定，毫不忙乱，反用小船梭穿于火船之中，攻入贼营，烧贼船十余号，抢贼划数十号。摇撼不动，是亦可喜之事。余身体平安，癖疾近又大愈。胡须日长且多。军中将士俱平安。

余不一一，即候近佳。并恳稟告父亲大人、叔父大人福安。

兄国藩手草 十一月二十三夜书于九江

舟次

15. 逆賊堅守屢攻不克

澄侯、溫甫、子植、季洪四位老弟足下：

久未專使回家，想家中極為懸念。王芝三等到營，得悉家中大人安福，合室平善。甚慰甚慰。

此軍自破田鎮后，滿擬九江不日可下，不料逆賊堅守，屢攻不克。分羅山湘營至湖口，先攻梅家洲堅壘，亦不能克，而士卒力戰于槍炮雨下之中，死傷甚眾。蓋陸路銳師，倏變為鈍兵矣。水師自至湖口屢獲大勝，苦戰經月，傷亡亦復不少。臘月十二日，水師一百余號輕便之船、精銳之卒沖入湖口小河內。該逆頓將水卡堵塞，在內河者不能復出，在外江之老營船只多笨重難行。該逆遂將小划乘夜放火，燒去戰船、民船四五十號之多。二十五日又被小划偷襲，燒去搶去各船至二三十號之多。以極盛之水師，一旦以百余號好船陷入內河，而外江水師遂覺無以自立，兩次大挫；而兄之座船被失，一軍耳目所在，遂覺人人惶愕，各船紛紛上駛。自九江以上之隆坪、武穴、田家鎮直至蘄州，處處皆有戰船，且有棄船而逃者，糧台各所之船水手盡行逃竄。此等情景，殊難為懷。現率殘敗之水師駐紮九江城外官牌夾，兄住羅山陸營之內，不知果能力與此賊相持否？

兄于二十五日蒙恩賞穿黃馬褂，并頒賜狐皮黃馬褂一件、四喜班指一個、白玉巴圖魯翎管一個、小刀一把、火鑷一個，二十六夜蒙恩賞福字一幅、大小荷包三對，又有奶餅果食等件頒到軍營。二十五夜之變，將班指、翎管、小刀、火鑷失去。

茲遣人送回黃馬褂一件、福字一幅、荷包三對。兄船上所失書籍、地圖、上諭、奏章及家書等件，甚為可悚；而二年以來文案信件如山，部照、實收、功牌、帳目一并失去，尤為可惜。莘田叔解戰船來，離大管止少一二日，竟不能到。軍家勝敗本屬無常，而年余辛苦難補涓埃，未免心緒。二十九日，羅山率湘勇渡江，剿小池口之賊，又見挫敗，士氣愈損。現惟力加整頓，挽回元氣，不審能如意否？茲遣長大自江西送信回家，當無梗阻。書不百一，諸惟心照。即祈代稟堂上大人，不必挂念。

兄國藩手泐 正月初二日

16. 亲至江西整顿水师

澄侯、温甫、子植、季洪老弟足下：

初二日遣人送信回家，想节后可到。

初四日大风击坏战船三十余号。水师自十二日百余轻便之舟、二千精锐之卒陷入内湖，外江老营两次被贼用小划烧袭，业已不能自立，终日惶惶如坐针毡，又复遭此大风，遂全数开赴上游武汉等处。桅折楫摧，多不堪战，不知回至上游，果尚足以御贼否。兄因小舟陷入江西内河者，皆向来能战之船，不甘遽弃之无用之地，必须亲至江西整顿。即于十二日自九江起行，十六日至江西省城，官绅相待甚好。在内之百余船尚皆完好，再加大船数十号，另成一军，即足自立。

罗山所带湘勇，自二十九日挫败后，现在淘汰整顿，认真操练。塔公所带之兵勇亦日日操练。将来兄在江西另成之水军由湖口打出、与塔、罗相依护其外江。新回武汉之水师，如果能重整劲旅，则两路会合攻击；如不能重整劲旅，则我专治内河之水师，亦自能独立不惧。江西物力尚厚，供我水陆两军口粮，大约足支八个月。

兄身体甚好，惟左腰有寒气作痛，癖疾亦尚未愈，想皆不久可痊。家中长夫相住甚近。军中危地，恐小有差夫，反为不妙；且送信行走极缓，在营又无事可干，兹尽遣回家。以后若有家信，即用湘乡县官封发至江西南昌府署中，可以必到，兼可速到，不似长夫专送之迟延也，慎勿再令长夫来营。兵凶战

危，我境之人俱未历过险难。莘田叔此次行二千里，竟不得见我之面，受尽千惊万苦，实实可悯。嗣后族戚有愿至营者，切劝不必前来，至要至要。书不百一，诸惟心知，其不详者，长夫自能面述耳。

兄国藩 正月十八日书于江西省

17. 办内湖水师以鄱阳湖为巢

澄侯、温甫、子植、季洪四弟足下：

久未接家信，想堂上大人安康，家中老幼清吉为慰。

自北省再陷，兄处一军，反下游进退两难。在内湖之水师。兄在在江西驻扎两月，造船添勇，已有头绪。现在船近二百号，勇逾三千人，认真操练，可成劲旅。兄于十三日出省登舟。郭云仙于十六日到营，曾莘田、易敬臣兄弟于十五日到营，罗芸皋于初旬到营。事机不顺而来者偏众，可见乡间穷苦也。阳凌云初间归去，余送途费八两。魏荫亭尚未归。塔军门尚扎九江。罗山于初十日进剿广信、饶州之贼。李次青忽然高兴带勇，于十一日起行赴南康府，实非其所长也。

余办内湖水师，即以鄱阳湖为巢穴。间或出江剿贼，亦不过以三分之一与贼鏖战。剿上游，则在九江、武穴、田镇等处游绎，不出湖口二百里之内。利则久战，不利则退回鄱阳湖巢穴之内。巢下游，则在彭泽、望江、安庆等处游绎，亦不出湖口二百里之内。利则久战，不利则亦退鄱湖巢穴之内。如此办理，则上游武汉之贼与下游金陵之贼，中间江路被我兵梗阻一段，其势不能常通，亦足以制贼之命。特上游金口等处，我军战船无人统领，常不放心耳。

近日吾乡人心慌乱否？去年迁避，终非善策。如贼窜上游岳、常等处，谣言四起，总以安居不迁为是。季洪弟尽可不教书，宜在家中读书。沉弟要方望溪”姚姬传文集”，霞仙已

代為買得，可用心細看。能閱過一遍，通加圈點，自不患不長進也。

紀澤兒記性極平常，不必力求讀書背誦；但宜常看生書。讲解數遍，自然有益。八股文、試帖詩皆非今日之急務，盡可不看不作。史鑑略熟，宜因而加功，看朱子“綱目”一篇為要。紀鴻兒亦不必讀八股文，徒費時日，實無益也。修身齊家之道，無過陳文恭公“五種遺規”一書，諸弟與兒侄輩皆宜常常閱看。

吾夏季衣服有在家者，可交來人即日送營，特袍褂不宜帶來，余皆可送也。諸不一一，惟祈心照。

兄國藩手草 正月十八日於江西省河

七里港舟中

18、余欲用单眼镜打贼

澄、温、沅、季四弟左右：

二十二日齐三、昂十到营，奉到父亲大人手谕并沅弟一信。二十三日接澄弟在县官封一信，乃三月二十五日所发，比齐三等之信迟十六日也。

水师自十九日小挫，日内未开仗。闻都昌有贼船，派船二十号前往搜剿。二十二日烧船八十余号，二十三日烧三十余号，皆贼所掳之民舟也。李次青所带之平江陆勇现扎南康，护卫水师。魏荫亭回衡招小划水勇，请萧可卿同办。

吾乡有三眼镜，亦有单眼镜，喜事用之，响振山谷。吾意单眼镜若装子弹于内，尽可打贼。乡间用木削统尖，往往打得四五十丈远。请澄弟在吾乡打单眼镜数竿，用硬木为把，试装铜扣、小石之类于内，是否可打半里远？如其合用，即可多打数十竿或百竿，交魏荫亭之水勇带来，其钱兄由营寄回也。

兄近日身体尚好，惟火气甚旺，癖疾未愈。莘田在营安静谨慎，冯玉珂亦稳实也。余不一一，容俟续具。

蒋芑泉之事，唐萃翁迫于邑绅之言，不能不办。但须轻妙，不着痕迹。若过于着迹，必至大伤体面，将来使带勇者人人有自危之心，即罗山、迪葺亦觉为之不怡，非所宜也。

前年在衡州时，与季弟定陆营薪书单。五百人一营者，每月营官帮办薪水二百六十两。章程本过于丰厚，故营官周风山家已成素封，其余积资置产者甚多。若专办蒋家，则未免厚于

外人而薄于邑人，故兄日內于此事極躊躇也。大營呈件甚多，凡關涉本邑者，諸弟總以不管為妥。軍事愈辦愈難，有非一言所能盡者，諸惟心照。

兄國藩草 四月二十五日

19. 内湖水师开四仗竟两胜两败

澄侯、温甫、子植、季洪老弟足下：

春二、维五来营，接奉父亲大人手谕并诸弟信函，敬悉一切。

此间自五月十三日水战获胜后，三十日，该逆七十余舟上犯至青山一带，我军出队迎敌，又获胜仗。夺回余去年所坐之拖罟船外，又夺贼船五只，军心为之一振。六月初七日、初九夜两次风暴，营中坏船十余号，应修整者二十余号。

十三日派人至南康对岸之徐家埠，水陆搜剿。其地去湖口县七十里，贼匪督率土匪在该处收粮，诛求无度，民不聊生，因派水陆六百人前往搜剿。真贼十余率土匪三百人与我军接仗，仅放两排枪，该匪即败窜。追奔十余里，焚贼馆十余所，焚辎重船百余只，击毙十余人，生擒七人。十四日收队回南康。十五日，水师至湖口探看贼营情形。该匪坚匿不出，迨我军疲乏将归，逆船突出大战，我军未约定开仗，人心忙乱，遂致挫败。被该匪围去长龙船一号、舢板船二号，三船共阵亡五十余人，受伤二十余人，军士之气为之一减。

今年内湖水师共开四仗，两胜两败。湖口一关，竟难遽行打出，不胜焦灼！塔军门在九江十三日打一胜仗，杀贼三百余人，亦无益于大局也。

自义宁州失守，不特江西省城戒严，而湖南亦有东顾之忧，盖义宁与平江、浏阳接壤，贼思由此路窥伺长沙。罗山现回江

西省，擬即日進攻義寧，以絕兩省腹心之患。若能急急克復，則桑梓有安枕之日，否則三面受敵，湖南亦萬難支持。大亂之弭，豈盡由人力，亦蒼蒼者有以主之耳！

余癘疾未愈，用心尤甚，夜不成寐，常恐耿耿微忱，終無補于國事，然辦一日事，盡一日心，不敢片刻疏懈也。陳竹伯中丞辦理軍務，不愜人心，與余諸事亦多齟齬。凡共事和衷，最不易易也。澄弟近日尚在外辦公事否？宜以余為戒，步門不出，謝絕一切。余食祿已久，不能不以國家之憂為憂，諸弟則盡可理亂不聞也。子侄輩總宜教之以勤，勤則百弊皆除，望賢弟留心。即問四位老弟近好。並請四弟將此呈父親大人前跪請福安、叔父大人均此問安。

兄國藩手草 六月十六日

20、由崇通以搗武汉有补于大局

澄侯、温甫、子植、季洪四弟左右：

胡二等来大营，接奉父亲大人、叔父大人手谕及诸弟各书，具悉一切。此次余已月余未寄家信矣。

七月十八夜，忽报塔军门大病，至三更而凶问至。余十九往九江陆营料理一切，派周凤山统领浔城陆军。至二十三日，湖口水陆开仗，萧捷三阵亡。二十五日，余又从九江回至青山水营。连日大北风，不能办一事。二十九日，罗山兄由义宁州单骑行六百里至南康面议大局。余初一日又回南康。李次青自七月十四渡湖攻剿湖口，十八、二十一、二十三连获胜仗。现已入奏。初四、初八又获胜仗，而水师初八日开仗小挫，失去炮船二十一号，小划二号。次早初九未明，贼舟大队前来扑营。我军极力堵御，轰击二时，该匪败退。今年内湖水师分为两帮，前帮四营，后帮五营，各船百号。初八之胜，初九之败，皆后帮之事，前帮未曾与闻，故水营虽小挫，尚足以自立。

罗山一军，定计由崇、通以进剿武汉。骆中丞奏调罗军回剿湖南境内，余令其扫荡崇、通一带，则巴陵、平江皆安，即所以固湘省北门之锁钥也。由崇、通以捣武汉，则有裨于大局，不仅保全桑梓，年内仍可来南康湖口与余军会合。余在南康已过五月，不能打出湖口，仅能保全江西，无能补益全局，焦灼难名。癖疾日甚，身无完肤，夜不成寐，惟日服滋阴之剂以冀平善。

九弟信來，言紀澤婚事。澤兒年尚輕，婚事概由父親大人作主，或早亦或遲辦，或豐或儉，均請父親經理，內子不得自主也。至入贅之說，則斷不可，我鄉向無此例。今冬明年讀書，亦由父親大人作主，諸弟為我擇師可也。余在軍中，諸事冗雜，多不能理，家事尤不克兼顧。羅研生將來軍中，不能教書耳。即問近好。

國藩手草 八月十三日夜二更

21. 拟添募五百人以厚兵力

澄侯、温甫、子植、季洪老弟足下：

十月初一日宽十等归，寄一函，县城专差来，又寄一家信，想均收到。

营中日内如常，周凤山九江陆军三千余人尚属整顿。次青在湖口，因分去千三百人往剿吉安，刻拟添募五百人，以厚兵力。吉安之事，闻周臬台带千人已至，或足以资剿办。罗山在羊楼峒，二十六获胜后，尚无嗣音。

兹因春二患病，维五送之还家，复寄数行，以慰堂上老人悬念。罗山在岳、鄂间军气单弱，余甚不放心。家中上而衡、郴、下而岳、平，均多可虞，望多送信几次来大营也。

兄国藩 十月十九日早于屏风水次

22、帶勇勿存畏縮逃避之念

澄侯、溫甫、子植、季洪四位老弟左右：

十月二十八日在十等到營，接奉父親大人手諭、紀澤兒稟件及兒侄外甥等壽詩，具悉一切。

澄弟在朱亭帶勇，十八九可以撤營，欣慰之至。兵凶戰危，一經帶勇，則畏縮趨避之念決不可存。兵端未息。恐非二三年所能掃除淨盡，與其從事之後而進退不得自由，不如早自審度，量而後入，想諸弟亦必細心籌維也。

南康水師，二十八日開仗一次，失長龍船一號。九江陸軍相持如故。李次青在湖口亦未開仗。黃莘農先生今年為我軍辦理捐輸，已解銀六十餘萬兩，未收者尚有二十餘萬。水陸兵勇自大江西境內，已用口糧百餘萬。此項捐款，實為大宗。目下捐款將次用畢。莘翁又接辦鹽務。鹽務之可以籌餉者有二端：一則四月間奏請浙鹽三萬引，現在陸續運行，大約除成本外，可獲淨利十萬兩；一則於江西饒州、吳城、萬安、新城四處設卡，私鹽過境，酌抽稅課，大約每月亦可得銀萬餘兩。若此兩舉刻期辦齊，則明年軍餉竟可無慮。黃司寇之為功於我軍者大矣。浙江鹽務，先須成本十餘萬，現請郭雲仙往浙一行，張羅本銀，雖未必有濟，姑試圖之。

羅山自入湖北境內克復崇、通後，忽有濠頭堡之挫，旋於二十六日、初三日兩獲大勝，軍威大振，偽北王、偽翼王俱上犯岳、鄂之交，楚事孔棘。乃十月初二早，廬州克復，殺賊近

万，官兵即日可捣安庆，上游之贼均须回救安省，韦、石二逆或俱退回下游。两湖之事，近日必可渐松。此吾省之福，而亦国家之厚泽，冥冥中巧为布置，使悍贼不得逞志于两湖也。

兄身体如常，癖疾未愈。昨日系先妣七旬晋一冥寿，军中不得备礼以祭，负罪滋深。莘翁自省来营，商议盐事，军中亦无盛饌款之，故未将冥寿之期告之也。余不一一。

兄国藩手草 十一月初四日于南康府水

营

23、樟鎮大戰數度獲勝

澄侯、溫甫、子植、季洪四位老弟左右：

去年臘月初二遣胡二、佑七送家信，中途遇賊，搶去銀兩等件，仍回南康大營。嗣後未專人回家，想父親、叔父及家中老幼懸望之至，以瑞、臨尚未克復，長夫視為畏途，故遲遲也。

自周鳳山至江西省城，人心為之安定。十二月初四日，大戰樟樹鎮，殺賊千余，軍威頗振。其時即應留賊之浮橋，星夜修造，次日渡河攻剿，臨江必可得手。周鳳山不敢渡河而移剿上游六十里之新淦，失此機會。於是省城各大吏，有請其移兵救援吉安、以解重圍者，有欲其上剿峽江者，有求其留守新淦者，遷延商榷，遂逾二旬。周鳳山以水師孤扎樟鎮，恐致疏虞，派辰勇、常通八百人至樟樹護衛水師。正月初二，賊匪渡河來扑。辰、常二勇人少敗挫，傷亡二百余人。幸初三日大戰獲勝，軍威復振。蓋賊匪于初二日得勝後，即上竄新淦，扑周鳳山之營。而周鳳山于初二日聞敗後，亦速回樟樹，為辰、常二勇之援，中途遇于瓦山。大戰，殺賊千余，奪馬七十余匹，軍械鍋帳無算。初七日，彭雪琴水師又獲勝仗，拆賊浮橋，奪賊新舟。水陸兩軍目下仍緊扼樟鎮，江西省城可保無虞。

至南康、青山、湖口水陸各營，自臘月初三青山戰勝後，未經開仗。李次青帶平江勇駐湖口，訓練不懈，日有起色。惟望羅山在湖北克復武漢，周、彭在樟鎮克復臨、瑞，大局方有轉機耳。

余身体如常，癖疾十愈六七。高云亭于去年十月初二三来营诊视癖疾，但云可治，并未开方。去后寄二方来，云须服一百帖。今已服六十帖，大有效验，不知果可断根否？兹将二方抄回一览。此间并湖北军情有寄罗山观察一函，亦抄回一览。兹专人由义宁、平江、长沙回家，不知可无梗阻否？年终奉圣恩赐福字一方、大小荷包三对、食物各件，于正月十六日接到，兹将军机处原咨抄回，其赐件暂不敢寄，俟道路肃清，再行专送。去腊初旬之函，兹一并附呈。余不一一，即问近好。

兄国藩手草 正月十八日江西南康府水

管发

24. 石达开亲至吉安督战

澄侯、温甫、子植、季洪四位老弟左右：

正月十九日发去家信，交王发六、刘照一送回，又派戈什哈萧玉振同送，想日内可到。正月三十日、二月一日连接澄侯在长沙所发四信，具悉一切。唐四、景三等正月所送之信，至今尚未到营。

江西军事，日败坏而不可收拾。周凤山腊月四日攻克樟树，不能乘势进取临江，失此机会。后在新淦迁延十余日，正月五日复回樟镇。因浮桥难成，未遽渡剿临江，而吉安府城已于二十五日失守矣。周臬司、陈太守等紧守六十余日，而外援不至。城破之日，杀戮甚惨。伪翼王石达开，自临江至吉安督战。即破吉郡，自回临江，而遣他贼分攻赣州，以通粤东之路。如使赣郡有失，则江西之西南王府尽为贼有。北路之九、南、饶本系屡经残破之区，九江早为贼据，仅存东路数府耳。

罗山观察久攻武昌，亦不得手。现经飞函调其回江救援。但道途多梗，不知文报可达否。刘印渠一军，闻湘省将筹两月口粮，计二月初启行，不知袁州等处果能得手否。

余在南康，身体平安，癖疾已好十之七。青山陆军，正月十八日攻九江城一次，杀贼百余人。水师于二十九打败仗一次，失去战舟六号。湖口陆军于初一日打胜仗一次，杀贼七八十人。省城官绅请余晋省，就近调度。余以南康水陆不放心，尚未定也。陈轭捐官，例须专摺具奏，黄、曹处之部照不可用，即日

当行人奏。

纪泽儿定三月二十一日成婚。招赘之后，七日即回湘乡，尚不为久。诸事总须节省，新妇入门之日，请客亦不宜多。何者宜丰，何者宜俭，总求父大人定酌之。

纪泽儿授室太早，经书尚未读毕。上溯江太夫人来姨之年，吾父亦系十八岁，然常就外傅读书，未久耽搁。纪泽上绳祖武，亦宜速就外傅，慎无虚度光阴。闻贺夫人博通经史，深明礼法。纪泽至岳家，须缄默寡言，循循规矩。其应行仪节，宜详问谱习，无临时忙乱，为岳母所鄙笑，少戾处，以兄礼事之。此外若见各家同辈，宜格外谦谨，如见尊长之礼。

新妇始至吾家，教以勤俭，纺绩以事缝纫，下厨以议酒食。此二者，妇职之最要者也。孝敬以奉长上，温和以待同辈。此二者，妇道之最要者也。但须教之以渐。渠系富贵子女，末习劳苦，由渐而习，则日变月化，而迁善不知；若改之太骤，则难期有恒。凡此祈诸弟一一告之。

江西各属告警，西路糜烂。子植若北上，宜走樊城，不宜走浙江；或暂不北上亦可。优贡例到礼部考试，随时皆可补考。余昔在礼部阅卷数次，熟知之也。澄侯每写家信，全无安详气象，不知何事匆忙若此？以后宜戒之。即问近好，不一一。

兄国藩书 二月初八日于南康

25、瑞州賊勢浩大難返破也

澄侯、沅浦、季洪三位老弟左右：

七月十六夜，溫甫弟自瑞州坐戰船至省。兄弟相會，得悉合家老幼平安。十九日韓升至，接澄弟書，備悉一切。欣慰無擬。

此間軍事，李次青在撫州大小三十餘戰，小挫二三次，余俱獲勝。雖未克復府城，而東路十餘州縣賴以保全。饒州經畢金科於六月二十二日大戰攻克，月內尚屬安謐。彭雪琴吳城水師平安，賊舟亦未上犯。瑞州自溫甫與吳、普、劉諸軍到後，江西省城又發兵四千人前往迎接，十五日已相會合。十七日賊來撲營，省兵几不能支，幸楚軍救援，轉敗為勝。二十三日吳竹莊率彪勇千人并省兵八百人回剿新昌縣，瑞州賊勢浩大，守備完密，尚難遽破也。

溫弟之病係傷暑熱，在營誤服大黃太多，几至陽陷於陰。現服補陽之劑，日就痊可。二日內能食能眠。若再服補藥數帖，即可復元矣。

余身體平安，癰疾自腿以上皆未發。江西年谷豐稔，足以告慰。順候近好，諸惟心照。

兄國藩手草 七月二十七日於江西省

城

26、瑞郡官軍屢獲大勝

澄侯、沅浦、季洪老弟足下：

七月之季遣劉一、安五回家寄呈家書，想已得達。溫弟之病，日見痊愈。因盛暑行軍，過於勞苦，又誤服大黃太多，故到省後，以溫補而始奏效。再調養半月，即可復元，仍回瑞州也。

瑞郡官軍屢獲大勝，軍威日蹙。賊勢日蹙。惟聞偽翼王石達開新自鄂中東下，為李迪庵所敗，或當來援瑞州，不免大戰數場。果能擒此巨憝獻俘北闕，則江省全局立轉破竹之勢，易于著手耳。

七月下旬有永豐敗匪勾結江閩交界之邊錢會匪，連陷南豐、新城、汧溪、貴溪、弋陽等縣、河口一鎮，廣信府城十分危急。幸浙江防兵之在玉山者逾境來援，信郡尚保無恙。一波特起，全省震蕩。現抽撥次青撫州軍中四千人往剿河口，未審能迅速撲滅否？閩兵尚在建昌，兵多賊少，克復久稽。粵兵在贛得保要郡，差強人意。畢金科在饒州，彭雪琴在吳城，均尚平安。

前三月間，澄弟在長沙兌李仲云家銀二百兩，刻下營中實無銀可撥，只得仍在家中籌還。前年所買衡陽王家洲之田可仍賣出，以田價償李家之債可也。余身體平安，癰疾略發，尚不甚為害。諸惟心照，不具。八月十八日

27、望率所部來瑞與溫并軍

沅浦九弟左右：

二十七日，胡二等來營，接手書，具悉一切。兄十七日在瑞州發去之函，肅列弟與周梧岡來瑞赴吉之利害，不敢專擅，請左季兄、夏憩兄、黃南兄為我斷決。而弟之行止，則斷以與溫軍而毫無疑義。此際想早收到。

十九日兄自瑞返省，聞次青十七日之失。緣次青初二日分兵攻剿近縣，初四日克復宜黃，初九日克復崇仁，又分數百人出防許灣，前後共撥出四千有餘，老營單薄，遂致疏失。此時廣信須派重兵防守，豐城、時賢等縣亦宜屯駐一旅，以為近省藩籬。此間兵勇不敷分布，意欲調周梧岡一軍，與弟辦夏、黃之師，同來章門。又以餉需無出，不敢多招食客，以重主人之愆。是以梧岡一軍或赴吉安，或赴袁州，仍听駱中丞之調度。其弟岐山自撫州敗後，亦飭其帶鳳字營暫回湖南，歸并梧岡大隊。

惟弟所部之千五百人者，兄意決望其仍未瑞州，與溫并營。蓋峙衡治軍整肅，實超輩流。弟若與之同處一二月，觀摩砥礪，弟與溫合之二千人決可望成勁旅。而憩兄與南兄與我投契夙深，又為此間官紳之屬望，一至章門，則噓枯振萎，氣象一新，使我眉間忽忽有生氣。望弟商之季兄、憩兄、南兄，即率此千五百人速來瑞州。兄得與憩、南兩君熟商一切，大局或有轉機。溫弟亦更番歸省，公私實為兩利。如眾議必欲為吉安之行，亦

望先来瑞州小驻半月，然后自袁入吉，亦不过少迟月余。此间诸务有不能不面谈者，而弟与憩、南二公新军势亦有不能与梧合，仅可与温、峙、湘、宝合者。此中气机，弟与季翁自必熟知之也。

兹专人送长沙信，另有信送新堤胡莲舫处。草布一二，诸惟心照。

胡莲舫一信一札，请弟专人送至新堤，守取回信。山、陕、湖北三咨，请交马递发去。

兄国藩手具 十月初二日于江西省城寄

28、可组游兵驰剿各处

沅浦九弟左右：

初六日复去一缄，言弟与夏、黄、周军并赴吉安，刻计尚未达也。

初八日接来书，因次青抚州之挫，请拨周军先至瑞州。中丞、季兄慨然允许，周协当以初二日成行。斯诚不失救焚拯溺迫切之忧。第余初六日业许援吉之行，初七日令周岐山还湘，归并凤营，亦以赴吉告之。不得因第一信、骆公一咨而遽变成说也。且夏、黄可为我分忧而筹饷，温、沅可与歧观摩而奋兴，弟与夏、黄不来，而周军独来，难合瑞城之围，徒增筹饷之虑，殊非余本意也。兹以书达季高，悉遵渠之初指，送各批与梧冈，令其同赴吉安。如梧已行至浏、万，可寄书令其折回醴陵小驻，以待弟至而同行也。

周岐山自抚州败后回湘，军无锅帐，弟可商之季翁筹给之。到吉陵，约以半月为率，即速掣出，作游兵驰剿各处，不可久顿城下。若事机顺手，兄弟年内相见则幸耳。

不宣不宣。

兄国藩手具 十月初九日夜

29、賊戰有兩難御者

沅浦九弟左右：

二十三日在九江接弟初八日一緘，二十六日在隘口途次又接弟十三日一緘，具悉一切。

改民船為戰船，是賊匪向來慣技。自前年水師舢舨出，遂遠勝賊改之船。弟營若距水次太遠，似不必兼習炮船，恐用之不熟，或反資敵也。

十一日擊太和援賊，尚為得手。與此賊戰有兩難御者：一則以多人張虛聲，紅衣黃旗漫山彌谷，動輒二萬三四萬不等，季洪岳州之敗，梧岡樟樹之挫，皆為人多所震眩也，一則以久戰伺隙，我進則彼退，我退則彼又進，頑鈍詭詐，揉來揉去，若生手遇之，或有破綻可伺，則彼必乘隙而入，次青在撫州諸戰是也。二者皆難於拒御。所幸多則不憚，憚則不多，蓋賊多則中有裹脅的人。彼亦有生手，彼亦有破綻，吾轉得乘隙而大矣。

告示及實收，新歲再當續寄。季高信甚明晰，以後得渠信，弟即遵而行之，自鮮疏失，余於十九日抵九江，二十五六日自九江回吳城，二十八九可抵省城。迪庵之陸師更勝於甲寅塔、羅合軍之時，厚庵水軍亦超出昔年遠甚，而皆能不矜不伐，可敬愛也。

袁州往返千余里，吾即不請父大人遠出。若江西軍事得手，明年或可奏明歸覲耳。余不一一，順賀歲喜。

兄國藩手草 十二月二十七日

再，梧岡于军中小事尚能办理妥协，遇有大事则无识无胆。设有探报称东路有贼数千，西路来贼数千，南北两路各数万，风声鹤唳，大波特起：则梧冈摇惑无主，必须吾弟作主也。到吉安后，专为自守之计，不为攻城之计，打数大仗后则军心民心大定，此军刀可特立也。

弟若久驻吉安，余于正月初旬即至吉安搞师，并拟请父亲大人来袁州一行。父子相离四年，或得借此一见，则弟军在吉安不遽掣动，亦一好事也。于公则吉安有一支劲旅，筹饷较易；于私则兄可借此以谒父亲。不知弟意以为然否？如以为然，则请在彼深沟高垒，为坚不可拔之计。先为不可胜，然后伺间抵隙，以待敌之可胜。无好小利，无求速效。至要至嘱。再问近好。

涤生手具 十二月二十七日

30、围城之法扎营不应太近

沅浦九弟左右：

十八日乌山途次接弟十一日所发一缄，具悉一切。

兄于十七日卯刻出省，十八日至奉新，绅耆款留二日。二十一日率吴竹庄之彪营等因千人同来瑞州，拟于东北隅扎一大管，则四面合围，接济可断，声息不通。或易得手。

近日省中因探报抚州之贼意图内犯，人心颇涉惊惶。而饶州毕都司一军，因毕将初二日在景德镇败挫，不知下落，其老营纷纷溃散，饶防自隳，岌岌可虞。

福将军于腊月三十日至广信，十三日坐舟赴省，月内应可抵章门。

围城之法，扎营不宜太近。一则开仗之势太蹙，一则军事尚隐尚诡，不宜使敌人丝毫毕知也。

余所刻实收，日内另专人送南翁处。南翁事，以后省垣不至掣肘也。即候近好，不一一。

国藩手具 正月二十二日于瑞州

31. 切断贼匪接济乃有望克复

沅浦九弟左右：

初一日接二十六夜一缄，藉悉二十五日梧军小挫，二十六日各军大胜，至以为慰。计二十七至初旬，援贼、城贼尚有数次大战。数大战后，我军营盘始稳，根基初固。从此以后方可期贼势之渐就衰落，方可断接济文报，而冀就克复也。

瑞州日内开挖长濠，南城峙衡二十五日兴工，北城诸营二

十七日兴工，竹庄在东北尚未兴工。余日内赴省一会福将军，耽搁一日，即仍回端。此间初合长围，暂不克抽拔数营往吉也。

玉班兄处，即日当有信奉谢，弟先为我致意，不一一。

国藩手具 正月二十六日

32、進兵須由自己作主

沅浦九弟左右：

十月初七日接第二十八日所發家信，具悉一切。所得餉銀計可發兩月口食，細間得二、金三等，言闔營弁勇夫役皆歡聲雷動。似此氣象尚好，或者此出事機順手，余與合家大小均為欣慰。

家中內外平安。初九日父親大人六十八冥壽，具財包五百束，行禮仍仿朱子虞祭儀節。男女客十席，夫五席，外間來祭六堂（本房一，二女一，牧云一，圭十一，賢五等一，慶九等一）。祭席用燕翅，客席用羊肉。凌問樵于初六日來鄉。翠山先生脩金于九月底全數送去。鄧汪琮處泊未寫信去請。一則自涉怠惰，一則脩金頗不易籌，而余之行止亦尚未定妥也。

胡中丞信來，已于九月二十六日專摺奏請余赴九江總統楊、彭、二李之師。余重九所發之摺，至今未奉朱批。

弟此刻到營，宜專意整頓營務，毋求近功速效。弟信中以各郡往事推度，尚有欲速之念。此時自治毫無把握，遽求成效，則氣浮而乏，內心不可不察。進兵須由自己作主，不可因他人之言而受其牽制。非特進兵為然，即尋常出隊開仗亦不可受人牽制。應戰時，雖他營不愿而我營亦必接戰；不應戰時，雖他營催促，我亦且持重不進。若彼此皆牽率出隊，視用兵為應酬之文，則不復能出奇制勝矣。五年吳城水師、六年撫州、瑞州陸軍，皆有牽率出隊之弊，無一人肯堅持定見，余屢誠而不改。

弟識解高出輩流，當知此事之關係最重也。

寶勇本屬勁旅，普副將所統太多，于大事恐无主張，宜細察之。黃南坡太守有功于湖南，有功于水師，今被勸之后繼以疾病，弟宜維持保護，不可遽以餉事煩之。逸齋知人之明特具只眼，豪俠之骨，莹澈之識，于弟必相契合。但軍事以得之閱歷者為貴，如其能來，亦不能遽主戰事。各處寫信自不可少，辭氣須不亢不卑，平穩愜適。余生平以懶于寫信開罪于人，故愿弟稍變途轍。在長沙時，官場中待弟之意態，士紳中奪情之議論，下次信回，望略書一二，以備鄉校之采。

吉安在宋明兩朝名賢接踵，如歐陽永叔、文信國、羅一峰、整庵諸公。若有鄉紳以遺集見贈者，或近處可以購覓，望付數種寄家。余權利續布，即候近好。

兄國藩手草 十月初十日

33、与敌相持最戒浪战

沅浦九弟左右：

十一日彭金三至营，发第二号家信，想十九上下可到。十五日已刻俊四等归，接弟初八日信，具悉一切。

前信言牵率出队之弊，关系至重。凡与贼相持日久，最戒浪战。兵勇以浪战而玩，玩则疲；贼匪以浪战而猾，猾则巧。以我之疲战贼之巧，终不免有受害之一日。故余昔在营中诫诸将曰：“宁可数月不开一仗，不可开仗而毫无安排算计。”此刻吉安营头太多，余故再三谆嘱。

重九所发之摺，十二日奉到朱批，兹抄付一阅。圣意虽许暂守礼庐，而仍不免有后命。进退之际，权衡实难也。王得二十六日赴吉，先书数行以达左右，俊四等十八日赴吉，再行详布一切。顺候近佳。

兄国藩手草 十月十五日申刻

34、论牵连出兵作战之弊

沅浦九弟左右：

十五日发第三号信，交王得二带营，计二十三日可到。余于初十宿添梓坪，十一在丹阁叔家，夜宿白玉堂。十二日赴文吉堂葛宅之饮，欲少避家中庆生之说。而家中十一亦有客三席，曾家坳宅内十二亦有两席。十三日孙闾青司马来乡。张学使丁内艰，余办祭幛挽联交闾青带省，渠于张内戚也。张十九、二十日开吊，孙十六日冒雨归去。凌荫庭十四日归矣。王枚谷十五散学，十六归去。科一暂送翠山处读书，拟近日专丁去请邓汪琼。如渠不能来，再行定计。季洪十六日代弟接会，甲三、科四均去赴席，甲五则十二已去。叔父初二在尧阶家题主，十三在庙山主祭。温弟近在利见斋临习董字，大有长进。兰婶家起横屋一栋，日内已落成矣。临三、昆八从邹志堂先生，订十七日上馆，每人脩金玉千丈。弟昨各送十两，除读书外，计尚少有所余。

在吉安扎营，不宜离城太近。盖地太逼，则贼匪偷营难于防范，奸细混入难于查察。节太短，则我军出队难于取势，各营同战难于分段。一经扎近之后，再行退远，则少馁士气，不如先远之为愈也。

牵率出队之弊，所以难于变革者，盖此营出队之时未经知会彼营，一遇贼匪接仗，或小有差挫，即用令箭飞请彼营前来接应。来则感其相援，不来则怨其不救，甚或并未差挫，并未

接仗，亦以令箭報馬預請他營速來接應。習慣為常，視為固然，既恐惹人之怨憾，又慮他日之報復，于是不敢不去，不忍不去。夫戰陣呼吸之際，其几甚微，若盡听他營之令牽率出隊，一遇大敵，必致誤事。弟思力革此弊，必須与各營委曲說明，三令五申。又必多发哨探，細偵賊情，耳目较各營為確，則人漸信，从而前弊可除矣。余俟續布。

兄國藩手草 十月十六日

35、治军须脚踏实地

沅浦九弟左右：

十二日安五来营，寄第二号家信，谅已收到。

十三日午刻，九弟妇生一女，极为迅速。已刻余在曾家坳，尚无信息。旋因胡二龙来，余回腰里交付，即闻接内人、四弟妇过去。少顷，龙过曾家坳，则已踏生矣。血晕约大半个时辰，服大补剂，申初痊愈。仰仗祖宗福庇，此事平安。弟可放心。

治军总须脚踏实地，克勤小物，乃可日起而有功。凡与人晋接周旋，若无真意，则不足以感人；然徒有真意而无文饰以将之，则真意亦无所托之以出，“礼”所称无文不行也。余生平不讲文饰，到处行不动，近来大悟前非。弟在外办事宜随时斟酌也。

甲三十三日回家，芝生十三日复来。温弟与李家定二月十三日拨庚。龙达生解元初七、初九宿腰里，初八宿小界家中。四宅平安，不必挂念。顺问近好。

兄国藩手草 正月十四日

闻我水师粮台银两尚有赢余，弟营此时不阙银用，不必解往。若绅民中实在流离困苦者，亦可随便周济。兄往日在营艰窘异常，初不能放手作一事，至今追恨，弟若有宜周济之处，水师粮台尚可解银二千前往。应酬亦须放手，办在绅士百姓身上，尤宜放手也。

正月十四日又及

36、军中戒惰漫喧杂之象

沅浦九弟左右：

春二、安五归，接手书，知管中一切平善，至为欣慰。

次青二月以后无信寄我，其眷属至江西不知果得一面否？弟寄接到胡中丞奏伊入浙之稿，未知果否成行？顷得耆中丞十三日书，言浙省江山、兰溪两县失守，调次青前往会剿。是次青近日声名亦渐渐烱炙人口。广信、衢州两府不失，似浙中终可无虑，未审近事究复如何？广东探报，言逆夷有船至上海，亦恐其为金陵余孽所攀援。若无此等意外波折，则洪杨股匪不患今岁不平耳。

九江竟尚未克，林启荣之坚忍实不可及。闻麻城防兵于三月十日小挫一次，未知确否？弟于次青、迪、厚、雪琴等处须多通音问，俾余亦略有见闻也。

家中四宅大小眷口清吉。兄病体已愈十之七八，日内并未服药，夜间亦能熟睡，至子丑以后则醒，是中年后人常态，不足异也。纪泽自省城归，二十五日到家。尧阶二十六日归去。澄侯二十七日赴永丰，为书院监课事。湘阴吴贞阶司马于二十六日来乡，是厚庵嘱其来一省视，次日归去。

余所奏报销大概规模一摺，奉朱批：“该部议奏”。户部奏于二月初九日。复奏言“曾(国藩)所拟尚属妥协”云云。至将来需用部费不下数万。闻杨、彭在华阳镇抽厘，每月可得二万，系雪琴督同凌荫庭、刘国斌等经纪其事，其银归水营场、

彭两大股分用。余偶言可从此项下设法筹出部费，贞阶力赞其议。想杨、彭亦必允从。此款有着，则余心又少一牵挂。

郭意诚信言四月当来乡一次。胡莲舫信言五月当来一次。余前荐许仙屏至杨军门处，系厚庵专人来此请荐作奏者。余荐意诚、仙屏二人，闻胡中水荐刘小钺（芳蕙，袁州人，）已为起草一次，不知尚须再请仙屏否？余因厚庵未续有缄来，故未先告仙屏也。仙屏上次有一信与余，尚未复信。若已来吉营，乞先为致意。季高处此次匆遽，尚未作书，下次决不食言。

温弟尚在吉安否？前胡二等赴吉，余信中未道及温弟事。两弟相晤时，日内必甚欢畅。温弟丰神较峻，与兄之伉直简澹虽微有不同，而其难于谐世，则殊途而同归。余常用为虑。大抵胸中抑郁，怨天尤人，不特不可以涉世，亦非所以养德；不特无以养德，亦非所以保身。中年以后，则肝肾交受其病。盖郁而不畅，则伤木；心火上炼，则伤水。余今日之目疾及夜不成寝，其由来不外乎此。故于两弟时时以平和二字相勸，幸勿视为老生常谈。至要至嘱。

朱云亭妹夫二十七日来看余疾，语及其弟存七尚无功名。兹开具履历名条，望弟即为至成之。亲族往前营者人数不少，广厦万间，本弟素志。第善觐国者，睹贤哲在位，则卜其将兴；见冗员浮杂，则知其将替。善觐军者亦然。似宜略为分别，其极无用者，或厚给途费遣之归里，或酌赁民房令住营外，不使军中有惰漫喧杂之象，庶为得宜。至顿兵城下为日太久，恐军气渐懈，如雨后已弛之弓，三日已腐之馐，而主者宴然，不知其不可用。此宜深察者也。附近百姓果有骚扰情事否？此亦宜深察者也。

目力极疲，此次用先大夫眼镜，故字略小，而蒙蒙者仍如故。温弟未及另缄，谅之。

兄國藩手草 三月三十日

37. 閩敵情近日吃緊

澄、季兩弟左右：

七月十三日在湖口舟次接到澄弟來信，知弟至縣城一會王人樹即歸去矣。

兄於初九日自蘭溪開行，十二夜至湖口。行踪一切，俱詳載日記中，另抄一閱。浙江衢州於六月初四日解圍，江山、常山等縣及處州府均已收復，惟聞龍泉等處尚有大股盤踞。閩省賊情近甚吃緊。余奉旨赴浙，自應俟全浙肅清乃可議及閩事，待至河口會商各營后再行定奪。

科一、四喉痛皆系火虧之故，宜服補劑，以後不可輕試涼藥。千萬千萬！趙玉班丁艱，家中宜送祭幛，待接九弟信再送可也。順問近好。

兄國藩手具 七月十三日於湖口舟次

38、将速赴河口进兵

沅浦九弟左右：

在湖北兰溪发两信。十二至湖口，十五发一信交罗逢元专丁送至吉安，不知到否？自出长沙后，未接弟信将一月矣，心极悬悬。

王福到，问弟近状，据云在南昌买鹿茸片、丽参之属。弟体素弱，固应以药物滋补之；否则，军中劳苦非所能耐。兄在长沙时，黄恕皆诊脉，谓宜服鹿茸，以银二十九两买小茸一架，切片共重一两八钱四分。一路食去一两二钱有奇，尚剩五钱九分。兹专丁送至弟处，大片十、小片十五，祈查收。又胡中丞送我鹿茸丸一帖，兹分去一两，亦查收。试将此二件服之果有效否？如有效，以后可办得续寄也。军中办事，纯须精神完足。余向不服贵药，此次当略服之。余将以十九日后湖口至省。在省停二日，即速赴河口进兵也。胡中丞丁艰后，闻希庵入鄂帮忙，迪庵十六拔管入皖。余不详，顺问近好。

兄国藩手具 七月十七日于湖口昭忠祠

39、拟率部进剿崇安

沅浦九弟左右：

八月一日罗逢元专丁归，接第二十四日信，知弟病渐痊愈复元。自长沙开船后，四十一日不接弟手书，至是始一快慰。而弟信中所云先一日曾专人送信来兄处者，则至今尚未到，不知何以耽搁若是？

余自二十五日自江西开船，二十六至瑞洪，二十八日就谢弁之便寄信与弟。八月初二日至安仁，初四日至贵溪，王人瑞、张凯章及萧浚川之弟萧启源均在此相候。初六七可至河口，沈幼丹、李次青皆良覲不远矣。闽省浦城之贼于七月上旬中旬出犯江西，围广丰、玉山两城，次青以一军分守两县。各力战五六日夜，逆贼大创，解围以去。现在广信一带，次青勋名大著，民望亦孚。浙抚晏公于全浙肃清案内保举次青以道员记名，遇有江西道员缺出，请旨简放。将来玉山守城案内，余亦当优保之。苦境甘回，次青今日得蔗境矣。

玉山之贼窜至德兴、婺源一带，将归并于皖南芜湖。余至河口，拟留萧军守河口，而自率张、王、朱(品隆)、吴(国佐)进剿闽之崇安。贼势日乱，或尚易于得手。

安化教官李熙庵在弟处捐钱，望速开履历等件来，以凭汇奏。附见意城信中。顺问近好。

兄国藩草 八月初四夜

40、宜速来助我

沅浦九弟左右：

二十二日未刻捷书至，知吉安于中秋夜克复，欣慰之至。自弟从军以来，变故百出，危疑困乏，极难下手。弟内治军旅，外和官绅，应酬周密，条理精严，卒能致此成功。余在江西数年，寸功未就，得弟隐忍成业，增我光华不少。

余至弋阳已发两信。张凯章十八日至安仁，十九日大战获胜，克复安仁县城，杀老长毛悍贼四千余人，闽之贼当以此支力量凶。二十日凯章收队。吴翔冈追至万年，与贼接仗，先胜后挫，刘隐霞殉难，帮办死者三人(李雨苍尚无下落)。景德镇现尚有贼，我军为所牵制，目下尚难入闽。看来弟归不可久住，宜速来帮我也。手此。叩贺大喜。余详日记及家信中。

兄国藩草 八月二十二夜弋阳

41. 閩中賊勢漸松

澄侯、季洪兩弟左右：

二十九日專勇歸，寄家信一件，內叔大人一信、紀澤兒一信、牧云一信、日記一本、奏章一本，想十月上半月可到。張凱章二十四日拔管後，中途各勇夫患病者極多，在資福橋小住調養，日內尚未入閩。

閩中賊勢亦漸松矣。北路洋口之賊，已被周天培擊破，僅存順昌股匪，數不滿萬。南路汀州之賊亦極散漫，所慮零匪不成大股，此剿彼竄，難于奏功耳。江北賊勢復熾。張軍門自金陵帶兵渡江，于九月十六日克復揚州，大局尚可保全。

天津夷務，聞和局已安，出銀六百萬與該夷作軍資。見諸閩督來咨，余條尚未盡悉，想廣州亦將退出矣。

余身體平安。自九弟來此，日增快暢。管中疾病尚多，冬令氣斂，當漸漸愈耳。順問近好。

兄國藩手草 十月初三日

42、六合溧水失守

沅浦九弟左右：

十二日解纜，聞可行六十里，甚慰。至許灣後，當更順暢矣。余十二日游麻源，較麻姑山稍勝。日內當發一摺，報近日軍情，聲明暫駐建昌，不遽東也。溫弟處復信十四日始行。

江北六合、江南溧水均於九月十八日失守。沈幼丹信言金陵大營退扎白兔、鎮江一帶。頃接何制軍十月初三咨，無和師移營之說，想不確也。

黃東山太守十三日病故，余擬飭各處湊贖千金，以五百辦後事及歸柩貴州之資，以五百周其妻子。應俟新太守到，呼應乃靈耳。

乾隆五十五年殿刻仿宋(岳珂)本”相合五經”極為可愛，近程春海仿刻於貴州，不知庄木生有此書否？即問近好。

兄國藩具 十月十五日

43、闻三河之败不胜惊悸

沅浦九弟左右：

二十一日、二十三日接弟在江西二信，借悉一切。二十四日申刻忽接雪琴信，告迪庵三河之败，不胜惊悸。闻六弟已至桐城，迪庵则往六安，不知确否？弟至湖口可否便中一会六弟？望飞告我。弟所购书“西河集”“畿辅志”可不用，余皆有用书也。诸详日记中。即问刻佳。

兄国藩手具 十月二十五日

44、不知吾乡果得幸免于兵事否

澄侯、沅浦、季洪三弟左右：

二十四日接澄弟及纪泽在家发信，又接沅弟在省发信。二十五接沅弟十八发信。贼破永兴、桂阳州，均距衡州甚近，不知吾乡果得幸免于兵事否？此间调萧浚川由吉安回剿湖南，已去二札一批，不知赶得及否？景德镇相持如故。闻降贼献出江浦县城，金陵或可速下。兹专人慰问叔父，顺问诸弟近好。

兄国藩手草 二月二十七日

45、景德镇相持如故

澄侯、沅浦、季洪三位老弟大人左右：

四月初四日接澄、沅二信，十一日盛四到，接澄、沅及纪泽信，具悉一切。盛四言叔父病体略愈，六弟妇亦微想得开，上峰庵后地甚好。此三事足慰远念。温弟殉难，吾于手足之情抱疚良多，幸三弟在家办理一切，尽情尽礼，可无遗撼。孟子言人乐有贤父兄，吾则乐有贤老弟矣。衡州、澄阳、宝庆三处皆有重兵，吾乡应无大碍。

此间一切如常。景德镇相持如故。初三日，平江营小挫，亡四十八人。老营操练颇勤。吾日内精神困顿，目光尤苦涩，惟静养不作事。上堂墟之事，待杨镇南到即发作，去其咽喉差事而已。泽儿前请来营。现在家中尚有风鹤之警，又须作制艺，决不可来。至嘱至嘱！季弟坠马痊愈，慰喜。即问近好。翠山处少迟亦寄挂屏。

四月十三日

46、聞英夷進京欲更換和約

澄侯四弟左右：

五月十一季弟寄沅弟信，內有澄侯二十八日在永豐所發之信，得悉一切。

賊集寶慶，官兵將近三萬人，應足御之，若竟无一匪窺人湘鄉境上也。即有闖人邑界者，團練堵于前，趙、周、王諸軍追于后，或亦可以無碍。

此間一切如常。朱、唐兩營，喻吉三、凌蔭庭兩新營，均于初九日拔赴景德鎮。吉中營、岳字新營，十一日拔營前進。初九早，九弟在余公館行釋服禮。三獻禮畢，除服即吉，天甫黎明，尚屬整齊。十一早，九弟起行赴景德鎮。十二、三皆大雨，路上甚辛苦也。

下游情形，江北浦口、六合等處，前甚危急，近已獲勝仗，軍情尚安。勝克齋于四月十二日在天長敗挫。其定遠老營尚无恙。英夷前欲進京更換和約，業經奏准。不知近事何如？廣東夷于二月間駛至廣西梧州，旋即退出。

余日內精神困倦，血不養肝。幸劉星房來營。日與暢談，略覺爽快。星翁老年失明，殊可憫念。幸其子慈民孝廉，博學不倦，克家繼起，尚足自娛。弟以公事常不在家，所有書、蔬、魚、豬及應掃之屋、栽植之竹，須請建四兄勤勤經理，庶不改祖父以來之舊家風也。至囑至囑！此間近好。

五月十三日

47、奉諭赴四川剿敌

澄侯四弟左右：

贺常四初二到营，接第十九日所发一信，具悉团练操演认真，宝庆官兵云集，大局或可无碍，至以为慰。此间一切如常。弟信言早起太晏，诚所不免。吾去年住营盘，各营皆畏慎早起。自腊月二十七移寓公馆，至抚州亦住公馆，早间稍晏，各营皆随而渐晏。未有主帅晏而将弁能早者也，犹之一家之中，未有家长晏而子弟能早者也。吾癖疾较往年实好十之六七。目光昏蒙如故，亦因写字看书下棋，未尝休息之咎。若能戒此数事，当可渐好。沅弟在景镇，办事甚为稳靠，可爱之至。惟据称悍贼甚多，一时恐难克复。官兵有劲旅万余，决可无碍耳。季弟在湖北已来一信。胡咏帅待之甚厚，家中尽可放心。

家中读书事，弟亦宜常常留心。如甲五、科三等皆须读书，令晓文理，在乡能起稿，在外能写信，庶不失大家子弟风范。若不能此二者，则是为父母者之过，即余为伯者亦与有责焉，弟不可太疏忽也，顺问近好。正封緘间，接奉寄渝，伤令赴蜀剿贼。此时欲去，则景镇之官兵实难速行抽调；欲不去，则四川系要地。尚未定计复奏。兹先将廷寄付回一阅。又行。

六月初四日

48、商议夔州之行

沅浦九弟左右：

初四日曾甫六等来，接第二十九日一缄，知二十八日贼出大队前来搦战，我军坚坐不动，反客为主，最为得势。朱、唐、张、喻、凌五营，究以何营力量善战？何营枪炮靠得住？此间湘后营鸟枪极外行，日内方勤操也。

初四夜接奉廷谕，抄送一阅。此时甚难为计。欲即溯江为夔府之行，则弟与凯所部之万人自须全数带去。而景镇一松，抚、建必陷，临江、瑞、袁，在在可虞。是未救无事之蜀省，先失初定之江西。欲不为夔府之行，则川、陕两首尚称完善，保川即所以保陕，早一着即占一分之便宜，大局亦何可不顾？特此专使与弟熟商，望与少泉商详复。并问近好。

六月初六日

49、雨多异常低田业经淹坏无可挽回

澄侯四弟左右：

初五接弟信，知宝庆四面合围，口粮子药难以运济，殊深焦灼。幸刘、江之师在外，希庵统黄州劲旅五千人，不日可至，当可解围。李、王、刘诸家皆已搬移，不知霞仙与芑泉家亦移避否？我家与罗家究竟宜移否？

此间一切平安。雨多异常，低田业经淹坏，无可挽回，高田尚可望收。景德镇相持如常。闻贼粮无多，或可他窜。季弟在黄州，胡润帅相待甚好，家中尽可放心。余目光如常。癖疾日内略加，由作文用心少劳也。四川事尚未复奏。顺问近好。

兄国藩手草 六月十三夜

50、兵力太单难以入蜀

澄侯四弟左右：

十四五应接来信而久不见到，想竟赴景镇耶！宝庆久被长围所困，心殊悬悬。此间景德镇于十四夜克复，十五日派队跟追。闻浮梁贼尚未退，不知该逆别有诡计否？沅弟追贼约三日，回营后即谋来抚，将归里，为改葬事也。

前奉防蜀之旨，顷已复奏，言兵力太单，难以入蜀，且景镇未克，不可遽行抽动等因。已于十八日拜发。其时不知景镇之即复也。目下之计，大约带兵由长江上溯至荆州、宜昌等处防贼。占荆、宜，则两湖俱难措手。若谕旨必令赴蜀，则须添至二万余人，太少无益也。

兹因刘一告假，带温弟祭幛四付、联一付照收。余身体平安，惟目疾久不愈，幸尚能作字耳。即问近好。

兄国藩手草 六月十八夜

51. 拟回湘救援

沅浦九弟左右：

十九日发一缄。交少荃十五派来之勇带归。是夕接澄侯弟信，知宝庆尚未解围。此间拟即派凯章、铃峰带老湘、副湘、吉左等营四千人回湘救援。

以公言之：四川防剿者石逆一股，宝庆援剿者亦石逆一股，与其待窜蜀而防之，何如救桑梓而灭之？一也。赴蜀必由岳州经过，由景镇水路至岳千七百里，由樟树、长沙至岳千五百里，二也。以私言之：老湘营弁勇各怀郁郁，应令回籍以疏宕其气，一也。凯章要做事，须略改局面，另行添募，吉左、副湘等营不愿与合者不必勉强，二也。余日内当札张、王回援，附片奏报。其弟昨日去之五千八百人概扎景镇不动。七月初余赴饶州，带各营到湖口。八月半后湖南事定，余带各营火蜀，以萧、张来岳州会师可也。大局粗定如此，弟意以为如何？

弟之进退，弟当自为斟酌，或兄弟相见再行熟商。余赴饶拟走水路，约在初十后耳。即问近好。

兄国藩手草 六月二十日

52、圣旨催赴四川

澄侯四弟左右：

接弟六月二十五、七月初三两信，具悉一切。此时宝庆想已解围矣。

吾于初七自抚州起行，初十至江西省城。日内炎热、应酬，幸尚强健。十五六当出省至吴城。季弟初九至抚州，十二至省，始相会也。谕旨催促赴四川，不能不速行越程。如宝庆之贼不至入蜀，则到湖北当有变更耳。

前接叔父信，楷书到底不懈，想已全行复元。大可喜之事，吾兄弟同欣慰也。即问近好。

兄国藩手草 七月十三日

53、榆允吾军会剿皖省

澄侯、沅浦、季洪三弟左右：

二十二日武昌下三十里接沅弟初十日信，附洪弟一叶，具悉一切。

沅弟到家后，雷厉风行办理改葬大事，后土下殓，俱得吉期，欣慰无量。余在家疚心之事，此为最大。盖先妣卜葬之时，犹以长沙有警，不得不仓卒将事；至七年二月，大事则尽可从容料理，不必汲汲以图。自葬之后，吾之心神常觉不安，知我先人之体魄亦当有所不安矣。此次改葬之后，我兄弟在外者勤慎谦和，努力王事，在家者内外大小，雍睦习劳，庶可保持家运蒸蒸日上乎？沅弟办理此事，为功甚大。兹以国朝名人法书名画扇三十柄奉赠，酬庸之物颇丰。我父母亦当含笑于九泉也。

余于十一日至黄州。十八日开行赴鄂，途多逆风，五日尚未抵省。官帅奏蜀中无事，请以吾军会剿皖省，已奉谕允。吾在鄂应酬数日，仍赴下游，或驻北岸之黄梅，或驻南岸之九江、湖口，现尚未定。吾兄弟数人虽共事一方，然皖中为地极大，贼数极多，事势极难，各有所图，不必相妨碍，不必嫌疑。季弟既受胡中丞之知，即竭力图功，不必瞻顾。九弟六月半饷已解去，七月饷亦即解，恐当于中途接到。此次既出，今冬似不宜归去。身既在官，则众人观瞻所系，去来不可太轻率自由也。

澄弟此次办团名望极好，甚慰甚慰！家中有当应酬周到之处，望澄弟随时告知。至嘱。即问近好。

兄國藩手草 八月二十二日

54. 六合大营为伪英王攻陷

澄侯、沅浦两弟左右：

自余于巴河拔营，沅浦亦于次日登舟，计此信到家，沉弟亦抵里门矣。余拔营后长行七日，十一月初三日至黄梅，驻扎城外，距太湖百二十里。太湖贼约三四千，被我兵万五千人四面环围，城贼极为穷蹙。所虑者，四眼狗率党来援，或有变动。否则，太湖年内可克矣。余暂驻梅邑，细察地势，再行前进。

胡蔚之所刻林君碑暨四大字，兹各寄四份查收。钱萍荅星便所寄沅弟联幅，兹亦寄去。余日内癖疾大作，目亦极蒙，幸精神如常，每日竭力支撑，不甚懈怠。

河南捻匪日以猖獗，皖南宁国屡次败挫，六合大营被四眼狗攻陷，扬州近又被围，气机殊未转耳。顺问近好。

兄国藩手草 十一月初三日

外欧阳牧云信一件，谭湘西之母银二十两。

55、赴太湖围城尚未定局

澄侯、沅浦两位老弟左右：

初二日萧孚泗、张胜禄到，接沅弟长沙一缄，具悉一切。

此间日来平安。胡润帅屡次欲余拔兵赴太湖围城，而抽出现围太湖之多、鲍、蒋诸军前往潜山迎击四眼狗之援贼。余因多公伎薄，非能统众将之人，故未允许。纷纷辩论，已阅二十余日，尚未定局。幸狗贼尚不遽来，虽军心散乱，不足深虑。

余日内并未多办事，而目光日昏，精力亦倦，殊不可解。许仙屏送余书一箱、《圣教序》一部、墨一匣，又送沅弟殿板《十三经注疏》一部（初印也）、端砚一方（亦上品）。日内当派俊四由水路送回，兹先将仙屏信寄阅。此次家信由九江陆路走奉新、新昌、万载、醴陵，较之俊四由湖北水路者可速几日，望记出详告。陈作梅（溧阳人，丁未进士）极善看地，明春当请至余家一行。余详日记中，即问近好。

十二月初四日

56、贺沅弟移新宅

澄侯、沅浦两弟左右：

十四日发信后，十五日接弟信，知沅弟初一日移新宅，贺贺。吾弟以孝友之本，立宏大之规，气魄远胜阿兄。或者祖父之泽，得吾弟而门乃大乎？余之贺礼：御赐福字一个（即去冬所赏者），红缎对一付，书十种（现尚未配定），兰十盆（愿弟之子孙众多也）。明年正月再专妥人送回。

此间日内警报频闻，援贼四眼狗纠合捻匪宫瞎子带五六万人来援，鲍超扎小池驺御之，已在太湖之前四十里。蒋之纯扎龙家凉亭，多都护扎新仓，相去各十里内外。二十二日开仗，我军先获大胜，穷追二十余里，因遇伏而小挫。伤亡若干，现尚未得确信。太湖城外留唐义渠一军三千四百人，太形单薄。余派前帮十营六千人前往助扎（朱、唐三营，湘后三营，振、岳、嘉、务四营），派朱云岩、李申夫统领（朱管战守，李管禀报），不知前敌多、鲍等军果站得住否？余在宿松身边仅四千三百人，除吉中、吉左之外均不甚可恃，心殊焦灼。萧浚川奉旨调赴黔蜀，希庵亦以母病不来。此间统将乏人，不知所以为计。前札调朱惟堂招勇五百前来，顷渠亦稟假不能遽来，望弟催之速来。至要至要。祖父母地已买得否？若未得，望弟即来营也。

余癖疾大发，为十余年所仅见，夜不成寐，幸温书末甚间断耳。顺问岁祺。

兄國藩手草 十二月二十四日辰正
并叩叔父母大人萬福，兼問新禧。

57、在此望沅弟来甚切

澄侯、沅浦两弟左右：

除夕接两弟腊月十二家书并纪泽儿一禀，欣悉家中四宅平安。惟叔父病未全愈，至以为念。

沅弟移居后，新屋气象闻尚宏敞，不知居之俱适意否？凡屋有取直光者，有取斜光者，有取反光者。闻新屋极高而天井不甚阔，则所取皆直光矣。未、申以后，内室尚不黑暗否？装修及制器皿二事殊不易易，颇有头绪否？余在此望沅弟来甚切，而恐弟应办之三事皆未办妥，未敢遽催也。

前敌多、鲍、蒋三军自腊月二十二大战后，贼于二十四、六等日包围鲍营，二十七日遂长围鲍营，层层包裹。霆左营四面皆合，水米文报不通。幸顿定心窝子，坚守几日，二十九日贼解围，少退五里以外。除日多都护另派精选前营扎于霆左营之垒，而令霆左弁勇暂入鲍之中军休息数日。从此前敌应稍安稳矣。

余自去冬以来癖疾大发，目蒙异常，而工课及应办之事未甚间断。今新年军事紧急，少为将息，除公事外不敢多作一事也，纪泽儿所论八分不合古义。至欲来营省勤，余亦思一见。沅弟来时可带纪泽来，展谒一次，住营一月，专人送归。牧云坠马，右手尚未全愈。季弟在界牌石一切平安，余日日与之通信。兹将季信付回（内季寄余信四件，季寄家信四件）。顺问近好。

兄國藩手草 正月初四日

58、胡林翼援军获胜仗

澄侯、沅浦两弟左右：

初五日得沅弟及纪泽信，知澄弟有永丰等处之行。又欣闻叔父大人身体平安，从此当日臻康胜矣。

此间军事，余于除夕、元旦添派护军长胜军及湖口调来之平江营赴太湖城外，抽出唐义渠之训营赴前敌小池驿等处。初六日甫到，一面修垒，一面出队打仗，破贼垒二座，少顷败回。训营新垒三座被贼攻陷，军械帐篷全失。由是贼氛愈炽，日夜围攻鲍营。鲍部三千五百人，伤亡千余，只能守墙，不能出打。每遇贼偶松一隅时，即出队挑水运柴，少顷复来合围。军士不眠者多，不食者亦常有之。十一日胡中丞所派之金逸亭、余会亭军从潜山山内打出，攻贼之背，大获胜仗，杀贼三千。是夜小池驿之贼分一半去御金军，从此鲍军庆再生矣。方围鲍极急时，余派宿松之吉中二营(张胜禄、张光明)、吉左营(朱宽义)、太湖之湘前强中营(朱品隆、唐义训)、湘后二营(李宝贤、刘连捷)去新仓小池等处助打行仗，以救鲍军。十三早甫经成行，后即闻金、余捷音，计大局应可安稳耳。

余自去腊下半月夜常不寐。胡帅与我相距二百六十里，每日通信一二次不等，除初派鲍军扎小池，余意见不合力争数次外，其余事事相合。季弟在太湖亦日日通信。癖疾比去冬略好，惟目光略昏，日甚一日。云仙出使山东，竟被僧王参劾，闻部议降级留任，尚无大碍，今春必南旋矣。即问日好。

兄國藩手草 正月十四日辰刻

59、连日大捷令敌胆寒

澄侯、沅浦两弟左右：

二十六日王恒风到，接沅弟十二日信，知家中大小平安。惟叔父大人病无起色，实深焦灼。沅弟信中又有病妻二字，不知九弟妇近日有何不适？

此间军事，多都护于二十五日出队诱贼，业已破贼二垒。贼以大队猛扑，多部败退。贼追十里，唐、蒋各部齐出接应，鲍亦猛进，多亦回杀，贼遂大败，凶悍者伤亡二三千人，二十六日我军乘胜进攻，五军出满队，凡万大千人。排列而进，破贼垒六十余里。垒内火药甚多，草棚甚密，火球所着，登时轰发。狂风旋转，巨火烛天。山谷之间，人马仓卒难逃，多被烧死，牲粮衣物，一炬焦土。杀贼亦实有三四千人。仅有三垒未破，四眼狗于是夜出讲道理，趁势逃去，三垒亦逃。太湖县之贼亦逃，即将城池克复。此次大捷，实足寒逆胆而快人心。沅弟虽不在营，而中军义字两营二十六日连破贼垒，亦极有功。季弟在太湖克复一城，志亦少纾。特此飞告，俾沅弟放心。目下不必进思回营，一则叔父病尚未愈，老宅之事须沅妥为料理；一则九弟妇体气不旺，新大夫第之事亦须有二三个月粗立纪纲。待三月二十八拨正祖考妣新坟之后，沅弟四月初来营可也。纪泽可于二月中旬晋省，待贺岳母生日后再归。顺问近好。

国藩手草 正月二十八日

60、杭州城三月三日克復

澄侯、沅浦兩弟左右：

三月十八日接二月二十五日沅弟一信，得悉四宅平安。

此間自初十日聞浙江被圍之信，十三日聞失守之信，寸心焦灼，全軍為之警擾。一則恐有援浙之行；二則大局一壞，一木難支。所謂一馬之奔无一毛而不动，一舟之覆无一物而不沉也。茲幸于十八日接張筱浦先生來信，杭城于三月三日克復，欣慰無極。特專人馳告家中，亦以慰陳作梅將母之懷。前有信囑沅弟來營，或酌募一二營帶來，茲浙事既已平定，此間即不必再添營頭。沅弟信中意于今冬謀為蟬蛻之計，尤可不必再行添募。蓋凡勇皆服原募之人，不甚服接帶之人，多一營頭，則蟬蛻時多一番糾結也。

澄弟三月十一日果移居否？寄云贈沅弟四物，少荃寄《經籍纂枯》，統俟弟來營再交。即問近好。

兄國藩手草 三月十九日

61. 函商南渡事宜

沅、季弟左右：

本日得信，余以尚书衔署两江总督。余之菲才，加以衰老，何堪此重任！目下江南糜烂，亦不能不闻命即行南渡。所有应商事宜，略及一二，与弟熟商。

一、江之南岸，当分三路进兵。沿江由池州以至芜湖为第一路，徽州、宁国为第二路，由广信、衢州、严州以至浙江为第三路。浙江未失，则第三路以救浙为急；浙江若失，则第三路一面规复浙江，一面保守江西。余驻扎大约在第一路、第二路之间。弟以为然否？

一、江之北岸，奏请另简钦差大臣驻扎清江浦，保全下河七属并盐场之利。其都直夫江北之行，奏请免其前往，庶湖北之兵与饷稍得宽纾。

一、拟带霆字全军至南岸，调沈幼丹守广信，调张凯章来景德镇。其以东南大局须用如唐之裴度、明之王守仁乃可挽回，非一二战将所可了也云云。余恐不能久安此间，终不免有渡江之行耳。官相信已寄去。火药即日咨调。于术六两，弟留其四（留五亦可），分二两送情可也。润帅今日归英山矣。多公通信尚投洽否？即问近好。

国藩手草 四月十八日

62、土城合围之说

沅弟左右：

二十二日接十七日酉刻信，具悉一切。

希、厚、雪三人皆主土城合围之说，自应及时兴办。正东自车径渡至韦家后，地势辽阔，系用众用马之地。弟处兵力本单，老营劲营尤少，兄不甚放心。然此时桐城有兵，枞阳有兵，青草融有兵，若不趁此合围，则天下更无可办之事矣。鲍兵不甚可恃，然不能不冒险一办。办成之后，则不险矣。土功太大太难，恐勇尚有不敷，可商之莫善徵，雇用民夫。其始略用霸道，其后日日给价，民间亦必悦服。多用银数千两，兄必办解不惜也。盛暑兴工，宜以早夜为之，午、未、申三时均宜停止。黄南坡筹饷事已发札矣，兹将意城所拟札稿寄阅。东流周万倬一营，不须兄札，或厚庵札，或弟札，朝发则夕至矣。曾得胜宝右营在建德普钦堂处，防池州张家滩一路之贼。吾饬曾营扎建城东，以当头敌，目下实难抽调，当另设法。无打到处，仿弟体裁。

六月二十二日

63、蒙恩补授两江总晋兼钦差大臣

澄侯四弟左右：

七月十二日接六月二十一日来缄，得悉五宅平安。兄于初七日接奉谕旨，补授两江总督实缺，兼授为钦差大臣督办两江军务。家大人放心，所以未得个信者，以日内尚无使人回湘也。谢恩摺于十二日拜发。

营中诸事平安，惟皖南军务日形棘手。宁国被围一月，广德州又于初四日失守。四府一州，现惟徽州一府无恙。此外皆一片贼氛。鲍超闻已到湖北，不知何日始来。张凯章六月三十日抵袁州，尚无至南昌之信。此间各路望援，迫于星火。兄日夜焦急，虽书院及昭忠祠之图亦不能画，弟所言整顿小人之事，更不暇问矣。

兄身体如常。目疾略好，每日写字较之往年略多。泽儿来此亦好。弟患伤虚，偶有伤风，总不宜吃凉药。往年弟好行蛮教，动钢吃一大碗葱、姜、紫苏之类，近日之好出汗，未始不伏根于彼，千万慎之。即贺弟做家爷老子之喜。

兄国藩手草 七月十四日

64、嘉兴军全数败溃杭州大震

沅、季弟左右：

二十八日专丁随梁宝田来，二十九日余行七十里至渔亭查阅霆营。初一日归，又接二十七早信，具悉一切。应复各件，条列于左：

一、宁国近日稍松。凯章于二十八日拨赴旌德，霆营于初三日拨赴泾县，皆往援宁解围。

二、嘉兴一军三万人于二十三日全数败溃，杭州大震，请援之缄数至，迫切不忍读，而目下凯、霆两军断不能舍宁国而救浙江。邵位西请援之信尤为沉痛。渠日内即来兄处办奏疏，一处余之前约，一代浙请救也。

三、池贼绕至建德，或未可信。次青日内可到，若建德有事，尚有兵以应之。冯尚羁于朱营，限一个月拿毕金友到再结。

四、南坡、玉斑、意城信阅过。东风若发，往返一月断赶不及，徒结怨于新抚耳。时卿已经骆公奏留，左军亦奏调。原稿送阅。不知葫芦何药也？

五、书院、昭忠祠样即日改正付去，颇似点的文章，一甲板板，须略变化也。

八月初二日

65、无力再兵援浙江之危

沅、季弟左右：

初四日接沅弟二十八、初一日二緘，具悉一切。

南老籌餉之事，現已奏留駱公，當不至于交白卷。浙江事危急之至，余以張、鮑萬人救寧國，斷不能更救浙江。沈令札回江西辦厘金。彭將已給回頂戴矣。余近日似太勞，困乏之至。蓋徽、寧新旧交替，千頭萬縷，而又有浙江請援之案、湖南因蜀事搖動之案，建德之案，紛至沓來。又新患無錢之病，頗難醫治。是以目光日眊，夜無佳寐，無一人代寫信件，日盼位西亦不到也。

八月初五日

66、米柴可济十日半月否

沅、季弟左右：

初六日接专丁来信，下游之贼渐渐蠢动，九月当有大仗开。此贼惯技，好于营盘远远包围，断我粮道。弟处有水师接济，或可无碍。不知多、李二营何如？有米有柴可济十日半月否？贼虽多，善战者究不甚多，礼、希或可御之。

弟既挖长濠，切不可过滚打仗。胜则不能多杀贼，挫则不能收队也。营中柴尚多否？煤已开出否？红单船下去后，吾拟札陈舫仙办大通厘金，以便弟就近稽查。闻该处每月可二万余串也。魏柳南宜办厘乎？宜作吏乎？弟密告我。潘意卿何时可到？此间需才极急。浙事岌岌，请援之书如麻。次青今日到祁门，其部下十四五可到。季弟所言之枉玲悉，定当一一错之，不姑息也。顺问刻好。

国藩手草 八月初七日

67、天津兵敗洋鬼猖獗

澄侯四弟左右：

十二日接九弟信，中附弟七月二十四日之信，知兄作一屆公公，弟有叔公擠之喜。甚慰甚慰。二十日五侄喜事，一切順遂，弟有泥帽子之喜。甚賀甚賀。此時秋收想已完畢矣。吾不甚記念黃金堂之谷，而最難忘情于下首之竹，近日果茂盛否？乞示。

此間軍事平安。張凱章于初八日至旌德。鮑春霖尚未到，其部下于初十日至太平。兩路皆以救援寧國。浙江之賊一退石門，一退平望，杭垣又可保全。萬幸萬幸！乞援之書，一日數至，余正苦無以謝之，此後稍舒矣。

紀澤在此，較之家中讀書略有長進。吾欲留至冬間再歸，澤兒在此拜五十壽，亦理宜然也。兵餉日益支細，幸士氣尚不甚衰，或可日有起色。惟天津兵敗，洋鬼猖獗，僧邸退至通州，京師人心惶惶，實為可慮。余身體如常，目光略好，但出汗太多耳。

兄國藩手草 八月十四日

68. 近日悍賊皆來皖南

沅、季弟左右：

十四日朱云章至，接來書，得悉一切。

此間日內諸事紛集。浙江派鄧弼之來請援。邵位西兄亦為桑梓求援，竟日舌戰，不勝其苦。筱浦二十日歸去。次青十四赴任，交代之事頗多。此又一宗也。四眼狗踞寧國縣，楊七麻子踞石埭，賴剝皮踞涇縣，皆阻凱、霆兩軍進兵之路。周天受在寧國府望援如焚。初九、十一賊將寧郡城外之壘盡行陷毀，日以難支。此又一宗也。廣東仁化之賊竄至桂陽、贛南，警報紛紛，毓中丞請左公南援。此又一宗也。

十五六兩日將書院、昭忠祠屋樣勉強一改，實屬忙里偷閑。改得不好，切莫怪也。昭忠祠捐銀四百兩，交朱云章帶去，望弟便中寄縣。

浙事近日略松，悍賊皆來皖南矣。安慶若克，弟可為溫弟請謚否？或宜預告潤帥。即間日佳。

兄國藩頓首 八月十六日

69、徽兵闹饷汹汹未已

沅弟左右：

十九日夜接十五来信。留骆之奏，何如至是日始见？恐到湘太迟，格格者已接印矣。此间日内风波震荡。宁郡失守之后，宁郡县之贼来扑丛山关。次青派二营在此防守，恐不可靠。该关去郡城仅六十里，望弟飞缄请希庵带二三营，即日前来相助。徽兵闹饷，汹汹未已，宁兵又将闹矣。兹将告示护禀寄弟一阅，不知可息事否？

八月二十日

70. 祁门半月内必无碍

沅、季弟左右：

宽十弟今日到，间悉安庆一切，极慰极慰。兹有寄希庵一缄，望专人送去。皖南之事，关乎次青徽州三日内之得失。至祁门居万山之中，则半月内必无碍也。

八月二十三夜

71. 徽州四面被围

沅弟左右：

接二十三日来信，具悉一切。希庵来，至多不过带二千人。万一皖桐有警，希庵可以单骑北渡，队伍后归可也。徽州四面被围。次青信抄呈一阅。

八月二十六日午正

72、新军宜日日训练

沅弟左右：

闻袁午帅全军溃退，六安、霍山之危即在目前，希公自不宜南来矣，已飞札飞缄上之，抄览。第二十六日辰刻信，二十八日已刻到。次青新军致败，弟处新军宜日日训练。

八月二十九日午刻

73. 祁門人心漸穩

沅弟左右：

初二早接二十九日巳刻來信。此間自二十九日鮑軍至漁亭、張軍至黟縣，去老營各六十里，祁門人心漸穩。所慮者，賊由婺源竄江西之腹地耳。其次所慮者，敗兵二萬人擁塞祁門，滿坑滿谷，所在搶掠，油鹽百物，皆無可買。賊在休寧，與鮑軍相隔六十里。彼若不能打鮑軍，或者不敢至婺源，畏鮑之蹶其後也。

次青六日無信，而平江各員弁皆謂其實未殉難，其堂弟胞侄表弟等皆如是說，並說城未破之前一時次青已先出城，殊不可解。昨寄季高信抄閱。

九月初一日巳刻

74. 为勤王之兵兄弟同行觉体面

沅、季弟左右：

初五日酉刻接初二午刻来缄，具悉一切。纪泽在桃树店所发之禀亦已收到。

徽州、休宁之贼日内尚未动作，鲍、张两军日内亦休息未进，祁门、黟县等处渐有卖米盐者。希庵所带四营，暂令扎去祁六十里之历口地方，防西路之贼穿建德、祁门中间而走景德镇，即去年沅弟破景德镇贼之出路也。次青二十五日城破走出，二十六夜在街口所发信，初六夜乃接到，大节已亏，此后难于自立矣。

二十五夜所奉寄谕，初六日乃恭折复奏，兹抄去一阅。不知皇上果派国藩北上，抑系派润帅北上？如系派我北上，沅弟愿同去否？为平世之官，则兄弟同省必须回避；为勤王之兵，则兄弟同行觉体面。望沅弟即日定计，复书告我。无论或派我或派润帅，皆须带万人以行，皖北皖南两岸局势必大为抽动，请弟将如何抽法，如何布置开单见告。一切皆暗暗安排，胸有成竹，一经奉旨，旬日即可成行。不可似都将军，四月初十发起程抄，八月乃成行也。两弟以为何如？

九月初十日

75、英軍占天津進犯通州

澄侯四弟左右：

前初四日發信後，是日希庵帶兵四營來援祁門。其營即扎歷口，去祁城六十里，老營業已安固。希庵于十二日仍回江北。徽州、休寧之賊旬日並無動作，或由婺源以窺江西，或由嚴州以犯浙江，均意中之事。南岸兵力太單，將才太少，殊為可慮。幸北岸有希、多及沅弟三軍，或可恃耳。

英夷占据天津，進犯通州，官兵屢挫，夷氛距京僅二十里。聖駕出幸熱河，飛召外援，令鮑超帶三千人進京。余以鮑超人地生疏，斷不能至，請于胡、曾二人酌派一人進京護衛根本。九月初六日具奏。若欽派余去，則十月奉旨，十一月底即當起行。明知此事無益于北，有損于南，而余忝竊高位，又竊虛名，若不赴君父之難，則既治後日之悔，復懼沒世之訛，成敗利鈍，不敢計也。左季高初五日自江西開船，連日風雨，尚無抵安仁之信，極為盼切。余身體平安，惟目光更花耳。寅階先生必求留此專教紀鴻，弟為我殷殷留之，余另日再寫緘奉留。

九月十四日

76、安庆决计不撤围

沅弟左右：

十三日接十一日巳刻一缄，十四日又接一缄。问纪泽归期，泽儿住安庆，少则十日，多则半月归去，不必候批折也。

安庆决计不撤围，江西决计宜保守。此外或弃或取，或抽或补，合众人之心思共谋之。北援不必多兵，但即吾与润帅二人中有一人远赴行在，奔问官守，则君臣之义明，将帅之职著，有济无济，听之可也。

润帅寄来书志浚探报，四眼狗尚未至庐江，北岸之警尚在。十月以后，大通厘员即札派弟保之二员。手卷觅便再寄。有关防数颗，令纪泽篆之。湖北六君子之信，吾已阅过。兹将吾复润帅缄抄去弟阅。

九月十四日申刻

77. 当随时进规无使我隐于不义

沅、季弟左右：

天晴三日，狗在北岸想狂噬矣。鲍、张皆于二十五日进兵，二十七八可攻休宁。贼是静守不出之象，恐难得手。得润帅信，北事决裂至此，渤海臣民，同深痛愤。初六日请旨之疏，不知道途能不梗塞否？

余忝居高位，凡有应尽之职，应办之事，弟等当随时进规，无使我陷于不义。昨有公牒，飭弟挑一哨，刘、李挑一哨，亦不必尽挑好手，一半上选，一年次选，或三分上选，七分次选皆可。恐弟处正吃紧之际，无好手打仗也。毕君碑写得，远胜于林君碑，但不知能办如此大石否？

九月二十六日

78、贼各路并发无非为救援安庆

沅弟左右：

二十八日复弟一信，闻中途有贼，二十九日折回，初一日又专丁送至建德。其信系复吉中、湘后两哨之事，及大通厘金仿华阳镇章程八成归弟处云云，不知到否？七八日不接弟与胡宫保之信，希、厚、雪皆无信来，想中途梗阻，不知狗逆近日果猛扑桐城一军否？普军被围否？

此间鲍军进攻休宁，二十九日获一胜仗，现张、鲍皆进扎休城之外。池州之贼分二三千人窜扰樺根岭、香口等处，致皖北与祁门文报不通。今日派唐桂生带千余人去打行仗，但求此路疏通，文报无滞，亦不必定远剿也。贼各路并发，无非为救援安庆之计，吾则尤以桐城、建德两处为虑。弟接此信，可遍告润帅及希、厚、雪诸处，使略知余处近状。

十月初三日巳刻

79、新岭等处同时被破

沅、季弟左右：

接信，知北岸日内尚未开仗。此间鲍、张于十五日获胜，破万安街贼巢。十七日获胜，破休宁东门外二垒，鲍军亦受伤百余人。正在攻剿得手之际，不料十九日未刻，石埭之贼破羊栈岭而入，新岭、桐林岭同时被破，张军前后受敌，全局大震。比之徽州之失，更有甚焉。余于十一日亲登羊栈岭，为大雾所迷，目无所睹。十二日登桐林岭，为大雪所阻。今失事恰在此二岭，岂果有天意哉？目下张军最可危虑，其次则祁门老营距贼仅八十里，朝发夕至，毫无遮阻。现讲求守垒之法，贼来则坚守以待援师，倘有疏虞，则志有素定，断不临难苟免。

回首生年五十，除学问未成，尚有遗憾外，余差可免于大戾。贤弟教训后辈子弟，总以勤苦为体，谦逊为用，以药佚骄之积习，余无他嘱。

十月二十日

80、黔县被破全局大震

沅、季弟左右：

昨日黔县破后，全局大震，幸鲍公拨军获胜。兹抄余寄左公缄一阅。稍慰弟念。

十月二十一日

81. 河口失守

沅弟左右：

本日辰刻，余有寄胡帅一信、批鲍镇一禀，特抄阅，弟可转抄送厚、希、雪三公一阅。连日未接弟信，北岸贼事何如？江西河口失守，系南赣股匪。

十月二十二日巳刻

82. 北岸战事望多函告

沅弟左右：

接二十二夜信，知前哨已至石壁。余令李卿云持令箭至中途截止，本意欲其仍回安庆，待打过援贼再来。今既至石壁，距祁门仅九十里，距安庆则三百里，只得唤之来祁。左季翁亦于二十七日到祁。此间日内甚平安也。

弟营有四人二十七日自祁门归去，内三人先行，带信一封，仅二行，其一人后行。今日湘前营有人自青草融归，见小路口有勇被杀于道旁者，其号褂系吉字中营，名许仁义，即二十七日之后行者也。余现派戈什哈去查。

北岸战事，望多发信告我。

十月二十八日

83、楊七麻子率敵往建德

沅弟左右：

朱云章等归，寄日记一册，阅毕即寄家中，此间虽少荃、尚斋等皆未得见也。左季高兄部下初一日在德兴打仗，至今尚无来信，渠不放心，今日自祁门回景镇矣。建德普军亦极吃紧，杨七麻子率大股往建也。

十一月初四日

84. 左宗棠部锐气方盛

沅弟左在：

三日未接弟信，想因东流、建德开仗，中途折回。

吾于初五日申刻闻普营初三紧急之信，初六日由祁门派千余人往援，限初十日到，不知赶得及否。初七辰刻，闻陈余庵初三日在东流打胜仗，东流有兵，建德当可无失，然心极悬悬也。又闻多、李二十九日、初一日大获胜仗。北岸得手，南岸当可稍松。

左季翁初四自祁门归去，初六可至景镇。渠部下新克德兴、婺源二县，锐气方盛。万一建德有失，左军当可御之。

十一月初七日巳刻

85、建德初四日失守

沅、季弟左右：

建德初四日失守，此间于初七日戌刻接建德巡检吴文涛禀始知之。普镇以玉千之众设防半年之久，不能坚守待援，实堪痛恨。陈镇在东流，不知保得住否？贼之力攻南岸，无非欲解安庆之围。余意总欲攻破安庆，而后大局可望转机。今日两咨一札，特抄专人送阅，弟分抄数纸，送胡、杨、彭、李、多诸公一阅。

十一月初八日午刻

86. 連日竟連連失守

沅弟、季弟左右：

自十一月來，風波迭起，初四日建德失守，十二日浮梁失守，十三日饒州失守，十五日江灣營盤（徽防兵丁千二百人）失陷，十六日尚溪口營盤（徽防兵二千餘人）失陷，十七日賊再破羊棧嶺而入，實屬萬分危急。幸十七夜接左公信，浮梁之賊經十三、四日兩戰，竟於十五夜遁去。十八早接凱章信，已將羊棧之賊擊敗，得以化險為平。

現在祁南之浮梁、景德鎮，祁北之漁亭、黟縣，稍就安穩，惟祁西建德，祁東婺源，兵力尚不能及，然老營已決可平安矣。弟等可以放心，并可緘告潤帥、希、札、厚、雪諸公。

十一月十八日巳刻

87、敌分三支犯祁门

沅弟、季弟左右：

二十日灯初专丁至，接十五日来信，知前有四次专人，均未到也。

此次贼围祁门，分三大文：西南支破建德以大鄱、浮，东支破江湾及上溪两营盘以入婺源，北支破羊栈各岭以图黟县。三支之中，以建德一股力量巨。除守建德之贼二万余人外，又分为三支：一支窜浮梁、景德镇，一支窜鄱阳、都昌，一支窜彭泽、湖口。目下守建德一股，已被唐桂生攻破。窜浮梁一股，被左军小加惩创(十四日杀贼百余人)，亦未得逞。窜鄱阳一股，拟分鲍军会同左军剿之。窜彭泽一股，不知雪琴能守住湖口无恙否？若湖口幸得保全无恙，则西支之分为四股者，或渐足以御之。贼之全神全力本在西支，西支如不得逞，则贼气少沮，贼志少衰矣。

北支之犯羊栈者，十八日凯章得小胜仗。二十日鲍军得大胜仗，攻破贼垒，驱贼出岭，闻杀贼三四千人(不知确否，今日派人去数贼尸。)经此大创，北支似亦不得逞。

惟东支若由婺源以犯东平，直入江西腹地，刻无兵力足以制之，实深焦灼。北岸狗逆未大受惩，不久又有大举，不特希庵不可分兵来南岸，即韦部亦不可轻动，总须以全力谋怀、桐也。

十一月二十一日

88、建德羊栈之捷令人心大定

沅弟左右：

二十一夜接初十日专人来信，具悉一切。日上不差些子，恭惟太过。亲房既画了押，将来远方戚友，或亦可不说闲话。羊栈岭二十一日之胜，闻杀贼实有二千。果尔，则岭外之贼当不至再来窥犯，待查明贼情，数明贼尸，岭防果无他虞，再令春霆赴景镇会剿。此间十七日建德之捷，二十日羊栈之捷，人心已大定矣，弟可放心。

十一月二十二日巳刻

89、湖口敌军失利军队不必南来

沅、季弟左右：

专使至，接书并胡帅、袁帅二书，具悉一切。所应复者，条列如左：

一、二十日羊栈之战，实派人数得贼尸六百四十五具，其水淹者、屋内者，已埋者尚不在此。内贼目古隆贤，据报实已杀矣，岭外之贼胆应可稍寒。二十四日令鲍镇率马步六千人赴景镇会剿，扫清鄱阳、都昌一带，直至东流、建德。鲍镇去后，岭防仍不免有事，吾与凯章当坚守，静镇以待事机之转。唐、沈七营已回祁门，霆军亦留四营在渔亭，或足以资守御。

一、狗逆既未大创，希军万不可南渡。北岸怀、桐，狗所必争也。韦军在枞阳，亦系必应坚守之地，如无他军换防，亦不可令韦军南来。盖十七日建德之克，二十日羊栈之胜，南岸已大有转机；且闻湖口业已保守无恙，贼亦处处丧志，不必再抽动。北岸大局，弟与润帅、希公熟商可也。安庆贼之伪回文，尚未得见。

一、袁帅奏折，不为未见。然彼甘言蜜语，以师船助我打长毛，中国则峻拒之；彼若明目张胆，以师船助长毛打我中国，再哀求之，岂不更丑？余谓彼以爱兄之道来，诚信而喜之可也。下官也有一本，录稿寄阅，弟可抄送润帅一阅。

十一月二十四日午刻

90、建德等六城次第克复

澄侯四弟左右：

二十四日纪泽在长沙所发一禀，由意城寄到。

此间风波尚未平息。左季翁驻守景德镇，于十三日克复浮梁县，十四日又获胜仗。于是余与江西文报之路始通。老营派唐义训等三千人于十七日克复建德县。于是余与安庆文报之路始通。羊栈岭于十七日被贼窜入，业经击退。十八日又复窜入，二十日又大破之，杀贼甚多。余派人点贼尸，实六百四十五具。贼胆稍寒，从此岭防或稍安静。今日派鲍春霆带马步六千人会剿景镇之贼。若能将此大股逐出岭外，东、建一带，事或犹有可为。此次贼以全力包抄我军，江边一支连陷东流、建德、彭泽、都昌、都阳、浮梁六城，均经我军次第克复。湖口一城，闻雪琴派人坚守，不知保全无悉否？如七邑皆保，鲍、左再获胜数次，则化险为平矣！

余身体平安。树堂新来，同居一室，足慰寂寥。顺问五宅大小安好。

国藩手草 十一月二十四日未刻

91. 坚守北岸可使敌领自相仇杀

沅弟左右：

接二十七早信，知枞阳之贼业经击退，为之一慰。此间搜获伪文，系庐江陈时永求援于伪忠王李秀成者，抄寄一阅。

若北岸办得好，能得安庆之贼屠戮殆尽，则四眼狗必深恨李寿成之不救北岸，将来必有自相仇杀之日。今冬明正，弟与多、李在北岸力主攻剿，余与左、鲍在南岸力主稳守，但使南岸勉支三四月，不大决裂，北岸必有好消息也。

弟前代贼作伪文，口气全不符合。如贼中以十月二十八为十一月初一日，弟文亦错误，胡贼亦作大言以答之。实则安庆城贼万无久支之理。

左、鲍雨雪尚未开仗。景镇之贼已遁六十里外矣。

十二月初二日巳刻

92. 饒道已通人心稍定

沅、季弟左右：

專人至，接二十九日來信。知賊仍至官埠橋，日內必又至枞陽等處搦戰。若猛撲安慶，總須堅守以待希軍之援。守五六日，則希至矣。景德鎮賊退之後，左、鮑如何追法，尚無來信。饒道不通已二十日，今忽暢通，人心稍定矣。季弟料安慶明夏可克，與余見同。沅弟堤工恐難成功。余詳日記中，不贅。

十二月初四日

93、运道大通人心一定

沅弟左右：

初十夜专差至，接初五来信，知枞阳坝工未成。此事本不易办也。

此间自鲍公二十八日至景镇后，运道大通，人心一定，而至今十有二日，尚未闻开一仗，鄙心又为焦灼。盖必须左、鲍于年内了清此股，而年外乃可分兵办李寿成玉山一股、朱衣点南赣一股，否则三股同时并举，殊难支持。而李世贤徽州一股，杨七麻宁国一股，亦恐开春别有动作耳。

顷搜获伪文二件，抄送一览。复润帅信亦抄阅。日内黄老虎之侄孙黄万兴等又陷建德，此后文报少难。郑奠至大道，望善待之。

十二月十一日巳刻

94、景德镇伯道已通

澄弟左右：

初六日，熊金二等来，得弟自洙津渡所发一信。首尾皆陈心壶代写，中仅数行系弟亲笔。言纪泽十四日午刻准可到家。而鸿儿十八日发禀，谓泽儿尚未到，何也？弟信尾载明十六日，而来足言实以十九日在洙津桥接得，又何也？牧云十一日在湘潭发信，言泽儿已先进湘河口。而此次弟与纪鸿之信又参差不符，不无疑虑耳。祁门大营日内尚属平安。惟建德于初六日再失，余与安庆沅、季两弟文报又已不通。鲍、左二公日内尚未开仗，景德镇之饷道则已通矣。

余身体平安，惟略觉齿痛，亦老年应有之事。弟之身体，总以少服药为妙。至嘱。即问近好。

国藩手草 十二月十四日

95、南岸須打退黃敵一股

沅弟左右：

日未接到弟信，不知臘月此間各信已接到否？日記冊到否？聞厚庵軍門約會余庵鎮軍于十二至安慶，想日內已會商一切矣。左、鮑二公初十日尚未開仗，不知十一二如何。偽定南正總提胡鼎文、偽崔天安黃盛智二賊實于十七日被唐桂生殺死。余庵所獲偽文，謂二賊尚在。賊故作此文以給我也。偽忠王率賊攻玉山县，二十八九、三十、臘月初一二尚平安，不知現解圍否。南岸軍情，總須打退黃文金一股乃松耳。

因余庵來人之便，附寄各弟，可抄送各處一閱。

十二月十四日

96、不宜令陈军驻要地

沅弟左右：

自接弟初七八信后，久无来信，深以为虑。嘉字营有勇贺年稟者，十八日自营动身，二十三到祁门，云安庆、枞阳皆无恙，始大慰也。又闻陈馀庵拨人至集贤关，恐不甚确。陈军不可靠，不宜令扎要地也。左、鲍日内尚未开仗，贼多退入建德境内，祁门、黟县平安，足慰弟念。嘉营人归，便寄一二语。

十二月二十四日

97、贼扑祁门老营唐桂生幸获大胜

沅、季弟左右：

正月初八日，贼扑祁门老营。唐桂生等出队，在离城十八里接仗，幸获大胜。兹将唐信抄去一览。左、鲍二军相持如故。左信亦抄去一览。沅第二十一夜所发之信，此间初六接到，十二月日记一册付去，请专人送回。南岸之兵少于北岸者三分之一，而贼多一倍，陈军须来南岸为要。

正月初九日辰刻

98. 左鮑二公在鄱境內尚未開仗

沅、季弟左右：

久未接弟信。昨日接胡宮保信，系由九江、南昌遞來者。八日到此，尚不為遲，以後弟信請太湖轉遞可也。

唐桂生初八日大捷後，初九日進剿歷口，賊已于初八夜遁回赤嶺外矣。目下嶺防肅清，老營平安，惟左、鮑二公在都境內尚未開仗，賊勢浩大，未知足以制之否。

接澄弟十二月十九日信，五宅平安，澄病大愈，在家習寫篇字云云。因為日已久，不復寄弟處矣。

南岸之賊不肯救援北岸，懷、桐當無大仗可開，若能撥四五百人一助南岸，則幸矣。

正月十一日

99、唐桂生剿敌大胜

澄侯四弟左右：

正月十日接弟腊月十九信，藉悉一切。

此间正月初六贼破大洪、大赤二岭而入。大洪岭距祁门六十里，红江军门带队击退。大赤岭距祁门八十里。初七日进犯历口。初八日进犯石门桥，距祁门仅十八里。经唐桂生带队迎剿，大获胜仗，追杀三十余里，直至历口。次日初九早，即追出赤岭。杀贼虽仅四五百人，而抢马百余匹、旗帜千余面、九锚枪炮万余件。极大风波，顷刻即平，可为庆慰。左、鲍在鄱阳、洋塘一带，亦于初九日大获胜仗。贼目黄文金带六万余人，闻已杀死。次日，群贼全数溃退。

自十一月初至今七十余天，危险万状。至是稍稍苏息，危而复安。若再稳住三个月，安庆克复，则大局有转机矣。

弟思习大字，总以间架紧为主。写成之后，贴于壁上观之，则妍媸自见矣。弟体全愈，全家之福，至慰至慰。即问近好。

国藩手草 正月十四日

100、鮑軍何以潰退如此之速？

沅、季弟左右：

數日未接弟書，至為懸系。

此間自初八日唐桂生歷口之捷，初九日鮑春霆有洋塘之捷，人心業已大定。左公于十一日回景德鎮。鮑公于十三日拔隊追賊，是日行五十里至永豐鎮。賊一股已退下游，一股尚扎彭澤之郭家橋一帶。鮑公進剿，或亦可以驅逐。此後調度之法，余有復左公一信，抄付弟覽。又有一札，調陳鎮回扎東流、建德。陳鎮在集賢關未必得力，在南岸尚可少壯聲威，望弟即囑令速來為要。

初九日洋塘之役，鮑軍陣亡百七十餘人，受傷二百餘人，聞賊之傷亡者亦不過數百，不知何以潰退如此之速？或頭目有极大者被戮乎？茲專人送信，并送《地輿略》十本，不知建德一路已可行否？

正月十八日未初

101. 可与众预谋保得之法

沅、季弟左右：

初三日专人至，接沅弟信，具悉一切。

此间之事，自鲍春霆将黄文金大股击退后，大局已稳。二十六日下隅坂之战，杀贼实有六七千，较之初九洋塘之战尤为痛快，想弟早闻其详矣。

筹饱实无良策。目下李秀成大股窜至建昌，自二十一日围城，至二十五日环攻未息，城内兵不满千，可危之至。江省腹地有此大股，商贾裹足，厘饷日竭，竟不知所以善其后。朱、陈各招五百人，札已于二十四日送去。如天之福，安庆速克，李秀成一股回救芜湖、巢县等处，江右腹地无贼，事或犹可为耳。左季翁虑贼由临江、瑞州径趋九江，以解安庆之围。此亦至险至狠之着，不可不预为之防。弟可稟商润帅，并函告厚、雪、礼、希诸公，预谋保得之法。余拟自驻张家滩，防下游大股，腾出鲍公一军作一支游兵，无事则进围池洲，有事则渡湖口两岸，堵剿九江、瑞、临等处，特祁门难得劲旅驻守耳。余详日记册中。

正封缄间，又接正月十九、二十一、二十二日三次信，均已悉矣。

二月初四日

102. 預籌救安慶九江之計

沅、季弟左右：

初六晚專人來，接沅弟初二日辰刻信、季弟初一日巳刻信，具悉一切。是日早得胡宮保信，言昌營在霍山敗潰，英山吃緊，不知究竟如何敗法，尚不至遽犯楚疆否？

此間軍事，偽侍王李世賢自湖州歸來，二十九日入休寧城，分其黨裨天義李賊、遴天安陳賊等由婺源再犯江西。現大股萃于婺源之清華街，左軍在富村御之，初七八當可接仗。茲將左信抄往一閱。偽忠王李秀成一股攻圍建昌，養素派兵往援，二十七日獲一勝仗，二十八日打一平仗，不知能解圍否？若建昌有失，恐其徑犯省城，若建昌幸保無恙，亦恐其由樟樹以犯瑞、臨。一至瑞、臨，則九江、興國、武寧、義寧、通山、通城處處震動，安慶之圍必解矣。左季翁料及此着，余亦深慮此君，再听五日確實消息。如建昌之賊西趨樟樹，則余帶朱、唐出防江邊一路，抽出鮑軍渡湖，由九江以赴瑞、臨。鮑公之所以不能渡北岸者，以防此着為第一義。潤草、希公處，送此信一閱商之。

再，北岸既有霍山余管之挫，則希軍必分兵援應，山內多軍只能自固，不能再顧安慶。萬一賊由集賢關攻安慶各宮之背，弟須堅守五日。鮑軍現在下隅板，若渡江救援，一日可以渡畢，兩日可抵集賢關，縱有風雨阻礙，五日總可趕到。弟可先與鮑公預為訂約，並與楊、彭預訂渡兵之船，兄亦當預告鮑公也。

鮑軍聲名，為賊所憚，目下不必輕于撥動，專留為此二着之用：一着救安慶官軍被圍之急，一着防賊由樟樹、瑞、臨甯出九江。此外各着皆少緩矣。

二月初七日

103. 建昌军情万分危急

沅弟左右：

初七日接二十四夜马递一缄，初八日又接初四日专丁来缄，具悉一切。

此间军事，建昌万分危急。黄印山太守二十八九日告急二禀，目不忍看，已将一禀寄胡宫保处矣。左季翁军剿新犯婺源之贼，初八九当有大仗开。余派朱、唐随凯章由上溪口进攻休宁，一则攻贼之不备，一则乘势全注婺源之时，我从后击之，亦可微分其势也。希军进山内救援英山、二蕲，恐狗贼大股又将折回，攻扑桐城、怀宁两军。望弟与多公约一坚守五六日，鲍军可由下隅坂渡江救援北岸。第鲍公为南岸万不可少之人，苟非万分紧急之际，不可轻调之过江。北岸局势稍松之后，又不可少留片刻。彼此皆系救命之事，弟可与润帅及多、鲍、雪、厚、希诸公早早商妥，免致临时主见不定。

东征局月提三万，当即行之。

胡、赵、黄三信壁还。本日一片稿抄阅。本日寄鲍信稿抄阅。

二月初八日

104. 左軍御敵真屢試屢錯

沅、季兩弟左右：

初十日，曹、張二戈什歸，接兩弟信，旋又接初七未刻專足信，具悉一切。

此間派凱章、云岩、桂生于初九日進攻上溪口，破賊營三十餘座，殺賊二千餘人。初十歇息一日。十一進攻休寧。乘賊以全力下婺源時，或可襲取休城，而上溪口正在清華街之尾後，使賊亦有後顧之慮也。南岸悍賊，以楊七麻為首魁，黃文金為晉元，左軍去冬御黃于景德鎮，今春遇楊于清華街，可謂屢試屢錯矣。

移營東、建，已入奏矣，目下勢尚不能。

二月十一日

105. 进攻休宁未胜

沅弟左右：

十一日酉刻接初九申刻来缄。是二亲兵者，又屈楚轩、张复益之流应也。

左军分为三路，实太单薄，然贼多路歧，有不得不分之势。现调陈余庵扎景德镇，保左军之后路，不知赶得及否。凯章、朱、唐四人十一日进攻休宁城，未能得手，而伤亡颇不少。建昌府城初五六尚无恙。初七八日，李金旂、丁峻二军应可赶到，李于初四至抚州矣。南岸各贼，实无援北岸者，北事当易了。即问近好。

二月十一日

106. 休寧等地相繼克復

沅弟左右：

初九日上溪口打一惡仗，十一日攻休寧城約二時之久，十一夜三更休賊遁去，克復縣城，上溪口及屯溪兩處賊巢亦已克復。看此光景，或者徽郡亦可克復也。目下所慮者，偽侍王大股由婺源下窺浮梁，左軍御之于清華街等處，賊多而兵少，地廣而路歧，殊為可虞。只要穩住五日，余庵往景鎮保後路，凱章又可分兵前往，收夾攻之效，則南岸真有轉機矣。此候近好。

二月十三日

107. 忧灼赣鄂之军情

沅弟左右：

甲路之贼不遽犯景德镇，左军得以从容整理，幸也。湖北、江西两省城并可危。希军援武汉，鲍军援南昌，不知均赶得上否？余日内忧灼之怀，较之去冬更甚，每日除两次围棋外，无一刻不气得如柴狗担鸡去一般也。兹有寄润帅信一件，弟阅后封送。即问近好。季弟均好。

二月十八日

108. 须坚围安庆七日

沅弟左右：

接十八早来缄。节相截留刘金兰，唐方伯临警招勇，希帅全军南渡，此三事均甚可虑。此间函止鲍军暂不赴江西省城，万一贼扑安庆之背，鲍可渡江救援。但弟须坚守七日，围扑二日再发信与鲍。鲍过渡及行路扎营，五日乃可到也。早预北渡，则断不可。顺问近好。

二月二十一日

109. 鮑軍暫恐不赴援江北

沅弟左右：

二十一二日兩信言賊若撲安慶官軍之背，弟堅守七日，即派軍渡江北援云云。頃查賊之大股環聚樂平、饒州一帶，恐非左軍所能了，鮑軍須擊退饒、樂一股而後祁、休三万余人乃有糧路，恐竟不能赴援江北矣。

本日接左信，付去一閱，可轉寄潤帥閱也。即問近好。

二月二十三日

110. 安庆围师绝不可退

沅、季弟左右：

接二十二日来信，具悉一切。

季弟谓纵使江夏或有疏失，安庆围师仍不可退，与余前寄弟信相符。盖李军速到，贼纵有破鄂之势，断无守鄂之力。江夏纵失，尚可旋得，安庆一弛，不可复围，故余力主不弛围之说。但近日狗逆由黄州折回，猛扑集贤关，两弟当拼命坚守，庶既有定识，又有定力，不徒托之空言耳。抚、建两府解围，侥幸之至，贼走宜黄、崇仁，或由丰城逼省垣，或由樟树趋瑞、临，均不可不防，然李秀成自大江境，不特未破一府城，并未破一县城，其机已钝，或不能为大害，所虑者伪侍王鄱、乐一股耳。

徽贼于二十三日攻休宁城一次，凯章以静镇待之。岭贼二十五日围攻历口三营，幸亦保全。南岸风波；尚未艾也。弟劝余出江滨，须事势稍定乃可。铜项大窘异常，三四月当学联十乎？即问近好。

二月二十六日巳刻

111. 鲍军迁道赴剿殊为失计

沅、季弟左右：

初十戌刻接初七辰刻信，具悉一切。

此间老湘强中及霆字三营初十再进攻徽州，今明日当开大仗。鲍公赴剿景镇而坐船至湖口，迂道三四百里，殊为失计。祁门仅朱云岩带三四百人防守，单薄之至。此时以全力攻徽，亦不能顾祁也。余近日屡函嘱鲍迅剿景镇，不知渠接到否？弟若与鲍通信，可嘱其专攻景镇；若迁延不来，则祁门不特与江西文报不通，即与弟及润帅处皆文报不通矣。顺候近好。

国藩手草 三月十一日卯正于休宁城中。

二月日记附去，可转寄家。

112. 即归祁门老营

沅、季弟左右：

两日未接弟信，不知北岸军势如何？十六夜接不义方禀，知武穴于十二日失守，黄州之贼下窜，想成大吉下巴河一军必已挫败，否则贼不能遽至武穴也。

此次希军先不直剿黄州而渡至省垣后，不速剿黄州而急攻孝感、德安，似为失算。新添之营太多，临大敌未必可靠。唐桂生在徽两挫，亦因新勇太多之咎。弟处安庆一军，亦嫌新勇太多。前后壕本可坚守无虞，特恐未败而自溃，不可不防也。余在休宁，凯章守城一切谨慎之至。岭外之贼，因黄文金大股调援北岸，刘、古、赖大股调数千人守金陵，贼氛不旺，祁门差可安堵。左季翁于初六、初十两获大胜，兹将原信抄览，望即寄胡宫保一阅。鲍公初十日由湖口起行，十二日至乌石岭，十五六日当可至鲇鱼山一带，与左公渐渐通气。左、鲍相合，则余处又可转危为安，弟可放心。弟处紧急，并不必管转运事矣。顺问近好。

国藩顿首 三月十七日巳刻

五封函间，又接弟十四日辰刻信。润帅自率人援怀，断断不可，余专函谏止。今日朱云岩来休，接我回祁，余只得归祁门老营。实则祁营不如休城之坚，云军亦不如凯军之稳也。各信璧还。兄又行。

李宝贤究竟何如？有谓其营运不如南云者。查之。

113. 將帶千人出江濱

沅弟左右：

二十一早辰刻專二勇送回信，言余二十四日移駐東流舟次。午刻又寫一信，交來勇帶歸。二十二早接第二十辰刻信，知賊尚未猛撲。

此間二十日早間大霧。詢之來勇，安慶無霧也。余不帶朱、唐赴江濱，則拔行可速，雖不能派援安慶，尚無損于祁、休。余帶朱、唐出江濱，則拔行必遲，徒有損于祁、休，仍不能派援安慶，以朱、唐兵少，又經新挫也。余帶千人出江，以慰兩弟之心。嶺內各軍，一概不動，以慰豁、祁、休三縣之民。迨景鎮克復，則派鮑軍北渡，以解安慶之困。左鮑雖無信到，而外間紛傳景鎮業已肅清，賊退婺源，想非謠言。凱章堅定之性，斷不肯速舍休寧。茲將凱信寄閱。

弟信皆二日即到，何飛廉之多也？想見士皆用命，為之一喜。即候近好。

三月二十二日

114. 请弟千万坚守安庆

沅弟左右：

顷专人送回信，并函告张小山以银二万解弟处，限二十五午刻送到。不知张能如期否？狗逆甫到，即能与城贼通气，而弟与季弟反不通气，余实焦灼之至。余准于二十六日拔营，带鲍军赴江滨，若四月八日以前鲍军不能至集贤关，惟阿兄是责，请弟千万坚守。再问近好。

三月二十三日午正

115. 待李鮑二軍往援必有轉機

沅、季弟左右：

二十四日一日未接信，焦急之至。二十四夜三更接沅弟二十三辰正信，具悉一切。

東路二十二小挫一次，幸僅三營，或無大碍；然狗逆窺破官軍之伎倆，其焰益長矣。大凡人之自詡智識，多由閱歷太少。如沅弟屢勸我移營東流，以為萬全之策，而不知我在東流，若建德失陷，任賊竄入饒州、浮、景，我不能屏蔽，面上太下不去，是一難也；我居高位，又竊虛名，夷目必加倍欺凌，是二難也。沅弟但知其利，不知其害。此自詡智識，由於閱歷少也。季弟近日料徽州之必克，料左軍之必敗，不凭目擊，但凭臆斷，此自詡智識，由於閱歷少也。沅弟服狗逆善于尋間而入，而不知城賊數萬，命懸呼吸，日日將官兵營盤——看透，毫發畢露，僅留菱湖中段為城賊一線生路。沅弟不知為城賊之蓄謀久計，而認為狗賊之突來急計，是亦閱歷少也。季弟急于出滾擲戰，但料賊黨之未必真悍，而不知官軍之大不可恃，是亦閱歷少也。目下兄所慮者，慮兩弟致書胡、多，急于救援，胡、多急于赴援。再有挫失，則大局或致決裂。若兩弟不急求援，胡、多能堅坐不動，專待李、鮑二軍往援，則四月初八九必有大轉機矣。

多公馬隊精悍異常，步隊則新營太多，恐難深恃。往年與鮑同戰，去年與李同戰，故所向有功；若令多獨當一路，恐難免千慮之一失。且黃文金、林紹璋、洪仁玕、陳時永等皆在桐

城，其众必有十万八万之多。若多公来援安庆，狗逆拒之于前，黄、林等蹶之于后，必难得手，且恐挂东河营盘或有疏失。故余愿弟多守数日以待李、鲍二军，不愿多公之来援。鲍公初一必到江滨，弟可放心。

三月二十五日辰刻

116、余飞函阻鲍军北渡

沅弟左右：

接二十五、六日二缄，欣悉安庆守军平稳，多公在练潭大获胜仗，杀贼近万。至欣至慰。余前不敢求多军援怀，正为璋、玠、黄、胡之拟蹶其后，今得此大捷，可以援怀矣。

余以二十八日至桃树店，闻鲍军二十九日可至下隅坂，三十日即可北渡，因瑞、临失守，九江警急，余飞函止鲍军北渡，请其在下隅坂歇息几日，怀急则北渡援怀，浔急则西渡援浔可也。左军或进屯溪，或守景镇，已两缄请其自酌矣。胡听泉事，日内可附奏，可先报南翁耳。顺问近好。

季弟均此。

三月二十八日酉刻

117. 降敌之供词不可尽信

沅弟左右：

今日天气阴暗如此，不知多公开仗情形如何。春霆信来，言今日住长林铺，明日住石牌。看此光景，初八日不能践约矣。降贼之供，不可尽信。余四年冬打小池口，两次败仗，信降贼之言也。只要多军初六七八无疏失，待鲍、成到后，与多合剿，必可得手。顺问近好。（五日灯上。在一日三信太多，改于初六卯刻发）。

四月初五日

118. 勁旅三千當可破敵

沅弟左右：

初六酉刻接辰正來緘，并香椿、冬苋。頻以苦株子啖我，知圈文苦差難以捐免，我綽到眼里便曉得耳。夏小岩同年已到，頽然已老，境遇可憐。初五六天氣令人悶極生悸，今日開霽，多、鮑進兵較易。瑞州之賊，日內無信息，九江略有守備，或不窺浔。此股似非果有偽忠王在內，若有勁旅三千，破之有余，惜不可得。順問弟暨季弟近好。

四月初七日辰刻

119. 喟叹江西军务侦探不明

沅、季弟左右：

初九夜盛四归，接沅弟初九辰刻一缄、季弟初八日一缄，具悉一切。

春霆初八日至大桥头，闻贼出队未接仗而返，想系窥探我军之虚实多寡耳。多公信恐贼假冒渠马队，至濠外招呼诱弟出队。精细之至，可感之至。既已带兵，无全不出队之理。惟后濠太深，则出队易而收队难，且被人约期，则诸多牵挂，反不如自出自收，一主一见之为便也。

此间一切平安。瑞州之贼，少荃言尚未退清(初三信)，竹庄言实已退出(初九信)。江省军务，侦探不明如此，良可叹喟。休、祁、黟平善可慰，顺问近好。

赵、李二信付还。

四月初十日申初

120、约期打仗最易误事

沅弟左右：

十二酉刻接十一夜二更信。湘后营送信者太迟，可恶之至。余于十一夜三更即望信息，至今日辰巳间，则忧灼殊甚，绕屋旁皇。已刻遣潘文质往问信，未刻又专张成旺去，盖因弟初十夜信言十一日数路会剿，故挂念极切也。兹接弟信，稍慰稍慰。仍有数事应商囑者，条列于后：

一、去年诸公议中空一段，又弟未多请炮船，此时皆不必悔。向使此二事当日筹谋周密，而他处或又有隙可乘。凡事后而悔己之隙，与事后而议人之隙，皆阅历浅耳。

二、约期打仗，最易误事，余所见甚多。即以近事证之。去年正月十九，余际昌约与多、鲍同出队，以三排枪为记号。是日春霆黎明放三排枪，厥后因雾雨，多、鲍未出队，余军大挫。今年正月十六，凯章与霆营约攻上溪口，同在渔亭出队，厥后凯章到而霆营自中途折回，几至误事。二月初九，凯章与朱、唐约攻上溪，以冲天火箭为记号，厥后朱、唐先到，彼此均未见火箭。三月初五，凯章与唐约攻徽州（以排枪为记），厥后唐冒雨先到，而凯不至，遂至大挫。第十一日攻中空九垒，并无错处，因多公约出队牵制，而弟允之，却是错处。想以余前日之信为不足据耳。

三、攻城攻垒，总以敌人出来接仗，击败之后，乃可乘势攻之。若敌人静守不出，无隙可乘，则攻坚徒损精锐。菱湖贼

垒不破，尚不要紧，若关外贼垒十分坚固难破，却须另行熟筹。

四、用兵人人料必胜者，中即伏败机；人人料必挫者，中即伏生机。庄子云：两军相对，哀者胜矣。此次多、鲍、成、朱援皖，人人皆操必胜之权，余虑其隐伏败机，故前寄弟信，言不必代天主张。本日已刻小雨，午、未大雨，未知有损于弟军及多、鲍否？如其有损，亦惟兢兢自守，尽人谋以听天而已。顺问近好。

再，来信果临三所代写耶？可谓酷似其舅。欣慰欣慰。江西所解之五千串，湖北所解之四千两、四千串，计均日内可到。多、李去年十月二十八日之战，杀贼究有多少？方意狗难遽振，今何多且悍也？

四月十二日

121. 余每每亲临战场皆致失败

沅弟左右：

十二夜三更尽，戈什哈潘文质归，接弟未正一缄，具悉一切。兹分条复列于左：

一、弟欲余至盐河一行。余既出江滨，岂有不思与弟一见之理？惟历年以来，凡围攻最要紧之处，余亲身到场，每至挫失，屡试屡验。余偏不信，三月攻徽，又试往一行，果又验矣。此次余决不至安庆，盖职是故。

一、此时不宜再作围贼之计，只作野战与自全两计而已。多在挂车，鲍在关外，必与狗逆有大场恶战。如能大捷，尚可克城；如仅小胜，或反小挫，则不特不能克城，且当思所以自全之策。弟军欲求自全，须请鲍军由江滨进扎，与弟营连络一气，不为赤关岭之贼垒所隔。趁狗在桐未归之时赶紧扎成，如围棋然，两块相粘连则活矣。或鲍扎原处，而成镇七营进扎亦可。其择地须请杨、鲍、成与弟同看，十三四必须看定，或请书义堂来一看亦可，以渠熟于贼计也。至季弟东北自全之策，或以秋阳为后路，或仍以大桥为后路，弟与杨、韦酌之。

一、瑞州一股，横梗腹中，去省太近，不特厘源大绌，即湘人往来亦已道梗。池州一股，又将由建德以大鄱阳。伪侍王一股，与左军相持于广信一带。鄂江膏腴之地，处处糜烂，不特鲍军不可作久围之师，即弟军亦宜腾出为游击之师。古来力争要地，有相守一二年者，如刘、项争荥阳，袁、曹争官渡，

皆不肯让一步。余非不知安庆为必急之地，无赖饷项全无所出，不得不思变计(看鲍、多野战何如)。至变计之迟速，则由弟与厚帅酌定。

一、余每日派舢板送信一次，大约巳午间可至弟处，弟回信可于二三更接到。此外，弟若有极要文件，则派吉中勇送来，其长胜、湘后等营勇不可派也。顺问近好。

四月十三日辰刻

122. 定计攻打伪英王

沅弟左右：

十三日辰刻交潘文质一缄，未刻交罗哨官一缄，竟均收到，二缄计策未定。酉刻以一缄达杨军门定计，请鲍、成即日进扎高桥岭。扎定后一二日，成军即进扎菱湖贼垒之后，西与弟军合龙，东与季弟各营合龙，后与高桥岭之鲍军、狮子山之水军相联络。狗逆若自桐城归。坚壁不出，惟坐营内，以枪炮轰之。如此办法，似足以制贼之死命。不过半月以后，成武臣营濠坚固，鲍军尽可抽打各处之贼矣。弟若以此计为然，即刻商之厚帅，请鲍、成二军于十五日移营此间。三日之内，涨水一尺六寸，狗逆自桐回怀，或难涉水也。顺候近好。

四月十四日卯正

123、現圍菱湖敵壘

澄弟左右：

日來未接弟信，想五宅皆平安也。此間軍事，四眼狗於初十日忽自安慶至桐城，尋多公開仗。十一日，鮑軍攻赤南嶺四賊壘，沅弟攻菱湖九賊壘，均未能破，我軍傷亡頗多。沅弟現將菱湖賊壘并以大圍包之，計狗逆必以死力來爭，多、鮑、成大吉三軍皆可与狗逆力戰，當不难歼灭此酋耳。

瑞州賊勢猖獗，目下實无兵往援江西、兩湖。三省腹心之患，俟安慶事定，即当撥兵逐之。余体极平安。沅、季兩弟相隔不滿百里，軍心甚为固結，官兵多于賊数将近一倍，家中尽可放心。即問近好。

兄國藩手草 四月十四日

124. 初次进扎险地与久扎截然不同

沅、季弟左右：

十四日辰刻接沅十三夜二更末长信，系临三代笔。盛四带回者。志甚坚，气甚壮，微嫌办理太速，兵力太单耳。十五辰刻罗哨官回，又接沅弟十四戌刻一信。知新移六营，扎于菱湖贼垒之后者，已守住十三夜十四日矣。惟地段太长，仍嫌兵单，务须请成武臣七营赴菱湖帮助同扎为妥。

大凡初扎险地，与久经扎定者迥乎不同。久经扎定者，濠已深，墙已坚，枪炮已排定，虽新勇亦可稳守。初扎险地者，虽老手亦无把握。久扎者千人守之而有余，初扎者二千人守之而不足。目下菱湖六垒必须成武臣往扎半月，扎定之后，吾与沅弟另筹几营往该处换扎，又可抽出成军为活着矣。千万照办。即问近好。

四月十五日辰刻

125. 瑞州之败省城大震

沅弟左右：

昨日专戈什哈送信，风大，不知能渡江否？今日风狂如故。水涨自初十起，至今已涨高六尺，四眼狗已渡河回怀宁否？建德之贼，即系池州一股，刘官方为主将，古、赖为佐将，曾在羊栈岭及历口、箬坑等处，屡为我军所创。如左军不能迅回景镇一带，将来趁云岩回祁之时，调唐、沈诸营与朱会剿。如此大水，弟处围师尽敷，竟可不必借他军之力矣。

瑞州初二之败，省城大震。然李金旂叛去之说，吾尚不深信，盖张光照未战先逃，恐其架言以诬人也。顺问近好。

四月十七日

126、调度太活易致军心不稳

沅弟左右：

成军不须进关，昨夕已缄告厚庵，今早缄告春霆矣。鲍、成昨日进扎高桥否？狗酋有渡河回援之信否？鲍军本极精锐，近来副五营内中、后两营尚留渔亭左右，两营不甚得力，新四营中全未见仗，又有黄州三营之挫（此三营，吾令其扎于闲静之地，渠又调至大桥），老五管中邓革而苏亡，又十一日伤者过多。此数事者，暗暗吃亏，余极不放心。弟试往渠营观其气象，察其军情，劝之深沟高垒自立不败之地为妥。狗酋若来，只要坚守十日不与之战，狗亦必计穷而去，安庆亦可必克。若野战不利，却事不可知耳。顺问近好。

五封缄间，接胡宫保信，知多军十四日获胜，十四夜告急，调成武臣扎三安铺。余以主意太多则乱，调度太活则军心不凝定，应即决定成不进关，扎菱湖，从弟之计；鲍、成同扎关外，以通水师，以御狗援，从寿珊之计。即日照此坚定办理，不可纷纷变计也。望弟通商各处为要。

四月十八日辰刻

127. 应令云岩之军早回祁门

沅弟左右：

十八夜三更接十八早来信。菱湖六新营既扎定五日五夜，吾无虑矣。

左季翁久无信到，但知其初二日由德兴拔营赴弋阳耳。伪侍于二十六日围玉山，初四日已解围以去。若其往浙，则吾姑偷安；若其由广丰内犯抚、建，则左军恰好堵截。建德之贼十六七八日未闻他窜，只要置之不议不论。建贼犯湖口，责成竹庄守之；瑞贼犯九江，亦责成竹庄与丁、万守之。明知竹之力不能兼顾二处，然此时无兵可拨，只得听之。鲍公击退狗援，端节后再令南渡可也。云岩却宜略早回祁。盖建贼无人剿办是第二者，惟建失而祁军无主，恐祁门军心摇乱。请弟斟酌。弟处十分稳固，即令云岩回祁。其云岩拔营日期之迟早，均由弟酌定，告之云岩可耳。

润信寄还。有送夏少岩银三千两、对一付，弟转交之。顺问近好。

四月十九日辰刻

128、已专緘请左军回镇鄱阳

沅弟左右：

昨日戈什哈回，接弟复信，未言收到夏君对联、程仪银事，岂忌克将挤到塘里耶？建德之贼日内无动静。据擒贼供，将由石门以犯鄱阳。幸兄已专緘请左军回镇。左因侍逆不再犯江，亦本欲速回景德镇，或适足以防剿此股耶。

日内遍身生疮，王脓灌、捞疮子、坐板疮三者俱备，不减六蔑匠之汗斑鸡婆楞黑皮也。云岩回南岸，徒弟信到，即办公牒。水涨已九尺余，狗在桐城，究能回怀宁否？请细询水营见复。家信附去，即问近好。

129. 与其仓促变计不如熟思审处而变

沅、季弟左右：

昨日一缄，抄复胡、左二件，已接到否？今日接祁门各信，尚属平稳

建德之贼，已分支内犯鄱阳，建德城亦有贼防守。黄、德、随、蕲等处，再半月不克，鄂中局势必大变，瑞州之贼亦必扰鄂南兴、冶、崇、通等城。与其仓卒变计，漫无道理，不如此时熟思审处而变之。余昨日复润帅信，言多、鲍两军抽一支作上游调剿之师，将来不出此计之外。大约多调剿必在北岸，则刘靖臣不可不南渡；鲍调剿必在南岸，刘军不南可也。顺问近好。

四月二十六日

130. 望弟以修濠为自守之计

沅弟左右：

本日发一缄后，午刻接弟二十四夜初更之信。弟处送信。向多飞廉，近日间有恶来。飞廉能飞，恶来可恶也。

目下可虑之端：第一洋船接济，安庆永无克复之期；第二黄、德、瑞三府五六县失守；饷源断无可继之理。欲求一良法救此两端，反复思之，毫无善策。润帅自统舒、成马步剿南岸兴、冶、崇、通等处。弟欲撤休、黟之兵清江西腹地，纵办得极好，不过克江之瑞州、保鄂之南数县耳，于两大可虑之端皆不能补救。而弟谓克复安庆即兆于此举，殆亦未细思也。

兄不肯弃休、祁、黟三县者，盖兄为江督，又握江南钦篆，不能绕道以履苏境，已久为苏所唾骂。奏明从皖南进兵入苏，又奏参张筱浦，接办皖南军务，不能保徽、宁二府，又并此三县而弃之，不又为皖南所唾骂乎（现不能克徽，徽人甚颂张而怨我）？其次则危困之际，黟、祁曾捐银数万。又其次撤三县之兵，仍须以重兵防饶、景。故兄昨信言调度极难耳。如使一转移间而满盘皆活，有利无害，兄亦何惮而不乐从乎？

今决计于端节后调鲍军南渡，由得赴瑞。能否得手，则听之天而已，望弟修垒修濠，专为自守之计。如洋船之接济可断，安庆终有克复之日；倘洋船不能禁止接济，则非吾辈所能为力，当奏明另筹耳。顺问近好。

国藩手草 四月二十六日未刻

再，頃接江西省十九日來文。十牙影子之銀萬兩、錢萬串，已于十九日交委員劉澤振等領解，又言賊匪擾及義寧之毛竹嶺，未言失守。潤帥前咨，據崇陽稟，義寧州十一日失守，殆不可信。潤帥自剿南岸之说，宜阻之也。

正封緘間，又接胡宮保信，內抄希帥一信。言游湖水漲，水師可保住漢口，渠請自圖黃州云云。想潤公亦抄送弟處矣。又接第二十五日巳刻一信，均已聆悉。余意以鮑軍援剿瑞州、武寧、義寧，以成軍還希公以謀黃州，或作北岸上游之活兵。希在北，鮑在南，上游有兩支活兵，局勢必振，胡帥之憂必少紓，病亦必少減。下游又嫌單薄，然江湖水漲若此，弟軍專守前後濠，當不致有疏失。多軍或駐挂车，或改扎青草融，縱不能大破援賊，而自守則綽綽有余。太、潛、石牌三城，亦均易守。楊七麻尚在南岸，未北渡也。云岩務于日內南渡，以安祁門之人心。至要至要。

二十六日酉刻

131. 目前決不分散安慶兵力

沅弟左右：

初二早接初一早一緘，具悉一切。聞赤崗四壘已有一壘至成武臣處投降，想三壘亦難久踞。

狗逆至宿松，須由靈、英、蘄、梅而來，繞道千里，連旬苦雨，未必如此迅速。古、賴未來北岸，程學啟探，不可盡信。賊思解安慶之圍，各處窺擾，無非欲分我兵力耳。吾任憑各處糜爛，仍不分安慶兵力，鮑軍亦不調開矣。并擬添調數營以益鮑力。寄胡宮保信抄閱。即問近好。

五月初二日辰刻

132. 余终不信伪英王新赴金陵

沅、季弟左右：

接初一夜信，知关外四垒已有三个投诚，刘纶林当难孤立。安庆之事，十牙子有影子矣。季弟所送之礼，谢谢。天下事当局则迷，旁观则醒；事前易暗，事后易明。闻黄州之贼现已下窜，不知黄城尚有贼否？大约并力来集贤关一战。狗酉亲赴金陵请兵之说，余终不深信耳。

五月初二日未刻

133. 胡军应驻石牌按兵不动

沅弟左右：

李金旸、张光照皆于今日解到。讯明后，即已正法，仍榜示于外。兹录一览。闻玲林先生坚守如故，良可佩服，鲍军想又受伤不少矣。吾欲胡军暂扎石牌不动，润公三日未回信，想病势又增，极为忧系。顺问近好。

五月初三酉正

134. 调军往集贤关以增兵力

沅、季弟左右：

初三夜接沅弟畅论贼情一缄、季弟报喜一缄。此次杀三垒真正悍贼千余人，使狗党为之大衰，平日或克一大城，获一大捷尚不能杀许多真贼，真可喜也。

沅弟所录，十分得其六七。咸丰六七年间，诸杨有老国宗、七国宗、八国宗、九公子之称，当时皆似辅清为老国宗，且言老国宗系真东王之宗支，七、八皆系赐姓。今来缄以辅清为七麻子，与早年所闻不合，不知韦志浚知别有所谓老国宗否也。又韦部黄文金、胡鼎文、吉隆贤、赖文四人(赖忘其名下一，与现踞黄州之赖文光系亲兄弟否)亦可一询。

鲍公攻刘玲林垒不下，劝之不必性急。余决计不调开渠军，即令在集贤关久扎，且调渔亭二营归之，又调韦部全归之，以厚其力。若决长壕以围玲林先生之营(敬其人，故称先生)，断无不破之理，但须严密巡逻，无令玲翁一人脱逃耳(爱其人，故称翁)。日记附阅，阅毕便付家中，即问近好，并贺节禧。

保举单尽可附奏。

五月初四日

135. 黟縣失守

沅弟左右：

昨日得信，賊破漳嶺而入，初三日黟縣失守。余不肯棄三縣，恐諸將自棄之矣。幸云岩于初四日已趕到家，或能保住祁門亦未可知。余日內愁悶，可令二甥來此見我，或輪替來亦可。順問近好。

五月初八日辰刻

136. 黟县于初五日克复

沅、季弟左右：

初八日申刻接初六日信，具悉一切。

韦营事，返汉亦尚不难，兹将余复鲍信稿抄阅。鲍军准用民夫，即日当通行各县。黟县于初五日克复，左军闻亦至景镇。或者天从人愿，三县竟不可弃乎？水大异常，于贼则处处不利。然江西、两湖农不能收种，官不能安居，商不能贸易，口粮更从何处取出？真大忧也。

家信送去，瑞侄信已拆阅。功牌亦送去查收。周万倬之营官已报明，渠带千人，新营带三百，不便更改。带起果人，提他及起。

弟论兵贵精不贵多一段，实有至理，然弟处守外壕内壕，约计七十余里，万余人尚嫌其少。如贼猛扑外内两壕，地段太长，余深以为虑。比之左公乐平野战迥乎不同，弟切不可存此心，谓人已太多，力已有余力。若存此心，必致误事。计外内并守，仅敷一班站防，并不能两班轮替。若贼来轮换猛扑，而守者昼夜不换，岂不可危？弟从此着想，并须将外壕加挖。至嘱至嘱。

添募本不易易，余令鲍、朱、唐添募，系采弟与希庵及诸公之言，实则三公均不宜将多也。顺问近好。

国藩手草 五月初九日

137. 闻通山等处失守鄂事可虑

沅弟左右：

兹再付去空名札三道，备弟填用。润帅闻已于今日拔营，余当于明日至华阳镇一会，并约春霆一会。本日接左季翁信，抄寄弟阅。闻通山、通城、兴国及武昌县失守，鄂事可虑。即问近好。

五月十二夜

138、何以有多軍上剿之说？

沅弟左右：

十四日申刻接十三酉刻來緘并多公信，具悉一切。

多公全軍不動，專擊懷、桐、廬、無援賊，鮑公全軍回剿上游，此乃一定之理，不知何故有多軍上剿之说？余十三夜批鮑公稟、十四日復胡帥信抄閱。即問近好。

五月十四日申刻

139. 两军于十日内并进实做不到

沅、季弟左右：

接十五两弟来信，具悉一切。

兄与润师十五日午刻相会，定以鲍军由潜山、太湖、张家垌上行，惟此路不为大水所阻耳。其或由兰溪以打蕲、黄，或由武穴南渡以打兴国，则尚未十分定妥耳。多公函中谓鲍、成于十日内两军并进云云，此则实做不到。以吾计算，从集贤至兴国，纵速亦须二十馀日，鲍过张家垌以上，狗逆再来怀、桐，霆军难再回援。务望多军与弟军竭力支持，只要下游无米接济，克复或当不远。顺问近好。

五月十七日

140. 克城应多杀敌勿假仁慈误事

沅弟左右：

接十八巳刻来信，具悉一切。

三万贼同归浩劫，谈何容易！而弟作可必之词，余窃不敢遽信。目下收投诚之人，似不甚妥善，如挤癰子不可令出零脓，如蒸烂肉不可屡揭锅盖也。克城以多杀为妥，不可假仁慈而误大事，弟意如何？即问近好。

再，润帅于十八日乘顺风赴上游，其病于十五日夜吐血极多，可危之至，幸十六七八略平，或无他虑。余于十九日巳刻回抵东流矣。家信二件付阅。

五月十八夜

141. 徽州之敵竟兩日逃光

沅弟左右：

昆八來，接弟信，具悉一切。擠脓揭蓋之說，弟既心知其意，則以後必能謹慎圖之，不令泄氣也。

徽州之賊，竟於十三日逃避一空。凱章於十四日帶兵入徽，收復城池。豈偽侍王全股將竄浙東寧、紹，調徽賊守金華、蘭溪耶（當是此層）？抑初五日克復黟縣之戰，初九日破羊棧賊壘之戰，即系徽賊受其懲創，故畏威而逃耶（決非此層）？吾知屈四必笑彭八做爺之速矣。現請左季翁赴徽料理善後事宜。余今日進墻子住新屋。順問近好。

五月二十一日午正

142、安庆围剿之师平安

澄侯四老弟左右：

接五月初三家信，知五宅平安。叔父拨正字向落地分针，将来后嗣必卜蕃昌，至以为慰。

此间军事，安庆围师平安。狗酋日内有再来救援之信，若再能击退，则六月必克复矣。凯章、朱、唐等自初五日克复黟县后，初九又大战，破贼垒七座。徽州之贼胆落，竟于十二三日全行遁逃。凯章于十四日带队至徽州府收复城池。唐桂生移守休宁。建德之贼，因左师派队进剿，二十一日退往下游。若遂不回窜，则东流与祁、休无梗，皖南大有起色矣。

余遍身生疮，奇痒异常，与道光二十六七年主癰景况相似，极以为苦。公事多废搁不办，即应奏之事亦多稽延。胡润帅十八日与我分别，将回省养病。其病吐血甚多，本极险症，幸不烦躁，能眠食，或可挽救。即问近好。

兄国藩手草 五月二十四日

143. 以火蛋打击簾上之賊必有效

沅弟左右：

二十九夕接是日早一緘，具悉水師破賊數垒，甚慰甚慰。

此時賊勢衰弱，再挫其氣，則將來城破逃出，亦無心打仗。木筏二百余架，大江斷難多逃，以簾之為物甚笨，只要三板走近，打幾個大火蛋，則簾上之賊必撲水自盡。火球中多置松脂，則火燃略久，拋入簾上，自然驚心動魄。上游賊勢雖熾，只要安慶克復，必可掣之。回顧下游，特大水已成，彗星又出，未知天意究何如耳。

余瘡痒久未就愈，公事廢擱。昨請梅小岩來，當要代理一切。少荃以妻病未到，聞不日亦可來營。閩汀之賊，從德興于初三日竄陷婺源。上而漁亭，下而景鎮，又同吃緊。并聞蒲圻之賊未破岳州而闖入湘陽境內，惟冀不確耳。順問近好。

五月三十日巳刻

144. 菱湖兩岸賊壘一律蕩平

沅弟左右：

初二早接初一未刻一緘，知菱湖兩岸賊壘十八座一律蕩平，欣慰無已。從此慎以圖之，六月上半月定可克復。

兄瘡痒且痛，難于作字，手此賀喜。即候近好。

六月初二日辰刻

145. 望将外濠赶紧修好

沅、季弟左右：

初三早接初二日来信，具悉一切。

观贼伪文，则杨七麻已至桐城一带，不知何以尚未与多公开仗。弟处若能外濠赶紧修好，英、辅二逆亦不能解城围。兄今日以公犊决计催鲍驰赴上游矣。小划运米进城，却极可虑，当饬水师严防。

韩升自长沙来，知湖南境内平安。余疮日剧，深以为苦，昨夜已服药一帖。即问近好。

六月初三日

146．宜将贼尸设法埋之

沅弟左右：

自昨日擦杨名声之疮药，便难写字，今日则衣无不油，纸无不污。兹将家信数件送弟一阅，并将日记送去，弟阅后，可速寄家中也。弟处杀人甚多，腥臭之气，炎暑薰蒸，恐易生病，又加日夜防守，余实不放心。宜将贼尸设法埋之，或用旧船载弃大江之中，何如？即问近好。

六月初四日申刻

147. 既已帶兵自以殺敵為志

沅弟、季弟左右：

盛四歸，接兩弟信，具悉一切。

既已帶兵，自以殺賊為志，何必以多殺人為悔？此賊之多擄多殺，流毒南紀；天父天兄之教，天燕天豫之官，雖使周孔生今，斷无不力謀誅滅之理。既謀誅滅，斷无以多殺為悔之理。幅巾歸農，弟果能遂此志，兄亦頗以為慰。特世變日新，吾輩之出，几若不克自主，冥冥中似有維持之者。

賴賊赴下游買米，日內有信來安慶否？余前有寄厚庵二緘，茲抄去一閱。弟可與黃昌歧細細說明，大約不處平日結以厚情，臨時啖以厚利，以期成安慶一簣之功耳。即問近好。

六月十二日巳刻

148．此时自以围攻安庆为要

沅弟左右：

二十日未刻周万倬来，请示弟札饬嘉字营移萧家坳，渠是否应赴枞阳？余谓枞阳尽可不去，此时自以围攻安庆为要。第萧家坳闻在后濠之外，不知嘉字一营能站得住否？若临时站不住，则摇动众心，弟再酌之。兴国、大冶皆已克复，鄂之南岸已无一贼。鲍公于十八日自武穴回，至九江有禀来请示，或援怀、桐，或援德、建。余昨夜批令径捣建昌县矣。顺问近好。

六月二十日未初

149. 古之用兵者于主客二字最审也

沅弟左右：

前日接复信并苦株一包，顷又接二十二日戌刻来信，具悉一切。狗、辅不来集贤，艇船不送贼米，安庆之事，十牙子真有影子乎？古文二本，日内当圈点以犒赏统领也。汉口、汉阳只要布置略早，水师足资防御。逸亭之能否内剿城贼，外抵狗、辅，则未可知。然南岸尚有成、蒋八千人置之空虚之地，万一金、刘小有疏虞，上游亦不至决裂。江西建昌之贼与兴国、义宁等股会合，蔓延太广。闽汀股匪，散布抚、建、广三府境内，并围玉山县城，无人去剿，饷源竭矣。多公函寄还。渠每主先出队寻贼，余每主待贼来扑我，所见不同。古之用兵者，于主、客二字最审也。顺问近好。

六月二十二日年初

150、安庆贼尚足支三四礼拜

沅、季弟左右：

二十四日戌刻接沅弟二十四早、季弟二十二夜信，具悉一切。

狗逆此次上援，据少荃家乡人来信，贼数实不满万，过中梅河中，仅小渡船十余号，两日渡毕。渠随贼之尾而行，亦在中梅河过渡，狗部精锐已尽，狗实狼狈，必无能为云云。不知确否。然观其不敢直打多军，亦自内审不强。孙澍人所报十余万，似不确也。

安庆贼尚足支三四礼拜，令人焦闷，然亦只好忍耐。季弟欲余悬赏，断城贼之文报接济。兹已办文与杨、黄、王三人，并将赏银送去矣。鲍公定二十四日由九江进剿建昌。湖南乡试已奏请展缓。沅弟克复金陵后，再回籍提篮子可也。顺问近好。

六月二十五日辰刻

151、望堅后濠守而不戰

沅弟左右：

昨夜接孫澍人信，知上竄之賊果由中途折回宿松界內，其為避挂车而撲集賢關已露。望弟堅守后濠，守而不戰（一月內無兵往援，前二十日之約恐不能踐）。春霆二十七日自東流返棹，二十八宿香口。逆風逆水，恐非十日不能得潯。省城望之如雲霓，已解銀四萬濟之。霆營非常之苦，非此數萬不能拔營起行也。弟營日內窘況何如？不得東征局餉到，竟無以稍為沾潤。

姚秋浦一信，言徽州近狀甚詳，附寄一閱。仍繳還希庵信，亦寄去。即問近好。

六月二十九日辰刻

152. 近饷项极纳

澄弟左右：

六月二十四作书谕纪泽，令其呈弟一阅。想已阅过。

日来东流及徽州六属皆平安。余疮渐好。惟癖疾较之道光二十六年南宫张医擦姜醋时，其苦相似。但今不擦药耳。四眼狗纠合杨、林、洪三伪王由蕲州上犯，复又折回；二十九日围太湖。五日之内，计必再至集贤关。若沅弟能如春杪夏初之坚守不摇，则城必可克矣。近日之贼，较之往年实多数倍，幸官兵未吃大亏，犹可支持。然饷项极绌，老湘营欠至八个月，余亦欠五六月不等。

凯章放福建阜司，或尚高兴。余管中蔬菜茂盛，家中近日种蔬气象如何？后辈读书无骄气否？即问近好。

国藩手草 七月初四日

153. 弟務必速將降賊遣開

沅弟左右：

二日未接弟信，聞援賊尚未至集賢關，不知挂车已開仗否？頃接周萬暉稟，知本日已刻克復寶塔下賊梁，并云投誠之賊呂文杞、汪裕德等獻營，衣扣有小红帶者不殺云云。前此弟子投誠之賊，凶悍者一概殺之。茲周營不殺，辦理兩歧，猶不要緊。但恐將紅帶投誠之賊安置長濠之內，援賊若到，恐其誤事。余已批令一切听弟调度矣。弟須令其速將降賊遣開。

今日接潤帥信，自二十六至初三，吐血不多，或有转机。即問近好。

七月初十夜

154. 坚持一月安庆可破

沅、季弟左右：

接初十日信，知多军米足敷五十天，子药足支四个月，极慰极慰。我军若坚持一月不动不变，不特城贼可破，即援贼，人多粮少，诸王不相下，必有自相仇杀之日。昨接恭亲王咨抄粘各国回文，洋商断不接济安庆城贼，稳守稳围，似有把握。顷接厚庵信，意欲攻城数昼夜，余意以为可不必也。周万倬昨夜一禀，余批抄阅。江西二日无信，郑奠候即撤办。前夏少岩一信，极赞郑贤。此问日好。

七月十一日

155. 宜以全力坚守后濠

沅、季弟左右：

接阮弟十一日信并伪文，具悉一切。季弟云阅余初八日信，而是日解饷一万，沅弟信未云接到，何也？厚庵之意，欲于今日水陆大举攻城。余意援贼新到，官兵宜以全力坚守后濠，恐不暇分心攻城；然城贼慌乱如此，又似有机可乘。或攻或否，由弟作主，兄不敢遥度。宝塔下作挖地道之势，虽不真挖，亦足以迷贼之计。

江西三日无信来，想平安也。黄子春阵亡，四川萧、黄两军皆无统将，亦殊不顺。即问近好。

七月十一夜

156. 弟軍仍須堅守章門

沅弟左右：

十四未刻接十三午刻專人來信，得悉知程學啟攻破北門外石壘二座，多軍亦獲大捷，極慰極慰。程學啟屢立大功，花翎游击，儘可儘可。惟城之能克與否，仍看援賊到時，官兵守后濠之能穩與否。山虧于一簣，病勿于新愈，不可不慎。

江西省城外對河之賊，初三四已退至萬壽宮、瑞州一帶，章門安穩，是余一大落心之事。以後調鮑軍回援集賢關，或緩或急皆可，但水陸程途將近半月，仍須弟軍能如三月杪之堅守乃妙耳。順問近好。

七月十四日酉刻

157. 兄以周瑜之策測敵

沅弟左右：

十六夜盛四歸，接來信，具悉一切。

當此酷暑，賊以積勞之後遠來攻扑，我軍若專守一靜字法，可期萬穩。多公亦宜用靜字法。此賊萬無持久之道，弟不必慮多軍之久困也（或出隊或不出隊，或過練潭或不過練潭，由多公作主，余所謂靜音，不焦急耳。）昔曹操八十萬人自荊州東下，吳以五萬人御之。而周瑜策其必敗者，一料曹兵不服水土，二料劉表水師新附、不樂為用，三料暑熱久疲。其後赤壁之役果不出周郎之所料。聞德安于十一夜戌刻克復，雪琴專函來報。又言成、蔣軍病人太多，不能全進。又聞鮑軍病者極多。以此而推，狗、輔之部病必更多，故兄料其不能持久。

東征局之米，若五日內不到，余必買二千石米，請厚庵送交多公，弟告札帥千萬放心（約計月底可解至練潭）。即問近好。

七月十七日辰刻

158、望弟与多公稳守一月

沅弟左右：

十八夜春二、亮一等到。接弟信，知十七早尚有一信，今未到也。

援贼十六日入关，未攻我后濠而去。十七日又入关，因雨而去。如连三日不能逞其凶焰，则贼气沮而我军稳矣，望弟慎静待之。接鲍公信，奉新、瑞州之贼皆已逃遁，将由临江、樟树渡东岸以趋抚、建云云。余函嘱其在临江少停数日，如安庆之贼十分猖獗，则调鲍回援安庆；如安庆尽可支持，则令鲍追忠逆一股直至河口，再作计较。总之，德安克则金、成可以下援，瑞州复则霆军可以回援，怀、桐两处断不患无援兵，只要弟与多公稳守一月耳。

游勇土棍杀害行旅，可恶可恶。即照来牒严办。水师日内梭巡严密否？城贼尚有接济否？弟密查告我。顺问近好。

七月十九日辰刻

159. 已调援军助弟

季弟左右：

接专丁二十一日酉刻信，具悉一切。

舫仙带队至安庆助守后濠，余昨已有信寄九弟矣。今日信又经问及至外援之兵，一面缄请希庵下来，一面调鲍军回援。大约鲍须中秋后到，希须八月底到。其中秋以前，则须两弟稳守也。顺问近好。

七月二十二未刻

160. 吾计守大濠后待敌

沅弟左右：

接二十三日信，知二十二日风浪极大，幸获保全，极慰极慰。贼虽凶悍，始终未近大濠。我军所以辛苦异常者，在一面击各路扑濠之贼，一面修濠外之炮垒，未免太劳。余意专守大濠，神不外散，力不旁分，待贼入外濠之内，我以群子火蛋打之，愈近则伤者愈多，似难站脚，以后可否专守内大濠，不必出濠与贼争锋？祈弟酌之。

鲍军即刻飞调，然忠贼若尚在赣水以西，则鲍不能来。必须忠过赣东，瑞、临及新喻、新淦、羊城、樟树一带皆已肃清，鲍乃可来。否则，反贻患于省城也。

多军实可来援集贤，不必株守挂车，致成坐困。潜、太现并无贼，渠处米粮尚可在潜办也。弟处火药尚存若干？水师营可凑拨二万斤，余札江西速解。顺问近好。

七月二十四日

161. 可引敌入濠再用火蛋袭之

沅弟左右：

兹命盛四解万金至弟外，系江西指明专解弟者，查收。军器以群子力量利而不甚能及运，若打外濠之外，恐落者多而中者少；如打内濠之外、外濠之内，则颗颗可中。弟试择内濠之最可靠者留出一段，将外濠放松，俾贼得入内(外)濠之内，然后以群子打之，或更得力。是否可行，余遥揣未必有当，弟参酌可也。

七月二十四日

162. 忌用布袋稻草填濠

季弟左右：

得二十三夜信，具悉一切。

舫仙兩營，明日即令帶六成隊徑赴鹽河登岸，作為西北游擊之師。

聞賊備布袋、草把，此二者皆余閱歷之事。余攻九江，辦布袋萬個，為填濠之用。令每人裝土于袋，負之丟于濠中。十二月朔日進攻，每袋僅一寸厚，千余袋尚不能填得一丈寬，而千余人斷不能站在一處；每處數十人，竟未能填一尺厚。是日傷人最多。此布袋之難用也。

攻瑞州時，劉峙衡以稻草填濠。已填一丈寬，過濠十余人矣，賊以火蛋拋出，稻草悉燃，燒死數十人。第二次，峙衡用濕稻草。賊以槍炮擊之，官兵亦不如前次之勇躍，遂不能過濠。瑞州濠深不盈丈，尚且如此。此稻草之難也。望弟告諸勇知之。

家信付閱，便交沅弟寄還。順問近好。

七月二十四日

163. 子药勿浪打浪用沅、

季弟左右：

段清和归，接沅第二十九日信。专差到，接两弟信并多公信，具悉一切。

只闻地道破城，断无地道破濠之理。城本壁立，药轰则崩裂，濠则无崩裂之虞，轰陷之后，不过深者愈深而已。余却不甚以为虑，弟能早为之防，更放心耳。

厚庵近日起程回籍。其信来，言城中广老尚有积粮一二月者，令人气闷。此间接润帅十九日信，无随州十二克复之信，且德安十一日克后，金军并往随州，已见公文。怀三之信，不知何日所发？弟处各营领子药，弟须过目酌核。闻日内安庆领子至十六万之多，此必不可得之数。用子极难。大子远行有声，徐徐始落，只可吓新贼，不能中老贼；群子最易伤贼，而又不能及远。弟将炮子之长处短处细细讲求一番，与各营官细细教导之，则无浪打浪用之弊矣。余前欲令贼过现天濠之内（勇夫俗呼外一层后濠为现天濠）、大濠之外，始开群子打之，盖恐群子不能过现天濠也。究竟余所料的当否，弟查实详复。顺问近好。

家信二件、多信一件寄去。

七月三十日

164．鲍军于丰城大胜

沅弟左右：

接三十日已刻信，具悉一切。地道不肯停工，弟当确有所见。既为此举，即不能不拼命猛攻。不知除轰口外，尚有他处可以扒梯缘绳否？鲍军在丰城大获胜仗，杀贼近万，实数也。有此一捷，以后调鲍援剿安庆，无内顾之忧矣。东征局米八千石，闻近日可到。顺问近好。

八月初一日辰刻

165．欲赴安庆部署一切

季弟左右：

得信知安庆果克，至为欣慰。余拟于今日赴安庆部署一切，因风太大，不能开船，恐又如舫之二十五登舟，二十九始到，俟转顺风乃下河耳。顺问捷喜。

八月初二日辰刻

166．因风阻未赴安庆汤饼之会

沅弟左右：

本日拟赴安庆汤饼之会，为大风所阻，不能开船，且待风息再行起程。本日卯刻奏大概情形一片抄阅。即问刻好。

八月初二日巳刻

167. 安庆克复 诛敌殆尽

澄侯四弟左右：

三十日接七月十五日信并纪泽一件，具悉五宅平安。

初一日卯刻安庆克复，城贼诛戮殆尽，并无一名漏网，差快人心。余本拟初二日赴安庆与沅、季相见，不料三日大风，不能开船，风稍息即去兄弟相会矣。

江西之贼逼近省城，鲍春霆于二十四日在丰城河西大获胜仗，赣水以西一律肃清。余令鲍军跟追至河口，或尚易了。湖北之贼，安庆克后，或亦不久恋鄂境。目下所虑者，胡中丞病势沉重，关系极大。余身体平安，惟疮癖未愈，心绪多烦闷耳。余详日记中。顺问近好。

八月初四日

168、夺城之序不可紊乱

沅弟左右：

得两甥信，知弟坐船由罗昌河赴庐江矣。庐江陈、刘等日内无信来，想已入城防守。庐江既为我有，则安庆之藩篱已固，以后进攻无为，或缓或急，听弟酌度行之。

三河、盛家桥两处，距庐江有若干里？或云守盛家桥，即可造船以攻焦湖（即巢湖）；湖为我有，则三河、庐州皆可早破云云。若盛家桥无贼，弟可至该处一看否？如无为州难于攻破，陈军可扎盛家桥否？

写至此，接弟汤家沟之信。巢县、运潜镇、庐郡旨在湖之东岸、北岸，庐江、无为皆在湖之两岸、南岸，官军此刻只争盛家桥十无为二处，俟水师夺得焦湖后，再争东北岸之一府一县一镇。此一定之序，不可紊也。

寄云中丞已补抚实缺，渠信与二郭信寄阅。顺候近好。

九月初九日

169. 已饬解米粮子药至罗昌河

沅弟左右：

十二早接弟初九夜信，具悉一切。

米粮子药未齐，宜缓进兵，极是极是。庐江为我必争之地，以其与怀、桐相犄角也。咸丰八年二月，郑、秦两军门以二万人败于桐贼，系从庐江来。十月，李迪庵以六千大败于三河，贼亦从庐江来。余因此二役，知庐江为得势之地。少荃兄弟与江北人皆言庐江之要紧，故余屡催进兵。今陈、刘二帮既到，庐江既为我有，千妥万妥，余已放心矣。此后不特进无为州可缓，即进盛家桥亦可缓。盖无为州不过米多地广，非扼要之区也；盛家桥不过吾思得之以为造船之埠头，以为肃清巢湖之根本，若我不往驻，而贼即先占也。庐江得后，弟专意布置守城之法，将庐江与怀、桐三城看得并重。贼来攻庐江，则与多公预订来援之师。不特弟进无为不必急，即多进庐州不必急，恐多去则桐城兵薄，庐江别无援师也。

今日即饬李、刘解米粮子药至罗昌河，以后必能源源接济，弟可放心。惟银二万杳无音信，先信于弟，犹可以为善国，恐失信于一族人耳。弟出看泥汊，亦不必汲汲，总以熟筹庐江守法为要。顺问近好。

九月十二日辰刻

170. 攻无为万不可从裕溪口进攻

沅弟左右：

二十日已初接十八早获港来缄，具悉一切。

淮扬水师，除东门宝塔下一营查巡厘卡，东流一营驻防该县兼走杂差外，余旨在上游未来。待其到时，即饬令赴下游泥汊一带。蔡国祥一营，前接弟信，令其在铜陵对岸之刘家渡拖堤大白湖、黄皮湖，余已札饬速去，此刻不便改饬赴无为州，朝令夕改也。王明山等攻打无为州，不知从何处进口？若进裕溪口，则断断不可。该处口门最窄，两岸有陆贼，中间无贼驳船，恐水师深入吃亏。各营官皆有勇无谋，弟于水师亦系外行，切莫乱出主意。致误水中大局。除裕溪口之外，他处或易于进兵，余不遥制也。

廉令稟阅过，陈守甫于十八接印。租课归本府，决非陈手之事。廉亦糊涂，或信书吏局绅之言，不甚了了，候再查明。潜山所办撑木，余昨告首府，归余处发经费矣。季弟病已全愈，极盛之际，办事宜加倍小心。至嘱至嘱。顺问近好。

九月二十日巳正

171. 进兵宜稳不宜过急

沅弟左右：

二日未接弟信，正深系念，兹接十九日信，慰悉一切。应复之事，条列如下：

一、守住庐江，余已大喜大慰，再破泥汊口，更为心满意足。以后神腾河、无为州纵不遽破，亦不要紧，弟进兵宜稳，不宜过急。

一、水师进巢湖，弟来信仍须由运漕、东关、巢县，则是白湖不通巢湖，与余向所闻者相同。余前思在盛家桥造船者，正职是故。昨信不肯令水师进裕溪口者，亦职是故也。弟信言须待无为州克复与否再行定计，甚是甚是。如陆军不能克城，弟不必强水师多进小河。

一、淮扬水师今日有三营到皖，领齐子药，明日即令二营赴下游。以余计之，此刻下游实无须多船耳。至嘱水师谨慎战守一节，兹余写一信，望弟交李、正二镇手收。

一、余因闻湖北润帅灵枢月底回湘，已将礼专人送去。弟与季弟之礼，将来送益阳可也。对联包做不包写。饷十万，无一到者，悬盼悬盼，实对前敌陈、刘诸人不住。

一、徐福系余遣散之弃勇，有护票为据。彭泽距东流仅百余里，吕令不就近来余处稟询真伪，而遽妄杀二十余命。不惟徐福不服，余亦恶其专擅。魏柳南信，一面之词，不足据也。

一、顷又接弟二十日申刻信，知无为州业已克复，欣慰之

至。从此安庆固于苞桑矣。然剿县未破，水师恐仍难进巢湖，望弟与马玉堂熟问情形，再筹水师清巢湖之法。余不一一，顺问近好。

九月二十二日午刻

172. 告江南江北敌情

澄侯四弟左右：

日来未接弟信，想五宅平安。

此间一切尚顺。九弟于二十日克复无为州，二十三日克复运漕镇，一路布置妥当，又于十月初一日回安庆省城。江北之贼，现仅占庐州、巢县二城，江南之贼各立门户，不肯帮助北岸，计江北肃清尚不甚难。惟恐其勾结捻匪，勾结苗逆，又致蔓延为患耳。自新主继序以来，八、九两月英夷退出广东省城，整车克复安庆省城，又江西，湖北两省肃清，气象颇好。闻大行皇帝梓宫于九月二十三日奉移进京，新主于十月初九日登极。从此否去泰来，囊宇又安，则中外臣民之福也。

余身体平善。今年自三月以来，因疮疾未服补药，精神尚能支持。九弟拟于日内旋湘。此间诸务，家中可以放心。九月日记付去查收。即问近好。

十月初四日

173. 皇太后垂帘听政

澄、沅弟左右：

沅弟十二月二十六七日自长沙发信，澄弟自湘乡发信并寄张父台联幅各纸，沅弟亦寄四纸，具悉一切。

此间日内平安。三河复后，余派振、开两营往守，吴竹庄团防营替守庐江，十九日到防，开营二十一日全赴三河。另札将吴、罗、程归多都护调度。运漕等处日内如故。以理接之，环巢湖四面庐郡及舒、庐、无、巢王城，运潜、东关、三河三隘，八者，官兵已占其六，想贼并此二者亦不能久守矣。惟浙江危急，上海亦有唇齿之忧，务望沅弟迅速招勇来皖，替出现防之兵，带赴江苏下游，与少荃、昌歧同去。得八千陆兵、五千水师（淮扬水师），必能保朝廷膏腴之区，慰吴军水火之望。弟言银钱枪炮须咨湖南，顷已咨行矣。公牒应行知弟处者，已有两月未行。此后照常行知也。

京师十月以来，新政大有更张。皇太后垂帘听政，前此受遗赞襄之八人者，肃斩决，郑、怡赐自尽，穆军台、匡、景、杜、焦革职，恭王议政居首，桂、周、宝、曹入军机，中外悚肃。余自十五至二十二日连接廷寄谕旨十四件，倚畀太重，权位太尊，虚望太隆，可悚可畏。浙事想已无及，但求沅弟与少荃二人能为我保全上海。人民如海，财货如山，所裨多矣。庐、巢一克，余与弟中无梗隔，事局尚可为也。

疮癖奇痒未愈，而近数夜稍能成寐。饮食如恒，家中不必

挂念。顺问近好。

外《说文解诂》八本寄与纪泽儿。

兄国藩手草 十一月二十四日

174. 上海必须设法保全

澄、沅弟左右：

日来未接家信，不知走信之夫从何处耽搁。

此间军情如常。闻杨逆辅清围逼徽州，攻扰三面，幸西门尚通接济。已调朱云岩由岭外回援，又调左部速援，并请季翁亲来，不知赶得及否。

浙江省城竟于十一月二十八日失守，兵民六十万人，食尽而破，大约半死于饿，半死于兵，存者无几。吾奉命兼辖浙江，不能解此浩劫，愧愤何极！浙抚想必简左帅，吾当奏请简蒋芑泉为浙江藩臬，或令带五六千人，即可独当一路。上海一县，人民千万，贼货万万，合东南数省，不足比其富庶，必须设法保全，拟令少荃带水陆各五千人前往。程学启之千人，拟即拔交少荃带去。余之亲兵营，亦令韩王国带之随去。沅弟开年务须星速前来，能于二月十五以前赶到，少荃尚未启行，诸事面商更好。其程学启处，望弟写信谆嘱，令其听少荃之节制调度。吾家受国厚恩，吾为江督将近二载，尚无一兵一将达于苏境，上愧对朝廷，下愧对吴民。此次若不能保上海，则并获罪于天地矣（上海已解来饷银十万，闻年内再有十万解来，无非望我援救耳）。总望沅弟多方设法，助我保守上海，为恢复三吴之张本，千万千万。顺问近好。

十二月十四日

175. 用兵以审势为第一要义

沅弟左右：

和城已克，大约裕溪口、西梁山两处俱难站脚。若得庐郡速下，则江北可一律肃清矣。雪琴已派水师三营进清巢湖。若弟能派四千人助围庐郡，东路多公更易得手，但须与守巢县之兵声气联络，万一有大股援贼上犯，我之局势本紧，方能立于不败之地。

至弟欲亲率五千人南渡，助攻芜、鲁，则断不可。用兵以审势为第一要义。以弟军目下论之，若在下游采石渡江，隔断金陵、芜湖两贼之气，下窥秣陵关，是为得势。若在上游三山渡江，使巢、和、西梁留守之师与分攻鲁港之兵隔气，是为失势。余已调鲍公全军与季弟会攻芜、鲁。弟军破西梁山后，将巢、和、西梁山三处派兵守定，即作为弟军后路根本，然后亲率七八千人由采石渡江。闻太平府城已拆，该逆毫无守御，应易收复。弟驻军太平一带，与隔江和州、西梁之兵阴相犄角。水师自裕溪口起至乌江止，联络屯扎，两岸亦蝗通气。如此布置，则弟军上可夹攻东梁、芜湖，下可规取金陵，似为得势。余意如此，弟再细询熟于地形者，或亲赴南岸一看，乃可定局。

其渡江之早迟，由弟自行酌度。或待庐州克后，或庐未克而先渡，弟与多公函商行之。至进兵金陵之早迟，亦由弟自行审察机势。机已灵活，势已酣足，早进可也；否则不如迟进。与其顿兵城下，由他处有变而退兵，不如在四处盘旋作势，为

一擊必中之計。兄不遙制也。

三月二十七日

176、可用剿抚兼施之法

季弟左右：

接专丁三月信，具悉一切。所应复者，条例如左：

一、新四管之枪炮帐棚，仅领一半。当时因弟函言降人军械尚多，故未全发也。今既无械可用，自当兄处补发。数日之内，必凑齐两管之枪炮帐棚发去。

一、剿抚兼施之法，须在军威大振之后。目下各路俱获大捷，贼心极涣，本可广为招抚。第抚以收其头目，散其党众为上；收其头目，准其略带党众数百人为次；收其头目，准其带所部二三千如韦军者，为又次；若准其仍带全部，并盘踞一方，则为下矣，今之李兆寿踞滁、全者是也。弟可于此四等中酌度办理。

四月初三日

177. 宜將防守事宜布置妥善

季弟左右：

兩次捷報欣悉。南陵克復，從此官軍占地愈廣，進兵蕪湖，當易為力。惟蕪賊甚悍，弟兵太薄，以新集之卒，值極窘之時，以之分守繁、魯、南陵三處，尚恐疏失，豈可更謀進取？況弟與各弁勇，晝夜不眠，未免太勞，雖自守已穩，亦未得片刻休息，此時宜將南、繁、魯防守事宜布置妥善。三處共應儲糧若干，迅速告我，以便由安慶運往，備弟守兵一二月之食。

北岸之兵，由采石南渡是妙着，亦是險着，已詳告沅弟。或渡或否，或遲或速，由沅親看審定也。

四月初五日

178、斷不可在四華山扎營

沅弟左右：

接信知弟目下將操練新軍，甚善甚善。惟稱欲過江斜上四華山扎營，則斷不可。四華山上逼蕪湖，下逼東梁，若一兩月不破此二處，則我軍無勢無趣，不得不退回北岸矣。

弟軍南渡，總宜在東梁山以下采石、太平一帶。如嫌采石下面形勢太寬，即在太平以上渡江，總宜奪金柱關，占內河江面為主。余昨言妙處有四：一曰隔斷金陵、蕪湖之氣，二曰水師打通涇縣、寧國之糧路，三曰蕪賊四面被圍，四曰抬船過東坝可達蘇州，猶妙之小者耳。又有最大者，金柱關可設厘卡，每月進款五六萬；坝可設厘卡，每月亦五六萬。二處皆系蘇皖交界，弟以本省之藩司，抽本省之厘稅，尤為名正言順。弟應從太平關南渡，毫無疑義，余可代作主張，其迅速則仍由弟作主耳。

西梁上下兩岸，從三山起至采石止，望弟繪一圖寄來。至要至要。

四月初五日

179．須由太平關南渡

沅弟左右：

和州有四千勁旅，弟自守西梁，吉左、振字守巢縣，守御已固，即狗逆自廬郡衝出，當足扼之。由太平南渡一着，余意在必行。陸師能札金柱關，水師能入內河扎黃池、灣沚，則全局皆振，筋搖脉動，蕪湖、寧國皆易于得手矣。至渡江之迟早，則由弟作主，余不為遙制。

四月初八日

180. 皖南之金柱关克复

沅弟左右：

今早接雪琴信，知金柱关克复，并谣传东梁、芜湖亦克。无论确实与否，金柱为皖南众水出口之所，百脉会聚之区，扼札该处，则金陵、宁、芜各贼巢皆失所恃，此理之有可信者。得此以后，可催多军来打九袱洲，会攻金陵也。

四月二十五日

181. 陈玉成被檻送进京

澄弟左右：

军事甚顺。沅、季与雪琴水师于四月二十一二日连克太平府城、芜湖县城、东梁山、金柱关各要隘，水师已进攻九袱洲，沅军距金陵亦仅数十里。鲍春霆进攻宁郡，初一日可抵城下。宁国贼多而悍，不知易得手否。四眼狗自庐城逃出，直奔寿州投苗沛霖。苗党捆狗送胜帅大管，已檻送进京矣。江北除此大害，从此应可少安，冲主之福也。

余身体平安，疮癖大愈。惟每日事务多太劳，至日暮疲乏殊甚，总守一勤字，断不改常。家中子侄皆早起否？不懒惰否？望弟常常教之。

五月初四日

182、弟要守南陵以固后路

沅、季弟左右：

接沅信，知已进札周村，距金陵不满四十里，余既以为慰，又以为惧。

金陵地势宏敞，迎非他处可比。进兵之道，须于太平、采石南路进一支，句容、淳化东路进一支，浦口、九袱洲，西路隔江来一支。镇江北路纵无兵来，此三支必不可少。句容东路纵无兵来，隔江一支则断不可少。此次弟不候多军至九袱洲，而孤军独进，余深为焦虑。又上游南陵空虚，季弟不留兵守之，于宁国、芜湖均有妨碍。望弟暂屯扎周村一事，以待多军之至。

季弟分兵守南陵，以固后路。要嘱要嘱。团防营守西梁山，计十五以前可到。王可升二千人，则留守池州，不能调赴东坝矣。

五月初七日

183. 沅弟進兵太速望穩慎作戰

季弟左右：

春霆軍既不散漫，當足以御寧國大股。至慰至慰。沅弟進兵，究嫌太速，余深以為慮。一則北岸多軍未到，二則後面句容一路無兵，恐援賊來鈔官軍之尾，望弟與沅穩慎圖之。第一莫使金柱、太平稍有疏失，第二莫使賊出江邊，梗陸軍之糧道。金陵地勢太寬。弟等宜多看多問。至囑。

五月初八日

184. 送百杆洋枪与弟

沅、季弟左右：

城贼开仗，究竟软硬何如？比之叶芸来、刘纶林，孰强孰弱？多公全军援秦，弟之军势太孤，务当求所以自立之道。

弟前索洋枪，又托少泉至上海购买。兹令盛四送百杆与弟，内大者七十九，小者二十一。余不甚喜此物，盖其机最易坏，不过打二三十枪即须修整。弟与各将并试用一二十次，识破其短处，当以余言为然也。

五月二十日

185、于极冲次冲处择人守之

沅弟左右：

专丁来信，正值望信极切之际，得之一慰。弟此次进兵太快，不特余不放心，外间亦人人代为危虑。余以该逆凶焰犹盛，未可骤图，百足之虫，虽死不僵。外间则议弟外新营太多，兵不可靠，几于众口一词。

今进兵已近两旬，墙高濠深，应可立定脚跟。万里长濠，大众公守，最易误事。一蚁蛰堤，全河皆决。去岁之守安庆后濠，余至今思之心悸。此次在金陵，不可再守长濠，仍以各守各垒为稳。地方虽宽，分别极冲、次冲究无多处，前围城贼当冲者不过数处，后拒援贼当冲者亦不过数处。于极冲、次冲之地，择人守之，则他处虽有劣营，亦可将就支持。望弟将何营扎极冲，何营扎次冲，开单见告。

五月二十五日

186、不知天意竟待何時厭亂

澄弟左右：

科一身體若能吃苦，令其鄉試，亦無不可。余甲午鄉試，實畏其熱如火如甑。今年多一潤月，則頭八月必酷熱可知。余不欲其入場，非過於姑息，實因年紀太輕，不能耐此苦耳。

沅、季在金陵，援賊雖到，而尚無動作。多公本應會剿金陵，因陝西不靖，朝旨與官、多之奏，均須先赴秦中一行。鮑春霆在寧國兩獲勝仗，聞援賊亦多，難遽得手。今年值各路順利之時，而忽添此一大波折，不知天心竟待何時乃厭亂也！

六月十四日

187、宜了解地勢處處严防

沅、季弟左右：

賊匪于地勢之遠近、方向之東西全不了了，宜其屢敗不振，然官兵亦自當處處严防。今寧國雖已克復，吾于旌德、三溪一路，猶不敢疏忽也。

聞九洲之北，李世忠已開河一道，可通舟楫。洲上之賊，應不能再犯北岸。吉左兩營，弟調至金柱關，當無他慮。多公調石清吉十營至金陵會剿，鮑軍亦可由東坝、溧水而至金陵。八月以後，弟處當不孤矣。

六月二十二日

188. 处绝地只有死中求生

沅浦九弟左右：

多帅回顾金陵之说，万办不到。陕西大乱，死者已四五十万人，较三江两湖之劫更巨。余前复奏一疏，言多公果不入秦，当令驻军南阳。其时盖深知多之必入秦中，又不料弟与鲍、张各军病势如此之甚也。厥后官相与陕帅屡疏奏催多公入陕，朝旨亦屡次催之，分派胜剿渭北，多剿渭南兼保省城。入关以后，万不能东返。顷多公飞调庐州石清吉部下三营入陕，余已咨复截留，尚不知留得住否。且即奏调多军回援金陵，至速亦在五个月以后，而金陵与鲍军之危迫，必在两月以内，远水不能救近火。弟惟就现有兵力，专谋坚守，不图出战，早早布置，或尚可为。

两弟共统兵二万，若责以合围，责以攻城，诚有不能；若责以专守营垒，似亦无辞可以诿谢。病疫乃是天意，弟与鲍、张、朱、唐各军皆病，多军东返，遂能保其不大病乎？弟当与各营官力图自固。身居绝地，只有死中求生之法，切不可专盼多军，致将卒始因求助而懈弛，后因失望而气馁也。

弟若另求保营之法，只有两法略可补救：一法商之毛、郭、黄、赵在湖南飞募新卒前来补缺；一法调竹庄团防营与周万倬共守芜湖，而腾出王可升之兵为活兵，危急之际，或助弟，或助鲍也。然二万人不能守营，添王可升遂守乎？殊深焦虑。

八月十六日

189、弟应力求自保勿望援军

沅弟左右：

多公不能回军东指，前信略述其概。本日接严渭春一缄，称多公在商南小挫，散去四营，恐未必确。其称多帅昨奉谕旨，又令回剿楚豫发、捻，不必入关，则必见廷寄之言。多若果回楚豫，则弟欲奏请会攻金陵，或有几希之望。然余接多公在商南发信，业已入关，其部下雷正綰已至陕西城外，为解省围之计。秦中官绅未必肯放多帅出关，而多公不携雷镇十营偕行，必不肯独自东还。是多公不能出关回剿楚豫十居其七，即能回楚豫，亦不能会剿金陵。以鄙见计之，多军长途之辛苦，部落之分散，接济之不便，事机之不顺，多公必不免于懊恼，将士必不免于疾病，若再东行三千余里而至金陵，则辛苦尤甚。无论其不能东来，来亦必不能速，难遽得力。故余欲弟力求自保，断不可指望多公，致误大事。至嘱至嘱。

多公阅历尚浅。四五月间自请援陕，与官公密商密奏，皆秘不便会知。彼时锐意立功西北，岂料今日尚在商南，所谓事非经过不知难也。弟今欲多军速回金陵，亦不知事之难也。余千思百计，无术可救弟之危，惟令团防营南渡，与周万倬会守芜湖，腾出王可升一军留助弟处一臂之力。然弟二万人不能坚守，添二千余人岂遂足恃？聊尽心焉耳。

麓轩愿助我办粤厘，亦可感也。

八月十九日

190. 料弟九月必有战事

沅弟左右：

雪琴信来，贼分三大支上犯，伪侍王一支专攻金陵，侍逆尚在十、严一带。此信或未必确，然大文贼扑犯之说，则处处皆同，大约弟处九月必有战事矣。

季弟各营所守一段，乃弟之粮路所关。其营皆新集之卒，未历战阵，未经风波，恐大股贼甫至，而各营望风先溃。粮路一失，弟所统各营，亦有不能不退之势，则大局立坏。他处无兵可调，只留王可升一军为援助金陵之地。弟或先将王可升调至大胜关一带，填扎季弟新勇入营墙内，而换出季弟之新勇移驻芜湖，似尚妥惬。升字四营，虽亦系未经见仗之新勇，而较之季弟新勇，或者略胜。正可升二千七百人可扎五垒。弟于湘恒等十营中挑留五营，而抽五营移于芜湖以上。季若不愿在金陵，亦可移至芜湖以上。惟弟斟酌行之。余相隔太远，不敢悬揣，系念无已。

八月二十一日

191. 余始知军危之时不能相顾

沅弟左右：

昨日未接弟信，忧系不释。兄弟相隔太远，不能相顾，虽欲百计救助，而信到金陵，已在贼到十日之外，凶锋已过矣。

计此三日内，已发军火一批、饷银二万、护军湘后营挑勇共四百人；发信请厚庵救助，请任星元救助；发札调陈东友、赖荣光二营归弟调遣；今日发炸炮炸弹，派人去放；调石清吉亲带三营前往，扎保江边饷道。此数者，若件件做到，亦自不无小补。特患最危最急在二十五六七等日，而余所发之援兵，均在九月初五日后乃到。乃知军事呼吸之际，父子兄弟不能相顾，全靠一己耳。

今日接奉廷寄，极可钦感，录寄一阅。

九月一日

192. 解运开花炮至金陵

沅、季弟左右：

得沅弟信，知西南隅安如泰山，粮道无虞，至以为慰。日内无他变症否？悬念之至。此间解去之开花炮，计初七八乃可到金陵。我亦有此物，或可定军心而沮贼气。厚庵兵力太单，深以为忧。顷拨水师两营往助，计初六七乃可抵金柱一带，不知赶得上否。

正封緘间，接沅信，守局已稳，可慰之至。南云三营，最为当冲，弟派信营往换，正与十年春霆营在小池驿，左营以多营换守数日办法相同。守势已定，再添贼来扑，亦不足畏。所虑忠逆全股上攻金柱一带，而对逆与弟军相持耳，调援兵殊不应手。石清吉之十营，官帅业已调去六营拔行矣。王可升一军，早有札归弟调遣。弟处若站得住，仍留王在大围之外较活，惟弟酌之。

九月初三

193. 援军将到望苦守两月

沅弟左右：

伪侍王率三因万贼，于闰八月十四日自浙之龙游起行，亦赴金陵。约计侍逆此时已到金陵，不知弟已调王可升至濠内否？今日余又函催王可升迅赴弟处矣。总之，九月二十以内，王可升、程学启二人必到弟濠之内；十月二十以前，鲍军必到太平、采石、大胜关一带；十一月二十以前，多公亦必至太平、采石一带。只望我贤弟苦守此两月，而尤苦者在王、程未到之先。若王、程既到，弟新募之卒陆续而至，则弟亦或可出濠一战。弟处群子少而不甚合用，日内赶制赶解，必可接济。

九月四日

194. 余调营坚守芜湖

沅、季弟左右：

接初一日信，知己稳守十昼夜，曾岂凡之病伤亦得救全，至慰至慰。惟倪桂是弟左右第一奋勇可靠之人，竟尔阵亡，可悯可敬。弟从此亦须保重，不必常往危险之地。余从不以此等言劝弟，今守局已稳，与初到危险之时又当稍别，望弟酌之。

石清吉病莫能兴，派参将梁美材等三营遵调南渡，救援金陵。余以芜湖关系极大，又刘世墀请留升营守芜，余批令升营决须赴援金陵，而调梁美材三营督守芜湖。日内北风甚大，想升字营不能开赴弟处，弟催令升营陆续前进可也。调程学启之咨札，昨日搭洋船下去，初九可到，程学启或于十五后可抵金陵。王、程与弟之新勇三千到齐，纵外无援兵，弟亦可从内打出矣。

九月初七日

195. 用兵最重气势二字

沅、季弟左右：

连接来信，略为宽舒，然危险情状，仍流露于纸上。护军营勇有自金陵归者，言初国夜弟营无悉，又言初六在东梁一带见升营水陆急赴金陵。北风极大，恐初七尚未到。余忧灼之情，以初五夜为甚，不知是夜如何危殆？初六七夜，愁云暗淡，初八则月色清明，今日此北亦稍息矣。现备军火一船，专候轮舟到拖带下去。此后弟之子药银米，不患不能解济，特目下十日恐缺乏耳。

王可升既赴弟处，闻芜湖十分惊慌，万一芜湖失守，弟亦当安心坚守。总待王、程二将到齐，出濠与之决战。程学启未到之先，仍以坚守为主。

缩十营近西头，此法甚好，何为迟疑不决？凡用兵最重气势二字。此次弟以二万人驻于该处，太不得势。兵勇之力，须常留其有余，乃能养其锐气。缩地约守，亦所以蓄气也。

九月初九日

196. 望弟苦心堅守待援兵

沅弟左右：

接弟信，局勢稍穩，寸心稍慰。所備子藥一船，派先鋒官任祖文專解者，已附洋船拖帶下去，計明日可抵金陵。此余近日一快心事也。一月內各處援兵皆可到齊，必有佳意。萬一芑湖或有疏失，弟亦唯苦心堅守，王、程助之于內，李世忠助之于外，必可一戰解圍，切莫慌亂。至囑。

九月初十日

197. 縮營蓄銳之策極佳

沅弟左右：

初五早之捷，破賊十三壘，從此守局應可穩固，至以為慰。縮營之說，我極以為然。既不能圍城賊，又不能破援賊，專圖自保，自以氣斂局緊為妥，何必以多占數里為美哉？及今縮拔，少幾個當沖的營盤，每日少用幾千斤火藥，每夜少幾百人露立，亦是便宜，氣斂局緊四字，凡用兵處處皆然，不僅此次也。

所需洋槍洋藥銅帽等，即日當專長龍船解去。然制勝之道，實在人而不在器。鮑春霆並無洋槍洋藥，然亦屢當大敵。前年十月、去年六月，亦曾與忠酋接仗，未聞以無洋人軍火為憾。和、張在金陵時，洋人軍器最多，而無救於十年三月之敗。弟若專從此等處用心，則風氣所趨，恐部下將士，人人有務外取巧之習，無反己守拙之道，或流於和、張之門徑而不自覺，不可不深思，不可不猛省。真美人不甚爭珠翠，真書家不甚爭筆墨，然則將士之真善戰者，豈必力爭洋槍洋藥乎？

聞霆軍營務處馮標說，霆營現以病者安置城內，盡挑好者扎營城外，亦是一法。弟處或可仿而行之。將病者傷者全送江北，令在西梁、運漕等處養息，專留好者在營。將東頭太遠之營縮於中路、西路，又將病傷太多之營縮而小之，或以二營并而一之。認真簡閱一番，實在精壯可得若干人，待王、程到齊，再行出濠大戰。目下若不縮營蓄銳，恐久疲之後，亦難與言戰也。

穆海航在无为州，已札飭将抵征之项银米并收，闻百姓欢欣之至。弟托之亦两月米粮，必做得到，即当告之。

九月十一日

198、战巨寇须避其锐击其惰

沅弟左右：

接专差携归之信，具悉守局已定。都部及升管现尚未派汛地，自是行有余力之象。至慰至慰。鲍军病者死者，比之金陵更多，又有新河庄之挫，副中及峰礼等六营折损颇多，不复成队。又有宁国县城之失，韦、洪两部全数溃败，是霆军之元气大亏，威望亦损。朱云岩既因坚守旌德，不能随鲍远行，则鲍亦独立单薄，未敢令其由官坪直取小丹阳，仍须以稳重为主。昨日已专缄靠之，嘱其专剿宁国之贼，不必作援金陵之想。弟处守城，皆须全靠自己，切莫盼望他人。其可盼者，只有都部与程、王两军及回湘续招之三千人而已。

多礼堂一军，余与官、都、李四处具奏，梁亦迫思东还，大约十一月必到和州一带。只要处处守定，至冬间不患无转机也。火药实接济不上，弟当极力节省，子与银米，尚可敷衍。

再，去年三月十四日左季帅在乐平之战，全在善于蓄势审机。兹将渠原信寄弟一阅。兵无常法，弟不可泥左之法以为法，拘左之机以为机，然亦可资参采。大约与巨寇战，总须避其锐气，击其惰归，乃为善尔。

九月十五日

199. 长濠内须号令归一

沅弟左右：

接少荃、云仙信，知程学启以守嘉定等处，不能上援金陵。彼间既为大局所关，而弟之初心，亦本不欲调程将西来，弱松沪之力，掣少荃之肘。惟少荃另调所谓常胜军者，则殊非余之本意。常胜军前为华尔所带，余已不愿与之共事。今华尔已死，自齐文接统其众，其能战与否不可知，而其风气迥别，不能与弟军合处，则显而易见。渠既前来，则此间拦阻亦赶不及，只好听其自来。但断不可令入弟军长濠之内，只可令其先攻涿洲、下关等贼垒，冀稍掣贼之势。如下游不能取胜，则令白齐文等由金柱关、采石上游夹击而下，虽未必大收其效，亦自无损于弟处，或亦善处之一道。白齐文部下名为洋兵，实皆广东、宁波之人，骄侈成俗，额饷极贵，弟军断不宜与之共处。凡长濠以内，总须主兵强于客兵，一切皆由弟作主，号令归一，而后不至僨事。至嘱至嘱。弟若有信至沪，亦须先与说明。

又接弟信，知两处地道同穿皆经堵住。欣慰之至转增忧悸，恐弟轻易出濠打仗，不敌贼之多且悍也。

九月十七日

200、弟之驟進皆輕敵而不能精審

沅弟左右：

賊之來援金陵，群酋大會二次，各路布置周妥而後來。賊處心積慮以求逞于我，我輕心深入，以侥幸于不可得之城。弟之驟進，余之調度，皆輕敵而不能精審。此次經一番大驚恐，長一分大閱歷。如忠、侍等酋解圍而去，弟當趁勢退兵，以伤病羸弱者循江濱退至金柱關，選精銳者整隊追賊。追至大官圩、小丹陽一帶，與鮑軍互為聲援，待新募之卒到後，認真整練，再行進兵。

弟由高淳、東霸、溧陽以進宜興，鮑由建平、廣德以進長興，兩路排進，相去常在百里內外。水師棋布于丹陽、石臼、南漪等湖，與陸軍相去常在數十里內，旗旗相望。弟以金柱為後路根本，鮑以蕪湖為後路根本，處處聯絡，庶無全局瓦裂之患。宜興、長興兩城旨在太湖西岸，陸軍至此休息停頓，待李朝斌水師辦成，駛入太湖後，陸軍再行前進。此大局所關，一年二年之軍勢，不可不早為定計。若長扎雨花台，以二三萬勁旅屯宿該處，援賊不來，則終歲清閑，全無一事；援賊再來，則歸路全斷，一蚊潰堤。此等最險之着，只可一試再試，豈可屢屢試之，以為兵家要訣乎？望弟早早定計。賊不解圍，則忍心堅守；賊若解圍，則以追為退，不着痕迹。行兵最貴机局生活，弟在吉安、安慶，机局已不甚活，至金陵則更呆矣。

久晴之後，必苦陰雨，下弦之後，夜必晦暗，不知弟處仍

能坚守否？缩濠恐长贼气，即可定计不缩。管中米粮子药，究竟尚可支若干日，我自能打算也。

九月二十一日

201. 危急之时莫靠他人

沅弟左右：

日内因风雨严寒，长夜深黑，正切焦虑。防守严密，实有把握，为之大慰。只要雨后墙圯无变症，江滨水固无变症，则虽久不解围，亦自无妨。

柴炭一项，今日派人至张家滩、殷家汇收买，若买得几十船装下金陵，亦有小补。白齐文采援之事，余信语气与弟寄少荃信语气相吻合。总之，危急之际，莫靠他人，专靠自己，乃是稳着。弟惟专待新勇到齐出濠一战，不必别有盼望。

礮炮交委员带回，甚是。在人不在器之说，余言终当验也。

九月二十八日

202、談兵器之購用

沅弟左右：

南云部卒杀至贼地道口，毙贼甚多，为之一慰。今日又晴霁，罗、朱、周、吴等邀同各营又获胜仗。从此太平、官圩、小丹阳之贼当难站脚，忠逆、侍逆之粮跟柴路必已掣动。忠、侍若不解围以去，则必分兵回救太平一带。

洋枪机括，弟营既善收拾，又勤于擦洗，余当令筱泉于粤厘项下购买。然我军仍当以抬马刀矛及劈山炮为根本，譬之子弟于经书八股之外，兼工诗赋杂艺则佳，若借杂艺以抛弃经书八股，则浮矣。至嘱。

九月二十九日

203、弟死守金陵进退两难

沅弟左右：

连接九月两次来缄，具悉一切。

弟决计不肯少退，不肯改由东坝一路进兵，则余续寄一缄，弟亦必不以为然。弟株守金陵，恐又成三年五年之局，援贼退则苦其太闲，援贼来又苦其太险，反复筹思，不得所以两全之法，且看张、鲍两军在宁国果能坚守否。如鲍军能击退杨、黄大股，再能乘势规复东坝，则金陵之后路亦不至十分空虚，从弟之策亦无不可。若鲍军不能却敌，或有疏虞，再行筹议。

少泉解来饷银五万，今日派长龙船送弟处。其洋枪洋药尚未到齐，到即专人解金陵也。少荃大获胜仗，忠酋不久必分兵回援苏、昆。其调张树声等赴沪，已飞札应之矣。

十月初五日

204、古人用兵最重变化不测

沅弟左右：

昨日一缄，言弟军之进止视鲍军之利钝以为权衡。本日接春霆来信，贼在西河坚扎墙垒，霆军进剿，未能扑动。吾观霆军之布置散漫，主意慌乱，人心离怨，恐此次必难支持。而其病者死者比他军独多，似亦冥冥中有主之者。鲍、张果有挫失，则芜湖、三山等处必十分吃紧。中段空虚，弟在下游断难久站，不如趁金陵贼退之时、鲍军未败之先，以追为退，以东西梁山、芜湖、金柱、运漕、无为为弟军之基业，然后相机再进。庶为可战可守，可伸可缩之军。

咸丰五年，余率水陆驻扎南康，志在攻破湖口一关。五六两年，竟不能攻破。七年，余丁忧回籍，寸心以为大憾事。罗罗山于五年八月至南康、湖口一看，知其不足以图功，即决然舍我而去，另剿湖北。其时有识者，皆佩服罗山用兵能识时务，能取远势。余虽私怨罗山之弃余而他往，而亦未尝不服其行军有伸有缩，有开有合也。观多公之决志不肯南渡，与各军秋间之多病，霆营目下之难支，是天意不欲进克金陵已可概见。吾辈当一面顺天意，一面尽人事，改弦更张，另谋活着。

古人用兵，最重变化不测四字，弟行军太少变化。此次余苦口言之，望弟与季弟审度行之。即日退扎金柱、芜湖，分五千人至湾沚西河助剿，所以救鲍，即所以保全局而救阿兄也。若弟坚执前议，果扎金陵不肯挪动，鲍挫而张必随之，在余之

公局固坏；而弟以重兵屯宿该处，如余之株守南康，和、张之株守金陵，弟之私局亦必坏。望弟详思之。凡行军言退，万众不愿，此次弟为救鲍而退，与寻常之退迥不相同，可以告麾下将士，亮余苦心耳。弟若决不肯退，则请拨王可升一助春霆可乎？

十月十三日

205、弟退敌后应全盘思虑

沅弟左右：

昨日午刻寄一缄，欲弟退金柱、芜湖，而拨五千人援救鲍军。灯后又寄一缄，言进退由弟自行作主。今日接弟缄，竟不知弟后濠之外尚有贼垒否？已退净否？余日内忧灼愤郁，寸心如焚，不复能细思大事。弟当打退援贼之后，精神可为一振，宜将全局细思。

鲍军挫失，宁郡不保，中段必一片荆棘，三山、大通、荻港等处均虑复为贼有，弟处饷道终久必梗。不如趁早退守芜湖、金柱，弟犹可以北岸为根本，弟两年所克城隘，犹可自保。若不早为之所，后恐求退而不得，求保芜湖、金柱而不得。特此再商，望弟裁断。

十月十四日

206、用兵之道以全軍為上

沅弟左右：

后濠之外，究尚有賊若干？已解圍否？兩次囑弟退兵，改由東壩再進，弟復信皆深不以為然。昨又恐弟兵有難遽退之勢，補發一信，令弟自行斟酌。

總之，用兵之道，全軍為上，保城池次之。弟自行默度，應如何而後保全本軍。如不退而後能全軍，不退可也；如必退而後能全軍。退可也。至於鮑軍縱有挫失，而江面總可保全，大通、荻港等處厘局縱或被擾，而水中糧運總可暢通。余十三日信言弟處運道終恐梗塞，系憂灼過慮之辭，諒必不至于此耳。

十月十五日

207、退兵与否仍听自行作主

季弟左右：

此次保全粮道，联络水师，援应东路，厥功甚伟。皇天不负苦心人，或终有树立勋名之日。

余近来心绪忧灼，迥异往年。前以金陵勇夫三万余众，一有疏失全无归路，近以鲍军三次小挫，恐宁国不支全局瓦裂；又见兵勇日增而可靠者少，饷项日绌而掣肘者多，日夜愤郁，绝少欢愉。

雨花台此次幸得保全，千辛万苦成此规模，本无言退之理。惟恐鲍、张宁国或有差池，则上游糜烂，下游金陵一军亦难孤立，故余三次寄信与沅弟，商所以退兵之法。然关系太大，余亦不敢遥制，听沅与季自行作主可也。至弟仍伸前议，亦听两弟自主。若不退兵而坚扎原处，弟回籍一行，当无不可。

十月十六日

208、弟处各营宜时加整饬

沅弟左右：

今日接春霆信，较为宽舒。清大江业已扎住，粮路当不至终梗。能将宁郡风波禁过，此后更宜大加整顿。弟处各营有最弱者，或裁或并；或换营官，总宜时时存一整饬之意。弟初赴吉安时，不过三千人，足打一支大贼。今增至八九倍，而野战似尚无把握。练兵如入股家之揣摩，只要有百篇烂熟之文，则布局立意，常有熟径可寻，而腔调亦左右逢源。凡读文太多，而实无心得者，必不能文者也。用兵亦宜有简练之营，有纯熟之将领，阵法不可贪多而无实。春霆今统万余人，而不逮往年三千四百人之可靠，可以为鉴。

十月十七日

209、詢野戰時有幾分把握否

沅弟左右：

金陵解圍一案，季弟請獎一節，實不宜形諸公牒。在我既不能奏請獎弟，在官、李又不能不奏軍情，專奏保獎，陈述數行，徒覺詞費。

朝廷立法，所以待大員子弟防范頗嚴，如在京不准保送軍機，不准保送御史，皆因其聲勢較廣，恐其營私樹黨。咸豐初元，孫符卿保杜芝衣之子，杜保孫之侄，當時物論切訛之。季弟勞績雖多，吾二人只可置之不議，方今督兵者，如勝、袁、都公，皆有子弟在營，若非皇上特恩，皆只能叙“不敢仰邀議叙”六字而已。

朱云岩昨日一稟，言旌德萬分危急，吾調周萬倬由江縣往援，不知趕得上否。看來寧國縱能幸保，而徽、池與江西必難瓦全，不知決裂始於何處耳！吾前兩次寄信，囑弟以追為退，曾商之左中丞。茲接渠回信，亦不以退兵之說為然，與弟前後各信多相同者。惟渠言外之意，覺弟兵不可野戰。吾則因金陵士卒用命，樂為之死，覺弟兵盡可野戰。不知弟自度己力，野戰果有幾分把握否？要之能得眾心，未有不可酣戰之理。望弟決從余計，分作兩大支。一支呆兵，屯扎金陵；一支活兵，凡金柱、東坝、小丹陽、二漂、句容等處，听弟擇地而駐，相機而進。有急則兩支互相救應，去金陵总在二百里內外也，何如？

十月二十三日

210. 精减重物为陆军第一要诀

沅弟左右：

季弟病沉重之至，曷胜廑念。魏姓医不知向来手段何如？以吾观季弟病症，似不应报大黄者。日来果有转机否？能勉强坐船，来安庆就医调养否？弟向来体亦不甚结实，今年各营疾疫，过于伤感，援贼久战，过于劳苦，亦须加意调养，切不可自恃康强，多劳多忧。至要至嘱。

东路入营，趁援贼已退之时，赶紧缩入中圈之内。如果援贼再来，省一半精力，即刘、武、朱、吴诸公亦可多睡一觉，少吃一惊。余昨日有公牒，令弟拨大炮十二尊与李世忠，即是将东路营缩退之计，望弟决计早缩，切莫迟疑。大炮守墙，余嫌太笨，现造坐劈山炮，专为守墙之用。弟以后宜少用笨重之物，此陆军第一要诀。

十月二十五日

211、谈用兵之道

沅弟左右：

来信欣悉。季弟之病已愈六七分，能进饮食，为之大慰。

李世忠虽十分危迫，然渠始终亲驻九洑洲行营，当非遽不能支之象。惟浦口官营被贼攻扑。颇不可解。岂新开口业已干涸，贼已遍行此岸耶？否则贼能渡大江而至九洑洲，不能遽渡新开河而至北岸。若贼已遍行此岸，则和、含、巢、庐，上至舒、桐、潜、太，处处可虑。余拟将希庵部下之驻寿州、霍邱、三河尖等处者陆续抽出，移到六安、庐州、巢、含等处，免致已复之城尽隳前攻。

苗沛霖前后所上僧邸各禀，痛底楚师，令人阅之发指。僧邸所与苗党之札，亦袒护苗练而疏斥楚师。世事变化反复，往往出乎意想之外。所谓道高一尺，魔高一丈，不饱历事故，焉知局中之艰难哉！

弟信均已接到。添募新营，尽可允许；不变换局面，则断不能允许。前此向、和以重后株守金陵，不早思变计，以图灭贼，吾尝讯其全无智略。今岂肯以向、和为师，而蹈其覆辙乎？再添十营，从弟之请可也。金陵老营永不拔动，从弟之计可也。至以数万人全作呆兵，图合长围，则余断断不从。余之拙见，总宜有呆兵，有活兵，有重兵，有轻兵，缺一不可。以万人为呆兵、重兵屯宿金陵，以万人为活兵、轻兵进攻东坝、句容、二溧等处，以八九千人保后路芜湖、金柱，随时策应，望

弟熟审，以此次回信定局。

十月二十七日

212、望弟专注南岸军事

沅弟左右：

季弟病略转轻，为之少慰。

日内心中有大虑：一曰季病，二曰皖北，三曰宁国。今季病有转机，略纾一虑。皖北之事，得弟信，派树字五营守为卅，初一业已过江，初三或可进州。守州一城，则骊珠在握余。余又留吴长庆四营守庐江，调萧、毛等七千人来庐州，中旬可到。调江味根来皖北，新年可到。是皖北之大虑，或可徐纾。惟宁国一虑，反无把握。伪侍王似尚在东坝、小丹阳一带，日内或攻弟营，或攻金柱、芜湖，皆意中事。望弟商之诸公，专重南岸。其北岸之事，只要无为州不失，自可徐徐料理，余能担当也。

至弟处轻兵、重兵之说，且待此三虑纾后再行熟商。到明年二三月后，弟或以余之言为然，亦未可知。

十一月初六日

213、近日兵事如常

字渝紀澤兒：

接澄叔初五夜一緘，爾亦有一稟。又接澄叔十二日在有恒堂所發之緘，系排單遞到者。余昨日已復信，亦排遞交玉班轉送矣。季叔靈柩十二月二十日自安慶登舟，日內風色頗順。到湘潭之遲速雖不可知，大約在二月初十以後。

此間近日兵事如常。朱云岩進攻青陽，于二十二日可到池州，二十四五可以進兵。蕭、毛在無為、運漕一帶。蕭尚未再進，毛于二十日小挫一次。春霆之糧路至今未通，殊為可慮。惟金陵沅叔大營與蕪湖東西梁山十分穩固，茲可喜耳。

余近尚平安，牙疼小愈。署中上下均吉并告。

滌生手草 十二月二十四日

214. 务必固守雨花台老营

沅弟左右：

接弟捷报，知谷里村、六郎桥、朱门等处贼巢一时剿洗。此后自弟营以至金柱关，除太平府城外，尚有贼卡贼垒若干，先打贼馆，后破垒卡，此法处处可行。

此次出队打行仗至六七十里之锭，将来推广变通，便可打至百余里二百余里。惟雨花台老营，须十分坚固。能于最冲地方筑石垒数处，宜以五百人守者可以三百守之而无虑，宜用劲旅守者可以次等守之而无妨，则临分兵之时，便益多矣。

余前要弟明年分兵出剿二漂、东坝，弟深以为难。现在拨兵出防东西梁山、裕溪口、龙山桥、黄麻渡、三山，多至六七千人，而弟毫无难色。然而明年军威丕振之时，弟分兵出剿二漂、东坝，必更高兴无难色耳。

十二月二十七日

215. 已撥六安兩營助毛軍

沅弟左右：

昨日發信後接吳大安塘角來稟，知季棣於初五日至漢口。茲將原信寄弟一閱。昨夕今日奇風甚雨，不知輜舟停泊何處？深以為念！

春霆信來，擬俟春水漲時再行進剿。余以其缺額尚未補齊，亦不催之也。銅城閘之賊近方修造石壘，斷非蕭軍所能下，毛軍屢請濟師，已撥六安兩營助之，月底當可到防。李世忠函請于大通投卡抽厘，萬難允許。聞劉履祥所辦之票鹽，弟曾函請渠卡免厘放行。不知所免之數究有若干？此人恐終不免決裂耳。順問近好。

國藩手草 正月十五日

216. 若失宁国则失南岸

沅弟左右：

二十六日接第二十、二十一日两缄，具悉一切。臂疼尚未大愈，至为系念。然治之之法，只宜帖膏药，不宜服水药。余日内当赴金陵看视，正月当成行也。接奉寄谕，知少荃为季弟请二品恤典、立传予谥建词一一允准，但未接阅谕旨耳。陈栋之勇既好，甚慰甚慰。纪梁宜荫一节，余亦思之再四，以其目朱全愈，读书作字均难加功。且弟有功于家庭根本之地，不特为同气之冠，亦为各族所罕，质诸祖父在天之灵，亦应如此。

九洲洲北渡之贼果有若干？吾意尚以南岸为重。刘南云、王峰臣两军，弟幸勿遽调北渡。盖北岸守定安、合、无、庐、舒五城，此外均可挽救；南岸若失宁国，则不可救矣。顺问近好。

国藩手草 正月二十七日

217、闻芜湖日内吃紧

沅弟左右：

二月初一日大通舟次接第二十三、二十六日两缄，具悉一切。

余于二十八日巳刻登舟，夜宿黄皮夹，二十九宿池州府，今日在大通停泊时许，拟在土桥湾宿。闻芜湖日内吃紧，春霆处贼亦奇多。物论多道余身到而目击者，战事辄不顺，余以是揣揣也。

弟开缺一牍尚未接到。余去冬复倭艮峰相国、罗椒生两信已有开缺之说，春间不能不进一疏，恐难更为弟会奏；少荃亦未必肯奏耳。季棕过鄂时，胡公若在必不如此。即温棕过黄，胡公登舟四次奠祭，亦极可感。顺问近好。

国藩手草 二月初一日

218、可抽调南岸兵北援

澄弟左右：

二月二日，余在无为州舟续接弟元旦及十二日信，具悉一切。

余以正月二十八日自安庆起行赴金陵、芜湖等处，连日天晴风顺。皖南之小淮窑、西河、奎潭各贼皆退，粮路大通，鲍军与宁郡各军皆稳，从此可抽南岸之兵助剿北岸之贼。自去秋以来，风波危险异常，今十分已平其八矣。

余身体平安，惟左眼内附红疼。季弟之榛正月二十八日至长沙，月底必已到家，不知果葬何处？沅弟谆谆恳恳，必欲葬季于马公塘。兹将沅信排递至家。若尚未定，即可葬马公塘，千万千万！顺问近好。

国藩手草 芜湖舟次二月初四日

219. 敌已过河扎垒并攻东梁山

沅弟左右：

十八早接第十七日书，具悉一切。

余十七日逆风牵船，仅行四十里宿泊采石矶，杏南则随厚庵赴金柱关矣。顷彭楚汉等来，言十六日之战，长胜及振字、和字放各哨在上段者皆已败回，贼过河者五六万（顷罗、朱言仅万余人），一面在前与吉左、振字打仗，一面在渣家湾等处扎垒二三十座（罗、朱言仅五座）一面分贼往扑东梁山。幸吉左、振字稳打良久，而水师将其浮桥四座拆断，小筏抢夺甚多，贼遂惊慌败退，溺毙杀毙比初一日更多，刀矛枪炮旗帜全数委弃。看来侍逆必不甘心，或约黄、杨等逆再来也。余将调王可升来这渣家湾而会春霆，调请弋江大队进湾沚而攻金宝圩，今日与厚、杏看定即下扎也。此次各营官几因接我而致语事。春霆、竹庄、汉卿均接至乌江，幸十六日芜湖仅有牵制之贼而无大队耳。顺问近好。

刘彤骸十五日丁忧。

二月十八日已刻于金柱关舟次

220、闻徽州局势危急

沅弟左右：

余于二十一日自裕溪口运漕，二十二早与杏南别，是夜宿无为州。未刻至石涧埠一看，地势圯衍，十一营尚嫌散漫单薄，幸毛、刘两均属结实可恃，或无他虑。若贼以去年扑金陵之法扑该处，则危道也。南岸之事，余与春霆约先打水阳镇。金宝圩若可进兵，则速打该圩；若万不能进兵，则由建平以攻东坝。闻徽州日内危急之至，余即日回省料理一切。家信五件、油纸二刀寄收。顺问近好。

国藩手草 无为州城外 二月二十二夜

221、石涧埠近日危急之至

沅弟左右：

初八夜接初四来信，得悉吾弟肝气平和，身体日好，至以为慰。

石涧埠初四五日危急之至，文报不通。手竹丹初四夜派一亲兵来省，余问来人，云初四日贼受伤者以七八百计，我军仅伤十余人，阵亡二人，但与运漕并州城皆被贼隔断耳。兹将萧、毛二信抄寄弟阅

徽、休十日无信，以建德有贼之敌。袁国祥带信已于初三接到，松峻即日当派一差，酌给薪水二十金。老三降潼商道，犹霞大副将也。粮台竟无分文，专盼粤厘四万与东局三万到乃可解北台耳。顺部近好。

国藩手草 三月初八夜

外寄“圣祖庭训”一册。

222、函告上游军事部署情况

沅弟左右：

十五日申刻接十二夜弟信并南云綢信。上游之事，弟尚不尽知者，茲分条缕告如左：

一、庐江初八九已有贼到，十二日扑城一次，自巳至酉，人约四五千，洋枪亦多。吴长庆三营尽足守御，近又截留梁美材三营，尤为力厚，米粮子药可支四十天。

一、桐城派厚斋带五营往守，十三日自省拔行，约十五六日可到。只要庐江之贼二十内不扑桐城，则守备皆全矣。舒城、三河二处皆系蒋之纯防，似可放心。石清吉甚不得众心，郡中之事却多可虑。鹤九亦非能禁风波者。

一、麻城下窜之捻已陷广济(十二)、黄梅，此时想过宿松以下矣。成武臣一面派礼左等三营先来救省，一面亲自跟追，严中丞亦派王桐柏六营出境追剿。官军远不如捻行之速。闻捻意欲直扑安庆，此间日内略有防备。一面调申夫由东流回省，俟省防无虞，即令申夫会同成军专剿捻股。

一、湖口有丁义方、王定国水陆两军，可保万稳。黄老虎等窜江西者，闻至今尚徘徊于石门、洋塘一带。只要景镇诸军严扼昌江一河，春水盛涨，贼亦断难飞渡。若由山内穿婺源，左军或足御之。

一、希庵三月十日之期，不知果成行否？味根想难遽行，席研香则已屡次催令赴抚州矣。枞阳竟无人往守，且姑置之。

弟处要火药，昨日解二万斤。银钱则竟可解，且看丹、荃两信有接济否。顺问近好。

国藩手草 三月十六日

再，此次鲍军从无为州进援石涧埠，杏南与萧军从黄浴河进石涧埠。以理推之，当可解围。解围之后，吾意以鲍军从东关进攻桐城闸之前，杏南与南云从西梁山、五显集攻桐城闸之背。即竹丹一军亦不必再扎石涧埠，尽可与杏南、南云三人合为一路，均作游击之师。三部将近万，鲍军亦有万人。鲍以为无为、运漕为后路，杏、竹、云以西梁，裕溪口为后路。两支活兵纵横驰击，则无、巢、和、含境内当可次第肃清。

上游舒、桐、庐、合节节皆有防兵，吾又派成、李两军为游击之师，大局必不至决裂。萧为则一军分守运漕、三汊河、雍家镇三处，黄洛河尽可不设守兵，此外概不置守，不可占住有用之活兵也。巢、含等处得手，索性以全力进攻桥林、江浦、浦口等处，直打九洲洲。北岸大定，再行回顾南岸江西。余意如此，请弟与雪帅、杏、为、竹、云妥议行之。不能遥制，并不能往返细商也。

国藩又草

223、金陵总部兵弱需援

沅弟左右：

十八早接十三日弟信，具悉一切。

弟意石涧埠解围后，各军不可株守，宜急进攻，正与余意相合。所微不合者：余令萧守运漕，而以彭、毛、刘为进剿庐江、三河、桐舒等处；余意贼将下窜，故速剿闸镇、巢县、和、含等处。此所以微不合也。合、庐、舒、桐、三河五处，余皆有劲兵守之；潜、太以上有成、李两军，巢贼断无上窜之理。石涧埠解围以后，贼必仍归东关、巢县、闸镇三处，我向下追击，仍宜以萧守运漕，而以彭、毛、刘为进剿之师，省得纷纷换防，耽搁工夫也。

弟统二万余人，必须分出一支活兵在外。半活半呆，半剿半守，更番互换，乃能保常新之气。此次彭带七营，刘带六营在外恰好成一支活兵矣。若再分吉左、敏字三营过江，则十六营更成一大支活兵。杏、云、芳浦三人尽可以当大敌，弟不必过虑，恐活兵在外吃亏也。惟金陵老营兵力尚单，恐须调回一二营，弟自酌之。至于上游合、庐、舒、桐、三河、六安等城皆已守定，弟尽可放心。

捻匪至广济后并未下窜黄梅、宿、太一带，想已至英山以内矣。南岸景镇、祁门初十以内尚无警信，或者不至决裂。顺问近好。

国藩手草 三月十八日

饷银九江关六万、粤四万、赣四万均数日内可到，到即飞解弟处。

224、现令鲍军增援六安

澄弟左右：

三月二十八日接奉廷寄谕旨，沅弟蒙恩简授浙江巡抚，仍办金陵军务，兹北将寄谕抄递家中。此次长沙报房，比去年较迟乎？较速乎？

伪忠王于十七日石涧埠解围后，十九日扑庐江，二十一日扑舒城，二十五日围攻六安。现檄鲍春霆授六安。如六安幸而保全，则皖省各城幸无疏失，忠酋必以全力上犯湖北，已咨请杀帅斩驻黄州。不知渠三月十日果成行否。今年天气阴雨太多，气象颇似庚申之春，忧灼曷已！

纪泽来营省勤，果定夏初成行乎？秋间成行乎？昨接黄麓西信，力劝接袁榆生婿来营教诫，恐其在潭愈久愈坏。泽儿带之速来更好，但夏间风涛不测，舟次宜格外小心，请国斌派舢板护送，庶为稳安。顺问近好。

国藩手草 三月二十九日

225、苗沛霖叛变令龙颜震怒

沅弟左右：

初九日接初二日来信，具悉一切。

此间日内无警，惟曾璞山于初六日报贼复至六安，旋又于初七日报回窜之贼被围击退，皆不足信。究之忠酋之或东或否，陈大燾、马融和与忠酋之或分或否，苗沛霖、李世忠与忠酋之或通或否，皆不深知，故调度多不合宜也。

春霖由巢北进兵，数百里内寸草不生，办柴极难，子药米粮转运亦殊不易，不知何日始至枯旱、炯爇。苗逆复叛，皇上震怒，命僧邸由山东返旆旋皖会剿，命余与希庵堵剿，此后或不至更行议抚。只要贼不犯鄂，蒋、毛、成三军或足以了办苗案。

六安搜得忠酋伪文，似李世忠亦与之暗通。刻下兵力只此，不敢扬薪下之火也。皖南久无来信。但闻二十五日大捷之后，歙、休、黟三县肃清。刘克庵将由移赴景镇，自内打出，不知果成行否？顺问近好。

国藩手草 四月初十日

再，李宝贤带来六百余人，据称精壮老勇，意欲另工一营，余断不允。弟处每营病者百余人，如需补缺之勇，则飞速寄信，可令李之新勇赴雨花台也。又行。

226、皖南之民竟食人肉

澄弟左右：

接弟四月初在竹山坳发信，知家中诸事平安。希庵之病至于失音，深为可虑。

此间军事，自伪忠王六安解围后，风波渐平。上海李军连克太仓、昆山，杀贼至二三万之多，为军兴以来所罕见。忠逆急回救苏，皖北得以少松。蒋、毛二军救援寿州，五日内必可赶到。只要寿州无恙，则自去秋至今无数之险，皆得安稳度过矣。

沅弟辞浙抚一疏二十二日拜发，兹抄回一阅。擄船之风太甚，顷出示严行禁止，兹将写刻之示寄回。

李少荃近日军务极为得手，大约苏杭两处必有一克，或全克亦未可知。惟饷项奇绌，米贵而雨多。皖南食人肉，每斤买百二十文。看来浩劫尚未满，天心尚未转也。余身体平安，足慰远念。顺问近好。

兄国藩手草 四月二十四日

227、寿州援军遭捻军阻挡

沅弟左右：

二十四日接十七日来信，具悉一切。

弟决意不愿作巡抚，幸吾二十二日所发谢折与弟意相符合。余因弟有信与少荃，辞让出于至诚，恐他处亦曾发此信，恐矛盾过甚，故遂作两辞折，想必合弟之意矣。

惠甫定于端午后起程。弟寄来之奏稿，虽目下不用，余亦当批明付还与关防。燕菜等改日专丁送至弟处。徽、祁近无信息。申夫自东流进剿彭、鄱，尚无起程确音。上海气机极好，少荃十九日信并余复信抄阅。毛竹丹二十一日自六安起行援寿，中间马头集尚有捻股梗阻，须打开乃可过去。自雨花台至金柱关，常有零贼梗塞否？宜派二三千人常常巡哨此段。顺问近好。

国藩手草 四月二十五日

228、徽屬肅清群敵皆至鄱境

沅弟左右：

二十八日接二十二酉刻來信，具悉一切。

祁門二十六日專丁來此，徽屬一律肅清，群賊皆至鄱境，並蔓延彭澤，湖口等處。申夫已由建德赴彭，席寶田亦近日可達景鎮，克庵亦自祁回景鎮，大致可期安穩。惟克庵在徽、景勸捐，並不通稟余處，未免矜功自大，將來恐費唇舌。

余批介唐一稟抄閱。茲專人送木質關防一顆、又糧台李劉關防二顆、印色一匣、燕菜一匣，折稿尚未批出也。余十三、四、六等日與弟信決計不辭浙撫，二十一、二等日信又決計辭之，弟得無哂其反復靡定乎？順問近好。

國藩手草 四月二十九日

229、若壽州解圍則苗黨可滅

澄弟左右：

蕭開二到，接弟及紀澤兒信，具悉一切。此間日內軍事頗順，巢縣于二十二夜克復，含、和于二十四、五日克復，蔣、毛進剿苗逆，雖未開仗，而事機尚順，壽州即可解圍，苗黨必可誅滅。

余身體平安，沅弟亦好。陳氏妾于五月初一早丑刻去世。自去年正月初三日吐血以後，蓋無日不病。此次三月十七日起，不吃飯者四十余日矣。現定于初三日出殯，先停廟中，少遲再葬安慶附近山內。懷三叔、玉十于二十六日到此。現赴金陵。歐陽凌云尚在金陵未歸。沅弟信一件，茲并付去，順問近好。

國藩手草 五月初一日

230、不筹一支活兵似非善计

沅弟左右：

初三日接二十八日信，知雨花台石垒与南门外各贼垒均已攻克，至为欣慰。我军驻雨花台而石垒为贼所占，殊为碍眼。今既得之，拔去眼中钉矣。惟调回彭杏南各营，守濠之呆兵愈多，游击之活兵愈少。弟统三万人，不筹出一支结实可靠之活兵在外纵横驰击，而专以合围攻坚为念，似非善计。

咸丰三、四、五年，向帅在金陵，兵不满三万，饷亦奇绌。向军与金陵悍贼相持，而又分兵援庐州(和亦向部)，援宁国(邓亦向部)，打镇江，打芜湖(罗大纲在芜湖打死)，中外皆称向兵为天下劲旅，而余不甚以为然者，其不能从大处落墨，空处着笔也。弟用兵之规模远胜于和，而与向相等。杏、云甫成一支活兵，而又急于调回，则空处全不着笔，专靠他军，可尽恃乎？

余现调萧军助剿桥林、二浦，以周厚齐替守巢县等处。闻李秀成尚未回苏，恐二浦必有恶仗，江北之兵愈多愈好。银钱现无存者，稍迟再解。洋火洋药今日专船解去。顺问近好。

国藩手草 五月初四日

231. 攻石垒为徒占兵力

沅弟左右：

今日发一缄交来二人带去。旋又接第二十九日酉刻信，知二十八日城贼出队鏖战获胜。兹先派舢板解洋火五十万去，其抬小枪铅子改日另解。吴笔珊水军不甚可靠，不必约与会剿。李朝斌带十营赴沅，日内必过金陵，弟可商之打九袱洲也。方山下石垒尽可不攻，徒占兵力，无益于事。顺问近好。国藩手草五月初四日

232、多的活兵少求速效

沅弟左右：

昨日寄去二缄，一交来勇，一交解洋人之舢板。夜间接蒋、毛二公信，知寿州城外苗之营垒甚多而坚，二十八日虽破贼二垒，而伤亡颇众，余垒尚多。且闻苗将另调逆党截蒋、毛之粮道，调周军门赴六安，而萧军遂仍守巢县等处，不能进剿矣。苗逆既不易破，余须分力专顾北路。其东路二浦等处，望弟稳慎图之，总不外多用活兵、少求速效二语而已。霆军饷项极绌，而勇丁间有怨言，逃亡亦多，余时时惧其败挫。弟若果至北岸，望就近察看霆军气象何如？弊病安在？有何法可以整理？诸维留心，密以告我。顺问近好，并贺节喜

国藩手草 五月初四日巳刻

233、寿州竟未解围

澄弟左右：

前接弟及纪泽信，知泽儿准于四月二十六日起行，不知未改期否？

此间近状平安。沅弟攻克雨花台诸石垒，守御又增完固，春霆于初六日由和州进攻江浦。惟蒋、毛援寿剿苗，四月二十八日之战，伤亡至五百余人，寿城之围竟不能解，且恐苗逆益肆猖獗，纷窜各处。一波未平，一波复起，但盼今年得一中熟之年，大局尚不至决裂，丰年则大妙矣。安庆之米，四月杪每石价五串六百。余于五月初发水平柴，每石四千八百文，现在市价亦落至五千。

余身体平安，惟十分畏热，亦老态也。顺问近好。

国藩手草 五月十四日

234、军威大振谋敌仍不可不慎

沅弟左右：

昨闻九洑洲已克，专人送信与弟商办一切，计八页四条，不知何日可到？旋接第十六夜报捷之书。欣悉一切。目下所急者，令萧扎二浦，以防李部之盘踞；今刘扎九洑州中关、下关、草鞋夹一带，会同水师日夜稽查，断贼接济；令鲍扎孝陵卫一带，成合围之势。此三者，余不复备咨扎，即由弟迅速行之。军成大振，贼胆必寒，然我之谋之仍不可少一慎字。全副精神断贼之接济文报，看似小事，却有大益。

寄去京报二本。许仙屏中四十名进士，可喜也。顺问近好。

国藩手草 五月二十二日辰正

235：调兵赴金陵成合围之势

澄弟左右：

五月二十三日接弟四月十八日托郭意城排递之件，不知何以迟滞若此？此间近事颇为顺手。九洲洲于十五日夜克复，杀毙溺毙之贼，闻实在二万以外，我军伤亡二千人，水师第一场大血战。然自此长江一律肃清，水师已功成事毕矣。余现调鲍营围攻金陵东北，已作合围之势，惟饷项日绌，殊难为计。

余身体平安。怕热则更甚于往年，竟日在竹床仰卧，令人挥扇不辍，闻叔父七、八、九年间亦畏热异常，汗下如雨。老年体虚，大约有此情况。

纪鸿儿应赴科考。余曾有一手谕寄鸿儿，未知到否？寅皆先生若不能晋省送考，则须托芝生、罍山或镜和、子祥代为照料。日记中间有附记之事，系偶然想出应办者，不料抄者一并抄之，将来尚未知果一一做到否。顺问近好。

国藩手草 五月二十四日

236、待至八月再行合围

沅弟左右：

初七夜接初二夜排单信，在近日驿递中犹为不甚慢者，然已五日矣。

厚庵调萧军及新后营合围金陵，尚未接其来信。江浦无三四营驻防，似不妥适。一切听弟与厚庵商酌行之，余不遥制也。若兵力太薄，扬、镇二防可各调二三千人前来会剿。扬防则弟去年曾调过杨心纯一军，去年调之来共患难，今年亦可调之来共功名。镇营则冯萃亭有信来，求调之助剿。兹将渠信及余回信抄寄一阅。惟调他处之兵，流弊极多，或暗中通贼助送接济，或援贼大至一蚁溃堤。此害之最大者，其他如号令纷歧、是非唇舌亦均不可不虑。望弟斟酌，一心断定。或兼调扬、镇之兵，或调扬而不调镇。俟复信到日，由余咨调可也。余意目下暂不合围，且待八月再合。届时江、席、李三军皆到。各军之病痛多寡已有定象，援贼之来势衰旺亦有定局。可否，均由弟作主料理。复问近好。

国藩手草 六月初八日刘、李二信寄还。

237、当下以救援临淮为要

沅弟左右：

初九夜接弟初五日信，具悉一切。调洪、韦各军，本日余有复厚庵一缄，已写一份由驿发递。兹再写一份，由弟阅后专人送去。

临淮倘有疏失，朝廷必于厚、雪、霍三公中派一人接办，盖环顾别无他人可以承认也。故此时不得不以救援临淮为要着。义渠与士卒同食豆粥，论私谊亦须往援。厚、雪共派去舢板八十号，于金陵水次大局无损，望弟便中怱怱成之。合围之举，吾意待江、席、李军到齐再办不迟。若弟与厚、霆之意必求早早合围，则或调镇防二千人，调扬防三四千人，皆可应调而来。余当办咨文二角封存弟处，听弟何时调镇、扬之兵可也。

何致华事，张小山业已详禀，批待云仙到任查办。云仙六月必可接印。盐条之难。不在源头之不疏通，而在江鄂之无销路。云仙、南坡来信皆深知其故。目下欲禁湘鄂江西之不食川私粤私，余实无此手段。奈何！官中堂之票盐，想系九年奏定之案。九洲洲以上仅在安庆完厘二次，余皆验票放行。即日另行咨复。双响洋枪仅存数杆，俟续购再寄弟处。顺问近好。

国藩手草 六月初十日

238、合围缓急全由弟作主

沅弟左右：

日内未接弟信，酷暑想平安也。自寿州失后，吾心日益忧灼。蒙城马方伯一军万难保全，临淮唐中丞恐亦孤危难支。昨东征局解到三万，已全供防苗诸军，致弟与霆军毫无接济。乃知军事悉如李棋，各路失势，一隅虽胜无益也。

调冯、都两处之兵咨文各件总为一包，派滕副将送至弟处。弟以为可调，则发之。合围之或缓或急，全凭弟作主，官阶与物望所在，弟不必推诿。只要水路无接济进城，陆路纵有接济文报，贼亦终无可久之道。若必围得水泄不通，恐困兽犹将死斗。一蚁溃堤，全局皆震，不可不防。余所求者，水陆无接济、弟与霆军不打败仗二事而已。此外都不要紧，不求如安庆、九江之围攻严密也。滕将于金陵之形势、镇扬各营之优劣颇能周知，弟一详询可也。顺问近好。

国藩手草 六月十二日慈忌日

正封緘间，接春霆来信，以各营病者太多，意欲候秋凉再进孝陵卫。余批令歇伏后再行进扎。且令就近事事商之于弟，以取进止。鲍军既不进孝陵，则萧军渡江或急或缓，听弟斟酌。余已备牍饬萧归弟调度矣。萧部下各营战事究竟何如？又行。

239. 敌之西瓜炮弹竟落至军营

澄弟左右：

十三日派盛四送诰轴等物回家寄去一缄，不知何日可到。顷接沅弟信，渠又打开印子山贼垒，而贼之西瓜炮子落至刘南云营中者，竟有三十七斤之重，盖以重价雇洋人助战也。以此观之，为粤、为洋、为捻、为苗回、为教，兵争不知何日始息矣。

科一送全家来营后，黄金堂拟即请朱金权来住，每年送渠谷三十石。此外，田山出产一一禀明弟处，如何出入，由弟主持，庶事事皆有章程。弟以为可否？乞酌示。顺问近好。

国藩手草 七月十四日

240、若非敌来扑营不必寻敌开仗

沅弟左右：

十四夜接初十日已刻信，知初九日大获胜仗。凡逼城开仗，向不能多杀贼。此次杀贼甚多，想是群贼欲趁此猛战，扑我营盘，解其城围，敌能得机得势如此。然傍城而战，例为彼此杀伤相当之局，以后若非贼来扑营，似不必常寻贼开仗。盖贼之粮路将绝，除开仗别无生路；我军则断粮路为要着，不在日日苦战也。

春霆各营，有言其极不整齐者，究竟何如？家眷船泊河下者，闻有千余号之多，将弁多不在营歇宿，信否？此事关系于弟者极大，望再细察。顺问近好。

国藩手草 七月十五日

241. 军饷奇缺令余胆寒

沅弟左右：

二十一夜接十八早排递一信并折稿名牒，二十三日接十九日专丁送信，具悉一切。所应复者，仍条列如左：

一、折稿皆轩爽条畅，尽可去得。余平日好读东坡《上神宗皇帝书》，亦取其轩爽也（《古文辞类纂》有之），弟可常常取阅。多阅数十遍，自然益我神智。譬如饮食，但得一肴适口充肠，正不必求多品也。周寿山久已署温处道，弟毫不所闻耶？金陵战事，弟自行具奏亦可，然弟总以不常奏事要为妥。凡督抚以多奏新事、不袭故常为露面。吾兄弟正在鼎盛之际，弟于此等处可略退缩一步。

一、鲍军仍须由大胜关进孝陵卫，决不可由下面绕来。待过中秋后，弟信一到，余即咨鲍由南头进兵。

一、弟骤添多营，本与余平日之规模不相符合。然贼势窃蹙之际，力求合围，亦是正办，余亦不敢以弟策为非。恽中丞余曾保过。凡大臣密保人员，终身不宜提及一字，否则近于挟长，近于市恩。此后余与湘中函牒，不敢多索协饷，以避挟长市恩之嫌，弟亦不宜求之过厚，以避尽欢竭忠之嫌。

一、江西厘务，下半年当可略旺。然余统兵已近十万，即半饷亦须三十万，思之胆寒。弟处米除每月三千外，本日又解四千石矣。顺问近好。

兄国藩手草 七月二十三日